

前 言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佛教的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其最终目的是断绝尘世烦恼，脱身成佛。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到了隋唐时期，相继产生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宗派，并相继产生了许多著名高僧和佛学大师。虽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有过一些波折，有的朝代甚至严格禁止佛教的发展，但不管怎样，佛教教义对我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民间信仰和习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道教是我国汉民族所固有的一种宗教，其渊源是古时遗传下来的巫术。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老子五千文》）、《正一经》和《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其实老庄学说是一种哲学思想，而并非宗教。道教真正的定型化，始于东汉顺帝时期创立“五斗米道”的张道陵，因而张道陵被后世教徒尊为“教主”。在他之后数百年道教的教义、教规、礼仪形式等等逐渐成熟和定型，唐宋两代，南北天师道和上清、灵宝、净明各宗派逐渐合流，到元代都归并到了正一派中，几乎与此同时，王重阳于金大定七年（1167 年）在山东宁海（今牟平）创立全真派，由于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得到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器重，全真派因而盛极一时。此后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道家思想从老庄时代起，就和儒家学说并称于世，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地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宗教之后，这种影响更

为明显，即使在佛教兴盛之后，道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隐逸”恐怕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一种避世现象。一般来讲，隐逸之士大都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崇尚自然，清高自傲，看不起混沌污浊的现世社会，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完整。从商代的伯夷、叔齐起，历朝历代都有许多享誉朝野的隐居之士。对这批人，二十五史中有不同的称谓，《后汉书》称“逸民”《晋书》和《宋书》称“隐逸”，《南齐书》称“高逸”，《梁书》称“处士”，《魏书》称“逸士”，如此等等。当然，隐逸之士也不能一概而论，其隐居的原因有各种各样，有的是因不满官场黑暗和社会的腐败，有的是因仕途不如意而愤然避世，有的是个人生活遭受沉重打击后逃避现实，也有的把避世隐居当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

本书把“佛、道、隐逸”之士编选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避世独立，看不起莽莽红尘，追求清静无为，其中许多人在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技术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这些人对我们今天的人，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是很陌生的，相信这本书能使广大读者认识他们，并得到一些全新的知识和阅读上的享受。当然，对于有些传记中提到的神奇怪异的事件，我们应该客观地、科学地看待它们。

本书的编译，有赖几位专家译者的大力协助，特别是卢仁龙先生，为本书的编成做了大量工作，特此致谢。

袁大川

1992年8月

目 录

前言	袁大川(1)
伯夷叔齐传	
——《史记》卷六一	刘 翠译(1)
老子、韩非传	
——《史记》卷六三	梁运华译(4)
郑子真、严君平传	
——《汉书》卷七二	刘 翠译(14)
左 慈传	
——《后汉书》卷一一二	刘 翠译(17)
逸 民传	
——《后汉书》卷一一三	刘 翠译(19)
张 鲁传	
——《三国志》卷八	吴宁欧译(42)
张翊、胡昭传	
——《三国志》卷一一	刘 翠译(45)
葛 洪传	
——《晋书》卷七二	卢仁龙译(49)
隐 逸传	
——《晋书》卷九四	刘 翠译(54)
鸠摩罗什传	
——《晋书》卷九五	刘 翠译(105)
佛图澄传	
——《晋书》卷九五	刘 翠译(111)
陶 潜传	

- 《宋书》卷九三…………… 倪木兴译(122)
- 隐 逸传
- 《宋书》卷九三…………… 刘 翠译(130)
- 慧 琳传
- 《宋书》卷九七…………… 吴 言译(155)
- 高 逸传
- 《南齐书》卷五四…………… 刘 翠译(165)
- 处 士传
- 《梁书》卷五一…………… 刘 翠译(192)
- 陶弘景传
- 《梁书》卷五一…………… 卢仁龙译(221)
- 逸 士传
- 《魏书》卷九〇 ……:…………… 刘 翠译(224)
- 释老志
- 《魏书》卷一一四…………… 吴 言译(233)
- 邓郁、马枢传
- 《南史》卷七六 ……:…………… 刘 翠译(282)
- 傅 奕传
- 《旧唐书》卷七九…………… 刘 翠译(286)
- 姚 崇传
- 《旧唐书》卷九六…………… 牛来颖译(291)
- 贺知章传
- 《旧唐书》卷一九〇 ……:…………… 刘 林译(306)
- 孙思邈传
- 《旧唐书》卷一九一…………… 任 旭译(310)
- 玄 奘传
- 《旧唐书》卷一九一…………… 范楚玉译(315)
- 神 秀传

- 《旧唐书》卷一九一…………… 刘 石译(317)
- 一 行传
- 《旧唐书》卷一九一…………… 刘 石译(321)
- 白履忠传
- 《旧唐书》卷一九二…………… 刘 石译(325)
- 刘道合传
- 《旧唐书》卷一九二…………… 刘 翠译(326)
- 司马承祯传
- 《旧唐书》卷一九二…………… 刘 翠译(327)
- 吴 筠传
- 《旧唐书》卷一九二…………… 刘 翠译(330)
- 李玄真传
- 《旧唐书》卷一九三…………… 刘 翠译(332)
- 王远智传
- 《新唐书》卷二〇四…………… 刘 翠译(334)
- 叶法善传
- 《新唐书》卷二〇四…………… 刘 翠译(335)
- 张 果传
- 《新唐书》卷二〇四…………… 刘 翠译(338)
- 释 老传
- 《元史》卷二〇二…………… 殷建中译(339)
- 张三丰传
- 《明史》卷二九九…………… 刘 翠译(359)
- 刘渊然传
- 《明史》卷二九九…………… 刘 翠译(361)
- 邵元节传
- 《明史》卷三〇七…………… 刘 翠译(363)
- 陶仲文传

- 《明史》卷三〇七 刘 翠译(365)
- 李 清传
- 《清史稿》卷五〇〇 李剑铭译(370)
- 梁以樟传
- 《清史稿》卷五〇〇 李剑铭译(373)
- 钱澄之传
- 《清史稿》卷五〇〇 李剑铭译(377)
- 刘永锡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一 李剑铭译(379)
- 徐 枋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一 李剑铭译(381)
- 冒 襄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一 李剑铭译(383)
- 傅 山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一 魏连科译(385)
- 郭都贤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一 李剑铭译(388)
- 李世熊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一 李剑铭译(390)

伯夷、叔齐传

——《史记》卷六一

【说明】伯夷、叔齐是商代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周武王灭商以后，坚守道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到首阳山中，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下。司马迁在传中对这种洁身自好而不得终其天年的隐者表示了极大同情，并愤怒地指出，人们常说天道帮助善良的人们，但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是好人多难，坏人享福呢？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学家就能如此尖锐地批判社会的不合理性，诚属难能可贵。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互相间的怨恨因此就少了。”“追求宽厚仁慈就能够宽厚仁慈，还有什么怨恨的呢？”我为伯夷、叔齐兄弟相让而感到悲壮，读到佚诗而感到惊异。其传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让叔齐继位，等到父亲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让你即位是父亲的命令。’于是逃向远方。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了。孤竹国的人民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当了国君。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赡养老人，便去归附他去了。等他们到达时，西伯已死，周武王用船载着文王的神主牌位，向东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敲打着周武王的马头劝说道：“父亲死了不埋葬，马上就发动战争，可以叫做尽孝道吗？以臣子的身分去弑杀国君，可以叫做宽厚仁爱吗？”武王的左右近臣想向他们施加武力。姜太公说：“这是讲道义的人。”把他们扶起来并让他们离开了。武王平定了殷末动乱后，天下以周为皇家宗室，然而伯夷、叔齐却以此为耻，守道义而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采摘薇菜作为食物。到了十分饥饿，将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

首诗歌。歌辞是：“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摘那个野菜啊。用暴力代替暴力啊，不知道那是不对的啊。神农、虞舜及夏朝忽然间就湮没了，我将要去那里呢？感叹就要长逝不返了，这也是命运不济啊！”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下。

由这个传说看来，他们是有怨气呢？还是没有呢？

有人说：“天之道不讲亲疏，常将好运赐给善良的人。”象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可以叫做善良的人了，不是吗？积累了如此多的仁爱和高洁的行为，然而却饿死！再说孔子的七十位学生，孔子只推许颜回是好学的人，然而颜回却总是经常受穷，粗糠都吃不饱，并且后来还早逝。上天对善良的人报效施恩，又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要屠杀无罪的人，吃人的肝、肉，残醒暴戾，恣意妄行，聚众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得以寿终正寝。他又遵守了什么样的品德而如此呢？颜回和盗跖的比较，是这类事情中特别鲜明的两个例子。至于到了近代，品行不端、动作不轨，专门干犯禁忌，而终身安逸享乐、命运富贵、衣食丰厚的人就更多了。有些人选择地区隐居，碰到合适的时代然后发表言论，行动不通过平常的途径，不遇到公正的人不发表自己的愤慨，然而却碰到灾难的，却不可胜数。我对这一点非常困惑。假如有所谓的天道，那么它是对的呢？还是不对呢？

孔子说：“思想及行为的方式方法不同就不要互相讨论、互相出谋划策。”这也是要各人听从他们自己的志愿。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寻求并得到，那么即使是做拿鞭子赶车的人，我都愿意做。如果不可求得，那么我就听凭我的爱好行事。”孔子又说：“天冷了，然后才知道松柏之树是最后凋谢的。全世界都混混噩噩，清明的人才能显现出来。哪里会都认为盗跖富贵才那么可贵，伯夷、叔齐就那么轻微呢？”

“君子恨死后名声不传于世。”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英雄为名而死，喜欢炫耀，以权为重的人为权而死，老百姓却看重自己的生命。同在一个太阳底下的事物互相照亮，同一类的人互相寻

求。云因为龙腾而出现，风因为虎啸而产生。圣人出现，事物才发现。伯夷、叔齐虽然贤明，得到孔子的推许，他们的名声才更加响亮。颜回虽然笃志于学，攀附于骥驥的尾巴，他的行为才愈加高尚。隐居的人，他们的留名与否，有时就取决于有无这样的“附骥尾而得助”的机会。象好名声没灭而不得留传的人，实在可悲。想努力刻苦行事以建立名声的市民百姓，如果不攀附高高在上的人，好名声怎么能够留传、延续到后世呢？（刘翠 译）

【原文】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杀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於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

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天而不称，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老子、韩非传

——《史记》卷六三

【说明】本篇传记载录了老子、庄子、申不害和韩非的生平事迹。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做过周朝藏书室的史官，后隐居。著有《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有人说老子是老莱子或太史儋的，但司马迁也弄不清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

庄子（约前 369—前 286），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做过蒙地的漆园吏，曾拒绝楚威王的聘任。著有《庄子》，推崇老子而排斥儒、墨。

申不害（约前 385—前 337），战国时郑国京（今郑州市西南）人。曾为韩昭侯相十五年，推行法治，使国治兵强。著有《申子》，今仅有辑本。

韩非（约前 280—前 233），出身韩国贵族。曾建议韩王变法，未被任用。他的著作受到秦王政的赞赏。他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后出使秦国，遭李斯陷害，死在狱中。著有《韩非子》。司马迁对他的死特别感到悲伤。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王朝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到周，打算向老子请教礼。老子说：“您所说的，那些人连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们的言论还存在。况且君子处在能施展抱负的时代才担当重任，处在不能施展抱负的时代就遮盖面目而混迹社会。我听说，出色的商人善于囤积货物好象什么都没有；君子道德高尚，容貌却显得特别寻常。抛弃您的傲气和贪心，装模作样和好高务远，这些都不利于您的身体。我要告诉您的，如此而已。”孔子离开以后，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兽，我知道它会跑。会跑的可以准备网，会游的可以准备纶，会飞的可以准备矰，至于龙，我无法知道，它乘风驾云而到达天上。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和龙一样啊！”

老子研究道和德，他的学说提倡自身隐姓埋名。在周居住了很长时间，看到周王朝已经衰败，于是便离开。到函谷关，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勉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就著书上下两篇，论述对道和德的看法五千多字然后离开，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论述道家的作用，与孔子同时。

原来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是因为他研究道而且善于养生的缘故。

从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还记载周太史儋进见秦献公说：“起初秦国与周合并，合并五百年才分开，分开七十年才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有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弄清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

老子是有道德的隐士。

老子的儿子名宗，宗是魏国将领，分封在段干。宗的儿子注，注的儿子宫，宫的玄孙假。假在汉文帝时作官，而假的儿子解是胶西

王刘印的太傅，因此在齐地定居。

世上学习老子的人就贬低儒学，儒学也贬低老子。孔子说“主张不一样，不相互进行商量”，难道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吗？

老子主张无所作为，听凭万物自生自灭；清静自守，听凭人们返朴归真。

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名周。庄周曾在蒙县漆园地方做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的学识没有什么不洞察的，但他的基本观点与老子的言论相一致，因此他著书十多万字，大抵都类似寓言。他创作《渔父》、《盗跖》、《胠箢》，用来诽谤孔子，以阐明老子的主张。《畏累虚》、《亢桑子》一类作品，都是空发议论，毫无事实根据。但他善于属文措辞，借事寓情，因此攻击儒家、墨家，当代的饱学之士也不能自我开脱。他的议论宏阔豪放在于自我陶醉，所以即使是王公大人不能器重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十分贤能，派使臣携重礼迎接他，答应委他为相。庄周笑对楚王的使臣说：“千金是优厚的待遇，卿相是尊贵的职位。您难道没有看见郊祭时用来做祭品的纯毛牛吗？喂养它几年，给它披上彩缎，将它牵入太庙。在这个时候，即使想做一头小猪活下来，难道能行吗？您赶快离开，不要玷污我。我宁可在污泥浊水中游戏而自得其乐，不愿被统治国家的人所羁縻，一辈子不做官，以满足我的意愿。”

申不害是京县人，过去郑国的贱臣。他学习刑名之学以干谒韩昭侯，韩昭侯用他为相。在国内他完善政治教化，对国外他应付诸侯，前后共十五年。直至申子逝世，韩国国治兵强，没有侵犯韩国的。

申子的学说以黄帝、老子的思想为基础，而注重循名责实，主张法制。著书二篇，名为《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庶生公子。他爱好刑名法术之学，而他的学说归根结底是以黄帝、老子的思想为基础。韩非生来口吃，不擅长说话，而善于著书。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弟子，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

韩非见韩国削弱，屡次写信规谏韩王，韩王都没有采纳。因此韩非十分憎恨君主治理国家不努力完善国家的法制，充分利用权势以驾御自己的臣下，通过求人任贤达到富国强兵，反而举用虚浮不实的蠹虫凌驾于建功立业者的上面。认为儒生用文乱法，侠客以武犯禁。太平时就尊宠徒有虚名的文人，危难时就使用披坚执锐的将士。当今正是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他怜悯清廉正直的人遭到奸诈邪恶之臣的迫害，考察历来成败的变迁，因此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尽管韩非十分清楚游说君主的困难，在《说难》一书中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终究死于秦国，自己并没有能够逃脱厄运。

《说难》议论说：

大凡游说中存在的困难，不是我知道的东西能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困难，也不是我辩论问题难以阐明我的思想这样的困难，也不是我敢于放开议论将所有的道理全部讲清楚这样的困难。大凡游说中存在的困难，在于知道被说对象的心里，能够通过我的游说使他心悦诚服。

被说对象是以追求显赫名声为目的的君主，却用怎样得到厚利去游说他，那就会被看成是没有气节而甘处卑贱，必定被远远抛弃。被说对象是以谋取厚利为目的的君主，却用怎样得到显赫名声去游说他，那就会被看成是没有头脑而远离事体，必定不肯录用。被说对象是内心想谋取厚利却露出要追求显赫名声的君主，若用怎样得到显赫名声去游说他，那么表面会录用这个人而事实上将被疏远；若用怎样得到厚利去游说他，那么暗里采纳这个人的主张却会公开将这个人抛弃。这些

方面是不能不搞清楚的啊！

事情是由于保密而获得成功，言谈中由于不慎泄密而遭致失败。未必是说者本人要泄漏君主的秘密，而是言谈中无意露出了君主隐匿的事，像这样的人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出现过失，而说者公开论述正确的意见以追究他的错误，就有生命危险。恩宠不深却将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所说的得到实行并获得成功，那么君主的恩惠也就到此为止；所说的行不通并遭到失败，那么就会被怀疑，像这样的人就有生命危险。君主有所谋划而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绩，说者同样知道而讲出来，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公开做某件事，可是他借此却要完成别的事，说者同样知道而讲出来，就有生命危险。勉强君主做他肯定不愿做的事，阻止君主做他不肯罢休的事，生命就有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大臣，他就认为是企图离间自己；和君主议论小民，他就认为是想出卖他的权利；议论他宠爱的人，他就认为是在寻求靠山；议论他憎恶的人，他就认为是在试探自己。干脆精简言辞，他就认为是无知而理屈；文辞优美，滔滔不绝，他就认为是空话连篇而浪费时间。就事论事，陈述意见，他就认为是怯懦而不敢畅所欲言；虑事周遍，思路开阔，他就认为是轻率而傲慢。这些游说中存在的困难，是不能不搞清楚的啊！

大凡游说的当务之急，在于懂得使被说对象所崇敬的能锦上添花，而使他所憎恶的消声匿迹。他自认为他的计谋十分明智，就不要指出他的失误使他感到窘迫；自认为他的决裁十分果断，就不要指出他的对手使他愤愤不平；自认为他的力量十分强大，就不要列举他的困难对他横加阻拦。规划别的事情却与君主的考虑相同，表彰别的人物却与君主的行为一致的，就加以美化而不要中伤。有与君主的过失相同的，就公开进行掩饰，表明这不是失误。对君主一片忠心，没有丝毫违碍，言辞没有任何触犯，然后才发挥自己的口辩和才智。这正是能使君

主亲近不疑，能使自己竭尽才智的困难所在啊。能旷日持久，恩宠已经深厚，达到充分谋划而不起疑心，相互争辩而不致获罪，这才公开计较利弊以使君主获得成功，直接指出是非以使君主提高修养，能以此相互对待，这才算游说取得成功。

伊尹充当厨师，百里奚充当奴隶，都是为了干谒君主以得到任用。这两人原本都是圣人，尚且不能不役使自己而有此卑贱的经历，那么有才能的士人就不会取笑我的主张了。

宋国有一位富人，天下雨损坏了墙壁。他的儿子说：“不修筑将会被盗。”他的邻人的父亲也这样说。到了晚上，他的财物果然大量丢失。他的家里对他的儿子十分了解，于是对邻人的父亲产生了怀疑。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人，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于是问群臣道：“我想用兵，谁是可以讨伐的对象？”关其思回答说：“胡人可以讨伐。”便杀死关其思，说：“胡人是兄弟邻邦，你说讨伐他，为什么呢？”胡人的君主听到后，认为郑国亲近自己，便对郑国不加防备。郑人袭击胡人，取得胜利。这两位提建议的人，他们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严重的被处死，轻微的被怀疑。对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并不困难，将正确的认识使用得恰到好处就困难了。

从前弥子瑕得到卫国君主的宠爱。卫国的法律规定，私驾君主车辆的处以刖刑。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生病，有人听说后，连夜告诉他。弥子瑕矫命驾驶君主的车辆外出。卫君听说后反而赞美他说：“多么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不怕触犯刖刑！”同卫君游览果园，弥子瑕吃桃觉得味道非常好，没吃完便奉献给卫君。卫君说：“多么爱我啊，连自己的嘴都不顾却想念着我！”等到弥子瑕面色衰老而丧失宠爱，得罪于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矫命私驾我的车辆，又曾经将他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本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一样没什么变化，从前被称赞而后来却获罪，根本原因在于爱和憎发生了变化。所以得

到君主的宠爱，那就认识完全一改而感情更加亲密；遭到君主憎恶，那就罪名恰到好处而关系更加疏远。因此进行规谏和游说的士人，不能不首先审察君主对自己的爱憎，然后再向他进言了。龙作为一种爬虫，可以驯服亲近而骑在它身上。但它的脖子下面有一尺长的逆鳞，人要是触动它，就必定将人杀死。君主也有逆鳞，游说他的人能够做到不触动君主的逆鳞，那就差不多能取得成功了。

有人将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阅读《孤愤》、《五蠹》等作品，说：“唉，我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往，死也不感到遗憾了！”李斯回答说：“这是韩非写的书。”秦国因此加紧进攻韩国。韩王当初不任用韩非，等到事情紧急，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十分高兴，还没有加以信任和使用。李斯、姚贾十分害怕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庶出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诸侯，韩非终究向着韩国不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留了很长时间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以罪过依法惩治他。”秦王认为很对，将韩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不让见。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韩非都写有作品，流传到后世，学者大多具有。我独自感到悲哀的是韩子写了《说难》而自己并没有能够逃脱厄运啊！

太史公（司马迁）说：老子尊崇的是道，主张虚无，在无为之中顺应千变万化，因此著书用辞堪称微妙难识。庄子排斥道德，放纵言论，基本观点亦是强调回归自然。申子孜孜不倦，一心实践循名责实的主张。韩子申明法度，分别事实，明辩是非，他的法制主张极其残酷无情。他们的学说都来源于老子对道和德的看法，可见老子思想的深刻远大了。

（梁运华 译）

【原文】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剝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

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

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末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弼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郑子真、严君平传

——《汉书》卷七二

【说明】郑子真、严君平是汉代两个极为著名的隐逸之士。尤其

是蜀人严君平以算卜为生，不仕当朝，其风节长久以来为后人所仰慕，唐宋许多大诗人都写诗歌咏过他。可以见出古代的名隐对后世士大夫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商山四皓之后，谷口有郑子真，蜀国有严君平，这两人都修身养性，自保平安，不是他们应该穿的衣服他们不穿，不属于他们的食物他们不吃。成帝时，子真的大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节聘任子真，子真最终也没有应聘。严君平在成都给人算卦，认为“算卦人从事的职业低微，然而可以给老百姓以好处。有人来问什么是是非曲直，则依据占卜的结果跟他说清利害关系，对人的儿子说要尽孝道，对人的弟弟说要尊重哥哥，对王官大臣、各级官吏说要忠于皇帝天子，依据各人的情况因势利导，教导他们从善向上，听我话的人已经有一半多了。”一天只算几个人，得一百钱养活自己，就关了店门放下门帘来教授《老子》。博览群书，无所不能。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著书十万多字。杨雄年轻时跟着他游历、学习，后来到应城做官，名场显赫，多次向朝廷中的达官贵人称赞严君平。杜陵人李强和杨雄关系一向很好，后来当了益州的州官，很高兴地对杨雄说：“这下我真正能得到严君平了。”杨雄说：“您准备好礼物等待他。那个人只能见见而不能使他屈服。”李强心里不以为然。到了蜀地后，向他问侯并和他相见，最终也没有敢说要他在自己手下做事。于是叹息道：“杨雄确实是了解他！”严君平享年九十多岁，从事这种平凡的职业直到去世，蜀地的人很敬爱他，至今还在赞扬他。后来杨雄著书评论当时社会上的各届人士，还称赞郑子真、严君平二人。他的评论是：“有人问：君子憎恨死了后名声不得显扬，为什么不借助大官的势力求得自己的势力名声呢？我认为是这样的：对于名声的传扬，君子寄希望于德行的修养，道德水平的提高。梁、齐、楚、赵的诸侯王，这些当时社会的名流，没有不富贵并且尊贵的，但他们谁也没有出名。谷口人郑子真不违背自己的志向，在山

坡岩石上种田，他的名声却震动了京城，岂止他一个人，岂止他一个人。楚国的龚舍和龚胜也是非常清廉的。蜀国的严君平深沉且甘于默默无闻，不趋炎附势地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不随便从事自己不欣赏的职业，长久地默默无闻也不改变自己的德行，就是和随侯、卞和相比，也没有什么逊色的地方。推举这样的人，任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正是国家的宝物吗？”（刘翠 译）

【原文】

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稍君平德。杜陵李强素善雄，久之为益州牧，喜谓雄曰：“吾真得严君平矣。”雄曰：“君备礼以待之，彼人可见而不可得诎也。”强心以为不然。及至蜀，致礼与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乃叹曰：“杨子云诚知人！”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及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其论曰：“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盍势诸？名，卿可几？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楚、赵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呼成其名！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楚两龚之洁，其清矣乎，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

左慈传

——《后汉书》卷一一二

【说明】《左慈传》是《后汉书》中写得较为生动传神的一则列传。它用很简练的笔墨，通过两三件事情，把左慈具有的神奇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吸引人。尤其是最后所写老羊弯腿，如人立而语一节，把羊群都写得很富有人情味，十分感人。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小时候有神道，曾经在司空曹操的坐上，曹操慢慢环顾众宾客说：“今天高会，略备了一些好菜，只是少了吴松江的鲈鱼。”元放在坐上应声道：“这可以得到。”便要了一个铜盘贮了些水，用竹竿挂上饵料在盘中钓鱼，一会儿便钓了条鲈鱼出来。曹操拍掌而笑，在场的人都很吃惊。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的，还可以再来一条吗？”元放又放上饵料到盘子中；一会儿功夫又钓了一条上来，都是三尺多长的，活生生的很可爱。曹操让立刻煎了，让大家吃。曹操又对左慈说：“已经有了鱼，却遗憾没有蜀中产的生姜。”元放道：“也可以搞到。”曹操担心他从近旁去弄，便说：“我前些时候曾经派人到蜀地去买锦缎，可以去通知去的人，再多买两匹锦缎。”话说完不一会儿，元放便带了生姜回来，并带回了曹操派去的人的汇报。后来曹操派去的人回来，问他多买锦缎的情况和时间，非常吻合。

后来曹操出行近郊，跟从他的士大夫有一百来人，左慈于是带着酒一升，干肉一斤，亲自用手倒酒，百官没有不喝醉吃饱的。曹操很奇怪，让人查找原因，去查看那些酒店，都没有酒肉了。曹操心中不高兴，想就在席上把他抓起来杀掉，左慈立即躲到墙壁中，弄不清他在哪里。有人看到他在街市上，又去抓他。而街上的人都变了形状，跟左慈一样，不知谁是左慈。后来又有人遇到他在阳城山头

上，便去追他，他便走进羊群。曹操知道抓不到他，便命令到羊群那儿去告诉他：“不会杀你的，本来就是想试一试你的道术的。”忽然有一头老羊弯着前面的两腿，象人一样站起说话：“为什么突然这样做呢？”便跑向前去。而那数百头羊都变为老羊，并且也弯着前腿像人似地站起，说：“为什么突然这样做呢？”于是不知哪里才能抓到它。

(刘 翠 译)

【原文】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钩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沈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鲙之，周浹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

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胾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炉，悉忘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

逸民传

——《后汉书》卷一一三

【说明】汉朝中期，政局动荡，王莽篡汉，光武建立后汉，战争不断，奸邪当权，因而隐逸之风兴盛，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隐逸之士。动荡之世，或出大奸之人，或出英雄豪杰，或出隐逸之士，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后汉书·逸民传》中集中记载的这些隐士，典型地反映出了东汉时期的这一社会状况。

隐逸之士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总的说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对混乱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产生一种消极抵抗的情绪，从而愤然隐退的。他们骨子里有一股别人不具备的傲气，如王霸所说：“有人是天子不能统治的，大臣不能结交的。”严光与光武帝有旧交，光武帝掌权后却隐姓埋名，拒不相见。光武礼贤下士，来到他的住处，走到他睡卧的床边，摸着他的肚子表现亲热，想让他出来帮助治理天下。严光却说：“各人本来有自己的志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强迫我呢？”这些都可反映出隐士的清高胸怀。

隐士的不合作态度，本身便具有积极意义。有些人更具有反抗精神和批判意识。梁鸿所作的《五噫之歌》也是文学史上一首批判现实的优秀诗歌，具有很强的战斗精神。可以说，这种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是历代隐士能够决然退隐的心理基础。这也是古代隐士最值得我们推崇的地方。

《周易》上说：“遁’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又说：“不侍奉王侯将相，把隐遁看作一项崇高的事业。”所以虽然用天、帝来称呼尧，但同时也绝不贬低巢父、许由的崇高；汤武王够尽美尽善了，孤竹国的二君伯夷、叔齐竟也和他一样。从上古以来直到现在，风流人物更加众多，仙逝的归途虽然一样，用来触动君王的方法却有不同。有

人以隐居来实现自己的心愿，有人以回避世俗的方法来保全自己的主张；有人以镇静自己改掉急躁的毛病，有人远离危难以求得自己的平安；有人愤世疾俗以发表自己的感慨，有人假借他物来激励自己的清高。然而观察他们心甘情愿地处在山木田野之中，憔悴老死在江湖草泽之上，一定要亲自捕鱼猎鸟，以林木丛草为乐，也是各人的性情所决定的。所以有些蒙受冤屈的人，虽屡次被免除官职，也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君王以武力征服他国，臣子宁愿跳海而死。这样的节操是任何封官许愿所不能改变的。人各有自己尊尚的事物情怀，别人不能改变它。他们虽然固执得象沽名钓誉的人，然而超脱于俗务之中，生活在尘世之外，也就和那些假装聪明的追逐名利的人大不相同了。荀子曾经说：“志向远大的人看不起富贵阶级，看重道义的人则轻视王侯将相。”

汉朝中期衰微，王莽篡夺皇位。各界人士都满含着愤怒的情绪。当时抛弃了官职相约而离开朝廷的人不可胜数。扬雄说：“鸿鹄飞得很高，射猎的人无可奈何它。”说的就是远离祸乱。光武帝空出高位来等待隐者，唯恐寻求不到，用旌旗布帛及安稳的车子征召勇士，盼望能在山林野泽中找到他们。至于薛方、逢萌，受到礼聘不肯出来，严光、周党、王霸虽然出来，但不肯为君王所用。民心向往怀有仁义的志士仁人，这本来就是平时所说的“提拔了有名望的隐士，天下民心就有所归向了”。肃宗也礼遇郑均，征召高凤，以表明他的气度。自那以后皇帝的德行渐渐衰落，奸邪小人当权，隐士们耿介正直，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以至于表示愤怒，无所顾忌，言行多有偏颇。现在将遁迹山林和避世之人记录在这篇传记中。

野王一带有两位老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当时，光武帝背叛更始帝刘玄，恰逢关中动乱，派遣前将军郑禹西征，送他上路。回来后在野王一带打猎，路上碰到二位老人在捕鸟。光武帝问道：“鸟向何处飞了？”两人都举手指着西边，说：“那边有很多老虎，

我们经常捕鸟，老虎也来袭击我们，愿大王您不要去。”光武帝说：“如果我有准备，老虎怕什么！”老大爷说：“您大错特错了。过去商汤在鸣条地区讨伐夏桀，在亳一带筑大城以自卫；周武王在牧野地区讨伐商纣王，也在郑鄠一带筑大城以自卫。这二位君主，他们的准备不能不算充分。这是因为攻击别人的人，别人也攻击他。虽然有准备，哪可有一点疏忽呢！”光武帝领悟了这番话的意义，对随从人员说：“这二人是隐士啊。”将要任用他们时，他们辞别而去，不知到那里去了。

向长，字子平，是河内朝歌一带的人。隐居不做官，性情温和，崇尚中庸，喜爱并精通《老子》、《周易》。家里贫穷，无法生活，喜欢多事的人轮流赠送食物给他。他只接受一点点，多余的还给他们。王莽的大司空王邑推荐他，每年都如此，想把他推荐给王莽，他坚决不同意，于是，王邑就只好作罢。在家里潜伏隐居，读《周易》读到《损》、《益》二卦时，长叹道：“我已知道富裕不如贫穷，高贵不如低贱。只是不知道死与生比怎么样罢了。”建武年间，儿女娶嫁完毕，告诉家里人说家事已与我无关，就当我已死了。于是按照着自己的心愿，与朋友北海人禽庆一起遨游五岳名山，最后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一带人。家里很穷，在县里做事，当了个小亭长。当时有上级官员路过亭子，逢萌等候欢迎并拜见他，事后把盾牌扔在地上，叹息说：“大丈夫怎么能够被人役使！”于是离开家乡到长安学习，通晓《春秋》经。当时王莽杀了他的儿子王宇，逢萌对朋友说：“君臣、夫妇、父子三种关系都要断绝了，不离开这儿，灾祸就要降落到我们身上。”立即解下官帽挂在东都城门上，回到家里，带领家眷向东迁徙，客居在辽东地区。

逢萌一向懂得阴阳方术，知道王莽即要垮台。过了一会儿，便头顶着瓦盆，在大街哭道：“新朝啊，新朝啊。”于是就隐藏起来了。等到光武帝即位，到了琅邪劳山，修道隐居，人们都受到了他的德

行的感化。

北海太守早就听说了他的高尚，派遣小官吏拿着名帖去向他表示敬意。逢萌不作答复。太守怀恨在心，因而逮捕了他。小官吏磕头说：“子康是天下的大贤，天下人都知道，凡是到了什么地方别人都很尊敬他，去逮捕他一定逮不到，只会使自己受到侮辱。”太守生气了，逮捕了这名小吏，把他送进了监狱，换了一名官吏去逮捕逢萌。到了劳山时，人们果然成群结队，手里拿着武器，威风凛凛地护卫着逢萌。小官吏被击伤，流了血，逃奔而去。后来皇上下诏书征召逢萌，逢萌以年已老耄为借口，故意迷失方向，对使者说：“朝廷所以征召我去，是想我对政府有所贡献，现在我连方向都摸不到，怎么能对时事有所帮助呢？”于是便往回走。接连征召都不出山，后高龄而终。

早先逢萌和同郡人徐房、平原人李子云、王君公相处很好，都通晓阴阳方术并提倡道德修养。徐房和李子云各收了一千多名徒弟，王君公碰到动乱却不离开，作牛贩子隐居市井中，当时人评论说：“王君公避世在东墙下面。”

周党，字伯况，是太原广武人，家产值千金。年纪很小即成为孤儿，被本家收养，但本家对他不讲道理；成年后，又不归还他的财产。周党到乡里和县里去控告本家，乡县作主归还了他的财物。马上他就把财物散布分给了同族人家，全部免去并遣回了家里的奴婢，到长安去游学去了。

早先乡里收税官曾当众侮辱周党，周党长期怀恨在心。后来读了《春秋》，知道什么是复仇，便停止学业，回到乡里。通知收税官，定下了决斗日期。双方发刃后，周党被对方击伤，伤势较重。收税官佩服他的正义，把他抬回来，让他养伤。几天后才苏配过来，心中有所觉悟，离开了家乡。从此以后，勤奋修行，州里的人都称赞他情操高尚。

王莽篡位后，他借口有病，谢绝别人登门拜访。从那以后乱贼

蜂起，到处残害人民百姓，只有到广武，过城不入。

建武中期，皇上征召拜为议郎，因为有病卸任离职，带领妻子儿女定居在龟池。后来又被征召，不得已，穿着短的布做的单衣，戴着楮树皮织成的头巾，进见尚书。到了被光武帝接见时，周党爬在地下不肯拜见皇上，述说自己愿意坚守自己的志向，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

博士范升上书诋毁周党说：“我听说尧不需要许由、巢父，就能统一天下，周朝不依靠伯夷、叔齐，帝王之业也能完成。我认为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皇上的恩典，使者多次礼聘，才肯上车。等到在朝廷被皇上接见时，周党还不依据礼仪制度屈从于皇上，爬在地上不晋见君主，粗鄙骄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消失。周党等人说文不能著书立论，说武不能为君赴汤蹈火，沽名钓誉，几乎要达到三公的职位。我愿和他一起坐在云台下面，比试谁更有振兴、发展国家的计谋主张。如果我说的不是实情，我愿伏欺君之罪。那些敢出于私心，盗窃虚名，向皇上夸耀自己以求提升，都是对皇上的最大不敬。”上书呈递给皇上后，皇上拿给公卿大臣一阅，并诏示说：“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们一定都碰到不能成为自己宾客的人士。伯夷、叔齐不吃周朝配给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啊。赐给他布帛四十匹。”周党于是隐居在龟池，著书上下篇后死去。同乡人认为他很贤明，作祠纪念他。

早些时，周党与同郡人谭贤伯升、雁门殷谟君长，都保守节操，不在王莽当政时出来做官。建武年间，天子征召，都不出山。

王霸字儒仲，是太原广武人，年轻时即有清明的节操。王莽篡位后，摒弃了官职，和做官的人断绝了往来，建武年间，天子征召他为尚书，拜见时只称自己的名字，不对天子称臣。当官的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王霸说：“有人是天子不能统治的，大臣不能结交的。”司徒侯霸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王霸，阎阳抵毁说：“太原人喜欢拉邦结派，勾心斗角，儒仲很有这样的习气。”于是没有接受侯霸的职位。

后来因病回乡隐居，住的是茅屋草棚，接连几次征召都不出仕，后高龄而终。

严光字子陵。又名遵，是会稽余姚人。年轻时即有好名声。和光武帝同进学业。到光武帝即位后，却隐姓埋名，隐居而不见。光武帝想到他的贤明，于是按照他的像貌查访他。后齐国报告说：“有一名男子，披着羊皮袄在大泽中垂钓。”光武帝怀疑他即是严光，于是准备了舒适的车子和黑色的印带，派使者去聘请他。邀请了多次，他才出来，住在北军，天子赐给他被褥和床，掌管百官膳食的官员给他提供膳食。

司徒侯霸和严光是旧交，派人送信给严光。被派遣的人对严光说：“侯霸听说了先生的到来，他诚诚恳恳想到您这儿来拜访您，但是他身居要职，所以不方便，因而没来。想请您晚上委屈一下，到他那儿去说说话。”严光不回答，把信扔还给他。口授一封回信说：“君房足下：您已经到了权倾朝廷、举足轻重的地步，很好。您怀有仁德，辅助政义，天下的人都很高兴，但您阿谀逢迎、对皇上的溜须拍马也要做得绝妙，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侯霸得了这封信，封了口把它送给皇上。皇上笑着说：“这是狂妄奴才的一惯德性。”坐着车当天就到了严光的住处。严光睡在床上不起来，皇上到了他的床边，摸着严光的肚子说：“咄咄逗人的子陵，不能帮助我治理天下国家吗？”严光又闭上眼睛不说话，过了很长时间，才睁开眼睛，看了皇上老半天，才说：“过去唐尧那么高尚的德行，让巢父出来做官，巢父听说后恶心得连耳朵都要洗。各人本来有自己的志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强迫我呢？”皇上说：“子陵，我最终也不能降伏你吗？”于是坐着车子叹息着而离开了。

后来又有人领着严光到了皇宫，和皇上评论说到老朋友等旧交，面对面地坐着，说了好几天。皇上不慌不忙地问严光说：“我跟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严光答：“陛下比过去稍强一点。”两个人一起睡觉，严光把脚放在皇上的肚子上。第二天，管天象日历的太

史报告说有客星侵犯御坐，很是急迫。皇上笑着说：“这是因为我的老朋友严子陵和我一起睡觉。”

皇上拜他为谏议大夫，没有接受，仍然在富春山从事农业生产。后来的人把他钓鱼的地方叫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又特意征召他做官，他还是没有出山。八十岁那年，死在家中。皇上哀悼他并为惋惜，下诏书给郡里和县里，赐给严光一百万钱和一千斛谷子。

井丹，字大春，是扶风这个地方的人。年轻时在全国最高学府和贵族子弟就读的学校太学读书，精通“五经”，善于评论，所以京城人评价他是精通“五经”知识渊博的井大春”。品性清高，从不结交达官贵人。

建武末年，沛王刘辅等五王住在北宫，都喜欢收养门人，善待宾客，又派人去邀请井丹，还是不能把他召来，信阳侯阴就，是光烈皇后的弟弟，凭借着皇后亲戚这样的显赫地位和强大的势力，欺骗五王说，给他一千万钱币，他就能和井丹联系，约他出来，而实际上是另外让人在半路上劫持他。井丹迫不得已，被劫持到了阴就这儿。阴就故意给他吃麦饭葱叶等粗鄙食物，井丹把它们推得远远的，说：“因为您这样的王公贵族能提供精美的食物，所以才来拜访你的，为什么这样小气舍不得呢？”阴就重新给他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于是他开始吃。等到阴就一起身，他的手下人就抬着一辆用人拉的车子进来。井丹笑着说：“我听说残暴的夏桀曾驾驶用人拉的车子，难道就是这辆吗？”在坐的人听了这话都大惊失色。阴就没有办法，下令把人力车抬走了。从此以后井丹闭门隐居，不和任何人来往，不涉及任何社会事务，高龄而终。

梁鸿，字伯鸾，是扶风平陵人。父亲梁让是王莽执政时的城门校尉，封为修远伯，被派来侍奉远古帝王少昊金天氏的后人，家住北地一带，后死于这个地方。当时梁鸿还小，因为碰到了动荡的年代，父亲死后只用席子卷起来就安葬了。

后来梁鸿在太学里学习，虽然家里穷，但崇尚高尚的节操，讲

究正直耿介，博览群书，无所不通。然而不著书立说，不轻易发表言论。学习结束后，仍然在上林苑中放猪放羊。曾经因为不小心引起火灾，烧了别人的房屋，于是梁鸿就寻访被烧的人家，问他们损失什么，用所有的生猪来赔偿他。那家的主人还嫌太少了，梁鸿说：“我没有其它财产了，愿意到你家来当帮工。”那人同意了。因为梁鸿做事勤快，从来都不懈怠，周围邻居中的老人们发现梁鸿不是普通人，于是一起谴责那家的主人这样对待梁鸿，而把梁鸿尊为长者。于是那人也开始尊敬梁鸿，认为他很奇怪，全部归还了他的生猪，梁鸿没有接受，离开了这个地方，回到家乡去了。

有权势的人家仰慕梁鸿的高尚节操，想把女儿嫁给他，梁鸿都谢绝不娶。本县孟家有一女儿，肥胖丑陋，肤色很黑，力气大得能举起石臼，年龄已经三十岁了，还在选择对象，未曾出嫁。父母问她这样做是为什么，她回答说：“我希望得到象梁伯鸾那样贤良的人。”梁鸿听说后，就向她下了聘礼，孟女向父母要求制作布衣服和麻鞋，以及盛放编织物的筐子和纺织的工具。到要出嫁时，才开始装扮自己以出门。过门七天，梁鸿都没有答理她。妻子跪在床前询问道：“我私下里听说您道德高尚，已谢绝了几位女子了，而我也拒绝过几位男子的求婚。现在您选了我，怎么敢不向您请罪呢！”梁鸿说：“我要的是穿生毛皮、粗布衣服的人，她可以和我一起隐居在深山老林。现在你穿着华丽难道是我想要的吗？”妻子说：“我这样做是想试探您，看看您的志向如何。我自然备有隐居的衣服。”于是改变了发型，梳起了朴素的发髻，穿上了布衣服，一边做着事情，来到了梁鸿面前。梁鸿看了极为高兴，说：“这才真是我梁鸿的妻子啊。能侍奉我了！”替她取名孟光，字德曜。

过了一段时间，妻子说：“我常听说您想隐居以逃避祸乱，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行动？怕不是向世俗势力低头了吧？”梁鸿说：“好的。”于是一起到了霸陵山中避世隐居，以种田和纺织为事业，闲暇时读读《诗经》、《尚书》，弹弹琴，自我娱乐。心里非常景仰、羡慕前

代的高洁之士。并为四皓以来的二十四位隐士作了赞颂的文章。

因为出关向东去，路过京城，作了一首《五噫之歌》，歌词是：“登上了那座北芒山啊，噫！回头俯看京城啊，噫！宫殿宏伟灿烂啊，噫！这是劳苦大众的血汗啊！噫！这种状况没有尽头啊，噫！”肃宗听说后很不高兴，派人搜捕梁鸿，准备逮捕他。梁鸿于是改姓运期，起名叫爚，字为侯光，和妻子隐居在齐鲁一带。

过了一段时间，离开了齐鲁一带去了吴国，临行时作了一首诗，大意是：“离开了故乡呀就要远征，将会向东南方向流浪。心情忐忑不安，感到悲哀憔悴，我的志愿也是忽而高呀忽而低。想要跃马驰骋奔向远方，痛恨奸邪污陷的社会风俗。他们竞相推举卑躬屈膝的小人而将正直的人闲置不用，让小人得势，恶人先告状。本来对我自己的独守情操并不惭愧，也希望吴国的人民崇尚贤德。姑且逍遥自在，到处遨游，赞美孔子，使他的风范到处传扬。天上的云彩都看到了我的喜悦，看到我下了车又上船，马不停蹄地到处遨游。经过季札的封地延陵，又到了鲁仲连的隐地海边。虽然再也见不到他二人光辉的仪表，也希望我的灵魂和他们的一样美好高尚。春天三月的花开得那样旺盛，麦子含笑点头正在开花。为这大好的春光即将逝去感到悲哀，也惋惜这芳香的气味日益衰败。为我的心愿不能实现感到忧伤，心情长期郁结不解，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许多小人诬蔑陷害我啊，弄得惶惶不安，不知将要到那里去。”

于是到了吴国地方，投奔了著名人物皋伯通，住在虎廊下的大房子里，帮人家舂谷物。每天回到家里，妻子都为他摆好饭，在梁鸿面前不敢抬头对着他看，于是把饭放在小茶几上，举到与眉毛平齐的高度，将饭食进献给梁鸿。伯通看到这样的情况，觉得很奇怪。说：“他能使妻子这样地敬重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于是让他住进家里。梁鸿潜心闭门进行创作，写了十多本书。患了疾病，到了病重的时候，对主人说：“过去延陵季札把儿子埋在嬴、博两地之间，不把灵柩运回乡里，切忌不要让我的儿子把我的灵柩运回故乡。”他

死了后，伯通等人在要离墓旁为他寻得一块墓地。众人都说：“要是刚烈的人，而伯鸾品格清高，可以让他们葬在一起。”安葬了梁鸿后，他的妻子回到了家乡扶风。

早先，梁鸿有位朋友京兆人高恢，年轻时即喜欢《老子》，隐居在华阴山中。梁鸿东游时很想高恢，写了一首诗：“小鸟不停地鸣叫呀，那是寻找和期待朋友、知音。想念高恢啊，我的心里老是在怀想。想念高恢啊，我的思念之情是这样的浓郁。”然而两人没有再相见。高恢的人品也很高尚，一生都没有做官。

高凤，字文通，是南阳叶一带的人。年轻时为一书生，家里是种田的，他自己专心刻苦地读书，夜以继日，昼夜不息。妻子常到田里去劳动，麦子晒在院子里，让高凤看着，别让鸡吃了。当时天下起了暴雨，而高凤手拿着竹竿在那儿朗读经书，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大雨已经淋湿了麦子。妻子回来后惊诧地责问他，高凤方才发觉。从那以后就成了名儒，在西唐山中教授经学典籍。

邻居中有人争夺财产，双方拿着武器互相斗殴，高凤去进行调解，双方不听，高凤于是脱了头巾给他们磕头，坚决地请求道：“仁义道德，谦虚礼让，怎么可以抛弃呢！”于是争斗的双方被感动了，放下了武器，互相道了歉。

高凤年纪越大，越发执着地追求实现自己的志愿，不知疲倦，他的名声越来越响。太守接连几次邀请他出来做官，他恐怕自己逃避不了，于是说自己本来是巫士，不应该当官的，又假装伪造了寡嫂的诉讼案，于是终于没有出来做官。建安年间，将作大匠任隗举荐高凤为直言一官，到了来接他的公车的旁边，他还是借口有病逃跑回去了。把他的财产全部都给了他死去哥哥的儿子，过着隐居生活，整天以垂钓为乐，老死于家中。

有评论说：先大夫宣侯曾在研究正统思想的闲暇，致力于隐者逸士的研究。读到高文通传便停了下来，很有一些感慨，认为他是一个隐士，因此叙述他的行为事迹并且评论道：“古代社会人们

隐居遁世，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许由去河边洗耳朵，是因为听到尧要禅让帝位给他而感到可耻。孤竹国二君子伯夷、叔齐长年饥饿，是因为以吃周朝的俸禄而感到羞耻。他们有的因为高高在上而违背了行为常理，有的因愤世疾俗而装腔做势，虽然行为轨迹不同，但其原因和效果是一样的。像他们这些人，虽有凌云之志，但深受肮脏社会的压迫，心愿和名声还不能顾及，那谈得上埋怨和反抗呢！他们和屈原的自沉汨罗江以反抗统治者、和稽康临刑时的顾日影而弹琴相比，相距是多么远啊。”

台佟，字孝威，是魏郡邺一带的人。隐居在武安山中，凿一个山洞算作房子，以采药为生。建初年间，州官举荐他做官，他不答应。刺史行部也让使者去拜访他。台佟带病去拜谢他。刺史备好礼物，去见台佟，说：“孝威你这样生活，很苦，这是为什么呢？”台佟说：“我台佟只希望保全性命，怡养精神。象您这样早晨受指使到处奔跑，晚上还要警惕那些杂务琐事做完没有，这反而不苦吗？”说完就离开了，隐居遁世，最终再也没有出现。

韩康，字伯休，又名恬休，京兆尹霸陵人。家里是望族。韩康经常到名山中采药，采到后到长安市去卖，开价说一不二，这样做了三十多年。当时有一女子向韩康买药，韩康不让还价。那女子愤怒地说：“你是韩伯休吗？不让还价吗？”韩康叹息地说：“我本来想隐姓埋名，现在连小女子都知道有我这个人，还卖药干什么呢！”于是逃到霸陵山中。朝廷派官车多次征召他为博士，他都没有出来。桓帝于是备办了召见贤士的礼品，准备了一辆舒适的车子去聘请他出来。使者捧着桓帝的诏书到韩康住处，韩康没有办法，只得同意。辞退了那辆舒适的车子，自己坐着一辆打柴用的普通的车子，趁着一大早，抢先在使者前面出发了。到乡亭时。亭长因为韩征君要从这里经过，正派遣人力和用牛作为劳力来修路修桥。看见韩康戴着头巾，坐着打柴用的车子，以为是个种田的老头，就让手下人来抢韩康的牛。韩康停下车把牛给了他。过了一会儿，使者也到了这儿，

说明了被抢了牛的老翁就是皇帝征召的人。使者要想向皇帝启奏杀掉亭长，韩康说：“这本来是我老头子自己给他的。他有什么罪呢？”于是使者只好算了。韩康因此半路逃跑了，后来高寿而终。

矫慎，字仲彦，是扶风茂陵人。年轻时喜爱黄帝、老子的思想，在山谷中隐居，依山洞造了房子，仰慕赤松子、王子乔的按摩导引方法、技术，和马融、苏章同乡并且同时，马融因为才学博大而闻名，苏章因为廉洁正直而受到称赞，然而他们都推举矫慎，认为矫慎应该排在他们前头。

汝南人吴苍很器重他，因而给他写了一封信以考察他的志向，说：“仲彦足下：勤于政事和隐居山林，有腾云飘逸和生活在污浊的现实社会两种情况的不同，所以每有您那儿的风吹到这边来，我没有不叹息的。我听说黄帝、老子的主张是利用一切机会与可能修身隐居，并且也可以治理国家，养育人民，做官从政。至于逃入深山灭绝行迹的人应该是神、人不知，神和人都看不出他隐居的迹象。我想先生您应该依着您能做到的去做，您认为如何？过去伊尹以不坚持隐居的态度来对待象尧舜一样贤明的君主商汤。当今社会风气开明，四海开阔幅员广大。如果遇到这样清明的时代，巢父许由不会隐居箕山，伯夷、叔齐后悔逃入首阳。足下您这样的人确实才能非凡，完全可以搏击在上层社会，并且也非一般的等闲之辈所能陷害中伤的。”矫慎没有理睬，不作任何回答。七十多岁了，也不肯结婚。后来忽然回到家乡，自己说了去世的日子，到了那天，果然死了。后世有人在敦煌看见了矫慎，所以前世他就与众不同，有人说他是神仙。

矫慎的同乡马瑶，隐居在汧山，以猎兔为生，他所在的地方教化清明，风俗淳朴，老百姓赞美他，给他起了个号叫马牧先生。

戴良，字叔鸾，是汝南慎阳人。曾祖父戴遵，字子高，平帝时做过侍御史，王莽篡位后，借口有病回到了家乡。家里很富有，喜欢施舍救济穷人，崇尚豪爽侠义，家里门人食客常有三四百人。当时人

们议论说：“关东的大富豪是戴子高。”

戴良年轻时怪诞，母亲怕听驴叫，而戴良常学驴叫，自以为乐。母亲去世后，哥哥伯鸾住草棚子，只喝稀饭，任何行动都符合礼节，而戴良偏偏吃肉喝酒悲伤时也痛哭。然而两人都形容清瘦，憔悴不堪。有人问戴良说：“你为母亲守孝，凡事合乎礼节吗？”戴良说：“当然。礼节是用来控制感情放纵的，如果感情不放纵，谈什么礼节不礼节。吃精美的食物不认为味道好，所以才有形体消瘦、面容憔悴的结果。如果嘴里感觉不到味道好，吃肉喝酒是可以的。”说他的人不能反驳他。

戴良的才智既高，言论又奇特，常常惊世骇俗。同乡谢季孝问他说：“您自己认为天下谁可与您相比？”戴良说：“我象孔子生于东鲁，大禹出现在西羌，一个人在天下独往独来，谁能和我相提并论！”

曾被推举为孝廉，没有应征。又被举荐到司空府，一年时间都不到任，州郡的长官逼迫他，于是假托要到司空府去，却带着妻子女儿上路，趁机逃进江夏山中，悠闲游荡，不出来做官，高龄而终。

早先戴良的五个女儿都很贤惠，一有人求婚，总是马上许嫁。常以粗布衣服、布做的被子、竹制的箱子和木拖鞋打发她们。五个女儿都能遵循他的教诲，都有隐士的风范。

法真，字高卿，是扶风郿一带的人，南郡太守法雄的儿子。好学并且不固定局限在那一家，精通中原和异域的图书典籍，是关西的大儒者。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如陈留、范冉等，有数百人。

法真性格恬静，清心寡欲，不结交官场上的人员，不关心社会上的杂事。太守请他去拜见，法真戴着头巾而没有戴官帽就去了。太守说：“过去鲁哀公虽不贤明，孔子还对他称臣。我太守肚子里没货，知识浅薄，想让您屈就一个小官，帮助本朝治理朝政，怎么样？”法真说：“因为您太守对我很有礼貌，所以我才做您的客人。如果要

想让我当官，我将去北山的北面，南山的南面，跑得远远的。”太守吓了一跳，不敢再说了。

提拔他到公府做官，推举他作贤良之人，他都没有应征。同乡田弱向皇上推荐他说：“隐士法真，精通《诗》、《书》、《礼》、《乐》四部典籍，学问已经穷尽了这些典籍的奥秘所在，深居独处，生性恬静、淡泊，常常快乐，忘却烦恼，将沿着老子的足迹遁世隐居，不向礼聘屈服。臣愿意我们的政府给他封官加冕，这样做必定能够倡导《清庙》一诗中体现的社会风气，使社会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恰逢顺帝西巡，田弱又推荐他。顺帝诚心要想让他出来做官，前后共下诏征召他四次。法真说：“我既然不能够隐居远离尘世，难道可以喝许由洗了耳朵的水吗？”于是更加隐蔽地隐居起来，最终还是没有屈服。朋友郭政称赞他说：“法真只能听说他的名字，却见不到他的身影。他隐姓埋名而名字与我同在，逃避名声而名声我要追赶。真可以算是百世之师啊！”于是和别人一起刻石赞颂他，称他为玄德先生。中平五年去世，时年八十九岁。

汉阴老父，不知是什么地方人。延熹年间，桓帝游历竟陵，经过云梦泽，到了沔水边，老百姓没有一个不围观的，只有一个老头子还在耕田，并不停下来。尚书郎南阳人张温很奇怪，派人去问道：“人人都跑来观看，只有你这老头不停止耕田，为什么呢？”老头子笑而不答。张温下来走了百来步，亲自和老头子说话。老头说：“我是村野之人，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请问是天下混乱而确立天子呢？还是天下太平才确立天子呢？立天子是想做天下人的父亲呢？还是你们当官的想奴役天下人以侍奉天子呢？过去的圣主主宰社会，虽然住的是茅屋草棚，但天下万人都感到安宁。现在您的君主劳役别人而放纵自己，到处游玩无所顾忌。我为您感到羞耻。您怎么忍心还要让别人去观看呢？”张温非常惭愧。问他姓甚名谁，没有说就走了。

陈留老父，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桓帝时，宦官和士大夫争权

的党锢大案发生。守外黄令陈留人张升罢官回到家乡，路上碰到老朋友，两人铺开茅草，席地而谈。张升说：“我听说赵国杀了鸣犊，仲尼到了河边掉头而返。把鸟巢打翻了，让深水干涸了，龙凤也就再也不会到来。现今宦官掌权，朝政越来越乱，他们陷害忠良，贤人君子还是离开朝廷吧？一个朝廷如果不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行，别人就不会给它援助，他的性命也就难以保全。这将怎么办呢？”说完两人抱头痛哭。老头快步经过这里，把他的拐杖竖在地上，长叹一声：“唉！二位大人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龙终究不隐藏自己的鳞甲，凤也不会藏起自己的羽毛，罗网高悬，你们将要到那里去呢？哭有什么用！”二人刚想和他说话，他头都不回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到那里去了。

庞公是南郡襄阳人，住在岷山的南边，从未去过城市。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多次邀请他出山，都不能说服他，于是只能到他那儿去拜望他。对他说：“保全自己一人和保全天下相比，怎么样？”庞公笑道：“鸿鹄在高高的树上筑巢，傍晚后能够有地方栖息，乌龟在深渊底下挖洞，晚上才有地方住宿。至于人们所追求和放弃的，也是各人的巢穴罢了。姑且让人们各得其所。天下不是我能够保全的。”因为他把农具放在了田头，他的妻子就拿起农具到前面去耕地了。刘表指着他的妻子问道：“先生您艰苦地住在农村种田，不肯出来做官享受俸禄，您死后拿什么东西遗赠给子孙呢？”庞公说：“社会上的人都给子孙遗留了危险，只有我遗留给他们安全，虽然送的东西不同，但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留给子孙。”刘表叹息着离开了。后来他带着妻子儿女登上鹿门山，有一次出去采药，再也没有返回。

赞说：与江海一起冥灭，永久地奔向山林。性情超远风采疏落，飘逸的情怀直上青云。尊奉虚妄无为，求得闲适平安，远离冤屈与尘世。

（刘翠 译）

【原文】

《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矜矜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扬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远患之远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徵，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肃宗亦礼郑均而徵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佞当朝，处于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初，光武贰于更始，会关中扰乱，遣前将军邓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因于野王猎，路见二老者节禽。光武问曰：“禽何向？”并举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备，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谬邪！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纣于牧野，而大城于邶。彼二王者，其备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其备，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顾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辞而去，莫知所在。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王莽大司空

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读《易》到《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拂袖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有顷，乃首戴瓦盂，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潜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捕之。吏叩头曰：“子康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只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后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寿终。

初，萌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云、王君公相友善，并晓阴阳，怀德移行。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君公遭乱独不去，佯狂自隐。时人谓之论曰：“避世墙东王君公。”

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既而散与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长安游学。

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辄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克斗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

及王莽窃位，托疾杜门。自后贼暴从横，残灭群县，唯至广武，

过城不入。

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却职，遂将妻子居龟池。复被征，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谷皮绡头，待见尚书。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所志，帝乃许焉。

博士范升奏毁党曰：“臣闻尧不须许由、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书奏，天子以示公卿。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党遂隐居龟池，著书上下篇而终。邑人贤而祠之。

初，党与同郡谭贤伯升、雁门殷谡君长，俱守节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征并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也。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让位于霸。阎阳毁之曰：“太原俗党，儒仲颇有其风。”遂止。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征不至，以寿终。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

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

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修远伯，使奉少昊后，寓于北地而卒。鸿时尚幼，以遭乱世，因卷席而葬。

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遭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

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屣，织作筐缉绩之具。及

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縠，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

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

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愴怛兮伤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竟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呶呶。固靡慚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聊逍摇兮遨嬉，缙仲尼兮周流。倪云睹兮我悦，遂舍车兮即浮。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噤噤兮余讪，嗟恒恒兮谁留？”

遂至吴，依大家臧伯通，居虎下，为人凭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鸿潜闭著书十余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赢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葬毕，妻子归扶风。

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乃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

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终身不仕。

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

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谢罪。

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建初中，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到公车，托病逃归。推其财产，悉与孤兄子。隐身渔钓，终于家。

论曰：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辄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

台佟字孝威，魏郡邺人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从事致谒。佟载病往谢，刺史乃执赞见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隐逸，终不见。

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

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乃见康柴车辐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遁，以寿终。

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

汝南吴苍甚重之，因遗书以观其志曰：“仲彦足下：勤处隐约，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尝不叹！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覩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慎不答。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

慎同郡马瑶隐于汧山，以免置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时，为侍御史。王莽篡位，称病归乡里。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

良少诞节，母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

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良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

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遁辞诣府，悉将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

初，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疏裳布被，竹筍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训，皆有隐者之风焉。

法真字高卿，扶风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

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太守曰：“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惧然，不敢复言。

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荐真曰：“处士法真，礼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交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臣愿圣朝就加褒职，必能唱《清庙》之歌，致来仪之风矣。”会顺帝西巡，弱又荐之。帝虚心欲致，前后四征，真曰：“吾既不能遁形远世，岂饮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隐绝，终不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陈留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世，党锢事起，外守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

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岷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赞曰：“江海冥天，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张鲁传

——《三国志》卷八

【说明】被道家尊奉为教主的张陵（即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在蜀郡组织五斗米道。他死后，其子张衡奉行其道。张衡之子张鲁布道时，正逢黄巾军再起。公元191年，张鲁联合五斗米道的另一个组织者张修，攻占了汉中。张鲁袭杀张修，打败益州牧刘焉，以汉中为中心，建立了农民政权。张鲁占据汉中近三十年，公元215年，在曹操进迫之下，投降曹操。

张鲁的五斗米道规定，初入道或治病者需要缴纳五斗米，五斗米道之名可能与这一规定有关系。张鲁所建政权，采取政教合一的办法。宗教首领和行政首领一体化。初入道的一般群众称“鬼卒”，入道既久，信道笃诚，率领部众的称“祭酒”，再上者称“治头大祭

酒”，张鲁一人凌驾最上层，称“师君”。为了安置流民和减轻农民负担，张鲁政权在大道上设立“义舍”，义舍中放置“义米肉”，免费供行人取用。

张鲁政权有它的双重性，从它的一些措施来看，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有农民政权的因素。但张鲁出身传道世家，是拥有部曲的地方豪强，长期以合法身分高居统治阶级上层，特别是形成以汉中为中心的割据政权以后，本质上已与封建势力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张鲁政权始终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割据政权，不是农民政权。

本篇是记载张鲁事迹最重要，也是最为完备的原始资料。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人。祖父张陵，客居蜀郡，在鹤鸣山中学道，编写道书用来迷惑百姓，跟随他学道的人拿出五斗米，所以世人称之为“米贼”。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奉行其道。张衡死后，张鲁又奉行其道。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和别部司马张修率兵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鲁就偷袭并杀死了张修，夺取了张修的军队。刘焉死后，其子刘璋代作了益州牧，认为张鲁不顺从他，把张鲁的母亲和他的家人全都杀了。张鲁便占据汉中，用鬼道教育民众，自称“师君”。那些来学道的人，最初都叫作“鬼卒”。接受其道深信不疑的人，叫作“祭酒”。自率领部众，部众多的人称作治头大祭酒。用诚实、讲信用、不欺诈来进行教育，有了病就坦白自己的过错，大体上和黄巾军相类似。每位祭酒都修建免费的旅舍，就像现在的驿站。又置办了不要钱的米和肉，悬挂在旅舍，过路人根据饭量取够食物，如果拿得过多，鬼道就会让他生病。犯法的人，宥免三次，再犯法就施行刑罚。不设置官吏，都用祭酒来治理，汉人和少数民族都感到方便和满意。张鲁在巴郡、汉中称雄割据将近三十年。汉朝末年，朝廷无力征服，就尊封他为镇民中郎将，担任汉宁太守，只不过进奉贡品罢了。百姓有从地里得到玉印的，部下打算尊奉张

鲁为汉宁王。张鲁的功曹巴西郡人阎圃进谏张鲁说：“汉中的民众，户数超过十万，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四面地势险固；上则匡辅天子，可以成为齐桓公、晋文公一样的人物，其次也比得上窦融，不失富贵。现在接受皇帝的命令，设置官员，势力足以专断一方，不必急着称王。希望暂且不称王，不要成为祸首。”张鲁采纳了他的话。韩遂、马超叛乱，关西百姓从子午谷投奔张鲁的有几万家。

建安二十年，太祖从散关经过武都征讨张鲁，到达阳平关，张鲁想献出汉中投降，他的弟弟张卫不肯，率领几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阳平关，便进入蜀地。张鲁听说阳平关已经被攻陷，将要磕头归降，阎圃又说：“现在被迫前往，功劳一定很小。不如依附杜灌和投奔朴胡共同抗拒，然后再投降，功劳一定大。”于是奔向南山进入巴中。身边的人想把宝物财货仓库全都烧了，张鲁说：“我本要投降朝廷，但是意愿没有实现。现在出走，避开对方军队的锋头，不是有恶意。宝物财货仓库，是归国家所有的。”于是封好仓库离去了。太祖进入南郑，十分赞赏张鲁。又因为张鲁本来是有善意的，派人进行安慰说服。张鲁率全家出来，太祖迎接他，任命为镇南将军，用客人的礼节对待他，封为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封张鲁的五个儿子和阎圃等人皆为列侯。为自己的儿子彭祖迎娶张鲁的女儿。张鲁死后，谥号为原侯。他儿子张富继承了爵位。（吴宁欧 译）

【原文】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事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

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

张翥、胡昭传

——《三国志》卷一一

【说明】本传记述的张翥、胡昭两人，是三国魏时的两位典型的隐士。说他们是典型的隐士，不仅指他们一生从未出仕，更是因为他们有许多次出仕的机会，但都坚决地加以辞绝。反映了他们意识中的真正的“隐”的思想。从庐毓、太祖及孙狼这几种人物对张翥、胡昭的态度中，既能看出当时社会普遍尊崇隐士的风尚，又更鲜明地加强了这两位隐者的形象塑造，使之较为生动饱满，令人崇敬。

魏时有钜鹿人张翊，字子明；颖川人胡昭，字孔明。二人也保持着隐遁的志向，不出来做官。张翊年轻时四处游学，到了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佛教方面的学识和一般学识都很好，后来回到了故乡。袁绍前后多次推举任命他当官，他都没有同意，后来移居到了上党地区。并州的州官高干上表任命他为乐平县令，他也没有就任，而是只身逃到了常山，门徒将近数百人跟着他迁居到了任县。太祖当时是丞相，提拔他当官，也不到任。太和年间，皇上下诏征求能消灾灭难、恢复怪异的有学问的隐士，他所在的地方屡次推荐他，派遣了使者，但是他年老有病，没有去成。广平太守卢毓上任才三天，州主簿就报告说应依惯例让下面人拿着卢毓的名片去拜访张翊。卢毓教导他们说：“张先生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上不事奉天子、下不和诸侯结为朋友的人。这哪里是拿着当官的名片就能抬高身价的！”便仅仅派遣主簿拿着一封信，带些羊、酒之类的普通礼物去拜访他。青龙四年是辛亥年，皇帝下诏书说：“张掖郡有河流黑水泛滥，激波汹涌，荡出一宝石，上刻图案，图案的形状象灵龟，把它埋在河的西边，巍然耸立，大如磐石，质地是青灰色，上面有白色的花纹，麒麟、凤凰、蛟龙、奔马，色彩灿烂，线条清楚；用文字写的告示，也清楚明白。太史令高堂隆上书给皇帝说：“这是远古圣明君主都未曾有过的吉兆，实在是伟大魏国的吉星高照，是我们这片伟大国土的传世之宝。”颁布这件事情，让天下人都知道。任县县令于绰接连带着行李去问张翊，张翊偷偷地对于绰说：“神怪现象是用来判断将来要发现的事情而不是用来追述已经过去的事的，吉祥的征兆先出现，然后国家的兴衰交替跟着就来了。汉朝灭亡已经很久了，魏国早已得到了天下，从那儿来追述兴旺昌盛的吉兆呢！这块石头，是当今朝代要变的征兆，是未来朝代即将兴起的象征啊。”正始元年，一种名叫戴胜的鸟在张翊家的门檐底下做窝。张翊告诉他的门下人说：“那戴胜鸟是一种阳鸟，现在在门檐下阴凉处做窝，这是不祥的征兆。”于是拿过琴来弹琴唱歌，作了两篇诗歌。十来天

以后就死了，享年一百零五岁。那一年，广平太守王肃到任，教导属下说：“我原先在京城，就听说了张子明这个人，来到这儿后问起他，不巧他已经死了，使我感到非常惋惜。这位先生有志于学习和隐居，不趋时逐利，以道德正义来修养自己的身心。过去绛县老人委屈地埋在下层社会中，赵孟提拔、任用了他，诸侯之间因为有了他才彼此和睦。我同情他年纪很大了，仍勤勤恳恳坚持隐居，而没有任何荣誉和奖励。传我的指示，派遣小官慰劳他家，在他家的大门上题写匾额，一定要给他特殊的劳誉，以安慰他和过去的人，并激励将来的隐士。

胡昭起初隐居在冀州，也曾因拒绝袁绍的任命，逃回了故乡。当时太祖是司空丞相，多次加以推荐。胡昭到了太祖那儿，陈述自己是一介村夫，没有领兵治国的才能，诚恳地请求离开。太祖说：“各人有自己的志向，出来做官和隐居避世有不同的乐趣，请您继续您的高雅的爱好，我不应该使您改变。”胡昭于是搬到陆浑山中隐居。亲自种田并以此为乐，常读经籍，用以自娱。乡里人尊敬并热爱他。建安二十三年，陆浑地方官张固收到上级指示，征集调用民夫到汉中去服劳役。老百姓害怕，不愿意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服役，于是人心惶惶。老百姓孙狼等因此而兴兵杀了县里的主簿，聚众叛乱，攻破了县城。张固带领手下十多人，靠近胡昭所住的地方，招集被遣散的民夫，恢复社会治安。孙狼等于是向南边去，投奔了关羽。关羽授权给他，并给他配给了兵力，使他仍然成为叛乱的军队。他们到达陆浑南边长乐亭时，互相发誓说：“胡居士是一个贤明的人，一律不得侵犯他所在的村落。”方圆数里都依赖胡昭的力量，丝毫不害怕。天下安定、时势太平后，胡昭迁居到了宜阳。颍正始中期，骠骑将军赵俨、尚书黄休和郭彝、散骑常侍荀和钟毓、太仆庾嶷、弘农太守何桢等人推荐胡昭说：“年少时志趣高雅，洁身自好，年纪大了后更是如此。清静无为，淡泊贞静，有伯夷和商的风范。应该受到皇帝的征召，以促进社会风俗的淳化。”嘉平二年时，皇帝派

官车特意征召，恰逢他去世，时年八十九。任命他的儿子胡纂为郎中。早先，胡昭善于著录史书，和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同样有名，文章墨迹，常被作为典范楷模。（刘翚译）

【原文】

时钜鹿张翊，字子明，颍川胡昭，字孔明，亦养志不仕。翊少游太学，学兼内外，后归乡里。袁绍前后辟命，不应，移居上党。并州牧高幹表除乐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门徒且数百人，迁居任县。太祖为丞相，辟，不诣。太和中，诏求隐学之士能消灾复异者，郡累上翊，发遣，老病不行。广平太守毓到官三日，纲纪白承前致版谒翊。毓教曰：“张先生所谓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者也。岂此版谒所可光饰哉！”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之礼。青龙四年辛亥诏书：“张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奋荡，宝石负图，状像灵龟，宅于川西，巍然磐峙，仓质素章，麟凤龙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圣帝所未尝蒙，实有魏之祚命，东序之世宝。”事班天下。任令于绰连贲以问翊，翊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祚祥先见而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微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祚瑞也。”正始元年，戴弇之鸟，巢弇门阴。翊告门人曰：“夫戴弇阳鸟，而巢门阴，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诵，作诗二篇，旬日而卒，时年一百五岁。是岁，广平太守王肃至官，教下县曰：“前在京都，闻张子明，来至问之，会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昔绛县老人屈在泥涂，赵孟升之，诸侯用睦。愚其耄勤好道，而不蒙荣宠，书到，遣吏劳问其家，显题门户，务加殊异，以慰既往，以劝将来。”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太祖为司空丞相，频加礼辟。昭往应命，既至，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归诚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闾里敬而爱之。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

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固率将十余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遗民，安复社稷。狼等遂南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贼寇，到陆浑南长乐亭，自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赖昭，咸无怵惕。天下安辑，徙宅宜阳。正始中，骠骑将军赵伊、尚书黄休、郭彝、散骑常侍荀颢、钟毓、太仆庾嶷弘农太守何楨等递荐昭曰：“天真高絮，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宜蒙微命，以励风俗。至熹平二年，公车特徵，会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颢袁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

葛洪传

——《晋书》卷七二

【说明】葛洪(公元281?—341年)，晋代著名学者，既是著名的医学家、道教学者，又是一代文化宗师。自号抱朴子，著有《抱朴子》内外篇。外篇言儒，内篇言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要籍。又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著作传世。

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祖父葛系，(三国)吴国的大鸿胪，父亲名葛悌，吴国平定后进入晋朝，做过邵陵太守。葛洪从小喜欢学习，家里贫困，亲自上山砍柴去卖用以换来纸张笔墨，晚上总是写字读书学习，因此由博通经典而知名当时。禀性寡欲，没有什么爱好游玩之习，不知道围棋盘纵横有多少道，也不知道赌博骰子的名称。为人木讷，不追求荣誉、金钱，关起门来，不欢迎客人，从来没有与朋友交游。曾在余杭山见过何幼道、郭文举，只不过是看见过吧了，都没对他传授过什么。有时为了寻找书籍探求意义，不远数千里跋涉着崎岖山路，只期待着得到他所需要的。于是阅尽了典籍，尤其喜欢神仙导引养生之类的知识。他有一个堂祖父名叫葛玄，吴

国时学习道术成了神仙，号称葛仙公。他曾把炼丹秘术传授给弟子郑隐。葛洪跟从郑隐学习，全部学到了郑隐的道术。后来拜师于南海太守上党鲍玄。鲍玄也是擅长道术的人，能用占法推知未来之事。鲍玄见到葛洪十分器重，并把女儿嫁给了葛洪。葛洪传承了鲍玄的道业，并且还广泛地了解医术，凡是他撰述的著作，都很精审、准确，而且文辞优美，富于才华。

太安年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担任义军首领，和周玘等起兵讨伐石冰。顾秘传檄葛洪担任带兵的都尉，攻打石冰的别部，攻破了，升为伏波将军。石冰之乱平定后，葛洪不接受封功论赏，就径直到达洛阳，想搜求奇异典籍用来增广自己的学识。

葛洪看到天下已经变乱，想躲避到南方，于是就去担任广州刺史嵇含的参知军事。等到嵇含遇害，于是就停留在南方多年，征聘传檄一次也没有接受过。后来回到家乡，礼聘征辟都不去。晋文帝做丞相，任命为属官，因平定贼乱有功，被封赐为关内侯。咸和初年，司徒王导召命他为州主簿，转任为司徒属官，后迁为谏议参军。干宝十分亲近敬爱葛洪，推荐葛洪才华能修撰国史，选拔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等职务。葛洪坚决地推辞不接受。因为年纪大，想访求炼丹之术以延年益寿。听说交趾出产丹砂，请求担任句漏的县令。皇帝因为葛洪天资高，不同意。葛洪解释说：“并不是贪求荣耀，是因为那儿出产丹砂。”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葛洪就带领子女、侄辈一块儿出发，到了广州，广州刺史邓岳留住他不让他离去，葛洪于是住在罗浮山炼丹。邓岳为葛洪上表补官东官太守，他又推却不接受。邓岳于是就任用葛洪哥哥的儿子葛望为记室参军。葛洪在罗浮山住了多年，悠闲自如，一直勤奋地写作著述，他在给自己的著作写序时说：

“我葛洪本身缺乏进取为政的才能，独独喜欢清静无为之事。即使能展开双翅就能直冲云霄，迈开双足则可以追风踏影者，尚且想要收藏起强劲的双翅立于矮小的鸛鷖群中，掩藏住

快捷的足迹隐身于跛驴之中，更何况大自然赋予我十分寻常普通的短小羽毛，上天给我的只是最为迟钝的跛足。占卜者自己很清楚，不能干的事情就停止。又怎么敢身似苍蝇而羡慕有冲天凌云的壮举？赶着跛足的乌龟而去追赶飞兔的足迹？把嫫母的丑陋掩盖起来，而去求得说媒者的夸美，推开砂石一样的贱陋之质，而在出售宝玉的市场中索价千金。那些只有矮小的僬僬一样步子却希冀赶上夸父的足迹，这就是那些无才者所以失败挫折的原因。以要离这样弱小而却勉强去应付扛鼎一样的事情，这就是秦人之所以折断筋骨的原因。所以说期望往往断绝在荣华富贵的道路之中，而立志者很安适地生活在穷恶之境中。野菜之中有八珍一样的美味，茅屋之中也有华丽堂皇的享受，所以权势贵盛的家庭，即使近在半尺也不要跟从。而对于明道的人，即使再艰难曲远，也一定要去拜访。考查阅读奇异之书已经不少了，大多都是隐秘之言，很难一下得到解释，除非至为精明之人是不能明白，也除非踏实勤奋之人不能全部清楚。

道士之中知识渊博、闻见广泛的人很少，却主观推断、胡乱说的人很多。至于每有一些喜欢道术的人，想要有所修炼，昏昏然不知道从何下手，而心里又怀犹豫却没什么地方可以询问。现在写下这本书，大致标举了探求长生的道理，其中最为精彩的不能写在纸墨之上，大概是讲一些提纲以见内容的一部分。希望勤奋而又有志之人认真思索，那就得到的很多了。难道说昏暗闭塞一定能穷尽深意，直达远旨吗？只不过是论述一些自己首先想到的问题。世上的学者只知道服膺周孔儒家之学，不信仰神仙之书，不仅放肆地讥笑神仙之学，而且还诽谤此学的真谛，所以我写下这部子论来说神仙炼丹的事情，称之为《内篇》，其他杂乱无序，难以串通解释的部份，称之为《外篇》，总共内外篇一百一十六篇，虽然不值得深藏在名山

之中，姑且用金锁把它锁起来，以便告诉想了解的人。

自称抱朴子，因此把书也命名为《抱朴子》。其他著述如碑文谏言、诗文赋达百卷，移书、檄文、上章、奏表三十卷，《神仙传》、《良吏传》、《隐逸传》、《集异传》等传记各十卷，又选抄了《五经》、《史记》、《汉书》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葛洪博学广识，深沉通达，江左无比，所撰著述文章超过班固、司马迁，而且精思善辨，道学修养很深。后来突然给邓岳一封书信，说：“要出远门寻找老师，定下了日期出发。”邓岳得信后，急忙赶去道别，而葛洪坐到中午，直立着象睡了的样子死去了。邓岳到了，竟没来得及见一面。当时年八十一。看上去颜色象活着的人一样，身体也很柔软，抬起尸体进入棺材，很轻，象是一件空衣，世间人认为是尸体解化得仙了。

（卢仁龙 译）

【原文】

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习，不知棋局几道，博蒲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玕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经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

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谏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趾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躡景，犹欲戢劲翮于鹤鹑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稟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鷲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岂敢为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丑陋，求媒阴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傴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踟疑也；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华有藻梲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悻悻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谏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

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眇，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隐逸传

——《晋书》卷九四

【说明】两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刚刚从三国纷争、战乱频仍的时代走过来，社会重新趋于统一。但表面政治疆域的统一，不能阻止住人们心灵世界礼仪节度的淡散。司马氏用名教统治天下，广大的忧患之士却以种种形式加以抗争。文学兴起，清谈风行，给思想史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另有一批人隐遁山林，逃避尘世，用行动表示对现实的绝望与不合作。这样就出现了本传中记载的那许许多多的高人逸士。

我们在孙登的事迹中便可以清楚看到隐士逃祸全身的心理动机。他居住在北山土密中，夏穿草衣，冬披头发。对嵇康说：“你才气虽大但见识寡少，很难免于现实社会的灾难。”结果嵇康显然被祸杀头。临终才发感叹道：“与古人比我不如柳下惠。与今人比我不如孙登。”

阮籍也是这样。他说：“生活在乱世，经过富贵而能忍受贫穷，才可能免于灾难。”所以在柴门园中耕种，拒绝出仕，说：“门一旦关上，那里能再开开呢？”

当然，更多的隐士除了全身避祸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此来

作为对当时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抗。他们既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又不敢公然对抗，就只有独善其身一条道了。从刘麟之、戴逵等人的事迹中，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是晋代隐士从社会治政角度分析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苍天垂下日影，少微星借以记录年岁；《文言》、《系辞》探幽索微，贞洁隐遁之人用以完善他的理论。所以即使有些人不愿说话，他们的思想仍然被孔子听说；有些蔑视富贵之人，他们的计谋主张仍详载于《孙子》一书。所以外表柔弱才能生存，是生活的常理；骄傲自满就会受到伤害，则是上天的惩罚。远古及近代的聪明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耿介脱俗，正直有涵养，隐姓埋名在江湖之间，销声匿迹于尘世之外，濯清流以激励自己的意志，住洞穴以掩藏自己的光芒，周密安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杜绝机缘以安静自己的心绪。他们的品德犹如玉一样的光辉，冰一样的纯洁，碧川一样地长流不息，高山一样地巍然耸峙。他们从事于最快乐的事业，修炼自己无边无际的美德，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将来的安排遥远而无忧愁。他们修身自保，因而后悔和吝啬都无从产生，《诗经》中《考槃》一首所颂扬的美妙之处，全都在这儿了。就是在礼貌禅让、争讼全无的太平盛世，仍然要尊重隐士贤人以扩大王政的清明教化，征聘隐士用的礼物到达山岩中的洞穴，也出现在隐士所居之处。所以《月令》说“春季三月应招聘名士，致礼贤者”，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自从司马迁首创体例，广泛收集隐逸之人，载入《史记》，谿元彦的杜绝人事，江思悛的歌咏山林，使他们的贤贞纯洁的行为更加高尚，使他们超尘脱俗的事迹更加鲜明。他们虽然没有响应帝王的招聘，但他们的做法足以激励贪婪而有野心的人。现在赞美他们高尚的德行，把他们的事迹收集起来，写成这篇《隐逸传》。

孙登，字公和，是汲郡共县人。家里没有其他亲属，在郡里的北山上造了土窑居住，夏天把草编起来做成衣服，冬天就把自己的头

发披在身上。喜欢读《周易》和弹琴，看见的人都很亲近和喜欢他。不急躁，不发怒，有人把他扔进水里，想要看看他发怒的样子，他从水里爬上来，反而大笑不止。经常在社会上游逛，所经过的人家有的给他衣服和食物，他一点儿也不推辞，离开了就都不要了。曾经住在宜阳山中，有烧炭的人看见他，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人，和他说话，孙登也不回答。

文帝听说后，让阮籍去察访。阮籍见到后，和他说话，他也不答腔。嵇康跟着他游历了三年，问他的愿望是什么，最终他也没有回答，嵇康每每为此叹息，将离开他时，对他说：“先生真是没有一句话说吗？”孙登于是说：“您知道火吗？火生来是有光焰的，然而不用它的光焰，但最终还是用它的光焰。人生下来有了才能，然而不用他的才能，结果还是用了他的才能。也就是说使用光焰在于得到柴火，因为得到柴火才能保证火的光焰；人的才能的运用应该是认识真理，认识事物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人的寿命。现在您才气很大但认识不清，在当今的社会上很难免于灾难啊。您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吗？”嵇康没有听他的说，果然死于非命。临刑前作《幽愤诗》说：“和过去的柳下惠及今天的孙登相比，我都惭愧。”有人说孙登是因为对魏、对晋的态度，容易让人产生怀疑，所以遭人防范。最后竟然不知死在什么地方。

董京，字威辇，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起初是和陇西掌管计簿的官吏一起到洛阳的，一路上披发而行，逍遥自在，边走边吟诗作诵，常常住在白社中。有时则在集市上乞讨，讨得一些残碎的绸缎丝絮，自己做一点衣服穿在身上，整匹的绸缎和很好的丝絮则不肯接受。有人看见他遭到别人的推挤和辱骂，一点也不愤怒。

孙楚当时任著作郎，多次到社中和他说话，并且和他一起坐着车子，回来，董京站着，不肯坐下。孙楚于是写信给他，劝他说当天子贤如尧舜的世代，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不走正道。董京用诗来回答：“周朝灭亡了，颂声就没有了。夏朝衰落了，五常就混乱了。大

腹便便的君子，一批一批地过去，而洋洋满目的人群中，只有隐士七人。他们难道不以天地万物的造化为乐吗？只是感到身处肮脏时代的悲哀，对之以隐居独处。没有什么东西让我高兴快乐，清冽的泉水可以喝，最高的道义可以吃。为什么这样凄凄惶惶，自己使自己疲劳不堪。河鱼悬挂在野兽的门槛，再愚笨的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古代最高尚的人，把自己的才能隐蔽起来，绛罗绸缎不能让他们觉得温暖，高官厚禄不能使他们感到荣耀，行动象河里的流水，汨汨不停；静止象寂静的河川，默默无言。鸚鵡能说话，犹如泗水边上能作磬的大石头，被众人所玩赏，这岂符合它的本意！燕子在罗网周围盘旋，哪能不受到伤害？鸛隼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窝，都是想去送死。看看那些跳到了桥上的鱼，乱蹦乱动，呻吟不绝，一下子就干涸而死。啊，鱼和鸟相处在一起，一万代都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哪里知道不会有更精明的人，更深沉、更大度，也将窥察我的动静，敛着眉头而离开呢？万物都很卑微，只有人是高贵的。要想有所作为，万里九州都嫌窄，要是不想干什么，立锥之地也嫌大。”

几年后，隐遁而离开，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在他的住处只发现一些竹子和两篇诗作。其一是：“天的运行刚健简洁，地的配合厚实密集，茫茫太苍，就是这样。后世仁义已去，以虚浮代替质朴，浑浑然的社会人事，谁能知道它的真实面目。我要走了，将要离开这最虚妄的境地，返归我将要去的地方。”又说：“碰不到孔子，为现在的那些优秀人才感到悲哀。优秀人士啊优秀人士，为什么不遁世隐居以保存你们真正的自我呢？”

夏统，字仲御，是会稽永兴人。幼年丧父，家里贫穷，侍奉母亲，以孝著称，兄弟关系也很和睦，经常拾柴拾谷寻求食物，披星戴月，半夜才回家，或者到海边去拾一些蚌蛤和螃蟹帮助生活。很擅于言谈。同族的人劝他出去做官，对他说：“您清廉质朴正直，可以在那里执政，如果和官府朝贵结交，一定会很显贵，为什么 要心甘情愿

地在山林隐居，在江湖河泽中终此一生呢？”夏统听了后勃然大怒，说：“你们各位就这样对待我吗？假如让我处于太平盛世，我可以和天子重臣共评议同出入，如果遇到混浊的时代，一定会和屈原一样自沉江河，以死抗争；如果处于这两种时代之间，则自然会象长沮和桀溺一样隐居遁世，那能在朝廷官府间委屈求生呢？听见你们这样说，不觉得寒毛尽竖，汗下如雨，面红耳赤，心热如炭，目瞪口呆，两耳嗡嗡作响。”说的人非常惭愧。夏统从此后不再和本族的人见面。

正好碰上母亲生病，夏统侍奉汤药，同族的人因此又见到了他。他的叔父夏敬宁祭祀祖先，迎请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她二人均很美丽，服饰华美，能歌善舞，并且还能隐形匿影。甲子夜一开始，她们就撞钟击鼓，中间伴以丝竹乐器，这时章丹、陈珠二人拿出刀子割破舌头，并吞下刀子吐出火焰，弄得烟雾缭绕、流光如电。夏统的堂兄弟们想去看，想刁难夏统，于是一起骗他说：“叔父得病，马上就要好了，全家大小都认为是喜庆的事，所以想趁着这个机会祭祀祖宗，一起去祝贺，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吗？”夏统跟他们一起去了。进得门进，忽然看见章丹、陈珠二人在院子中间轻柔地跳着舞，象鬼神一般地谈笑怪叫，东戳一指，西摸一下，对答应酬，不慌不忙。夏统见了后异常吃惊，掉头而走，没有从门出去，而是撞破了篱笆直奔而去。回来后责怪同去诸人说：“过去淫乱的习俗兴起，卫文公为之感到悲哀；彩虹出现在东方，君子尚不敢明说；季桓子娶了齐国女子，孔子见了，驾车而回；子路见了夏南，非常愤怒，意气慷慨。我常常恨不得砸烂叔向的头，掐瞎华父的眼。没想到你们诸位迎请了这样的妖物，夜里和她们一起游戏，放纵你们骄傲不羁的情绪，纵任自己荒淫无耻的行为，乱了男女有别的礼节，破坏了贞洁高尚的节操，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于是躲到了床上，披头散发地睡下，不再说话。弄得各位都很不好意思，立即赶走了章丹、陈珠二人，各自回家去了。

后来夏统的母亲病重了，他到洛阳去买药。正好碰上三月上巳这天，洛阳王公以下的人都出游到浮桥上，男女并驾齐驱，华丽的车子、服装照亮了大路。当时夏统正在船上晒他买回的药，达官贵人的车骑如云般纷至沓来，夏统却连看也不看。太尉贾充觉得奇怪，就问他是什么人。夏统一开始并不回答。贾充又问了一遍，他才慢慢地说：“我是会稽人夏仲御。”贾充使人问他会稽的风俗人情，夏统说：“那儿的人彬彬有礼，犹有大禹时代的遗风，太伯时代的仁义和谦让，严遵所具有的高亢的志气，黄公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又问他：“您在海边居住，很识水性，能撑船搏浪吧？”夏统回答说：“是的。”夏统于是操舵正橹，在大浪中盘旋，起初作了一个鲛鱼般的跳跃，接着又来一个 鲛鱼般的穿引，船头如鹳鸟般翘首挺进，船尾象兽尾一样卷伏起来密切配合。撑一下长长的船梢，船就向前越进三次。当时风大浪高，云遮雾绕，一会儿功夫就有八九条白鱼跌入船仓。看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贾充的心里尤其是这样，于是换了一只船和他说话，他答应得声音如雷鸣一般响亮。想让他出来做官，则低着头不说话。贾充又对他说：“过去尧也唱歌，舜也唱歌，您和别人一起唱歌而感觉不错，您一定会返回来再和他们一起唱歌，这就能明白远古的圣贤和前代的哲人们为什么都尽情歌唱。您能唱你们当地的民歌吗？”夏统说：“先公只住在稽山，进见过天子，拜见过王公大臣，传授教化在偏僻的地方，死了后安葬了。皇帝的恩泽象云雾一样洒满人间，圣明的教化仍然保存，百姓们受了感动因而歌唱，于是作了一曲《慕歌》。又有孝女曹娥，年龄才十四岁，坚贞和温顺的美德已经超过了梁、宋，她的父亲坠江死后捞不到尸体，曹娥呼天哭地，忧伤悲叹，为了寻找父亲的尸体，也投水而死。她死后，父女两人的尸体一起浮出水面。当地的人们为她的孝义深深感动，写了《河女》一诗来纪念她。伍子胥上书劝说吴王，意见没有被采纳，受到迫害投海而死，国人为他的忠贞刚烈感到万分痛惜，为他作了《小海唱》一歌。现在我就来唱唱这几首歌。”众人都很

严肃，说：“好。”夏统于是用脚在船板上打着拍子，引吭高歌，声音清越高昂，大风受到感应刮了起来，卷起海水喷向天空，电闪雷鸣，光影交加，雷雨大作，长风呼啸，岸上沙尘烟雾般地涌起。王公以下的人都很恐慌，夏统停止了唱歌，这种种现象才消失。众人都各各相对说：“如果不来洛水边游玩，怎么能够见到这样的人。听到《慕歌》的歌声，便仿佛看见了大禹的容貌。听到《河女》的歌声，不觉眼泪潸然而下，就好象曹娥的高尚行为历历在目。听《小海唱》这首歌，就好象是伍子胥和屈原站在我们的身旁。”贾充想炫耀自己带来的文武仪仗队，让前来观看的人感到羡慕，因而就向夏统告辞了。下令竖起赤色大旗，高举各种仪仗，将骑兵排列成行，队伍肃然待立。不一会儿，军鼓号角响声大作，胡笳长鸣，车马涌越，纵横驰骋于大道上，又使歌伎舞女穿着艳丽的服装，点缀着耀眼的首饰，密密地绕船之周。夏统端坐如旧，好象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贾驻等回去后说：“这个吴国的小子是木头人石头心。”夏统回到会稽，最后竟不知何年何月死于何处。

朱冲，字巨容，是南安人。年轻时即有很高的道德品行，性情安静，清心寡欲，好学然而家道贫穷，常常从事农业生产。邻居有人丢失了小牛犊，把朱冲的牛犊认作自己丢失的牛犊赶了回家。后来在林子里找到了自己的牛犊，于是非常惭愧，把朱冲的牛犊赶来还给他，朱冲竟然不再收下。有牛到他的庄稼地里吃庄稼，朱冲多次拿喂牛的食物给牛吃，而脸上一点都没有不满的神色。那牛的主人非常惭愧，于是不再把牛赶到朱冲的地里去了。

咸宁四年，皇帝征诏他为博士，朱冲借口有病没有应诏。不久皇帝又下诏说：“东宫太子的随从官员也应该是具有最高的道德品质、博通典籍的人，应该用朱冲作为太子右庶子。”朱冲每次听说皇帝的诏书到了，总要逃到深山里去，当时的人认为他是梁鸿、管宁一流的人物。朱冲所居之地接近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对待他就象对待国君一样，朱冲也依据礼仪制度对他们进行教导，整个

县里的风气都很良好，路不拾遗，村无坏人，毒虫猛兽都没有造成灾害。后高寿而终。

范粲，字承明，是陈留郡外黄县人，汉代莱芜地方官陈丹的孙子。范粲品行高洁，为人正直，也有陈丹的风格，并且博闻强记，掌握多种学问，每个方面都可作人老师，远近的人有很多请他教授，为人不故作庄严矜持，但别人一见他，都很尊敬他。魏时州里府里都举荐他做官，但他都没有就任。很久以后，才应征做了治中一官，后又转任别驾，又被任命为太尉掾、尚书郎，又被派出为征西司马，所任官职都有良好的反应。

宣帝辅政时，升任武威太守，到任后，选拔好的官员，创办学校，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周边地带少数民族经常侵扰中原地区，范粲公开设立防范措施，敌人不敢再来进犯。开辟和西域各国的流通，使边疆地区战火停息。武威郡土地肥沃，富贵人多，珍玩异品到处都是，范粲检敛控制这些方面，抑制了奢华社会风气形成蔓延。因为母亲年老辞官。武威郡和野蛮的少数民族邻近接壤，范粲因为坐守在这一重要的位子上而辞官回家，朝廷非常不满意他，把他降职为乐涇令。

事隔不久，转任他为太宰从事中郎。为母亲守孝，以最孝的人著称。守完孝后，又任太宰中郎。齐王萧芳被废黜后，被赶到了金墉城去，范粲穿了白色衣服给他送行，他的行为使左右的人都为之感动。当时景帝辅政，召集官员们开会，范粲又没有出席。朝廷因为他当时名气很大，都原谅了他。范粲又借口有病，闭门不出。于是皇帝特意下诏任他为侍中，被特派到雍州。范粲因此只有假装狂颠，不说话，睡在所乘坐的车子里，脚不落地。子孙总是侍奉在旁边，每当碰到娶嫁或做官等大事，总要悄悄地征求范粲的意见，他认为可以的就面无表情，认为不行的就坐卧不安，妻子因此而知道他的意思。

武帝登基后，泰始年间，范粲的同郡人孙和当时任太子中庶子

一职，上表推荐范粲，赞扬他品行高尚，讲究节操，长期疾病缠身，应该让郡里县里用车子把他运到京城，让皇家施恩于他，赐给他医药，如果能够逐渐地好起来，一定对朝廷执政很有好处。于是皇帝下诏命令郡里县里为他提供医药，又赐给他二千石谷子的俸禄用作养病之资，每年都是这样，还赐给他一百匹布。儿子范乔因为父亲病得很重了，谢绝了，不敢收下，皇帝下诏说不许不收。太康六年去世，时年八十四岁。他不说话有三十六年，死在他所睡的车中。大儿子名范乔。

范乔，字伯孙，二岁时祖父范馨去世，临终时，摸着范乔的头说：“很遗憾看不见你长大成人了。”把自己用过的砚台给了他。五岁时，祖母告诉了他这件事，他就拿着砚台哭。九岁入学，在同辈人中，说话从来不开玩笑。二十岁时，受业于乐安人蒋国明。济阴人刘公荣有识人才的经验，见了范乔后，非常器重他。朋友刘彦秋很早就有名气，曾经对人说：“范伯孙这个人沉稳持重，思维缜密，我每次都想挑他一个错误而始终做不到。”光禄大夫李铨曾经论述杨雄的才学比刘向高，范乔认为刘向整理刊定那一时代绝无仅有的书籍，整理了各种图书，如果让杨雄来做这些事，也就不是他的专长，于是写了《刘杨优劣论》，很多文献都没有记载。

范乔爱好学习，不知疲倦。父亲范粲装疯不说话，范乔和他的两个弟弟都放弃了学业，杜绝了和社会上的各种人事往来，在家里服侍父亲，一直到范粲去世，脚步都没有走出过村子。司隶校尉刘毅曾在朝廷上据理直言说：“假如范武威病得不是很重，就是伯夷、叔齐又活在了今天。象这样的诚实和有信念，更是圣主所应该褒奖的。他的儿子长期服侍生病的父亲，名声和德行影响都很大，如果不给予表彰和任用，就会被朝廷中爱惜隐士贤人的人所讽刺、讥笑。”元康年间，皇帝下诏征求廉洁、谦让、从事低微贫寒之业的人，不考虑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参与议政。尚书郎王琨于是推荐范乔说：“范乔天性纯真，德行高尚，志向远大，风操高洁，儒家思想广博

精深，深刻地挖掘了它的精神实质；生活上安贫乐道，有志于住偏僻的巷子，吃粗疏的饮食而毫无怨言，成年以后这种志愿更加坚决，确实是当今贫寒而有志气的人，身体力行地起到了纠正社会风俗的作用。”当时张华任司徒，各地所推荐的共有十七人，对范乔都特别地称赞。又吏部郎郗隆也想寻求国内的隐居之士，范乔一直隐居避世，直到老年，这时任他为乐安令，他还是借口有病没有赴任。范乔一共一次被推荐为孝廉，八次被推荐去公府做官，两次被选为清白异行，一次被任命为寒素，都没有接受。

早先，范乔的同乡人除夕晚上偷砍他家的树，有人告诉他，范乔装作没听见，同乡人很惭愧，就把树还给了他。范乔跑去对他说：“您过年时缺柴火，是想和父母一起过个愉快的年，有什么惭愧的呢？”他对人的善于理解和引导，就象这样。外黄县令高颢感叹地说：“士大夫没有不自私的，而范伯孙和蔼公正，他的名字虽然不曾出现在官府的名称上，但这个人的宝贵和特别，现在让人看得更加清楚。伟大正确的法则不再存在，然而还有仁义的人，确实是这样的啊。”他修身立名，毫无瑕疵污点，被同时代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元康八年去世，时年七十八岁。

鲁胜，字叔时，是代郡人。年轻时即有才华，风格高尚，任佐著作郎。元康初年，升任建康令。到任后，著《正天论》，说：“从冬至后安置仪器，测量日影移动的速度，考察日、月、星的变化。我认为日、月直径只有一百里，不是一千里，星星的直径才十里，不是一百里。”于是上表要求诸侯王公给予讨论。“如果我说得有理，应当改正前人的失误，还天地星辰以本来面目。如果我的看法得不到验证，我甘愿受罚，以表明法律的公正无私。”事情没有回音。曾经年复一年地观察天象，知道将来变故颇多，于是借口有病辞去官职。中书令张华派儿子去劝他再出来做官，又一次征聘他为博士，推荐他为中书郎，都没有就任。

他的文章著述被社会上的人所称颂。因遭逢战乱而失传，只有

《墨辩》注保存下来的序里讲：

“名”是用来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是道义的分门别类，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基本依据。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名不正则事情就不能办成。”墨子著书，作《辩经》来阐明什么是“名”，惠施，公孙龙继承他的学说，也因辩明什么是“名”而名显当时。孟子反驳墨子，但他在辨别用语、使用适当的言辞这一点上则和墨子相同。荀子、庄子等人都责难、批驳名家，但也不能动摇它的理论。

名字所表现的事物一定有具体形状，但观察它的形状不如辨别他的颜色，所以有“坚白”的争辩。“名”之间的区别一定是很清楚的，但再清楚也不如“有”和“无”，所以有“无序”之辩。“是”中也有不是，“可”中也有不可，所以叫做“两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就叫做“辩同异”。最同里面就没有不同，最异里面就没有不异，这统称为“辩同辩异”。因为有同异，就生出了是非；因为有是非，就生出了吉凶，以辩明一个事物的名字就可以追究到天下社会风俗的高下，这是辩明名字的最高目标。

从邓析到秦朝的名家，每一代都有文章著述著作，都很难理解。后代的人就更没有传承学习的了。到现在已经五百多年，名家著作也就亡佚了。《墨辩》分上下经两部分，每《经》都有《说》这部分，共四篇，和这部书的其它篇章相连接，于是只有它被保存下来。现在用《说》来对照、解释它所属的《经》，将各条附在对应的各章节后，有怀疑的地方就空缺出来。又从其他著作中摘出有关条款，汇集成《形》、《名》二文，粗略地解释一下它们的大意，以待大家指正。希望有振兴衰微事业、拯救灭绝之物的人，也会以此为乐。

董养，字仲道，是陈留浚仪人。泰始初年到洛阳，不做官求荣。杨后被废除后，董养游历太学，在讲台上感叹道：“建造这个讲堂，

为了什么呢？每次翻阅国家的赦罪文件，看到谋反、政变的人都予以宽大处理，杀祖父母、父母的人不予宽大处理，是因为王法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为什么公卿大臣们如此议论朝政、制定法典，天人之理不讲了，大的灾祸就要来临了。”因此写了《无化论》一文批判这种现象。

永嘉年间，洛城东北步广里地面下陷，钻出两只鹅，苍青色的一只飞走了，白色的不能飞。董养听说后感叹到：“周代各国统治者盟会的狄泉，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两只鹅，苍青色的代表匈奴等少数民族，白色的代表我们的国家，后事就尽在不言中了。”回头对谢鲲、阮孚说：“《周易》上说能够辨明事物征兆的就是神，你们可以隐姓埋名地躲藏起来了。”于是和妻子挑着担子去了蜀地，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死在什么地方。

霍原，字休明，是燕国广阳人。年轻时刚强有志气，叔父因犯法将被判除死刑，霍原到狱中去申辩，备受刑罚，终于使叔父得以免罪。十八岁时，观看太学举行礼节仪式，因而就留在太学里学习。贵族子弟听说他来学习，很器重他，想见见他，因为他出身低微，名气不大，不想白天去，而是一起晚上去他那里。父亲的朋友同郡人刘岱将要举荐他，还未举荐自己就病重了，临终时对他的儿子刘沈说：“霍原向往高尚正义，清虚自守，将会成为独特的人才，你以后一定要推荐他。”后来霍原回到乡里。高阳人许猛一向佩服他，正好碰上任幽州刺史，将要去拜访他。主簿拦住车子说车子不能走出幽州地界，许猛只好叹息而遗憾地停了下来。

霍原在山里住了很多年，有门徒百多人。燕王每个月都要送酒肉礼品给他。元康年间，刘沈任国大中正时，上书荐霍原应升任二品官员，司徒不同意，刘沈于是上表据理力争。皇帝下诏告命令司徒参与讨论，结果中书监张华命令陈准提升议任他为上品官员，皇帝下诏说可以。元康末年，霍原和王褒等都因为贤良被征召，诏书屡次下发到郡县，郡县按礼节发送派遣，都没有赴任。后来王浚想

要谋反，使人来向霍原谘询，霍原不作回答，王浚耿耿于怀。又有辽东囚犯三百多人，凭据有利的地理位置，依山为寇，想把霍原劫持去作为首领，也没有办到。当时有一首民谣说：“天子在什么地方？近在附近的豆田中。”王浚认为“豆”就是指“霍”，逮捕了霍原，把他杀了，把他的头悬挂起来。他的门徒痛哭不止，半夜时把他的尸体偷来，偷偷地埋掉了。远近的人都十分震惊，没有人不觉得他冤枉，为他感到痛惜。

鲁褒，字元道，是南阳人。博学多闻，不愿做官，甘心过贫困生活。元康之后，政府崩溃，法律典章荡然无存，鲁褒为时风的贪婪败坏感到悲哀，隐姓埋名，写了《钱神论》一文以讽刺社会的贪婪现象。大意是：

钱的形状，有乾坤之象，里面方，外面圆，把它堆积起来就象山一样，一旦流通就象水一样。它有时动有时静，有时通行，有时被人收藏，方便了买卖交易，而它自己却不怕有所损耗。长期使用，不乏来源。所以能够生命长久，被社会上的人看作宝贝。对它的感情犹如兄长，把它叫做“孔方”兄。失去它就贫穷孤弱，得到它就富硕昌盛。它没有羽翼而能飞，没有脚腿而能走，它能够让生活窘迫的人露出笑容，让处境困难的人开口说话。钱多的人处处向前，钱少的人裹足退后。向前的人成了官长，退后的人则成了奴仆。官长们越来越富，奴仆的则越来越穷。《诗经》上说：“多么欢乐啊，有钱人；多么可怜啊，这些孤独者。”

钱即是泉，再远的地方也能去，再深的地方也能到。京城的衣冠人士，疲劳于讲坛上，已经讨厌再听那些清谈，听到它就昏昏欲睡。但一看见“孔方”兄，没有人不立即惊醒。在钱的保佑下，没有不吉利的事，何必一定要先读书，然后才能富贵呢？过去吕公对着空口许诺就满心欢喜，汉高祖略施小利就降服了他，文君脱去了布衣衫，披上了绫凤绸缎，相如乘上大马

高车，解下了挟鼻之绳。他们官高位尊，名声显赫，这些都得力于钱的力量。空口许诺是最虚的，然而却有了实际的结果；小利虽小，却可以形成亲密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把钱看作神物，没有德行而受到尊敬，没有势力却炙手可热，能够推开官府的大门，进入皇帝的宫殿。危险可以使之安全，死人可以使他变活，富贵的人可以使他贫贱，活着的人可以使他死去。所以官司诉讼没有钱不能赢，纷乱纠葛没有钱解不开，冤家仇人没有钱不会和解，就是有好名声，没有钱也传不开。

洛城中的公子王孙，达官贵人，喜爱“孔方”兄，没有止境。拉着“孔方”兄的手，紧紧抱着它，不计较它的磨损，也不管它使用的年限，总是有那么多人向往之，想要拥有它。谚语说：“钱没有耳朵，但它能够使唤鬼神。”但凡现在的人，只是想钱而已。所以有人说军队没钱，召不来兵；打仗没有赏赐，战士不会冲锋向前。做官的人没有人推荐介绍，不如干脆回家种田；即使有推荐介绍的人，但没有钱，和没有翅膀而想飞，没有腿脚而想走没有两样，是根本行不通的。

愤世疾俗的人一起传诵他的文章。

鲁褒没有做官，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

任旭，字次龙，是临海章安人。父亲任访，是吴南海太守。任旭幼年丧父，身体羸弱，儿童时期勤奋学习。长大成人后，志向远大，清正廉洁，不同流合污，同乡人都推重并爱护他。郡将蒋秀器重他的名声，请他出任功曹。蒋秀为官贪脏污秽，每每不守法纪，任旭严肃地劝止他。蒋秀不接受他的意见，任旭辞官而离去，在家里闭门讲学，修身养性。很久以后，蒋秀因为犯事被捕，任旭很狼狈地去给他送行，蒋秀很感慨地叹道：“任功曹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违背了他所提的意见，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后又被誉为孝廉，任命为郎中，州郡提拔他为郡中正，他坚决推辞回到家里。

永康初年，惠帝广求清正廉洁的人，太守仇馥推荐任旭，说他清贞洁素，学识广博，诏书命令州郡按礼节发送派遣。任旭认为朝政变化多端，志趣趋向隐遁，所以借口有病没有应征。不久天下大乱，陈敏叛变，江东名豪都受牵连，只有任旭和贺循意志坚定，陈敏最终也未能使他们屈服。

元帝才镇守江东时，听说他的大名，就征召他任参军，亲自写信给他，想使他一定到任，任旭借口有病坚决地推辞了。后元帝升任镇东大将军，又征召他；到任左丞相时提拔他任祭酒，都没有就任。晋中兴后，官府派公车征召他出山，恰逢他母亲去世。此时司空王导创立学校，选拔天下通晓经典的人，任旭和会稽人虞喜都因为具有隐居避世的思想而被征召，事情还未办妥，恰逢王敦叛乱，不久元帝又驾崩，这件事情于是被耽搁下来。

明帝即位，又征召提拔他任给事中，任旭说自己病重，一年不到任，尚书因为他拖拉把他除名，仆射荀崧认为这样做不行。太宁末年，明帝又下诏准备礼物征召任旭，诏书才下，明帝又驾崩。任旭于咸和二年去世，太守冯怀上书认为应该追赠他为九列，碰到苏峻作乱，这件事也没有办成。任旭的儿子任琚，做官做到大宗正，最后死于家中。

郭文，字文举，是河内郡轵县人。年轻时热爱自然山水，崇尚避世隐居。十三岁时，每次游历山水，往往留连忘返，十多天不回来。父母去世，服孝完毕，不结婚，离家而去，游历名山大川，经过华阴山时，观赏考察石室中的石函。洛阳陷落后，挑着担子进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无人烟的地方，把木头斜靠在大树上，上面盖上草垫子，就住在那里，四周也没有墙壁。当时经常有猛兽作乱，进入住宅伤害人类，然而郭文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人住了十年，竟没有遭到祸患。总是穿着鹿皮衣服，头上包着葛布巾，不喝酒不吃肉，开垦出一些土地，种点豆子和小麦。采摘竹叶和树上的果实，换些盐来供自己生活。有的人给他很低的价钱，他也就换给了他。后来人们

认识了解了郭文，就不再给他很低的价钱了。他除了吃饭之外还有些剩余的谷物，总是救济那些贫穷的人。别人送东西给他，总是接受一点不太好的，以表示不拂人家的好意。有一次有一头猛兽在他的小屋旁边咬死了一只大麋鹿，郭文告诉了别人，他们把它拿去卖了，分了一些钱给郭文。郭文说：“我如果需要钱，我就会自己去卖。之所以告诉你们，正是因为我不需要钱。”听说的人心里都很感慨。曾经有猛兽向着郭文忽然张大口，郭文看到它口中有一根横着的骨头，于是伸手进去把它拿掉了。猛兽第二天早晨放了一头鹿在郭文的小屋前面，作为报答。打猎的人经常到郭文那儿寄宿，郭文夜里为他们挑水，脸上毫无厌倦之色。

余杭令顾颉与葛洪一起去拜访他，带着他一起回来。顾颉认为他走山路也许需要皮袄，赠给他熟皮制成的皮袄一件。郭文没有要，辞别了他们，回到了山中。顾颉派手下人追他，把衣服放在了他的.小屋中，郭文没有说什么，这件皮衣竟烂在了小屋中，郭文最终也没有穿它。

王导听说了他的大名，派人去迎接他，郭文不肯坐车船，而是挑着担子自己走。到了以后，王导把他安置在西园内，园中果树成林，又有鸟兽麋鹿，因而让郭文住在那里。朝中的官员都跑去看他，郭文没精打采地伸腿坐着，傍若无人。温峤曾经问郭文说：“人人都有亲戚朋友来往，以此为乐，先生您抛弃了他们，有什么快乐呢？”郭文说：“本想学道成仙的，没有想到碰到了动荡的时代，要想回去也没办法了，所以只好这样。”又问他说：“饿了就想吃饭，年纪大了就想成家，这是自然而然的，先生怎么单单没有这些欲望呢？”郭文说：“欲望是由于人们老去想它而产生的，不想也就没有欲望。”又问他：“先生一个人住在深山里，如果碰上生病送了命，就会被乌鸦鸟兽吃掉，难道不残酷吗？”郭文说：“埋葬在地下的人也是被蚂蚁吃掉的，有什么两样。”又问他：“猛兽是要伤害人类的，世上的人都很害怕，先生您偏偏不怕吗？”郭文说：“人如果没有害兽的心思，兽

也不会害人。”又问他：“如果社会不安宁，人们也不得安身。现在将请您出仕做官以济时匡政，怎么样？”郭文说：“山野草莽之人，怎么能够辅佐朝政。”王导曾经会集各位宾客，歌舞宴会，试着让人去请郭文来。郭文目不斜视，两眼直瞪瞪地向前，走在华丽的殿堂犹如穿行在山间荒野。当时在座的人都说了些试探性的意味深长的话，郭文常常表示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想法很深奥奇特，没有人能够探测出来。温峤曾评论说：“郭文有贤人的本性，然而却没有贤人的才能，应居于柳下、梁跻之下！”永昌年间，瘟疫流行，郭文也病得很重。王导送药给他，郭文说：“命在天，不在药。寿命长短，是时间管着的。”

住在王导西园中七年，没有出来过。一天早晨，忽然要回到山里去，王导没有同意。后来逃跑了，回到临安，在山里盖了房子住下。临安令万宠把他接去县里。苏峻谋反时，破了余杭，然而临安独得保全，别人认为他能知天意。从此以后不再说话，仅仅用手势表达意思。病重时，要求回到山里去，想要把尸体安放在石头上，不叫人埋葬，万宠没有同意。不吃东西二十多天，也不见瘦。万宠问：“先生还能有几天？”郭文举了三次手，果然于十五号去世。万宠把他葬在他的房子旁边，祭祀祷念他。葛洪、庾阐都为他作过传，赞颂他的美德。

龚壮，字子玮，是巴西人。廉洁自守，和同乡人谯秀齐名。父亲和叔叔被李特残害，龚壮多年都没有除去丧服，势单力薄不能复仇。李寿戍守汉中，和李期有矛盾，李期即是李特的孙子。龚壮想假手李寿以报仇。于是劝说李寿说：“阁下如果能吞并向西的土地，听命于晋，人民一定乐于您这样做。并且舍小利得大利，用危险换得安全，这是最上策了。”李寿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率领军队讨伐李期，果然攻克了他。李寿仍任原职，想让龚壮做官，龚壮誓死不出仕为官，也不接受任何给他的贿赂、馈赠。恰逢久雨成涝，百姓饥饿不堪，龚壮上书劝李寿归顺朝廷，赢得朝廷欢心，满足人民的心愿，

永远成为朝廷的藩国，造福后代子孙。李寿看了上书后内心很愧疚，藏在心里没有说。于是派人出使少数民族部落，龚壮知道后劝止他不要这样做，李寿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龚壮认为万物之本没有比忠、孝更大的，既已假手李寿杀了李期，报了私仇，于父亲、叔叔已经尽孝；又想使李寿归顺朝廷，以尽臣职，于国尽忠。李寿既然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龚壮只好声称自己已经耳聋，又说手也拿不得东西，终身没有再去成都，只是研究考释经典，思考文章辞意，至李势执政时去世。

早先，龚壮常常叹息说中原人多通经学，而巴、蜀人粗鄙浅陋，加上碰到李氏的灾难，未收有学生，著有《迈德论》，史书大都没有记载。

孟陋，字少孤，是武昌人，吴司空孟宗的曾孙。哥哥孟嘉，是桓温的征西长史。孟陋年轻时就清白做人，品格高尚，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粗食，以读书自娱。从来不谈论社会上的事，也不和官场人物结交往来。有时去钓鱼，也一个人前往，连家里人也不知到他到哪里去了。母亲去世后，他十分悲哀，身体几乎完全垮了，有十多年不喝酒不吃肉。同族亲友反复对他说：“少孤！谁没有父母？谁都有父母。圣人制定丧礼制度，是要让贤孝的人随便地守一下孝，让不孝的人努力地遵守它。如果你身体垮了，没有了后代，这样反而不孝了。”孟陋听了这番话，有些醒悟，然后慢慢地才好起来。由于这件事，孟陋名扬天下。

简文帝辅政后，任命他为参军。他借口有病，没有赴任。桓温亲自前往访问他。有人对桓温说：“孟陋品行高洁，学识上是儒学大师，应该把他召进朝廷，让他发挥良好的作用。”桓温叹息说：“会稽王尚且不能让他屈就，更不敢指望他参与议政了。”孟陋听了后说：“桓公正猜着了我不出去的原因。天下万人，十分之九不当官，他们那能都是高士呢？我是有病，不敢赴命应召，不是以高士自居。”由于这个原因，名声更大。

他博学多闻，对于很多经籍都很精通，特别长于《三礼》，为《论语》作的注通行于世。后高龄而逝。

韩绩，字兴齐，是广陵人。他的祖先因避乱迁居到吴郡的嘉兴。父亲韩建，在吴做官，位至大鸿胪。韩绩年轻时喜爱文学，奉行潜处退让哲学，穿粗衣吃蔬食，不和达官贵人结交往来。由于这个原因，东部地区的人民都很尊敬他。司徒王导听说了他的名声，提拔任命他为掾，他没有就任。咸康末年，会稽内史孔愉上书推荐他，皇帝下诏准备舒适的车子带上礼物征召他进京。尚书令诸葛恢上书说韩绩的名声还不算大，不宜如此礼遇，于是下诏任他为博士。他借口年老体弱没有应召，死于家中。

当时高密人刘鲋，字长鱼；城阳人邴郁，字弘文，都很出名。刘鲋幼年时即不羡慕社会上的东西，成年后希望能向古人看齐，刻苦学习，认真做事，良好的风范影响了当地人民。邴郁，是魏国不受皇帝征召之人邴原的曾孙，他年轻时即有其曾祖的风范，为人廉洁，行为检点，口不乱说，耳不乱听。彬彬有礼，行动大方得体。咸康年间，成帝广求有突出建树的人，刘鲋、邴郁被官员们推荐，于是依据韩绩和翟汤等人的惯例，按博士征召他们。邴郁借口有病，刘鲋随使者来到京城，亲自向皇帝陈述年纪已大，没有应征。二人均寿终正寝。

谯秀，字元彦，巴西人。祖父谯周，以通晓儒学著称，在蜀朝名声显赫。谯秀年轻时即沉默寡言，不和社会上的人来往，知道天下不久就会大乱，提前就断绝任何人事往来，即使是本家和母亲家族的人，也不见。郡里察访他为孝廉，州里举荐他为秀才，都不就任。李雄攻占了蜀国后，占有了巴西地区，李雄的叔父李骧、李骧的儿子李寿都很仰慕谯秀其人，都准备了礼物和乘坐舒适的车子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召。常常戴着皮帽子，穿着破衣服，亲自在山间草泽中耕种，龚壮常常为他感到叹息。桓温灭了蜀后，上疏推荐他，朝廷认为谯秀年纪已经大了，加上路又远，所以没有征召他，派遣使

者传达所在地区每年四季去慰问他。不久范萑、萧敬相继叛乱，谯秀因避难去了宕渠，乡里同族一百多人因为要依靠他，跟他前往。谯秀八十多岁了，别人想替他挑担子，谯秀说：“各家都有年纪大的和身体差的人，你们应该首先照顾自己的家人。我的力气仍然足以生活自理，那能够让我以垂朽之年连累你们各位呢？”九十多岁去世。

翟汤，字道深，是寻阳人。为人厚道纯朴，仁慈廉洁，对社会上的事不屑一顾，亲自种田，然后吃饭，其它人如有馈赠，那怕东西再小，也不肯接受。永嘉末年，寇贼蜂起，听说了翟汤的名声和德行，都不敢冒犯他，同乡人依赖他而得平安无事。

司徒王导提拔他做官，没有答应。隐居于县境的边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和翟汤为通家之好，派船送东西给他，对跟船的小官吏说：“翟公廉洁、谦让，你把信交给他后，把船留下就走。”翟汤没有人可以派来把船还给干宝，于是只有买些丝绸织物，让人带给干宝。干宝本来是想让他得些实惠，没想到反而给他添了麻烦。更加惭愧和感慨。咸康年间，征西大将军庾亮上书推荐他，成帝征召他为国子博士，翟汤没有应征。建元初年，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量征调奴仆充军，告诉具体经办人员免除翟汤所应输送的奴仆。翟汤把他的奴仆全部交给乡里官员，这些官员接到上级指示一个也不接受，翟汤依据所征调的限额，解放了他的奴仆，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普通百姓。康帝又以散骑常侍的位置征召翟汤，翟汤以自己年老多病为借口，坚决推辞。七十三岁时死于家中。

翟汤的儿子翟庄，字祖休。年轻时就以孝悌友善著名。遵奉翟汤的风格情操，亲自耕种，然后吃饭，说话从不涉及庸俗的事，平时所做的事只是钓鱼。成年以后，不再打猎。有的人问：“钓鱼和打猎同是伤害生命的事，而先生您只去掉了其中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呢？”翟庄说：“打猎的行为由我发生，钓鱼的行为由鱼饵发出，不能够全部去掉，所以先去掉那个伤害行为厉害的。况且鱼是贪吃鱼饵

而吞了钩子的，责任怎么在我呢！”当时的人认为他会说话。晚年时也不再钓鱼，端端正正坐在竹编的门旁边，吃着豆子喝着水。州府很郑重地任命他，用官车来征召他，都没有就任。五十六年时去世。

他的儿子翟矫也有高尚的情操，多次谢绝提拔任命。翟矫的儿子翟法赐，孝武帝征召他为散骑郎，也没有就任。社会上传说他也有隐者的道德品行。

郭翻，字长翔，武昌人。伯父郭讷，任广州刺史。父亲郭察，是安城太守。郭翻少年时即有高尚的志气和节操，谢绝了州郡的提拔，不愿被推选为孝廉秀才。在临川安家，不和官场上的人来往，只以钓鱼打猎为乐。生活贫困，没有正式职业，想要开垦荒地，先插标志说明，一年后没有人来认明这块土地，郭翻才开垦耕种。稻子快熟时，有一个人来说这块地是他的，郭翻把快熟的稻子全部给了他。县令听说后责问那个人，把稻子还给了郭翻，郭翻不再接收。曾经乘车出去打猎，离家百余里远，途中碰到生病的人，把车子送给了他，自己却步行回来。他钓得的鱼和打得的野兽，如果有人要买，便送给他，分文不取，也不告诉他自己的姓名。由于这些事情，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和翟汤一起被庾亮推荐，官车征召为博士，没有就任。咸康末年，乘小船暂时回到武昌给父母、亲属上坟，安西将军庾翼以皇帝舅舅的身分，亲自去拜访郭翻，想勉强他出来做官。郭翻说：“人的性格各有各的不足，那里是可以强逼的！”庾翼因为他的船又小又窄，想让他坐大船。郭翻说：“您不因为它鄙陋微贱而亲临它，它本来就是山野之人的船啊。”庾翼躬着腰进到小船中，整整一天才离开。

曾经把刀掉在了水里，有一个过路的人帮他捞了起来，他因此就把刀送给了那个人。那个过路的人不要，坚决推辞，郭翻说：“假如刚才你不把它捞起来，我怎么还能得到它！”过路人说：“我如果要了这把刀，将被天地鬼神所责备。”郭翻知道他最终不肯要，又把

刀沉到了水里。过路人很遗憾，又跳入水中捞起了这把刀。郭翻于是不拂他的好意，收下了这把刀，并给他十倍于刀的钱。他廉洁而不愿接受别人的恩惠就象这样。死于家中。

辛谧，字叔重，是陕西狄道人。父亲辛怡，是幽州刺史，社会上的名门望族。辛谧年轻时即有大志，博学多闻，善于作文，擅长草书、隶书，他的墨迹被认为是当时的楷模。性格恬静，不乱交际。被征召任太子舍人、诸王文学，屡征不应。永嘉末年，任命辛谧为散骑常侍，抚慰关中。辛谧因为知道洛阳将要陷落，所以应征。刘聪攻陷长安后，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又经历了石勒、季龙统治的时代，都没有应召赴命。虽然生活在丧乱之中，但超然独立，视荣利如粪土。

冉闵篡夺皇位后，又准备了礼物征召他为太常，辛谧给他写信道：“过去许由谢绝帝尧的封官许愿，而尧把天下让给他，是帮助显示他清高的节操；伯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介子推逃避了帝王的赏赐，都名垂青史，万世流芳。这些都是避世隐居永不回头的人。然而贤人君子即使是位居高贵显职，也和隐居山林没有两样，这即是明白事物本性的奥妙，哪有知道这一点的人呢！所以不被祸患困扰的人，不是因为逃避了它，而是因为潜心静志、清虚自守而善于应付它。我辛谧听说事物到了极限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冬天向夏天的转化；到了最高点也就十分危险，比如说把棋子垒得很高就会坍塌。君王的大业已经成功，还长时间地和他相处，这就不是顾全性命、远离危险的处理办法了。应该借着事业的成功，安心臣服于当朝，并且一定要有许由、伯夷的廉洁谦让、与世无争，才能够享有古代仙人王子乔和赤松子的高寿，永远作为君王的助手，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因为不吃东西而死亡。

刘麟之，字子骥，是南阳人，光禄大夫刘耽的本家。刘麟之年轻时即崇尚朴素，清心寡欲，退让谦虚，不修边幅，没有什么名气。喜欢游历自然山水，有志于隐居避世，曾经因为采药到了衡山，进入

了大山的深处忘了返回，看见一溪泉水，水的南边有两个石头垒成的园仓，一个门开着，一个门关着，溪水很深，水面又宽，过不去。想要原路返回，迷失了道路，碰到砍伐树木做弓箭的人，问他怎么走，才得回到家里。有人说石仓里都是灵丹妙药等，骠之想再一次去看看它，最终也没有搞清它的方位。

车骑将军桓冲听说了他的名声，请他出任长史，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桓冲曾经到了他的家里，他正在给树修剪枝叶，使者传达了桓冲的到来及问候，刘骠之说：“您既然肯委屈地到我家来，应该先去拜望家父。”桓冲听说后非常惭愧，于是就去拜望他的父亲。他父亲让骠之回来，骠之这才回到家里，掸着短袄上的尘土和桓冲说话。父亲让骠之的亲自从屋里拿出浊酒和蔬菜给宾客们吃喝，桓冲让人代骠之给客人们斟酒，骠之的父亲推辞说：“让手下人斟酒，不合我这山野之人的本意。”桓冲十分感慨，到黄昏时才告辞返回。

骠之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对普通老百姓也很讲义气信用，凡是和他相熟的人家里结婚送葬，他都亲自到场。住在阳岐的时候，刚好住在官道的旁边，人来人往，没有不在他那里歇脚投宿的。骠之总是亲自提供饮食，安排住宿，有自知之明的人认为他很劳累辛苦，反而害怕经过他家门口。凡是别人送给他的东西，都不接受。离骠之家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位孤老奶奶，病得快要死了，叹息着对别人说：“谁将安葬我呢？只有刘长史了。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就要死了呢？”骠之的早先就听说她有病，所以就去探望她，恰好碰上她去世，于是就亲自置办棺材安葬了她。他就是这样地具有仁爱恻隐之心。后高龄而终。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虚心，清静好学。州郡任命，推举他为孝廉、贤良方正，他都借口有病，一一辞谢了。自己则潜心研究阴阳方术，著有十多篇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颇有启发。不与社会交往，常常独言自语，或长吁短叹、涕哭流泪，有时问他，也不答话。

张茂执政时，敦煌太守阴澹，感觉索袭为人奇异，特去拜访他，

逗留了一整天。出来，叹息说：“索先生德高望重，是有名的儒者，真可以向他请教大道理。”阴澹将举行乡射之礼，打算聘请索袭担任三老。对他说：“当今四方宁静，将举行乡射礼。先生年高望重，道德为当今之冠，尊老养老，实在应是您这样的贤德儒者。不是梧桐树，而希望有鸾凤落下翅膀；谢曹公而盼望盖公驾到，实不是这样。但至圣如孔夫子，有邀请，他也去；大德如孟夫子，有聘请，他也到。都是为了弘扬大道啊！现在委屈你，是为了尊崇道义教化，不是做官。想你或者可以答应吧。”后来，索袭病逝，时年七十九岁。阴澹穿上素衣，参加了葬礼，赠送银钱二万。他说：“人们有余的是富贵，眼睛想看的是五色，耳朵想听的是五音。而索先生抛弃众人所要的，要了众人所抛弃的。品味无味之事物於恍恍惚惚之时，兼有玄妙於众多奥妙之中。住宅不到一亩，却志在九州，身居尘俗之中，而心栖息在天外。就是高人逸士如黔娄、庄生，都不及他啊！”赠谥号“玄居先生”。

杨轲，天水郡人。年轻时喜欢研究《周易》，成年后没有结婚，学业精微，有学生数百人，常常吃粗疏的食物，喝冷水，穿粗布衣服和破麻絮做的袍子，别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遭遇，而杨轲却不以为耻，悠然自得，和那些不了解及行为怪僻的人从来来往。即使是跟着他学习的学生，如果不是很有成就的入室弟子，也不可能亲口跟他说话。想要教授什么东西，一定要旁边没有其他人时，才教给他的人入室弟子，让他们一个一个地递相传授。

刘曜篡皇位后，征召任命他为太常，杨轲坚决推辞，没有应从，刘曜由于对他尊敬而没有强迫他，于是杨轲隐居去了陇山。刘曜后来被石勒擒获，秦地的人向东迁徙，杨轲留在长安。石季龙登上皇位，准备了专门征召隐士的礼物和舒适的车子去召他出来做官，他借口有病，没有出山。使者强迫他出来，他才上车。看见了石季龙后，不向他行礼，石季龙跟他说话，他也不答腔。石季龙下令让他住在永昌的官第中。分管人员因为杨轲很粗野傲慢，请求上司按“大

不敬”的罪行处罚他，季龙没有同意，下令说杨轲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

杨轲住在永昌，石季龙每次送东西给他，他都口授感谢信，让弟子记下来作为感谢。文辞总是很美，看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水平高。石季龙想要察访他的真正兴趣所在，就偷偷命令美女半夜里去打动他，他果然不为所惑，很严肃，不予理睬。又让人把他的学生们全部带走，派强壮的羯族武士穿上盔甲拿着刀对着他，并偷走了他的衣服。杨轲看着这一切不发一言，一点也不害怕。常常躺在泥土垒成的床上，盖着布被子，赤裸着睡在中间，下面也没有垫絮。颍川人荀铺，是一位好奇的人。到了杨轲那儿和他谈经，杨轲闭着眼睛不予回答。荀铺掀开了杨轲的被子，露出了他的身体，狠狠地嘲笑了他。杨轲的神情仍很安然，没有丝毫惊奇、发怒的样子。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是隐者焦先的徒弟，没有人能估量出他的肚识的深浅。

后来上书皇帝陈述自己的思乡之情，要求允见他回到老家去，石季龙用舒适的、用蒲草包着车轮的车子给他送行，免除了十户农民的租税，让他们供应杨轲的生活必须品。自从回到秦州，仍然教授学生，从未停止。后来秦人向西逃跑到了凉州，杨轲的学生们用牛车载着他逃跑，被戍守的军队追赶上，抓住了，并被他们杀害。

张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政变时，去泰山隐居。性格恬静，清心寡欲，主张清虚自守，吃灵芝服丹石，修炼导养之法。冬天穿着乱麻作絮的袍子，夏天用绳子系着布衫，端然拱立如尸体，一动不动。没有弹琴读书的爱好，也不研究经书典籍，宣扬主张仅以“虚无”为根本。他的住处是依崇岩幽谷的地势，凿地为窟而成。弟子也住山洞，住处离张忠六十余步远，五天去朝拜他一次。他的教法是不用言语而用形体来说话，弟子跟着他学习，是观看过他的形体变化就退下来。他在他居住的洞顶上放了一个道坛，自己每天都要朝拜它。吃饭用瓦器，锅用石头凿成。左右邻居送给他衣服食物，他都不接受。喜欢多事的年轻人问他水涝旱灾的征兆是什么，他

说：“上天不说话，而四季照样运行，万物依然生长，阴阳历象这类事情不是深山里一个贫民老头子所能知道的。”他打发外面的人，都像这个样子。年龄七、八十了，而视力和听觉一点儿也没有减退。

苻坚派人去征召他。使者到的时候，张忠才洗完澡起来，对弟子说：“我没有几年活了，不能够违背当今君主的意志。”洗完澡就上了车。到了长安，苻坚赐给他帽子和衣服，他推辞说：“年老体衰，头发也掉了，已不能穿朝服、戴朝冠，还是请允许我穿便服入朝觐见吧。”苻坚同意了他的请求。到了觐见时，苻坚对他说：“先生您在深山老林里隐居，研究探索道义思想，独善其身有余，兼济天下不足。所以老远地委屈先生您来，将象周武王尊敬吕尚一样，把您也看作可尊敬的父辈。”张忠说：“过去因为战争动乱，我隐居泰山，和鸟兽做朋友，以保全我不长久的性命。现在碰到君主贤明如尧舜的时代，心里想着一定要博取君主的欢心。然而年龄大了，意志也消沉了，不能够再尽忠效力了，‘尚父’的比喻，我自己是不敢这么想的。我生性喜欢住在山里，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悬崖和山谷之间，请求您赐还我剩下的年月，让我回去，死在泰山。”苻坚用舒适的车子给他送行。车到华山时，他叹息着说：“我是东岳泰山的道士，将要死在西岳华山，这是命啊，有什么办法呢！”走了五十里路，将出关时而死。使者骑马飞驰告诉苻坚，苻坚派遣黄门郎韦华拿着帝王的信物予以吊唁，用丰盛的礼品祭祀他，宣扬他，赐给他官服。赠给他的谥号是“安道先生”。

宋纤，字令艾，是敦煌效谷人。年轻时即有远大的志向，沉静安详，不和社会人士交往，隐居在酒泉南山。学习研究经纬之学，有弟子三千多人跟他学习。不响应州郡的提拔任命，只和阴颺、齐好打交道。张祚当权时，太守杨宣把他的像画在家里的小门上，进出都看着他，并赞颂道：“他头枕何处的石头？洗漱在那一条河流？他的形体不能够看见，名声也不能够寻求。”酒泉太守马岌，是一位高尚的人，带着大队人马和仪仗，敲打着锣鼓，去拜访他。宋纤躲在高楼

的顶层，远离他们，不愿和他们相见。马岌叹息地说：“他的名字可以听说，然而身体却不能够见到，高尚的品德可以景仰，然而风采却不可目睹，我从今以后知道先生是人群中的蛟龙了。”在石壁上刻诗说：“红色的山崖深百丈，青色的峭壁高万尺。奇特的树木郁郁葱葱，茂盛好象邓林。那个人的品质如白玉，是国家的宝贵人才。他的住处这么近而人却那么远，实在让我心里挂念。”

宋纤给《论语》作过注，写有数万字的诗歌颂词。八十岁了，还坚持学习，毫不怠倦。张祚后来派遣使者张兴带着礼物召他去做太子友，张兴强迫他，反复和他讲道理，要他应征。宋纤长叹地说：“道德品质比不上庄生，才能不如干木，怎么敢违抗群主的命令。”于是随着张兴一起到了姑臧。张祚派遣他的太子太和以挚友的身分去拜访他，宋纤说有病而不见他，馈赠的东西一概不收。不久升任为太子太傅。很快宋纤给皇帝上书说：“我生性不合世俗礼仪，内心羡慕向往着蛮荒远古，活着不因活着而欣喜，死了不因死去而悲伤。早就写有遗嘱，告诉诸位亲朋好友，在山就停在山里，临水就投进水中，放在沼泽地上会露出形体，在有人居位的地方就埋进土里。既不要告诉我的家人，也不要写信给他们。现在就是我要死的时候，请满足我的心愿。”于是不食而死，时年八十二岁，赠给他的谥号是“玄虚先生”。

郭瑀，字元瑜，是敦煌人。年轻时即有超尘脱俗的情操，向东游历张掖一带，拜郭荷为师，全部继承了他的事业。精通经文辞义，善于争辩谈论，多才多艺，会写文章。郭荷去世，郭瑀认为是父亲生了他，老师培养了他，君王给了他地位，然而依据五服服丧制度，为教师服丧是不够重的，这大概是圣人的谦虚，于是就穿了丧服中最重的斩衰这一种，墓旁筑庐守灵三年，丧礼完毕后，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洞居住，吃柏树的果实以使身体变轻，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知道姓名的弟子有一千多人。

张天锡派使者孟公明带着帝王的信物和探望隐士的礼物，驾

驶装有蒲轮的舒适的车子征召他出山，给他写信说道：“先生的光焰被深深地埋没着，却胸怀真诚，志气超远，心情与最高的境界一样良好，兴趣与四季的更迭一样变化无穷，那里知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等待着救世主的出现。我勉强趁着时运，担负主理国家的大业，想和你们这些贤明君子一起把国家治理好。过去传说在殷朝象龙一般翱翔，尚父在周朝象鹰一样飞扬，孔子的车不敢停下，墨子要出发等不到天明，都因为老百姓处于灾祸之中，不能不去相救。君主不能遗世独立，大业是由众人去完成的。何况现在天下被少数民族所霸占，两个都城也成为少数民族的巢穴，天子避难江东，名流也散失在少数民族人群中，灾难之深重，自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先生怀有匡济世世的才能，坐在一边旁观而不相救，对老百姓不尽仁智，我私下里感到不太明白。所以派遣使者前来，空出重要的位子，引领盼望先生的到来，愿先生能顾惜我们的国家。”孟公明到了山里，郭瑀指着翱翔的飞鸿对他说：“这种鸟，怎么能够把它装进笼子呢？”于是远远地逃匿，灭绝了行踪。孟公明逮捕了他的门下人，郭瑀叹息说：“我是逃避俸禄官爵，不是因为有罪才逃避，那能够因为避世隐居，施行大义，反而害了门人人。”于是出来应征。到姑臧时，恰逢张天锡母亲去世，郭瑀束起头发去吊唁，拜了三拜就出来了，回到了南山。

张天锡被废黜后，苻坚又用舒适的车子征召郭瑀出山，帮助国家制定礼仪制度，正好碰上他父亲去世，这件事没有进行。太守辛章派了书生三百人跟着他学习。到了苻坚末年，略阳王穆在酒泉起兵造反，以响应张大豫，派人去请郭瑀。郭瑀叹息说：“站在河边，拯救落水的人，也不管自己的生命有无危险；病了三年的人，也不知道哪天就不行了；鲁仲连在赵国，为了正义不惜据理力争，何况人民即将被少数民族统治者蹂躏，那能够不拯救他们呢？”于是和敦煌人索嗣一起带领五千人起义，运粮三万石，以响应东边的王穆。王穆任命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和军师将军。他虽然身居要职，然而嘴

里总是念念不忘黄帝和老子，希望事业成功、天下安定之后，仍然隐居，追寻伯成的遗踪。

王穆受到挑拨离间，向西讨伐索遐，郭瑀劝阻说：“过去汉代安定了天下，然后就讨伐有功之臣。现在事业还没有成功就杀掉他们，马上就可以看见麋鹿野兽在现在朝廷所在这个地方游荡。”王穆不听他的劝阻。郭瑀出了城门大哭不止。挥手告别城门说：“我也见不到你了。”回去后拿被子盖住脸，不和人说话，七天不吃东西，有病回到了乡里，早晚只求快死。夜里梦见自己乘着青龙飞上了天，飞到屋顶上就停住了，醒了后叹息地说：“飞龙是在天上的，现在停在了屋顶上。‘屋’这个字，是‘尸’下面放个‘至’字，龙飞到尸体上，喻示着我将要要死了。古代君子不死在家里睡觉的屋子里，何况我是一个真正的正直的人呢！”于是到了酒泉南山赤崖阁下，吸了一口气就死了。

祈嘉，字孔宾，酒泉人。年轻时家里贫困，上进好学。二十多岁时，有一天夜里忽然窗子外面有一个声音说道：“祈孔宾，祈孔宾，隐居去吧，隐居去吧，入仕做官，在社会上钻营，是很苦的，不可能愉快。所得到的不值一文，所失去的重如泰山。”第二天一早他就逃跑了，向西去，到了敦煌，跟着老师读书，很穷困，没有吃的和穿的，任书生都养一职以自给，于是博览经传，精通大义，向西游历海边、边境，教授门生一百多人。张重华征召他为儒林祭酒。他性格温和，从容闲雅，教授学生不知疲倦。依据《孝经》体例作《二九神经》。当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学生中等有成就的人有二千多，张天锡称他为先生而不叫他的名字。后高龄而终。

瞿劭先生，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太和末年，常常居住在宣城郡边界的文脊山里，山里有磨兵器的石头（瞿劭），所以用“瞿劭”作名字。大司马桓温曾经去拜访他。到那儿后，看见先生披着鹿皮皮衣，坐在石头垒成的房子里，脸上没有发怒的神色，桓温和几十个手下人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命令伏

滔写了赞美他的颂词。后来瞿硎先生死于山中。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年轻时即博学多闻，喜欢谈论，善于写文章，会弹琴，精通书法和绘画，其它精巧的技艺没有不精通的。少年时，用鸡蛋汁淘洗白瓦屑作《郑玄碑》，又写了文辞自己刻在上面，词采华丽，器物精妙，当时的人没有不惊异和赞叹的。自己不以入仕做官为乐，所以常以弹琴写字自我娱乐。在豫章拜术士范宣为师，范宣很赏识他，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太宰、武陵王晞听说他会弹琴，派人去叫他来，戴逵当着使者的面摔破了琴，说：“戴安道不做王公贵族的唱戏人！”晞很愤怒，于是改请他的哥哥述。述听到命令后很高兴，抱着琴就去了。

戴逵后来迁居到了会稽的剡县。品性高洁，常依据礼仪制度行动处事，认为放纵、不拘小节是不合礼义之道的。于是著有这样的论说：

双亲去世，因为采药就去不复返的人，是不仁慈的子孙；君王危险而经常出入近旁的人，是苟且偷安的臣子。古代的人没有因为这些而损害礼仪、典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知道礼义的宗旨。知道礼义的宗旨，就不被人们的具体行为所迷惑。象元康年间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喜欢隐居而不追求隐居的宗旨，所以有弃本求末的弊病，实际上是舍弃其根本而追逐名声的做法。这样做就象是认为西施漂亮而学她皱着眉头，羡慕有道的人，所以也把头巾的角折起来。他们之所以羡慕这些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美好的，只是外表上跟着他们学。紫色之所以混同于大红，是因为它象红色。所以老好人貌似公正和气，这样就混淆了有德的人和无德的人；狂放的人貌似豁达，这样就混淆了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和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然而竹林七贤的放纵，是有病才皱眉头这一类，元康年间那些人的放纵，是无德而折头巾角这一类，这难道能不分辨清楚吗？

儒家崇尚名誉，其根本是想激励贤人的产生，既然已失掉了它本来的作用，那么就会有以貌取人的做法。情怀失去了纯真，以外貌欺骗众人，它的弊病一定是最上一等。道家不讲究名声，是想鼓励世人看重实质，如果违背了它的原意，就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本性和礼仪都受到损害，那么仰慕和吟咏都会被忘却，这样的弊病也必定是最上一等。这两种弊病，不是因为失去了它的本意，而是因为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假托这两种本义作幌子的。道有规律可循，而弊病是无规律可循的，所以《六经》也有失误，王政也会有弊病。如果违背了根本宗旨，就是圣贤也没有办法。

啊，奉行公正的人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怎么能够不怀念远古的英烈，不向近代的贤人看齐呢？如果相信他们，想向他们看齐，然后才行动，商议以后才说话，一定要先辨明他们的追求之所在，寻求他们的用心是什么，了解他们各种行为的宗旨，明白他们外表粗朴，而内心深具美德的原因何在。如果这样，道路虽然不同，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就可以看清楚了；行迹虽然纷乱复杂，而他们的志意却是并不相违背的。不这样的话，就会流逃，忘记如何返回，就象波浪一样随风而动，为物所驱使，被假象所欺骗，行为上为喧嚣华丽的东西迷惑，内心里丧失了道的实质，用流行的时尚来取代了真理的追求，用尘俗的污垢来蒙蔽自己纯真的天性，使千年以后的人们讥笑嘲讽，怎么能够不慎重呢？

孝武帝时候，戴逵多次被征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都以父亲有病为借口不去上任。郡县的官吏不停地催逼他，他于是逃到了吴国。吴国的内史王珣有一座别馆在武丘山，戴逵偷偷地去拜访他，与他游玩相处了十多天。会稽内史谢玄担心戴逵长期在外不回来，于是上疏说：“我看见谯国的戴逵一心向往脱俗之风，不愿被现实的事务所缠绕。栖息停留在简陋的房屋之下，把琴与书当做自己

的朋友。虽然多次下令征他做官，他却保持幽洁的操守而不回头。超脱尘俗，断绝了人间之迹，独自追求自己的志愿。并且年龄快到六十岁的耳顺之年了，身体经常有病。如果一旦遭遇大病，就会逐渐加重而至病危。现在皇帝的委命并未撤除，他就有遭受风霜侵害的危险。陛下既然已经爱护和器重他，就应该使他的名声和身体一起存留下来，请您撤消征招他为官的任命吧。”上疏报到上面之后，皇帝批准下来，戴逵才回到了剡。

后来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再次请求征戴逵为国子祭酒，并加散骑常侍征招他，他再一次不应命。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刚开始继位，太子太傅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说：“戴逵极其坚持他的操守，独往独来，年龄已经很大，清高的风范却更加强烈。皇太子品德谦逊，其恩泽已普及到外面，应该对戴逵加以表彰和任命，使他得以参予政治。戴逵既然看重隐居的操节，必然会以不轻易出山为美德，应该让下面的人准备周全的礼节来征招他。”正在此时，戴逵因病而死去。

戴逵的长子戴勃，具有和父亲一样的风范。义熙初年，朝廷征召他为散骑侍郎，不应命，不久死去。

龚玄之，字道玄，武陵汉寿人。龚玄之的父亲龚登，历任长沙相、散骑常侍。龚玄之喜爱学习，沉默寡言，安于贫穷的生活。州里推举秀才，官府举荐当官，他都不去，孝武帝下诏书说：“圣明的君主统治社会，一定要寻访宣扬有道德的隐士，所以荒山野岭传颂着君主的贤明，空谷丘园常可看到征召隐士的官车。谯国人戴逵、武陵人龚玄之均情操高尚，宽厚仁爱，学识丰厚，廉洁正直，研究并且发扬光大了儒家思想，我盼望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这二三位君子，那能够把贤德隐藏于自己一身呢！我想要采集正确的言论，虚心等待着建议和意见，他二人都可以任命为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命令他们所在地方的官府准备礼物发送他们来京城，不得依据常例。以表示我盼望人才的迫切愿望。”郡里县里都敦促催逼他上

路，他以病重为理由苦苦辞绝，没有去。不久就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弟子元寿，也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不出仕做官，被选为秀才及州里征召他做官，他都借口有病没有就召。孝武帝多次征召他任太学博士、散骑侍郎、给事中，他都没有去。最后死在家中。

陶淡，字处静，太尉陶侃的孙子。父亲陶夏，因为道德品质败坏被废黜。陶淡幼年丧父，喜欢按摩导养之术，说是成仙之道因祈求可以得到。十五、六岁时，便炼丹服药，不吃东西，不结婚。有家产千金，奴仆数百人。然而陶淡终日端坐，不问家事。很喜欢读《周易》，擅长占卜算命。在长沙临湘山中盖房子住下，养了一头白鹿和自己作伴。亲朋故旧中有人来探望他，他总渡河离开，没有人能够走近他。州里选举他为秀才，陶淡听说后，转移到罗县埤山中，从此没再回来，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刘翠译）

【原文】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缠其次；《文》、《系》探幽，贞遁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闻乎孔公；骄乎富贵，厥义详於孙子。是以处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翳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寝巢而韬其耀，良画以符其志，绝机以虚其心。玉辉冰洁，川渟岳峙，修至乐之道，固无疆之休，长往邈而不追，安排官而无闷，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诗人考槃之歌，抑在兹矣。至於体天作制之后，讼息刑清之时，尚乃仄席幽贞以康神化，微聘之礼贡於岩穴，玉帛之贄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斯之谓欤！

自典午运开，旁求隐逸，谯元彦之杜绝人事，江思悛之啸咏林藪，峻其贞白之轨，成其出尘之迹，虽不应其嘉招，亦足激其贪竞。今美其高尚之德，缀集於篇。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於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

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

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认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免於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终。

董京字威辇，不知何郡人也。初与陇西计吏俱至洛阳，被发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时乞於市，得残碎缁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或见推排骂辱，曾无怒色。

孙楚时为著作郎，数就社中与语，遂载与俱，归，京不肯坐。楚乃貽之书，劝以今免舜之世，胡为怀道迷邦。京答之以诗曰：“周道衰兮颂声没，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顾望而逝，洋洋乎满目，而作者七。岂不乐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时之不可与，对之以独处。无娱我以为欢，清流可饮，至道可餐，何为栖栖，自使疲单？鱼愚兽槛，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灵，缁袍不能令暖，轩冕不能令荣；动如川之流，静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滨浮磬，众人所玩，岂合物情！玄鸟紆幕，而不被害？鸱隼远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鱼，逡巡倒尾，沈吟不决，忽焉失水。嗟乎！鱼鸟相与，万世而不悟；以我观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达人，深穆其度，亦将窥我，颦蹙而去。万物皆贱，惟人为贵，动以九州为狭，静以环堵为大。”

后数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寝处惟有一石竹子及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迷。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

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统字仲御，会稽永兴人也。幼孤贫，养亲以孝闻，睦於兄弟，每采杞求食，星行夜归，或至海边，拘蜃蠃以资养。雅善谈论。宗族劝之仕，谓之曰：“卿清亮质直，可作郡纲纪，与府朝接，自当显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毕性命於海滨也！”统悖然作色曰：“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统属太平之时，当与元凯评议出处；遇浊代，念与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间，自当耦耕沮溺，岂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间乎！闻君之谈，不觉寒毛尽戴，白汗四匝，颜如渥丹，心热如炭，舌缩口张，两耳壁塞也。”言者大惭。统自此遂不与宗族相见。会母疾，统侍医药，宗亲因得见之。其从父徽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难统，於是共诒之曰：“从父间疾病得瘳，大小以为喜庆，欲因其祭祀，并往贺之，可俱行乎？”统从之。入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佯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样，酬酢翩翩。统惊愕而走，不由门，破藩直出。归责诸人曰：“昔淫乱之俗兴，卫文公为之悲惋；蟪蛄之气见，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纳齐女，仲尼载驰而退；子路见夏南，愤恚而忼忼。吾常恨不得顿叔向之头，陷华父之眼。奈何诸君迎此妖物，夜与游戏，放傲逸之情，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何也？”遂隐床上，被发而卧，不复言。众亲踟躇，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

后其母病笃，乃诣洛市药。会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士女骈填，车服烛路。统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诸贵人车乘来者如云，统并不之顾。太尉贾充怪而问之。统初不应，重问，乃徐符合曰：“会稽夏仲御也。”充使问其土地风俗，统曰：“其人循循，犹有大禹之遗风，太伯之义让，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节。”又问：“卿居海滨，颇能随水戏乎？”答曰：“可。”统乃操柁正橈，折旋中流，初作鰟鳊跃，后作鲙鲙引，飞鷁首，拟兽尾，奋长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风

波振骇，云雾杳冥，俄而白鱼跳入船者有八九。观者皆悚遽，充心尤异之，乃更就船与语，其应如响，欲使之仕，即僛而不答。充又谓曰：“昔尧亦歌，舜亦歌，子与人歌而善，必反而后和之，明先呈前哲无不尽歌。卿颇能作卿土地间曲乎？”统曰：“先公惟寓稽山，朝会万国，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思泽云布，呈化犹存，百姓感沐，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尸，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众人僉曰：“善。统於是以足叩船，引声喉转，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嗽天，云雨响集，叱咤让呼，雷电昼冥，集气长啸，沙尘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诸人顾相谓曰：“若不游洛水，安见是人！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泪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来观，因而谢之，遂命建朱旗，举幡校，分羽骑为队，军伍肃然。须臾，鼓吹乱作，胡葭长鸣，车乘纷错，纵横驰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褐，炫金翠，绕其船三匝。统危坐如故，若无所闻。充等各散曰：“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统归会稽，竟不知所终。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邻人失犊，认冲犊以归，后得犊於林下，大惭，以犊还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屡持刍送牛而无恨色。主愧之。乃不复为暴。

咸宁四年，诏补博士，冲称疾不应。寻又诏曰：“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冲每闻征书至，辄逃入深山，时人以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卒以寿终。

范粲字承明，陈留外黄人，汉莱芜长丹之孙也。粲高亮贞正，有

丹凤，而博涉强记，学皆可师，远近请益者甚众，性不矜庄，而见之皆肃如也。魏时州府交辟，皆无所就。久之。乃应命为治中，转别驾，辟太尉掾、尚书郎，出为征西司马，所历职皆有声称。

及宣帝辅政，迁武威太守。到郡，选良吏，立学校，劝农桑。是时戎夷颇侵疆场，桀明设防备，敌不敢犯，西域流通，无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实，珍玩充积，桀检制之。息其华侈。以母老罢官。郡既接近寇戎，桀以重镇辄去职，朝廷尤之，左迁乐谿令。

顷之。转太宰从事中郎。遭母忧，以至孝称。服阕，复为太宰中郎。齐王芳被废，迁于金墉城，桀素服拜送，哀恻左右。时景帝辅政，召群官会议，桀又不到，朝廷以其时望，优容之。桀又称疾，阖门不出。於是特诏为侍中，持节使於雍州。桀因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孙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辄密谘焉。合者则色无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武帝践阼，泰始中，桀同郡孙和时为太子中庶子，表荐桀，称其操行高洁，久婴疾病，可使郡县典致京师，加以圣恩，赐其医药，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诏郡县给医药，又以二千石禄养病，岁以为常，加赐帛百匹。子乔以父疾笃，辞不敢受，诏不许。以太康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载，终於所寝之床。长子乔。

乔字伯孙。年二岁时，祖懿临终。抚乔首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告乔，乔便执砚涕泣。九岁请学，在同辈之中，言无牒辞。弱冠，受业於乐安蒋国明。济阴刘公荣有知人之鉴，见乔深相器重。友人刘彦秋夙有声誉，当谓人曰：“范伯孙体应纯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错其一事而终不能。”光禄大夫李铨尝论杨雄才学优於刘向，乔以为向定一代之书，正君籍之篇，使雄当之，故非所长，遂著刘杨优劣论，文多不载。

乔好学不倦。父桀阳狂不言，乔与二弟并弃学业，绝人事，侍疾家庭，至桀没，足不出邑里。司隶校尉刘毅尝抗论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笃，是为伯夷、叔齐复存於今。如其信笃，益是圣主所宜

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为朝廷惜遗贤之讥也。”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曰：“乔禀德真粹，立操高洁，儒学精深，含章内奥，安贫乐道，栖志穷巷，箪瓢咏业，长而弥坚，诚当今之寒素，著厉俗之清彦。”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於乔特发优论。又吏部郎郁隆亦思求海内幽遁之士，乔供养衡门，至於白首，於是除乐安令。辟疾不拜。乔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

初，乔邑人腊夕盗斫其树，人有告者，乔阳不闻，邑人愧而归之。乔往喻曰：“卿节日取柴，欲与父母相欢娱耳，何以愧为！”其通物善道，皆此类也。外黄令高颢叹曰：“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孙恂恂率道，名讳未尝经於官曹，士之贵异，於今而见。大道废而有仁义，信矣！”其行身不移，为物所叹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鲁胜字叔时，代郡人也。少有才操，为佐著作郎。元康初，迁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论》云：“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论。“若臣言合理，当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纪。如无据验，甘即刑戮，以彰虚妄之罪”。事遂不报。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中书令张华遣子劝其更仕，再徵博士，举中书郎，皆不就。

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

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有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

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於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

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於今五百餘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董养字仲道，陈留浚仪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禄求荣。及杨后废，养因游太学，升堂叹曰：“建斯堂也，将何为之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於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因著《无化论》以非之。

永嘉中，洛城东北步广里中地陷，有二鹤出焉，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养闻叹曰：昔周时所盟会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鹤，苍者胡象，白者国家之象，其可尽言乎！”顾谓谢鲲、阮孚曰：“《易》称知机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所终。

霍原字休明，燕国广阳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楚毒备中，终免叔父。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习之。贵游子弟闻而重之。欲与相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刘岱将举之，未果而病笃，临终，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虚，方成奇器，汝后必荐之。”后归乡里。高阳许猛素服其名，会为幽州刺史，将诣之，主簿当车谏不可出界，猛叹恨而止。

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燕王月致羊酒。及刘沈为国大中正，元康中，进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沈乃上表理之。诏下司徒参论，中书监张华令陈准奏为上品，诏可。元康末，原与王褒等俱以贤良徵，累下州郡，以礼发遣，皆不到。后王浚称制谋僭，使人问之。原不答，浚心衔之。又有辽东囚徒三百餘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事，亦

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浚以豆为霍，收原斩之，悬其首。诸生悲哭，夜窃尸共理殡之。远近骇愕，莫不冤痛之。

鲁褒字元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其略曰：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行而有馀，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於空版，汉祖克之於赢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赢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盖疾时者共传其文。

褒不仕，莫知其所终。

任旭字次龙，临海章安人也。父访，吴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儿童时勤於学。及长，立操清修，不染流俗，乡曲推而爱之。郡将蒋秀

嘉其名，请为功曹。秀居官贪秽，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谏。秀既不纳，旭谢去，闭门讲习，养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营送。秀慨然叹曰：“任功曹真人也。吾违其说言，以至於此，复何言哉！”寻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举为郡中正，固辞归家。

永康初，惠帝博求清节俊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州郡以礼发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隐遁，辞疾不行。寻天下大乱，陈敏作逆，江东名豪并见羁縻，惟旭与贺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

元帝初镇江东，闻其名，召为参军，手书与旭，欲使必到，旭固辞以疾。后帝进位镇东大将军，复召之；及为左丞相，辟为祭酒，并不就。中兴建，公车徵，会遭母忧。於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选天下明经之士，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事未行，会有王敦之难，寻而帝崩，事遂寢。

明帝即位，又徵拜给事中，旭称疾笃，经年不到，尚书以稽留除名，仆射荀崧议以为不可。太宁末，明帝复下诏备礼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冯怀上疏谓宜赠九列，值苏峻作乱，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终於家。

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荫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餘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於树，苔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时猛兽为暴，入屋害人，而文独宿十餘年，卒无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人或酬下价者，亦即与之。后人识文，不复贱酬。食有餘谷，辄恤穷匮。人有致遗，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兽杀大鹿於庵侧，文以语人，人取卖之，分钱与文。文曰：“我若须此，自当卖之。所以相语，正以不须故也。”闻者皆嗟叹之。尝有猛兽忽张口向文，文视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兽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猎者时往寄宿，文夜为担水而无倦色。

條杭令顧颺与葛洪共造之。而携与俱归。颺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文不纳，辞归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无言，韦衣乃至烂於户内，竟不服用。

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车，荷担徒行。既至，导置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观之，文颓然踈蹠，傍若无人。温峤尝问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是以来也。”又问曰：“饥而思食，壮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独无情乎？”文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问曰：“先生独处穷山，若疾病遭命，则为乌鸟所食，顾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为蝼蚁所食，复何异乎！”又问曰：“猛兽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独不畏邪？”文曰：“人无害兽之心，则兽亦不害人。”又问曰：“苟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导尝众宾共集，丝竹并奏，试使呼之。文瞪眸不转，跨蹶华堂如行林野。於时坐者咸有铄深味远之言，文常称不达来语。天机铿宏，莫有窥其门者。温峤尝称曰：“文有贤人之性，而无贤人之才，柳下、梁跖之亚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导遗药，文曰：“命在天，不在药也。夭寿长短，时也。”

居导园七年，未尝出入。一旦忽求还山，导不听。后逃归临安，结庐舍於山中。临安令万宠迎置县中。及苏峻反，破條杭，而临安独全，人皆异之，以为知机。自后不复语，但举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还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殡葬，宠不听。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宠问曰：“先生复可得几日？”文三举手，果以十五日终。宠葬之於所居之处而祭哭之。葛洪、庾闡并为作传，赞颂其美云。

龚壮字子玮，巴西人也。洁己自守，与乡人譙秀齐名。父叔为李特所害，壮积年不除丧，力弱不能复仇。及李寿戍汉中，与李期有嫌，期，特孙也，壮欲假寿以报，乃说寿曰：“节下若能并有西土，称藩於晋，人必乐从。且舍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寿然之，

遂率众讨期，果克之。寿犹袭伪号，欲官之，壮誓不仕，略遗一无所取，会天久雨，百姓饥垫，壮上书说寿以归顺，允天心，应人望，永为国藩，福流子孙。寿省书内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壮又谏之，寿又不纳。壮谓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寿杀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归朝，以明臣节。寿既不从，壮遂称牵，又云手不制物，终身不复至成都，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至李势时卒。

初，壮每叹中夏多经学，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难，无复学徒，乃著之《迈德论》，文多不载。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吴司空宗之曾孙也。兄嘉，桓温征西长史。陋少而贞立，清操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时或弋钓，孤兴独往，虽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丧母，毁瘠殆於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馀年。亲族迭谓之曰：“少孤！谁无父母？谁有父母！圣人制礼，令贤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毁性无嗣，更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后从吉。由是名著海内。

简文帝辅政，命为参军，称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谓温曰：“孟陋高行，学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叹曰：“会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拟议也。”陋闻之曰：“桓公正当以我不往故耳。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为高也。”由是名称益重。

博学多通，长於三礼。注《论语》，行於世。卒以寿终。

韩绩字兴齐，广陵人也。其先避乱，居於吴之嘉兴。父建，仕吴至大鸿胪。绩少好文学，以潜退为操，布衣蔬食，不交当世，由是东土并宗敬焉。司徒王导闻其名，辟以为掾，不就。咸康末，会稽内史孔愉上疏荐之。诏以安车束帛徵之。尚书令诸葛恢奏绩名望犹轻，未宜备礼，於是召拜博士。称老病不起，卒於家。

於时高密刘𩺰字长鱼，城阳邳郁字弘文，并有高名。𩺰幼不慕俗，长而希古，笃学历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孙，少有原风，敎身谨洁，口不妄说，耳不妄听，端拱恂恂，举动有礼。咸康中，

成帝博求异行之士，鮪、郁并被公卿荐举，於是依绩及翟汤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辞以疾，鮪随使者到京师，自陈年老，不拜。各以寿终。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学著称，显明蜀朝。秀少而静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据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寿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车徵之，皆不应。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龚壮常叹服焉。桓温灭蜀，上疏荐之。朝廷以秀年在笃老，兼道远，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时存问。寻而范贲、萧敬相继作乱，秀避难宕渠，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秀年出八十，众人欲代之负担，秀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护。吾气力犹足自堪，岂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汤字道深，寻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饋赠，虽釜庾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继，闻汤名德，皆不敢犯，乡人赖之。

司徒王导辟，不就，隐於县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论，便委船还。”汤无人反致，乃货易絹物，因寄还宝。宝本以为惠，而更烦之。益愧叹焉。咸康中，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徵为国子博士，汤不起。建元初，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奏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康帝复以散骑常侍徵汤，固辞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庄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汤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后食，语不及俗，惟以弋钓为事。及长，不复猎。或问：“渔猎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庄曰：“猎自我，钓自物，未能顿尽，故先节其甚者。且夫贪饵吞钩，岂我哉！”时人以为知言。晚节亦不复钓，端居华门，饮菽饮水。州府礼命，及公车徵，并不就。年五十六，卒。

子矫亦有高操，屡辞辟命。矫子法赐，孝武帝以散骑郎徵，亦不至。世有隐行云。

郭翻字长翔，武昌人也。伯父讷，广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家於临川，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稻将熟，有认之者，悉推与之。令闻而诘之，以稻还翻，翻遂不受。尝以车猎，去家百余里，道中逢病人，以车送之，徒步而归。其渔猎所得，或从买者，便与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贵焉。

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公车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暂归武昌省坟墓，安西将军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以其船小狭，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贱而辱临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终日而去。

尝坠刀於水，路人有为取者，因与之。路人不取，固辞，翻曰：“尔向不取，我岂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沈刀於水。路人怅焉，乃复沈没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也。卒於家。

辛谧字叔重，陇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称冠族。谧少有志尚，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为时楷法。性恬静，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诸王文学，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谧兼散骑常侍，慰抚关中。谧以洛阳将败，故应之。及长安陷没於刘聪，聪拜太中大夫，固辞不受。又历石勒、季龙之世，并不应辟命。虽处丧乱之中，颀然高迈，视荣利蔑如也。

及冉闵僭号复备礼徵为太常，谧遗闵书曰：“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伯夷去国，子推逃赏，皆显史牒，传之无穷。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於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是故不婴认祸难者，非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谧闻物极则变，冬夏是也；致高则危，累棋是

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处之，非所以顾万全远危亡之祸也。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必有许由、伯夷之廉，享松乔之寿，永为世辅，岂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刘骥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骥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圜，一圜闭，一圜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圜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骥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

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骥之固辞不受。冲尝到其家，骥之於树条桑，使者致命，骥之曰：“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闻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骥之，然后方还，拂短褐与冲言话。父使之於内自持浊酒蔬菜供宾，冲敕人代骥之斟酌，父辞曰：“若使从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骥之虽冠冕之族，从义著余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居於阳岐，在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骥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凡人致赠，一无所受。去骥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理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骥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殓送之。其仁爱隐惻若此。卒以寿终。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也。虚靖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於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

张茂时，敦煌太守阴澹奇而造焉，经日忘反，出而叹曰：“索先生硕德名儒，真可以谕大义。”澹欲行乡射之礼，请袭为三老，曰：“今四表辑宁，将行乡射之礼，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时，养老之义，宾实系儒贤。既树非梧桐，而希鸾凤降翼；器谢曹公，而冀盖公枉驾，诚非所谓也。然夫子至圣，有召赴焉；孟轲大德，无聘不至，盖欲弘阐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

可然乎！”会病卒，时年七十九。澹素服会葬，赠钱二万。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於恍惚之际，兼重玄於众妙之内。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形居尘俗而栖心天外，虽黔娄之高远，庄生之不愿，蔑以过也。”乃谥曰玄居先生。

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缁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

刘曜僭号，徵拜太常，轲固辞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隐於陇山。后为石勒所擒，秦人东徙，轲留长安。及石季龙嗣伪位，备玄纁束帛安车徵之，轲以疾辞。迫之，乃发，既见季龙，不拜，与语，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轲倨傲，请从大不敬论，季龙不从，下书任轲所尚。

轲在永昌，季龙每有馈饩，辄口授弟子，使为表谢，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季龙欲观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动之，轲萧然不顾。又使人将其弟子尽行，遣魁壮羯士衣甲持刀，临之以兵，并窃其所赐衣服而去，轲视而不言，了无惧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保寝其中，下无茵褥。颍川荀辅，好奇之士也，造而谈经，轲瞑目不答。辅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浅也。

后上疏陈乡思，求还，季龙送以安车蒲轮，闾十户供之。自归秦州，仍教授不绝。其后秦人西奔凉州，轲弟子以牛负之。为戍军追捕，并为所害。

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於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则缁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

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立道坛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凿石为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无所受。好事少年颇或问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阴阳之事非穷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诸外物，皆此类也。年在期颐，而视听无爽。

符坚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谓弟子曰：“吾餘年无几，不可以逆时主之意。”浴訖就车，及至长安，坚赐以冠衣，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从之。及见，坚谓之曰：“先生考誓山林，研精道素，独善之美有餘，兼济之功未也。故远屈先生，将任齐尚父。”忠曰：“昔因丧乱，避地泰山，与鸟兽为侶，以全朝夕之命。属尧舜之世，思一奉圣颜。年衰志谢，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窃拟。山栖之性，情存岩岫，乞还餘齿，归死岱宗。”坚以安车送之。行达华山，叹曰：“我东岳道士，没於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关而死。使者驰驿白之，坚遣黄门郎韦华持节策吊，祀以太牢，褒赐命服，谥曰安道先生。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也。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餘人。不应州郡辟命，惟与阴翳、齐好友善。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象於阁上，出入视之，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铭诗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迹人遐，实劳我心。”

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张祚后遣使者张兴备礼徵为太子友，兴逼喻甚切，纤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于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随兴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执友礼造之，纤称疾不见，赠遗一皆不受。寻迁太子太傅。顷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遗属，属诸知识，在山投山，临水投水，处泽露形，在人亲土。声闻书疏，勿告我

家，今当命终，乞如素愿。”遂不食而卒，时年八十二，谥曰玄虚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荷卒，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於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

张天锡遣使者孟公明持节，以蒲轮玄纁备礼徵之，遗瑀书曰：“先生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岂知苍生倒悬，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时运，负荷大业，思与贤明同赞帝道，昔传说龙翔殷朝，尚父鹰扬周室，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君不独立，道由人弘故也。况今九服分为狄场，二都尽为戎穴，天子僻陋江东，名教沦於左衽，创毒之甚，开辟未闻。先生怀济世之才，坐观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窃惑焉。故遣使者虚左授綬，鹤企先生，乃眷下国。”公明至山，瑀指翔鸿以示之曰：“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公明拘其门人，瑀叹曰：“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锡母卒，瑀括发入吊，三踊而出，还於南山。

及天锡灭，苻坚又以安车徵瑀定礼仪，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及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豫，遣使招瑀。瑀叹曰：“临河求溺，不卜命之短长，脉病三年，不豫绝其餐馈，鲁连在赵，义不结舌，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

穆惑於谗间，西伐索嘏，瑀谏曰：“昔汉定天下，然后诛功臣。今事业未建而诛之，立见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从。瑀出城大哭，举手谢城曰：“吾不复见汝矣！”还而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七日，舆疾而归，旦夕祈死。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叹曰：“龙飞

在天，今止於屋。屋之为宇，尸下至也。龙飞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遂还酒泉南山赤崖阁，饮气而卒。

祈嘉字孔宾，酒泉人也，少清贫，好学。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声呼曰：“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世，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铢，所丧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餘人。张重华徵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锡谓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寿终。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劭，因以为名焉。大司马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无忤色，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乃命伏滔为之铭赞。竟卒於山中。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於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闻命欣然，拥琴而往。

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

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孝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顰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

乎！

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可奈何也。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体备、阘蹈而当者，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拟规前修。苟逮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若其，涂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则流遁忘反，为风波之行，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翳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载，可不慎欤！

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徵，辞父疾不就。郡敦逼不已，乃逃於吴。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珣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远逸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见淮南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疏奏，帝许之，逵复还剡。

后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徵之，复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会病卒。

长子勃，有父风。义熙初，以散骑侍徵郎，不起，寻卒。

龚玄之字道玄，武陵汉寿人也。父登，历长沙相、散骑常侍。玄之好学潜默，安於陋巷。州举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诏曰：

“夫哲王御世，必搜扬幽隐，故空谷流縈维之咏，丘园旅束帛之观。谯国戴逵、武陵龚玄之并高尚其操，依仁游艺，洁己贞鲜，学弘儒业，朕虚怀久矣。二三君子，岂其于贤哉怀抱哉！思挹雅言，虚诚讽议，可并以为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指下所在备礼发遣，不得循常，以稽侧席之望。”郡县敦逼，苦辞疾笃，不行。寻卒，时年五十八。

弟子元寿，亦有德操，高尚不仕，举秀才及州辟召，并称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学博士、散骑侍郎、给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於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

鸠摩罗什传

——《晋书》卷九五

【说明】鸠摩罗什(344~413)，后秦僧人，译经家。七岁随母出家，后秦弘始三年，姚兴攻打后凉，迎他入长安，组织大规模译场，请人主持译经事业。共译出经论三十五部，二九四卷，在中国译经史上有划时代意义，是我国佛教史上杰出的佛学家。本传记则不仅记述了他的翻译活动与主张，对他的生平事迹也有较详细记载。

鸠摩罗什，天竺人。世代都当宰相。父亲鸠摩罗炎，聪明美德，有节操。将要继承相位，却推辞避开，东渡葱岭。龟兹王听说他的名声，到郊外去迎接他，请他当了国师。龟兹王有个妹妹，年龄二十岁，才智聪慧，很多国家都来说媒，都不准许。等见了鸠摩罗炎，心里想嫁给他，龟兹王便逼他娶了她。之后怀上了鸠摩罗什，她更加聪明智慧。等到鸠摩罗什七岁，母亲与他一起出了家。

鸠摩罗什跟着师傅读经，每天口诵一千人偈语。偈语有三十二字，共三万二千个字，自己都能理解意思，年岁十二，他母亲把他带到沙勒，国王很看重他。便在沙勒逗留了一年。广泛地阅读五明等佛书和阴阳星算等书，没有不读尽的。精通吉凶之事，算得一丝不差。性格坦率通达，不拘小节，修行的人都很怀疑他。然而鸠摩罗什心中悠然自得，不曾介意，专门追求大乘教的教化，许多学者都一起以他为师。二十岁，龟兹王把他迎接回国内，广泛地讲授各种佛经，其他各地的学徒都不能与他抗衡。

过了一段时间，鸠摩罗什的母亲告别龟兹王到了天竺，把鸠摩罗什留下，对他说：“这样不能想象的深湛的教义，把它传播到东方，只有靠你的力量。但是这对你并没有好处，你怎么打算呢？”鸠摩罗什说：“我决心使佛教教义流传，虽然吃苦也不后悔。”母亲到了天竺，修成了道，达到第三果。两城各国都佩服鸠摩罗什的神智，每当他讲说佛法的时候，各个王侯都长跪在他坐位旁边，使鸠摩罗什踩着登上。

苻坚听说了，暗暗有把鸠摩罗什迎接来的意思。正在这时太史上奏说：“天象上外国的分界处出现了星星，会有大智之人来辅佐中国。”苻坚说：“我听说西域有鸠摩罗什，莫非就是这个人不成？”便派骁骑将军吕光等率领七万部队，往西征伐龟兹。对吕光说：“如果抓到了鸠摩罗什，立刻用马车快送回来。”吕光军队还没有到达，鸠摩罗什对龟兹王白纯说：“国运衰亡了。会有敌人从帝王之都来，应该恭敬地应承他们，不要与他们的锋芒相抗拒。”白纯不听，出兵作战，吕光打败了他们，抓到了鸠摩罗什。吕光看到他年纪很轻，把他当成普通人戏弄他，强迫把龟兹王的女儿嫁给他。鸠摩罗什拒绝不接受。话说得很坚决。吕光说：“你的操行超不过你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推辞呢？”于是让他喝烈酒，把他们关在一间密封的房里。鸠摩罗什被逼迫，便娶了她。吕光回来，半道上把军队安置在山下，将士都休息了，鸠摩罗什说：“在这里停留一定很狼狈，应该把军队迁

• 移到陇上。”吕光不接受他的意见。到了晚上，果然天下大雨，洪水暴发，水涨好几丈，死了几千人，吕光暗地里很感到惊异。

吕光想留在西方国家当王，鸠摩罗什对吕光说：“这是凶恶的地方，不宜停留，路途中自然有有福之地可以居住。”吕光回到凉州，听说苻坚已被姚萇害死，于是就在黄河右岸盗用了他的名号。正遇到姑臧起大风，鸠摩罗什说：“不吉祥的风会有奸人反叛，但不用费事就能平定。”不久有反叛的人，很快就被歼灭。

沮梁蒙逊先是推举建康太守段业为头领，吕光派他的儿子吕纂率领部队讨伐。当时的议论说段业等是乌合之众，吕纂有威赫的名声，一定能够大获全胜。吕光将此事去询问鸠摩罗什。回答说：“这一趟出行没有利。”后来吕纂在合黎战败。不久又有郭磨起兵，吕纂丢弃了大部队，轻装回来，又为郭磨打败，仅仅一人逃脱掉。

中书监张资生了病，吕光想方设法挽救治疗。有一个外国和尚罗叉，说能够治好张资的病。吕光很高兴，赏赐给他很多东西。鸠摩罗什知道罗叉欺骗，对张资说：“罗叉不能起什么作用，只是白费劲罢了。冥冥之中的运气虽然很难说，也可以用一些事来试一试。”于是用五种颜色的丝线做成绳打成结，烧成灰末，投放到水中。灰如果出水还变成绳，病就不能好。一会儿，灰很快地浮出水面，又变成绳。罗叉治病果然没有见效，没几天张资就死了。

过了一段时间，吕光死了，吕纂继位。有头猪生小猪，一个身子三个脑袋。龙从东箱井中游出，伏卧在殿堂前，到了天亮就不见了。吕纂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把那个殿叫做龙翔殿。不久有条黑龙在当阳九宫门升腾，吕纂把九宫门改成龙兴门。鸠摩罗什说：“近几天潜伏的龙游出来，妖猪也表现得很异常。龙是暗地里的东西，出入也有一定的时候的，而今天都多次看见，这就是灾难了，一定有下面的人阴谋篡上的政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增强品德用以回报天的戒告。”吕纂不接受，后来果然被吕超杀死了。

鸠摩罗什在凉州少年头了。吕光父子既不弘扬佛道，所以他

胸怀着深湛的见解，没有地方去宣传教化。姚兴派姚硕德向西征讨，击败吕隆，迎接鸠摩罗什，用国师的礼仪来接待他。仍然让他进入西明阁和逍遥园，翻译出各种佛经。鸠摩罗什大都能背诵，没有不深究佛经的义理的，他既看出旧的佛经有很多错谬，于是姚兴让僧人慧叡、僧肇等八百多个人传播他的义旨，又译出经论，共三百多卷。僧人慧叡才分学识高明，经常随着鸠摩罗什传播抄写，鸠摩罗什常常为慧叡论说西方语言的体制，商量同与不同，说：“天竺国的习惯很讲究文彩，它的宫商体制韵律，以能合管弦为好。凡是进见国王，必然有颂扬其品德的赞语，佛经中的偈和颂，都是用它一样的样式。”鸠摩罗什很喜爱大乘佛教，他的志向在传播其教义，经常感叹说：“我如果下笔写大乘阿毗，迦旃子都不能与我比。现在很精通的人既然很少，我还论个什么呢？”只为姚兴著了《实相论》二卷，姚兴把它尊奉得象神一样。

罗什曾经在草堂寺讲授佛经，姚兴和朝廷之臣、有地位的僧人一千多人严肃认真地观摩听讲，罗什忽然走下讲台，对姚兴说：“有两个小孩登上我的肩膀，欲望阻碍需要妇人。”姚兴于是喊来宫女献给他，交合一次便生了两个小孩。姚兴曾经对罗什说：“大师超常的聪明，天下没有第二个。怎么能使你佛法的根种少了后继的人呢？”于是送他十个歌舞伎女，逼迫他接受。这之后罗什不住在僧人住的地方，另外建了宿舍。其他各僧也多仿效他。罗什于是把针装满了盆子，带来各个僧人对他们说：“如果能学我吃掉这些针，才可以娶媳妇。”便举着勺子舀针吃，与平常吃其他东西没有区别，其他各僧这才很佩服，不再学他了。

杯渡比丘在彭城，听说罗什在长安，便感叹道：“我与这小子开玩笑，分别三百多年了，相见遥远无期，只有等到下辈子才再见面了。”罗什临终前几天，感觉四肢不舒适，便说出三番神咒让外国弟子念诵来救自己，还未来得及努力，觉得更加危急了。于是同僧人们告别说：“因为佛法使我们相识，却很没有尽到心意。来世再相

见，凄凉感伤不可说。”在长安去世。姚兴在逍遥园按照外国的方法用火烧掉他的尸体。柴灭后形体碎了，只有舌头不烂。

【原文】

(刘 翠 译)

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世为国相。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渡葱岭。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请为国师。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诸国交聘，并不许，及见炎，心欲当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罗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岁，母遂与俱出家。

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义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国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罗什自得於心，未尝介意，专以大乘为化，诸学者皆共师焉。年二十，龟兹王迎之还国，广说诸母，四远学徒莫之能抗。

有顷，罗什母辞龟兹王往天竺，留罗什住，谓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议，传之东土，惟尔之力。但於汝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传，虽苦而无恨。”母至天竺，道成，进登第三果。西域诸国咸伏罗什神俊，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坐侧，令罗什践而登焉。

苻坚闻之，密有迎罗什之意。会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将非此邪？”乃遣骠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光军未至，罗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从日下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出兵距战，光遂破之乃获罗什。光见其年齿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罗什距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罗什被逼，遂妻之。光还，中路置军於山下，将士已休，罗什曰：“在此必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人，光密异之。

光欲留王西国，罗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还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萇所害，於是窃号河右。属姑臧大风，罗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寻皆殄灭。沮渠蒙逊先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光遣其子纂率众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罗什，答曰：“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於合黎，俄又郭麴起兵，纂弃大军轻还，复为麴所败，仅以身免。

中书监张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病。光喜，给赐甚重。罗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又不能为益，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为绳，叉疗果无效，少日资亡。

顷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其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於当阳九宫门，纂改九宫门为龙兴门。罗什曰：“比日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后果为吕超所杀。

罗什之在凉州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姚兴遣姚硕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多所暗诵，无不究其义旨，既览旧经多有纰缪，於是兴使沙门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传受其旨，更出经论，凡三百余卷。沙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罗什传写，罗什每为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凡覲国王，必有赞德，经中偈颂，皆其式也。”罗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叹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识者既寡，将何所论！”惟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兴奉之若神。

尝讲经於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

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郭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杯渡比丘在彭城，闻罗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相见杳然未期，迟有遇於来生耳。”罗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念，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於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惻怛可言。”死於长安。姚兴於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

佛图澄传

——《晋书》卷九五

【说明】佛图澄(232~348)，西晋、后赵时僧人。学识渊博，持戒精严，能诵经数十万言，善好文义。传中记述多起神奇之事，既显示了佛的神威，又表现了佛图澄的过人本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佛图澄，天竺人，本来的姓是帛。小时候学习道教，对玄学那一套非常精通。永嘉四年，来到洛阳，自称已活了一百多岁，经常吞食精气来养护自己，可以许多天不吃东西。擅长念唱一些咒语，能够差使鬼神。肚子旁边有一个孔，平常用棉絮堵住它。每当夜晚读书，就把棉絮拨出来，孔中冒出光亮，照的满屋都是。还曾经在斋戒的时候，一大清早来到流水旁边，从肚子旁的孔中拽出五脏六腑来洗，洗完之后，又把它们装到肚子中。还能够听铃响的声音来说出吉凶，没有不得到验证的。

等到洛阳一带强盗暴乱，佛图澄隐居到乡间，观察着时局的变

化。石勒在葛陂驻扎部队，专门干杀人的事。出家人被害的非常多。佛图澄来到石勒的大将军郭黑略家。黑略每每跟着石勒征战，都能预先知道胜败。石勒怀疑地问他说：“我不觉得你有什么出人的智谋，却常常能知道部队行动的吉凶，为什么呢？”黑略说：“你气宇不凡，鬼神都在帮助你。有一和尚有不同寻常的智慧和方术，说你将会征服整个中国。他已答应当你的谋师。我前前后后所说的那些，都是他说的。”石勒把佛图澄召来，用道术来试验他。他便马上取一个小盆装上水，烧上香来念咒，不一会儿盆中便生出了青莲花，花的光色在太阳下闪耀。石勒因此便相信了他。

石勒从葛陂回到黄河北面，路过枋头，枋头人晚上打算进攻兵营，佛图澄对黑略说：“马上敌人就要到了，赶快告诉将军。”后来果然象他所说的那样。因为早有准备，所以得以不败。石勒想试一试佛图澄，晚上穿戴了盔甲，手持着刀坐着。派人去跟佛图澄说：“晚上不晓得大将军在哪里。”被派的人刚到，还没来得及说话，佛图澄先向他说：“平时居处，并没有敌寇，为什么晚上要那么戒备森严呢？”石勒于是更相信他了。石勒后来因为一些气愤的事，想要迫害那些和尚，并且想牵连佛图澄。佛图澄于是偷偷地到黑略家避一避，对弟子们说：“如果将军的信使来了，问我在哪里，你们就说不知我到哪里去了。”后来石勒的人来了，便找不到佛图澄。信使回去向石勒汇报，石勒吃惊地说：“我对佛图澄有歹意，佛图澄便离开我走了。”整晚上都没有睡觉，就想见佛图澄。佛图澄知道石勒后悔了，第二天早上去拜记他。石勒说：“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呢？”佛图澄说：“你有气愤恼怒之心，所以昨天我暂时避一避你。今天你的心境变了，所以才敢来。”石勒大笑着说：“你说错了。”

襄国城池的水源在城西北五里，水源突然枯竭，石勒问佛图澄用什么办法可以弄到水。佛图澄说：“今天应该命令龙王送水来。”于是同弟子法首等几个人来到原有泉水的源头，坐在绳子编成的床上，点燃安息产的香，念了几百句话的咒。这样弄了三天，水滴滴

嗒嗒地流了一些出来。有一条小龙，长有五六寸的样子，随着水游来，那些僧人都争相跑去观看。不一会儿，大水来到，城池全都灌满。

鲜卑人段末波攻打石勒，人数很多。石勒害怕了，问佛图澄。佛图澄说：“昨天寺庙里的铃响了，说明天早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抓到段末波了。”石勒登上城，观察段末波的军队，连头尾都看不见。脸色都变了，说：“段末波这样强大，哪里能够抓到？”又派夔安去问佛图澄。佛图澄说：“已经找到段末波了。”当时城北面埋伏的军队出击，遇见段末波，抓到了他。佛图澄劝石勒宽恕末波，把他遣送回本国。石勒听从了他，后来终于得到段末波的帮助。

刘曜派遣堂弟刘岳进攻石勒，石勒派石季龙阻拦。刘岳战败后，退保石梁坞。石季龙树起坚实的栅栏防守。佛图澄在襄国，忽然叹息说：“刘岳可怜！”弟子法祚问为什么，佛图澄说：“昨天亥时，刘岳已经兵败被抓。”事情果然象他所说的那样。

后来刘曜自己攻打洛阳，石勒打算救洛阳，许多部下都劝他，认为不能这么做。石勒便去征求佛图澄的意见，佛图澄说：“寺庙的铃声说：‘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是羯的语言。秀支，军队。替戾冈，出击。仆谷，刘曜的位置。劬秃当，抓住。这是说部队出击就能抓住刘曜。”又让一个小孩去斋戒了七天，用麻油和着胭脂，亲自在手掌中调和，举起手给小孩看，有灿烂的光辉。小孩惊奇地说：“有很多很多的军队和车马，还看见一个人高高大大，白白的，用红线捆着胳膊。”佛图澄说：“这就是刘曜了。”石勒很快活，便去洛阳与刘曜作战，活捉了他。

石勒越份，自称赵天王，做的都是皇帝才可做的事。对佛图澄更加尊敬。当时石葱将要叛变，佛图澄劝戒石勒说：“今年葱当中长了虫，吃葱就必然毒死人。可以命令老百姓不要吃葱。”石勒在所管辖的地盘上发布告示，要百姓加强警惕，不要吃葱。不久石葱果然就逃走了。石勒更加敬重他。每件事都必须先去问他然后才采取

行动，称做大和尚。

石勒疼爱的儿子石斌得了暴病死了，将要出殡，石勒叹息说：“我听说太子死了，扁鹊能够使他复生，今天可以效法扁鹊吗？”于是命令人去告诉佛图澄。佛图澄取来杨柳枝沾上水，边喷洒边念咒语，抓住石斌的手说：“可以起来了！”石斌因此苏醒过来，过了一会儿，恢复如平时一样。从此以后，石勒的几个孩子大多在佛图澄的寺庙中生活。石勒死的那一年，天上平静没有风，而寺塔上一个铃却独自在鸣响。佛图澄对大家说：“铃音说，国家有大的丧事，出不了今年了。”不久石勒果然死了。

等到石季龙即了位，把国都迁到了邺，一心一意地尊敬佛图澄，比石勒还要重视。下诏书给佛图澄穿绫锦衣服，坐雕花的车，朝会的时候，带他上到殿上，常侍以下的人都要帮助抬车，太子诸大臣扶着他上车，主持的人嘴里叫着大和尚，大家坐着的都要站起来，用这些来表现他的尊贵。又让司空李龙早上晚上都亲自去慰问。太子等诸大臣五天去朝拜一次，尊敬他其他人没法跟他比。支道林在京城，听说佛图澄与石家来来往往，便说：“佛图澄大概是把把石季龙当成海鸥鸟了。”老百姓因为佛图澄的原因，多信奉佛教，都去建造寺庙，竞相出家，真心假心的人都混在里面，常常生出是非来。石季龙下诏书命令品评选择。他的著作郎王度上奏说：“佛，外国的神，华夏国家不应该建庙侍奉。汉代初年佛教传进来，只让西域人才能在都城建立寺庙，以尊奉其神，汉人都不准许出家。魏朝沿续汉代制度，也遵循前代的轨迹。今天可以命令赵人都不准到寺庙中去烧香礼拜，这样才能遵守典章礼仪。文武百官以至群众百姓，照例都应禁止。有违反的人，犯了与随便什么都祭祀一样的罪。赵人当了僧人的，重新返俗做老百姓。”朝廷之士都赞成王度所奏的意见。石季龙因为佛图澄的缘故，下诏书说：“我出身在边疆少数民族，很惭愧成为华夏的国君。至于祭祀，应该遵从本来的风俗。佛是西方民族的神，应该同时尊奉，赵人中的少数民族有高兴信奉佛

教的，可以特别加以允许。”

佛图澄当时住在邺城寺庙中，弟子遍布在郡国各地。曾经派遣弟子法常去到北边的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回来，在梁基城下面碰到。车靠车地整夜交谈，谈到了佛图澄，天亮了才各自离去。法佐刚刚进门，佛图澄迎着笑道：“昨天夜里你与法常车子经过时一起谈论你们的师傅了吧？”法佐很惊愕，感到惭愧。于是国中的人常常互相说道：“不要起不好的心思，和尚知道你。”以至于佛图澄所在的地方，没有敢对着他那一方清鼻涕和吐口水的。

石季龙的太子石邃有两个孩子，在襄国，佛图澄对石邃说：“你小孩近来会生病，可以去看看他。”石邃随即前去看他，果然已生了病。宫廷中的太医殷腾和外国的道士都自称能治疗好，佛图澄告诉弟子法牙说：“即使圣人再出来，也治不好这种病。更何况是这种人呢？”过了三天，果然死了。石邃将要图谋反叛，对宫廷内的太监说：“和尚神通广大，如果揭穿我们的计谋怎么办？”“他明天来，应该先除掉他。”佛图澄月中旬后将要去朝见石季龙，对弟子僧慧说：“昨天晚上天神叫我说：‘明天如果去朝廷，回来时不要去拜访人。’我如果要去拜访人，你应该阻止我。”佛图澄经常去朝廷，都必然去拜访石邃。石邃知道佛图澄来，很坚决地邀请等候。佛图澄将要登上南台，僧慧拽他的衣服，他说：“事情没法阻止了。”还没坐稳就起来，石邃强留他也留不住，计划于是没有得逞。回到寺庙中，叹息道：“太子起乱的形势将要形成。想说又难说，想忍又难忍。”于是就着其他事从从容容地规劝石季龙。季龙始终不能理解。不久事情发生了，才懂得了佛图澄说的话。

后来郭黑略带兵征讨长安北面山中的羌人，却掉进了羌人的埋伏中。当时佛图澄在堂上坐着，脸上的面色都变了，说：“郭公今天遇到麻烦了。”便唱诵道：“各位僧人都来祝福他。”他又自己祈祷。一会儿，又说：“如果从东南方向逃出的人就能活命，向其他方向的人就会被围困。”又再祈祷。过了会儿，说：“逃脱了。”过了个把

月，郭黑略回来了。述说陷入羌人的包围中，向东南方走，马走累了。正好遇到手下的人，把马推让给他骑，说：“您骑我的马，我骑您的马。跑得掉跑不掉，都是命啊。”黑略得到他的马，所以能够逃脱。推算当时的时间，正是佛图澄祝祷的时候。

当时天旱，石季龙派他的太子去临漳西滏口求雨。很长时间都不下雨。于是命令佛图澄求雨。立刻就有二条白龙降在祠庙中，那一天大雨下在方圆几千里之内。佛图澄曾经派弟子向西域去买香，走后，佛图澄告诉其他弟子说：“我在手掌中看见买香的弟子在某个地方被劫持快要死了。”于是烧香祝祷，遥遥地帮助保护他。弟子后来回来，说某月某日在某处被贼抢劫，差一点就要被杀掉，忽然闻到香气，贼无缘无故地惊慌道：“救兵已到了。”丢开他就跑了。黄河中以前不生鼋，当时有人抓到，送给季龙。佛图澄看到感叹道：“恒温进入黄河，恐怕不会长久了吧！”恒温字元子，后来果然如他们说的那样。季龙曾经白天睡觉，梦见一群羊驮着鱼从东北来，醒来后去向佛图澄询问。佛图澄说：“不吉祥啊。鲜卑恐怕要拥有中原了吧！”后来也都得到应验。佛图澄曾经与石季龙登上中台，佛图澄忽然惊讶地说：“变，变，幽州正有火灾。”便取来酒喷洒，喷了很久笑道：“已救灭了。”石季龙派人去幽州对证，说那天火人四门起来，西南有黑云飘来，大雨扑灭了火。雨也颇有酒味。

石宣将要杀石韬，石宣先到寺庙与佛图澄一起坐，庙中一铃独自鸣响，佛图澄对他说：“懂铃的声音吗？铃说胡子落度。”石宣变了脸色，说：“这说的是什么呢？”佛图澄假装说：“老胡作为僧人，不能住在山中不说话。穿戴着好看的衣服，岂不是落度吗？”石韬晚到，佛图澄仔细看了他很久。石韬害怕地问佛图澄，佛图澄说：“我奇怪你有血腥味，所以看你。”石季龙梦见龙飞向西南，从天上掉下来，天亮后问佛图澄，佛图澄说：“灾难将要发生了，应该父子慈爱和睦，要非常谨慎。”石季龙带着佛图澄来到东阁，与他的皇后杜氏讯问他。佛图澄说：“你身边有贼寇，要不了十天，从寺庙以西，这个

殿以东，会有血流，千万不要往东去啊。”杜后说：“和尚老了吧，哪里有贼？”佛图澄马上改口说：“各种感情所受到的，都是贼寇，老的自然老了，只要使年轻的不糊涂就好了。”便不再明确表态。过了两天，石宣果然派人把石韬害死在佛庙中，还想等石季龙吊唁时杀他。石季龙因为佛图澄先有告戒，所以得以逃脱。等到石宣被逮，佛图澄对石季龙说：“都是你的儿子啊，为什么再加一重祸呢？你如果忍怒，增加慈爱，还有六十多岁。如果一定要杀他，石宣会变成彗星扫过邺宫。”石季龙不听从。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匹妖马，头尾都有被烧的痕迹，进入中阳门，出了显阳门，东头东宫，都不得进入，走向东北，一下就不见了。佛图澄听到后叹息道：“灾难这就要来了吧！”石季龙大宴群臣于太武前殿，佛图澄低声道：“宫殿，宫殿啊，荆棘将要长成丛林，将要毁坏人的衣服。”石季龙下令搬开殿石，走下来一看，有荆棘生出来了。冉闵小字叫棘奴。

石季龙建造太武殿刚成，画从古以来的圣贤、忠臣、孝子、烈士、贞女，都画成胡人的样子。一句多点的时间，头都缩到肩膀中去。只有帽簪好象稍微高了点。石季龙很讨厌它们，将此事隐起来不说。佛图澄对着图画流泪，于是自挖坟墓于邺西紫陌。回到寺中，独自说道：“有三年的时间吧？”自己回答：“没有。”又说：“没有两年、一年、一百天、一个月吗？”自己回答：“没有。”于是不再说话。对弟子法祚说：“戊申年祸乱逐渐发生，己酉年石氏会灭亡。我趁它没有乱的时候，先化去了吧。”卒于邺宫寺庙中。后来有僧人从雍州来，说看到佛图澄往西进入了关内。石季龙挖开坟墓一看，只有一块石头而没有尸体。石季龙很讨厌这，说：“石是我。埋葬了我而离去，我也要死了。”因此而染病。第二年，石季龙死，于是天下大乱。

【原文】

（刘翠 译）

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自云百有余岁，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

照于一室。又尝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

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

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投勒大将军郭黑略家，黑略每从勒征伐，辄豫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军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智术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曰，皆其言也。”勒召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

勒自葛陂还河北，过枋头，枋头人夜欲斫营，澄谓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胃衣甲，执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信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潜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信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澄，澄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矣。”

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而来，诸道士竞往视之。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

鲜卑段末波攻勒，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末波如此，岂可获乎！”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末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末波，执之。澄劝勒宥末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

刘曜遣从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龙距之。岳败，退保石梁坞，季龙坚栅守之。澄在襄国，忽叹曰：“刘岳可怜！”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

“昨日亥时，岳已败被执。”果如所言。

及曜自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输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勒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弥笃。时石葱将叛，澄诫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谘而后行，号曰大和尚。

勒爱子斌暴病死，将殡，勒叹曰：“朕闻魏太子死，扁鹊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杨枝沾水，洒而咒之，就执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苏，有顷，平复。自是勒诸子多在澄寺中养之。勒死之年，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及季龙僭位，迁都於邺，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书衣澄以绶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支道林在京师，闻澄与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龙为海鸥鸟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於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澄时止邺城寺中，弟子遍於郡国。尝遣弟子法常北

至襄国，北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於梁基城下，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邪？”佐愕然愧忤。於是国人每相语：“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

季龙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疗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邃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僥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季龙，谓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僥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差。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季龙，季龙终不能解。俄而事发，万悟澄言。

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坐，惨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众僧祝愿。”澄又自祝愿。须臾，更曰：“若东南出者活，余向者则困。”复更祝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黑略还，自说坠羌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马，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检时日，正是澄祝愿时也。

时天旱，季龙遣其太子诣临漳西溢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澄尝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祝愿，追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黄河中旧不生鼋，时有得者，以献季龙。澄见而叹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后果如其言也。季龙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以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后亦皆验。澄

尝与李龙升中台，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嗅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龙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石宣将杀石韬，宣先到寺与澄同坐，浮屠一铃独鸣，澄谓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欤？”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孰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季龙梦龙飞西南，自天而落，旦而问澄，澄曰：“祸将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龙引澄入东阁，与其后杜氏问讯之。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浮图以西，此殿以东，当有血流，慎勿东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复彰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於佛寺中，欲因季龙临丧杀之。季龙以澄先诫，故获免。及宣被收，澄谏季龙曰：“皆陛下之子也，何为重祸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慧星下扫邺宫。”季龙不从。后月余，有一妖马，髦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季龙大享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季龙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

季龙造太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皆变为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惟冠阁仿佛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澄对之流涕，乃自启莹墓於邺西紫陌，还寺，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无复言。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卒於邺宫寺。后有沙门从雍州来，称见澄西入关，季龙掘而视之，惟有一石而无尸。季龙恶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将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龙死，遂大乱。

陶潜传

——《宋书》卷九三

【说明】陶潜(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渊明，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任江州祭酒，后去职归隐，晚年完全过着躬耕的隐逸生活。

陶潜的作品，现存有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两篇。成就最高的是其描写自然景色和农村生活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反映了他高远的志趣和守志不阿的品格，隐寓着他对污浊现实的憎恶和对农村淳朴生活的热爱。他还有些诗作歌咏了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颇多慷慨悲凉之音。他的诗风格平淡自然，语言简洁含蓄，浑厚而富有意境，在我国诗歌史上独具特色。陶潜的赋和文篇数不多，影响极大，《归去来令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都是传世名篇。

陶渊明的诗文在当时未受重视，唐以后受到广泛的推重。他的人品气节、诗歌艺术都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梁萧统辑其作品，编为《陶渊明集》八卷。

陶潜，字渊明，有的说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江西南)人。曾祖父陶侃，任晋朝大司马。

陶潜少年时就有很高的志趣，曾撰写《五柳先生传》，以“五柳先生”比拟自己，说：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在他住宅的旁边有五株柳树，因此就把“五柳”作为他的号。他沉静寡言，不羡慕功名利禄。喜欢读书，但不过分穿凿字句，每当心中有所领悟，便高兴得忘记了吃饭。他性情嗜好酒，然而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有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这种情况，有的

就备酒招呼他，他去饮酒，总要把酒喝光，希望能够喝到醉。喝醉了就回家，从不舍不得走。他的住屋四壁空荡，不能遮风蔽日；他穿的粗毛短衣，破烂缝补；他的竹篮瓜瓢常常空着，如此清苦，却安然自在。他曾经撰写文章自寻乐趣，文章很能表达自己的志趣。他忘却世俗的得失，而愿意终生过着这种生活。陶潜自己是这样叙述的，当时的人说这是实际的记录。

陶潜的双亲年老，家境又贫穷，起初他任江州（今江西九江）祭酒，因不能忍受官职的拘束，不久，自己便辞职回乡。州府又召他作主簿，他不接受。他亲自耕耘种作，以自供自给，他的身体瘦弱疲病。后来在镇军将军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又在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下任建威参军，他向亲朋好友说：“我姑且以出任官职来作为归隐田园的本钱，行吗？”当官的听到这句话，便任命陶潜为彭泽（今江西湖口东部）令。公家的田地全都指使差役种粘稻，他的妻子坚持请求种粳稻，于是，他就用五十亩地来种粘稻，用五十亩来种粳稻。郡守派了督邮到彭泽，县官告诉陶潜应该整饰衣冠，束紧衣带去拜见督邮，陶潜愤慨地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而向乡间小人弯腰。”当天，陶潜就解下官印，辞掉了县令的官职。陶潜写了《归去来》赋，赋中写道：

回去啊！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既然自己的心志被形体所驱使而做了官，又为什么要惆帐而独自悲愁呢？认识到过去已经不可挽回，知道未来尚可以弥补。确实迷失了道途，好在还不远，领悟到今天的正确、昨天的错误。回归时，水路中，船摇晃着是那样轻快飘扬，风轻飘飘地吹拂着衣裳；陆路上，向行人询问前面的路程，可恨的是星光微弱，辨认不清。

看见了简陋的家屋，高兴得奔跑过去。家僮仆人高兴地出来迎接，幼子等候在家门口。屋前的小路已经荒芜，但松树、菊花还在哩！拉着幼子进入屋内，酒器里盛满了酒，拿来了酒壶

酒杯，自斟自酌。悠闲地观望着庭院里的树木，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神情。靠着南边的窗子，寄托着傲世的情怀，深知狭小的屋室仅能容纳足膝，却也适宜于安身。每日在园子里散步倒也自成乐趣，屋子虽然设了门，门却经常关着。拄着手杖优游歇息，时常抬起头远处眺望，云朵无意地飘出山头，鸟儿飞倦了也知道归巢。日光暗淡，太阳将要落山，我抚摩着松树，独自流连徘徊。*

回去啊！愿与世间息绝交游。世俗与我相违背，再驾车出游还能有何要求？喜欢与亲戚谈心，乐于弹琴读书以消除心中的忧愁。农夫们告诉我春天到了，将要在田地上耕作。有的驾着篷车，有的划着小船，顺着山路蜿蜒曲折地进入幽深的山谷，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经过了小山岗。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流动。羡慕万物适时地生长，感叹我的生命可将要结束。

算了吧，托身于天地间还能有多久？为什么不随着心意决定自己的行止？为什么要心神不定而想到哪儿去了呢？富贵不是我的愿望，仙境也不可能期待。有时乘着美好的时光独自去游赏，有时放下拐杖去除草培土。登上东面的田边高地放声长啸，面对清澈的流水吟诗。姑且顺应自然的变化而终归死去，乐天知命，还有什么疑虑？

义熙末年，征召陶潜为著作佐郎，陶潜不接受。江州刺史王弘要与陶潜认识，但未能达到目的。陶潜曾经到过庐山，王弘让陶潜的朋友庞通之带着酒具在半路上的栗里邀请陶潜。陶潜患有脚病，便差派一个差役和二小孩抬着竹轿去请陶潜。陶潜来到后，便高兴地一块喝酒。不多时，王弘来了，陶潜也没与他过意不去。在此以前，颜延之任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陶潜款叙情怀。后来颜延之任始安郡守时，经过浔阳，天天去造访陶潜，每次前往，必然痛饮一直到醉，临离开时，留下二万钱给陶潜，陶潜全都存入酒店，逐渐去取酒来喝。曾经在九月九日重阳节时没有酒，他走出门在屋子旁

边的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逢王弘送酒来到，他马上就地喝了起来，到喝醉了才进家门。陶潜不懂音乐，却存有一张素琴，琴没有弦，每当他酒喝够了，总是抚弄着素琴，以此来寄托自己的心志。不分贵贱，只要来造访他的，凡是有酒，他总要摆出来，如果陶潜先喝醉，他便会对客人说：“我喝醉了，要睡了，你可以走了。”陶潜就是如此地纯真，直率。郡守去探望陶潜，正逢陶潜的酒酿好，便拿下头上的葛布巾来过滤酒，滤完酒，又将葛布巾戴在头上。

陶潜幼年官微，他不修身，并考虑放弃或接受某种官职，自以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皇帝的辅政大臣，而感到羞耻的是生为后代的他，却身份低微，屈居人下。从曾祖以后，帝王的基业虽然逐渐兴隆，陶潜却不肯再做官了。他所撰写的文章，都写上写作的年、月，义熙以前，则写晋朝年号；自永初以后，只写明甲子而已。给他儿子的信中，谈了自己的志趣，并且拿它作为对儿子的教导和告诫。信中说：

天地赋予人以生命，人有生也必有死，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有谁能够独免呢？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生死由命运决定，富贵则在于天意。”子夏也是与孔子四个得意门生一样的人，他亲身受过孔子的亲口教诲，他发表这种议论，难道不是因为命运的好坏而不可妄意追求、寿命的长短永远无法从分外求得的缘故吗？我的年纪已经过了五十岁了，还为穷苦所困扰，因为家境贫穷破败，只好到处飘泊。我的本性刚直、才质倔强，因而与世人多所不和，自己估计这样做下去，必定留来自世俗的祸患。勉强辞官归隐，辞别世俗，却使你们幼小时便遭受饥寒之苦。常常被东汉孺仲的贤妻的话所感动，自己盖着破棉絮，对儿子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这是一件事。只恨邻居没有羊仲、求仲那样的高士，而家中又没有像老莱子的妻子那样的贤妻，抱着这样的苦心，确实独自感到怅然失意。

少年时喜欢读书，偶然也爱闲适恬神，打开书卷阅读，心

有所得时，便高兴得忘记了吃饭。看见树林枝叶交错成阴，听见鸟婉转鸣叫，便又高兴得很。我曾说过，五、六月在北边窗下闲卧时，恰逢凉风突然吹来，便自称是伏羲时代以前的人了。意志浅薄，学识寡陋，岁月瞬息流逝，远远地回顾过去，一切是那么的渺茫！

自从患疟疾以来，身体就逐渐衰弱了。亲戚、老朋友不遗弃我，经常拿来药物相救助，不过，恐怕自己的寿命已经有限了。可恨的是你们还幼小，家境贫困，没有仆人，劈柴打水等劳动，什么时候可以免啊！只在嘴里叨念着，怎能用言语表达呢？你们虽然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但你们应该想到四海之内都是兄弟的这种情谊。鲍叔和管仲在分钱财时，管仲多分，鲍叔并不猜疑；归生和伍举各事其主，路上相遇仍能坐在荆条上款叙以往的友情。鲍叔能帮助管仲转失败为成功；伍举因在国丧时，在郑国维护了公子纠的地位而立了功。他们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同一个父亲生的人呢？颍川的韩元长是汉末的名士，身处辅助国君的执政大臣地位，八十岁时才辞世，兄弟却住在一起，一直到年老。济北的汜稚春是西晋时节操品行高洁的人，他七代人拥有共同的财产，家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埋怨的神色。《诗经》中写道：“在高山上能高瞻远瞩，在大路上能通行无阻。”你们要谨慎啊！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陶潜又写了《命子诗》留给他的儿子，诗中写道：

我的祖先是多么悠远，可以追溯到陶唐氏帝尧。久远时，尧的儿子丹朱作了舜的虞宾，此后，历代留下了功德的光辉。陶唐氏的后裔御龙曾任职夏朝，豕韦又辅佐商朝。周朝司徒陶叔，端庄盛美，他的宗族因他而昌盛。纷乱的战国时代以及寂寞无闻的周朝衰落时期，陶氏人才有的隐居林间，有的则隐居于山中。周末群雄战乱，犹如奔窜的虬龙蟠绕云上，飞驰的鲸鱼惊起了浪涛，由于上天成全而建立了汉朝，愍侯陶舍也就得

到了眷顾。显赫的愍侯，运气当是依附帝王以建功立业。手执宝剑清晨起舞，他的战功是那样的显著。面对山河立下誓言，开辟疆土拓展地域。汉景帝时的丞相陶青是那样的勤勉，他精诚地追随帝王辅佐朝政。长河浩瀚渺茫，大树郁郁苍苍。众多的支流疏导长河，繁多的枝条罗盖大树。君子有时沉默独处，有时发愤入世，命运本来就有高贵，也有低贱。直到东晋，祖辈功业显赫于长沙（今湖南），威武的长沙公曾祖上封地，独揽荆、湘、江等州军事大权。功成后便辞官返乡，面临荣耀而心不迷乱，谁说此种心志，中近民可以有的呢？我的祖父武昌太守陶浚很严肃，始终谨慎小心。他正直执法，是荆、江二州刺史属官的模范，他的恩惠，使全郡人民和悦。父亲是多么仁慈啊！他淡泊虚疏，托身于仕途，对官职的得失，喜怒都不形于色。慨叹我自己孤陋寡闻，远望前辈，自己都不及他们。感到惭愧的是头发已经花白，而只能背负日光单身孤立，应受五种惩罚的罪过，莫过于没有后代。真正值得我思念的是听到你呱呱落地的哭泣声。在吉日良时为你占卜，给你起名叫俨，取字为求思，你要朝夕保持温和恭敬，我所盼望的就在于此。我还想到孔丘的孙子孔鲤，希望你能跟上他成为肖孙。长疮的人夜半生子，便拿来火光察看，生怕儿子像自己。君子有自己的志趣，为什么要等待我呢？既然看着他出生，确实希望他能令人满意。人们也说，这种感情是真切的。岁月流逝，你将逐渐长大。福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祸害也容易降临。早起晚睡，时刻盼望你能成才，如果你不才，也就算了。

陶潜于元嘉四年（427）逝世，当年他六十三岁。（林东海 译）

【原文】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

潜少有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当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迕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其词曰：

归去来兮，园田荒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涂其未还，觉今是而昨非。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问。三径就荒，松菊独存。摧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壶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卷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以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而绝游。世与我以相遗，复驾言兮焉求。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夏。农人告余以上春，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穹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

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义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蓝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住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下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毕，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已，必貽俗患，僂佻辞世，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

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

将有限也。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又为命子诗以贻之曰：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宝，历世垂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绕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凤迈，显芘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壘壘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修载罗。时有默语，运固隆汗。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夙运，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顾惭华鬓，负景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日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见其生，宝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隐逸传

——《宋书》卷九三

【说明】世道乱则隐士多。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政

权交替频繁的一个时期，因而相应地出现了不少人转为著名的隐士。从这篇《隐逸传》所叙述的十数位传主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正如本传史臣的话所说，“如果让他们碰上值得信赖的君主，碰到太平盛世，他们怎么会放荡于湖海之上，游于山林之间呢？他们大概也是因为不得已才这样的。”可见古人便看得很清楚，虽然《周易》中认为“避世隐居则无烦恼。”，但其实避世隐居的人往往比那些混迹红尘的人烦恼更多，忧虑更深。惟其烦恼更多，忧虑更深，以致到了无法忍耐与克制的程度，所以才遁迹尘世，与松竹泉石为伍。

也就是说，这些隐居的人，并不是对世态人情无动于衷的人，恰恰相反，正是至情至性之人。这从本传传主之一的朱百年身上可以明显看出。百年家一向贫困，母亲死在冬天，死后无衣可穿，从此百年也不穿棉衣。一次宿在朋友家，天气寒冷，朋友见他穿得单薄，便用被子替他盖上。百年没有察觉。醒后掀开被子说：“棉被真暖和啊。”眼泪便流下来了。

隐士一般都有一些不同常规的举动。比如王弘之生性喜欢钓鱼，有人问他钓的鱼卖不卖，他说即使钓到也不卖。傍晚时却将一天钓的鱼带到城中，在亲朋故旧家门口各放一二条而去。又如刘凝之曾被别人误认穿的木拖鞋是那人的，他笑着说这双已被他穿坏了，让家人找双新的给了那人。后来那人在田中找到了自己的那双鞋，惭愧不已，而凝之却再不要那人还回自己的鞋子。

这些举动，超凡脱俗，既使我们感到了隐者的精神魅力，又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刻划得鲜明，诤诤如生。

《周易》说：“天地闭合，贤人隐去。”又说：“避世隐居则无烦恼。”又说：“应该把隐居看作高尚的事情。”又说：“隐士是很纯真圣洁的。”《论语》说：“隐士有七人。”用“作者”来称隐士。又说：“子路

碰到荷蓑丈人，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又说：“圣贤之人首先是选择地方居住，其次是避免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又说：“虞仲、夷逸，隐居而敢说话。”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称呼也不一致，请允许我们来阐述。“隐”这个词的意义，是指行迹不露于外，思想主张不被外人得知。至于千年以来没有什么新闻，不出一个圣人，则是大贤大德的人自己隐藏起来，把自己降到和凡人同等的地位，行为仅限于保全身心，远离灾祸罢了，不必一定要住山洞睡岩石，虽然隐藏了以往的品行，表现出另一副模样，接近了最高尚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全世界都看不见，全人类都不曾听说的。象这些人，怎么肯在颖水边上洗耳朵，明明白白地做出这样俗气的事情。逃避社会，避开尘世，就是贤人。针砭时弊，有一定的避世的原因，仅仅知道义就是隐蔽自己的主张，这不叫做藏身。至于巢父的名声，就象用来称呼他的大号，就是“裘公”，因为有可以传颂的事迹，他的隐居就象《论语》中荷蓑丈人一类的隐居，而非贤人的隐居。贤人的隐居，是把自己隐藏得更深一些，荷蓑丈人的隐居，则仅仅是避开社会上的人。他们的行为不同，心中的想法也不一致。自己的运气不好，知道不可能飞黄腾达，隐居种田，反而可以显示出超尘脱俗的高姿态。没有运气，所以隐居，隐居的行迹不明显，用避开人的方式来隐居，使人一下就看出了隐士的面目。形体上的隐居被称为隐者，道德思想上的隐居被称为贤人。有人说：“‘隐者’和‘隐’的不同，已经听说了；‘贤者’和‘贤’相同，不知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形体隐居和隐蔽思想、主张，说起来相同但是实际上不同，贤人和贤者相比，可以拿亚圣来说明问题，以此作比，它们的区别也许可以分辨。至于高尚的人和隐者，避时、避地、避言的人和独居之人，以及隐姓埋名而隐居的人，都有独往独来的叫法，虽然汉阴之姓不流传，河上之名不显扬，也不会不激励贪婪和庸俗的人奋发自强，身负重任，一往无前。”陈郡人袁淑汇集古来无名高士的事迹，写成《真隐传》一书，受传闻的影响，和真实的情况相距甚远。

贤人仍然活着，事迹不可不真实。现在著录《隐逸》这篇列传，把“贤隐”的位子空着。其他一般的人，大都是“逸”而不是“隐”的。

宗炳，字少文。是南阳涅阳人。祖父宗承，曾任宜都太守。父亲宗繇之，任湘乡令。母亲是同郡人师氏，为人聪慧正义，学识丰富，亲自教授子女。

宗炳为父母服丧时十分哀恸，受到乡里人们的称赞。刺史殷仲堪、桓玄都提拔他担任主簿一官，又推存他出任秀才，他都推辞了，没有就任。高祖杀了刘毅，统领了荆州，问刘毅的谥议参军申永道：“现在施政可以采取些什么措施？”申永说：“清除你和仇敌之间的宿怨，加倍地给他们恩惠，同地方上各阶层人物搞好关系，提拔有才能的人，象这样就行了。”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任命宗炳为主簿，宗炳没有应征。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住山林喝泉水，已经三十多年了。”高祖认为他说的不错。宗炳擅长琴棋书画，精通学问道理，每每游历山水，都乐而忘返。征西长史王敬弘每次跟他出去，都日落而返。后来到了庐山，跟着和尚慧远学习如何考释、寻究文章辞意。哥哥宗臧是南平太守，逼着宗炳和他一道回来，于是就在江陵之湖盖房居住，宗炳闲居在家，无所事事。高祖召他为太尉参军，他也没有就任。二哥很早就去世了，留下的孩子较多，家累很大，宗炳自己又很穷，无法帮助他们，于是开始耕田种地。高祖多次接济他们，后来家族中有人做官了，就不再接受救济了。

高祖打开官府大门公开招聘，下诏书说：“我身为天子，想要延聘贤明的人士，然而《兔置》一诗所描述的贤士还隐姓埋名地生活着，《考槃》一诗提到的隐者也还没有出仕做官，我把高位让给这些人，现在它们却空着。南阳人宗炳、雁门人周续之，都是以幽居独处来培养自己的情操，不厌烦耕田种地的农家生活。可下令征召他们，以礼让他们出来做官。”于是一起征召他们为太尉掾，他二人都没有应诏。宋朝替代晋掌权后，征召宗炳为太子舍人；元嘉初年，又征他为通直郎；东宫太子得势后，又征召他为太子中舍人和庶子，

都没有应征。妻子罗氏，也有高尚的情怀，和宗炳趣味相投。罗氏死后，宗炳十分悲痛，不久停止了哭泣，用佛理自遣，悲哀的情绪立即减轻了许多。对和尚慧坚说：“生与死的区别，不容易明白，再三地思考，才能排遣心中的悲哀。”衡阳王刘义季在荆州时，亲自到宗炳的家里，和他一起喝酒，任命他为谘议参军，仍然没有接受。

宗炳爱好山水，喜欢远游，向西到过荆巫地区，向南登过衡山，在衡山上盖屋居住，也怀有前人向子长隐居之志。后有病回到了江陵，叹息道：“年纪大了，病也来了，名山大川恐怕难以全部看完了，只有沉静自己的心境，提高自己的修养，睡在床上游历它们吧。”凡是他所游历过的地方，都画成图，贴在室内墙壁上，对人说：“我弹琴奏乐，要让众山都发出回响。”古有《金石弄》一曲，为桓氏家族所器重，桓氏衰亡后，这支曲子就失传了，只宗炳还能弹奏。太祖派乐师杨观跟宗炳学这支曲子。

宗炳的表弟师觉授也有超脱清素的品性，用琴书来自我娱悦。临川王刘义庆让他担任祭酒和主簿二职，他都不去上任，于是刘义庆上表向皇帝推荐他。就在这时，他生病而死。

元嘉二十年，宗炳去世，时年六十九岁。衡阳王刘义季给司徒、江夏王刘义恭写信说：“宗居士不去改变他所不满的东西，他行迹超凡脱俗，一生品行值得褒扬。我为他的逝世感到悲哀，不能控制自己啊。”

宗炳的长子宗朔，南谯王刘义宣的车骑参军。次子宗绮，江夏王刘义恭的司空主簿。三儿子宗昭，郢州治中。小儿子宗说，正员郎。

周续之，字道祖，是雁门广武人。其祖先南渡长江迁居到南昌建昌县。续之八岁时母亲去世，他的哀痛比成年人还厉害，敬奉哥哥如同对待父亲一样。豫章太守范宁在家乡兴办学校，招收学生，从远方来的人很多，续之当时十二岁，也到范宁这儿来学习，在学校学了几年后，精通《五经》和与经书相对的各种《纬》书以及记录

历时天象的《候》书，成绩在同学中名列前茅，被称为“颜回”。接着闲居在家，读《老子》、《周易》，去庐山跟和尚慧远学佛，当时彭城人刘遗民在庐山隐居，陶渊明也不听从皇帝的征号，这三个人被称为“寻阳之隐”。并且认为自己不可能入仕被使唤，其它的拖累应该断绝，所以终身没有娶妻，穿布做的衣服，吃粗疏的食物。

刘毅统治姑孰地区，任命他为抚军参军，皇帝又征召他为太学博士，都没有就任。江州刺史每次邀请，续之不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跟着他游玩。常认为嵇康的《高士传》材料来源很有意思，因此为它作了注。高祖往北讨伐时，他的儿子在京城留守，接续之去安乐寺中设馆教学，讲授《礼》经，一个多月后，又回到山里。江州刺史刘柳向高祖推荐续之，说：

我听说宏扬卞和的技能，一定是得到价值连城的玉石；基础雄厚羽翼亮泽，适合远续太平盛世的美德。所以渭水边的姜太公辅助周朝，使得天子的贤德广为传播；商山四皓匡辅汉朝，帝王的业绩于是才昌盛。我个人认为陛下您比古人更有思想、更正确，顺应天命接管朝政，注重内心修养以使自己豪爽与丰富，应付各种琐事而使自己超远、高迈，汾阳侯的举止，是在时世艰难之中礼贤下士，器重隐士贤人的洪恩，深深地感动了深山穹谷里的人。

我认为隐士雁门人周续之纯真素雅，善于思考，学识渊博，二十来岁即避世隐居，心里不为世间琐事所困扰，出于本性，他不追求荣华富贵，也不以饥寒交迫为耻，心里所追求的只是隐居山林的淡泊生活和琴棋书画上有所造诣。加上他的仁爱发自内心，正义表现于行动，热爱昆虫、花卉，善待桃树、李枝。如果任命他一官半职，一定会使官员之间关系和睦，政绩显著；这样的清廉儒者，也是王道昌盛所需要的。臧文有所不足，失误在没有认识到贤人的作用；言偃颇得人心，功劳在于提拔任用了优秀人士。愿您洞察他们的内心和真正的道德

品质，不要因人废言。

不久皇帝提拔他为太尉掾，没有就任。高祖北伐，返回时驻扎在彭城，派遣使者请他出来，对他很尊敬并赐给他很多礼物，常常称赞他：“心术很正，也不吝啬，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不久就回到南边去了。高祖即位后，又一次征召他，于是带领全家前来应征。高祖为他在东郊建了一个学馆，招收学生传授经典，自己常常坐着车子去到他的学馆，接见各位学生，问周续之的“懒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个典故的意义是什么，周续之的回答分析精确、理解深透全面。续之一向患有风痹症，不再能够承受教学后，移居钟山养病。景平元年去逝，时年四十七岁。精通《毛诗》六义和《礼论》、《公羊传》，所著文章皆传于世，身后无子。哥哥的儿子景远有续之的风范，太宗泰始年间，任命为晋安内史，没有到任即死去。

王弘之，字方平，是琅邪临沂人，宣训卫尉王镇之的弟弟。弘之少时即成为孤儿，家里贫穷，被外祖父——一个不受朝廷征聘的人——何准所收养，叔父王献之和太原人王恭都很器重他。晋安帝隆安年间，任琅邪王中军参军，后升任司徒主簿。家里很穷，但生性爱好自然山水，要求调任乌程令，不久因为有病而回到家乡。桓玄辅佐晋朝，桓谦任他为卫军参军，当时琅邪人殷仲文将去姑孰，全朝廷的人都给他送行，桓谦邀请弘之和他一起去送行，弘之回答说：“凡是给离别的人饯行送别，一定是因为有感情或有交情，我和殷仲文没有任何往来，没有理由跟您一同前往。”桓谦认为他说得很对。母亲随着哥哥王镇之到了安成郡，弘之辞了官职和他们一起同去。荆州刺史桓伟请他出任南蛮长史；义熙年初，何无忌又请他出任右军司马；高祖任命他为徐州治中从事使兼员外散骑常侍，他都没有就任。家居会稽郡上虞县。堂兄敬弘是吏部尚书，上书皇帝说：“圣上明鉴，官各有职，治好国家只有革新。您应该了解隐居遁世之士，表彰宣扬正直耿介之人，不用说话就能引导社会风尚，蛮荒远野之人没有不佩服您的。前员外散骑常侍王弘之，恬然生活在山

林，纵情逸志于隐居。前卫将军参军郭希林，一向纯洁正直，是前代伟人的后裔。他二人一并隐居当世，没有受到任何表彰，应该给予旌奖和礼聘，宏扬隐居的意义，表彰、宣扬退处和谦逊的美德，以去除动辄就要有所贪求的弊病。我认为弘之可任太子庶子一职，希林可以担任著作郎。”皇帝于是征召弘之为太子庶子，没有就任。太祖即位后，敬弘任左仆射，又陈述说：“弘之年轻时即品行高洁，晚年仍然艰苦勤恳，当今内外安定，天下太平，应该做些使天下太平的工作；应该征召、褒奖深山空谷中的隐居之士，以敦促淡泊、谦退风气的形成。”元嘉四年，皇上征召他为通直散骑常侍，又没有就任。敬弘曾脱下自己的貂裘皮袄给他，他即穿着去山里采药。

弘之生性喜欢垂钓，上虞江有一个地方叫做三石头，弘之常在这儿钓鱼。从这儿路过的人不认识他，有人问：“钓鱼的，钓了鱼卖不卖？”弘之说：“还没有钓到，就是钓到了，也不卖。”傍晚时带着鱼到了上虞城里，经过亲朋故旧的门口，各放一两条鱼而离去。始宁县沃川附近有很好的自然风景，弘之在那儿依据山势建造房屋。谢灵运、颜延之都很钦佩器重他，灵运曾写信给庐陵王义真说：“会稽境内山清水秀，所以江南高层次的隐士，很多都隐居在会稽境内。然而近代人爱慕荣华富贵，深处隐居的人很少，或者是因为有才而被朝廷征召，不能够依据自己的意志行事。至于王弘之，则能掸去身上的灰尘，归耕田亩，从事农桑，已经很多年了；孔淳之能隐居在穷乡僻壤，从年轻时起直到现在；阮万龄辞去官职，闲居在家，完成了父辈著书立说的事业；浙河之外，隐居避世的人，也就这几位罢了。他们的行为和远古的伏羲、唐尧一样，也能够激励贪婪的人锐意进取。殿下您素爱淡泊，思念古人，常常象平民一样，每次回想过去听说的名人，都想到深处岩穴之士，如果派人去慰问、鼓励他们，真可以称为千载称誉的盛事了。”

去世时年龄六十三岁。颜延之想为他写一篇悼念文章，写信给他的儿子昙生说：“你父亲高风亮节，思想清楚，认识正确，文章著

述也很丰富，历史应该有所记述。何况我很仰慕他的风范，并以著书立说，传播道德为职业。只是才气不足，不一定能够写好。”这篇悼念文章终究没有写成。

县生喜欢钻研文章辞意，以谦和著称。曾担任过显赫的职务：吏部尚书、太常卿。大明末年，任吴兴太守。太宗初年，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叛乱，县生战败后逃到会稽，归降后被判无罪，最后的官职是中散大夫。

孔淳之，字彦深，是鲁郡鲁县人。祖父孔恢，曾任尚书祠部郎。父亲孔粲，被征为秘书监，没有就任。淳之从小情趣高尚，爱好经书典籍，受到太原人王恭的称赞。家住会稽剡县，生性喜爱幽峻，每次游玩，都要踏遍那儿的山水，有时十多天还记不得返回。有一次游历名山，碰到和尚法崇，法崇让他留下，于是他在那儿住了三年。法崇叹息到：“我想象世外的生活，已经三十年了，现在我们在这儿一见如故，一点也不知道老之将至。”一直等到淳之返家，也没有告诉自己的姓氏。后任命淳之为著作佐郎、太尉参军，都没有就任。

为父母服丧时竭尽孝道，在墓边盖房居住。守完孝后，和不受朝廷征聘的人戴颙、王弘之及王敬弘等一起游历山水。敬弘把女儿嫁给淳之的儿子孔尚。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苦邀请他们去他的郡里，最终他们还是不肯去。他们的住处是茅草盖的房子，蓬草搭的窗户，庭园杂草丛生，小路都被淹没了，只有床上有几本书。元嘉初年，皇帝又征召淳之为散骑侍郎，于是他逃离了上虞县境，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弟弟孔默之任广州刺史，临行时和他告别。司徒王弘邀请淳之在冶城与他会合，想要带他回家，他没有理睬。元嘉七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默之是儒家学者，给《春秋谷梁传》作过注。

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是南郡枝江人。父亲刘期公，任衡阳太守；哥哥盛公，性情高傲，没有做官。凝之倾慕老莱子、严子陵的为人，把家里的财产赠送给弟弟和侄子，在荒郊野外盖房子，不

是自己劳动得来的食物不吃，州里的人都很推重他的德行。州里多次尊敬地推举他任西曹主簿，推荐他出任秀才，他都没有就任。妻子是梁州刺史郭铨的女儿，陪嫁很丰厚，凝之全部分散给了亲友。妻子也能不羡慕荣华富贵，与凝之一起安于勤俭艰苦的生活，夫妻二人一起坐着竹子做的粗陋的车子，到集市上去购物和卖掉多余的产品，所得钱财除了应付日用以外，全部施舍给别人。受村里人的陷害，一年要交三次公粮，只要让他交他就交。有人误认他所穿的本拖鞋是自己的，他笑着说：“这双我穿坏了，现在让家里的人找一双新的给你。”后来这个人在田里找到了遗失的那双木拖鞋，把凝之的那双送去还给他，他不肯再要了。

元嘉初年，皇帝征他为秘书郎，没有就任。临川王刘义庆、衡阳王刘义季镇守江陵，一起派遣使者去慰问他，凝之回信署名时自称仆人，以臣子的身份行事，有人讽刺这一点。凝之说：“过去老莱子对楚王自称仆人，严陵也和光武帝分庭抗礼，没有听说巢父、许由对尧、舜称臣。”当时戴瑀颇信，也称仆。

荆州有一年粮食欠收，刘义季想到凝之可能会饿死，赠给他十万钱。凝之非常高兴，把钱拿到集市的入口处，看见面有饥色者，都分送给他们，一会儿功夫钱就用完了。生性爱好山水，一天早晨带妻子开始泛游江湖，隐居在衡山南面。登上崇山峻岭，在荒无人迹的地方盖了小房子，住在里面，采药炼丹，修身养性，妻子依从他的志愿行事。元嘉二十五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翟法赐，寻阳柴桑人。曾祖名翟汤，翟汤的儿子名翟庄，翟庄的儿子名翟矫，这几个人都行为高尚，不入仕做官。逃避皇帝的征召和王公大臣们的推荐提拔。翟矫生了儿子法赐。

法赐年轻时经管家业，在庐山顶上盖了房子，父母去世后，便不再回家。不吃五谷粮食，拿兽皮用草连结作为衣服，即便是乡亲邻里或自己的姑表至亲，也没有人能看见他。州里提拔他任主簿，推举他任秀才、右参军、著作佐郎、员外散骑侍郎，都没有就任。后

来家人到他所住的石室去找他，他逃到了更远的地方，因为要回避征召，所以必须遁迹山林。寻阳太守邓文子上表说：“奉皇帝之命征召郡民新提拔的著作佐郎南阳人翟法赐，补员外散骑侍郎一官。法赐隐居庐山，到现在已经更替四朝了，栖身于幽深的岩石中，很少有人能见到他。如果用王法来逼迫他，用礼义制度来约束他，带着军队上山去逮捕他，恐怕会伤害他的性命，这样做对国家的形象也有所伤害。”于是作罢。后来他不知何年何月死于岩石中。

沈道虔是吴兴武康人。年轻时即有仁爱之心，喜欢《老子》、《周易》，住在县城北面石山脚下。孙恩暴动后粮食紧缺，县令庾肃之把他接去县城南面废头里，为他盖了小房子。房屋临水，可以欣赏自然山水。他还是经常回到石山的旧宅，和已死兄长的几个儿子一起过着贫困的生活，然而他虽贫穷，却不改变自己高尚的节操，跟着戴逵学习弹琴，王敬弘非常敬佩他。郡里州里十二次要任命他出来做官，他都没有同意。

有人到他的园子里偷菜，他回去后刚好碰见，赶紧自己躲起来，等小偷把足拿走了才出来。有人要拔他房屋后面的笋子，他让人劝阻他们，说：“可惜这些笋子了，我想让它们长成竹林。另外有些好的笋子送给你们。”于是让人去买大笋送给那些人。小偷感到很惭愧，没有要。道虔派人把笋子送到他们家里。常有到田里去拾麦穗来补贴生活的人发生争抢的事，道虔劝他们不要抢，他们不听，这时他就把自己拾得的稻麦穗全给他们。这些争抢的人感到很不好意思。后来每有争抢总是说：“别让居士知道。”冬天没有厚衣服，戴颙听说后把他接去，为他制作了衣服，并且给他一万钱，回来后，把身的衣服和钱都分给了没有衣服的侄子们。乡里的小孩子都跟着他学习。道虔常常没有粮食，无法使他的学生完成学业。武康令孔欣之给了他很大资助，使他的学生都能学有所成。太祖听说后，派人来慰问他，赏给他三万钱。二百斛米，帮助他哥哥的子女们完成婚事。征召他为员外散骑侍郎，没有就任。几代人都相信佛教，

把祖上的旧宅改建为佛寺，每到四月八号，都要请佛像，那一天总是全家人都诚心诚意。道虔年纪大了后，总是吃素，还经常连日常生活也维持不了。然而他仍以读书、弹琴为乐，勤恳认真，孜孜不倦。太祖下令让郡县里随时都要给他资助。元嘉二十六年去世，时年八十二岁。

儿子慧锋，继承了父亲的业绩，任命他为从事，也不就任。

雷次宗，字仲伦，是豫章南昌人。年轻时即上庐山，事奉和尚慧远，志向远大，喜爱学习，对于《周礼》、《仪礼》、《礼记》和《毛诗》特别了解。隐居避世，断绝和社会上人事的来往。本州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从事，他都没有接受。给子侄写信表明他的操守：

人生长短，都是有定数的。定数以外的事，不能够凭智力去强求。但应当在上天所规定的人生旅途中顺顺当当，而不要轻率行事。我从小就生病，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养病，生性喜欢清闲，有志于生活在尘世之外，所以还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已有了遁世隐居的意思。到了二十来岁，把自己托付给佛祖，到庐山事奉和尚。那个时候我的师友和一切有关系的人教导我要弘扬正道，对外要仰慕同辈人的积极进取，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有不懂的地方，就要让别人来启发。于是我振奋精神，潜心学习研究经书典籍。勉励自己要勤劳诚恳，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停。素来爱好自然山水，又常体会到领悟会意的快乐，这两种爱好实在能够帮助我明白道理，对我的性格形成也有帮助。并使人成就了勤勉不倦的大业，以此为乐，忘记了忧愁，不知道一天即将过去，太阳就要下山了。自从游历山中，餐风露宿已有二十多年，名人既已离开，好朋友又逐渐减少，加以祭礼祷告，送往迎来又不合礼法，倍感冷落与艰辛。过去的诚心诚意，一个早晨就荡涤殆尽。心意荒芜散慢，情绪衰落，受到伤害。所以和你们一起在田间种地，住深山喝泉水，久已断绝了社会上的各种人事关系。

日月如梭，十来年功夫眨眼间就过去了。和狗马一样不值钱的生命已经过了四十岁。暮年即将来临，前途而能怎样，实在向往向子平暮年攀登五岳的壮举，也想和他一样摆脱家务琐事的牵累。到现在年纪虽大了，但还没有昏颠；身体衰弱了，但还没有垮掉，还可以在自己所希望的事情上增强信心，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保持诚实是通往来生的桥梁，心情舒畅是暮年生活的营养。在美好的时光中玩味岁月的意义，在即将逝去的日子仔细体会美好的人生。我心里所希望的，全部都在这儿。你们都已成人，也都已嫁夫娶妇，立志于隐居，我还有什么顾虑呢？只愿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平平安安，终此一生罢了。从今以后，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与我无关，向子平说的话，可以作为我的准则。

元嘉十五年，皇帝征召雷次宗去京城，在鸡笼山设立学馆，招集学生讲授经典，招有学生百十来人。会稽人朱膺之、颍川人庾蔚之也因为通晓儒学，在那儿监督学生学习。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还未建立，皇帝留心艺术事业，命令丹阳尹何尚之创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创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创立文学，四门学科一并建立。皇帝多次亲临次宗学馆，俸禄和供给都很丰厚。又提升他为给事中，他没有就任。很久以后，要回庐山。公卿以下的官员，都设宴饯行。元嘉二十五年，皇帝下诏书说：“前新提拔的给事中雷次宗，特别崇尚古人，通晓经籍，行为高尚，自己拒绝了征召，坚持隐居。应该加以提拔，以奖励退让与淡泊。可以任他为散骑侍郎。”后来又征诏他到京城去，为他在钟山西边岩下造了房屋，叫做“招隐馆”，让他给皇太子和其它皇子讲授《丧服》经。次宗没有从正门中进去，乃使自己从华林东门直接进入延贤堂讲授，元嘉二十五年，死于钟山，时年六十三岁。太祖给江夏王刘义恭的信中说到次宗已死，义恭回信说，“雷次宗死于他所患的疾病，很是可惜。他幽居深山老林，自以为是世外之人，勉励自己恢复古代的礼义制度，始终

如一。我认为皇帝应该施恩于他，对他应表示同情。”

儿子雷肃之，继承了他的事业，做官做到豫章郡丞。

朱百年是会稽山阴人。祖父朱恺之，是晋朝的右卫将军，父亲朱涛，任扬州主簿。

百年年轻时就有清高的情怀，父母死后他服完了应尽的孝，就带着妻子孔氏到了会稽南山，以砍柴和采集箬叶为职业，每每把柴火和箬叶放在路边，总是被别人拿走。第二天仍然这样。人们有点奇怪。很久才知道这是朱隐士在卖柴。需要的人能拿多少拿多少，取了柴火、箬叶把钱留下就离开了。有时碰上严寒或大雪，柴火和箬叶卖不出去，无法生活，总是自己撑着船把妻子送回娘家，天晴后再把她接回来。有时还跑出山阴县境为他的妻子买几尺丝绸，喜欢喝酒，喝醉了有时就遗失了丝绸。很能讲道理，时常写诗，往往有高超的语句。郡里任命他为功曹，州里提拔他为从事，乡里推举他为秀才，都没有就任。避人隐居，只和同县人孔觐来往。孔觐也喜欢喝酒，两人一起喝酒，总要喝个够。百年家一向贫困，母亲死在冬季，死了后都没有棉衣穿，从此他自己也不再穿棉衣。曾在很冷的时候到孔觐家去住宿，所穿衣服仍然只有双层布的，喝醉了酒睡着了，孔觐用被子给他盖上，百年没有感觉到。醒来后把被子掀开，对孔觐说：“棉被真是暖和啊。”因而泪流满面，十分悲痛。孔觐也为他感到难过。

提升他为太子舍人，没有就任。颜竣治理东扬州时，下令发给朱百年俸禄稻谷五百斛，他没有接受。当时山阴还有一个贫寒之士姚吟，也有高雅的兴趣爱好，被当时的各级官员所器重。义阳王刘昶亲临东扬州时，举荐他为文学从事，没有就任。颜竣发给姚吟俸禄二百斛米，他也没有接受。

朱百年于孝建元年死于山中，时年八十七岁。蔡兴宗任会稽太守时，赠给朱百年的妻子一百斛米，百年妻子派使女到那里去说明她坚决不要。当时的人很赞赏他的作法，把她比作梁鸿的妻子孟

光。

王素，字休业，是琅邪临沂人，高祖父王翹之，是晋代的光禄大夫。

王素年轻时即有远大的志向，家里贫穷，母亲年纪也大了。起初任庐陵国的侍郎，后因为为母亲守孝，辞去了职务。服完孝时，庐陵王刘绍治理江州，亲朋旧友劝王素把老家旧房子修葺整理一下，王素没有同意。而是只身一人到东阳郡去了，去那儿隐居，没有做官。从事一些农业生产，以此作为生活来源。喜欢欣赏古人文章的意义，不为当时社会上的风俗舆论所左右。世祖即位后，想要搜罗、宣扬隐居退让之人，下诏书说，“治理社会，成就经国大业，都要使隐居避世的人名声显扬；规范社会风俗，形成谦让的风气，一定要表彰清高正直有节操的人，我时时刻刻都在寻求这样的人，总想着使民风淳朴。琅邪人王素、会稽人朱百年，都廉洁、简约、纯洁、超远，与世人无争，满足于农耕生活，坚定不移，应该加以褒奖，以勉励后进之人。两个都可以任命为太子中舍人。”大明年间，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公开招聘。任命王素为仓曹属，太宗于泰始六年，又征召他为太子舍人，都没有就任。王素因为多次受到征召，名声大振。山里有百足虫，叫声清脆悠长，听了后不让人讨厌，但它的外貌却很丑，王素于是写了《蜺赋》一文，用百足虫来比喻自己。泰始七年去世，时年五十四岁。

当时还有宋平人刘睦之、汝南人州韶，吴郡人褚伯玉，都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睦之住在交州，提升为武平太守，没有就任。州韶字伯和，黄门侍郎州文的孙子，在湖熟的方山中盖房居住，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北行从事，没有就任。伯玉住在剡县瀑布山三十多年。扬州郡提拔他为议曹参军，他没有就任。

关康之，字伯愉，是河东郡杨县人。世代居住在京口，老屋在南平昌。年轻时即有志于努力学习，姿态外表潇洒伟岸。下邳人赵绛当时以文章著称，康之和他关系很好。他特别把康之推荐给颜延

之。晋陵人顾悦之挑出王弼注《周易》四十条，说是有问题，康之为王弼申辩，反驳顾悦之，很有道理。又著有《毛诗义》，对经籍中的可疑点和讲不通的地方，都作了辨析和解释。曾经跟和尚支僧纳学习数学，很能掌握其中的奥妙。竟陵王刘义宣从京口迁到江陵，治理该郡，邀请关康之和他一起去，关康之没有从命。元嘉年间，太祖听说康之有学问有思想，任命他为武昌国的中军将军，并免除他的租税。江夏王刘义恭、广陵王刘诞视察南徐州时，任命他为从事、西曹，都没有就任。他断绝任何人事往来，立志隐居。弟弟双之是臧质的车骑参军，和臧质一起南下，到赭圻时病故，埋在河流的边上。康之就在那年春天也生了重病，稍好一点，就带人去把弟弟的灵柩迎回家乡，因为这件事而得了虚劳病，在床上睡了二十多年。一有空闲，总是在床上咀嚼文义，发表议论。世祖即位，派遣特使陆子真巡视全国，回京后，推荐关康之，说他：“坚持隐居，质朴纯正，廉洁执着，风格高尚，道德品行在邻里乡间受到称赞，名声还传到了其它地方，立志向古人学习，他的高风亮节没有人能比得上，应该加以征召聘用，以引导社会风俗走向纯朴。”没有被聘任。太宗泰始初年，和平原人明僧绍一起被征召为通直郎，又借口有病推辞了。顺帝升明元年去世，时年六十三岁。

史臣说：那些独来独往的人，禀性都有点偏执、耿直，不能剥夺他们的理想，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借招贤纳士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一定要有使他们信服的手段。如果让他们碰上值得信赖的君主，碰到太平盛世，他们怎么会放荡于湖海之上，游于山林之间呢？他们大概也是因为不得已才这样的。并且山林寂静旷远、水清石华，住在那儿的隐士贤人，都志趣高雅、学识渊博，即使高楼大厦中人及八品之官，也没有不积蓄土地，引来泉水，设法和隐居挂上勾的，或以隐士自居，或以和他们结交而骄傲自豪。所以我们明白松山桂水，不只是向来游玩的地方，处在深山老林中的人，也许反而成为世人瞩目的对象。所以辞官远离京城，又有什么困难呢？

【原文】

(刘翠 译)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贞吉。”《论语》“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称。又曰：“子路遇荷蓑丈人，孔子曰：隐者也。”又曰：“贤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品目参差，称谓非一，请试言之。夫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若夫千载寂寥，圣人不出，则大贤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远害，非必穴处岩栖，虽藏往得二，邻亚宗极，而举世莫窥，万物不睹。若此人者，岂肯洗耳颍滨，皦皦然显出谷之志乎。遁世避世，既贤人也。夫何适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义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既是见称之号，号曰襄公，由有可传之迹，此盖荷蓑之隐，而非贤人之隐也。贤人之隐，义深於自晦，荷蓑之隐，事止於违人。论迹既殊，原心亦异也。身与运闭，无可知之情，鸡黍宿宾，示高世之美。运闭故隐，为隐之迹不见，违人故隐，用致隐者之目。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或曰：“隐者之异乎隐，既闻其说，贤者之同於贤，未知所异？”应之曰：“隐身之於晦道，名同而义殊，贤人之於贤者，事穷於亚圣，以此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与隐者，三避之与幽人，及逸民隐居，皆独往之称，虽复汉阴之氏不传，河上之名不显，莫不游禽厉俗，秉自异之姿，犹负揭日月，鸣建鼓而趋也。”陈郡袁淑集古来无名高士，以为《真隐传》，格以斯议，去真远矣。贤人在世，事不可诬，今为《隐逸篇》，虚置贤隐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盖逸而非隐云。

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綽之，湘乡令。母同郡邵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

炳居丧过礼，为乡闾所称。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高祖诛刘毅，领荆州，问毅府谘议参军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纳之，辟炳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对。妙善琴书，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

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兄臧为南平太守，逼与俱还，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高祖召为太尉参军，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贫无以相贍，颇营稼穡。高祖数至饯餮，其后子弟从禄，乃悉不复受。

高祖开府辟召，下书曰：“吾忝大宠，思延贤彦，而《免置》潜处，《考槃》未臻，侧席丘园，良增虚伫。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并植操幽栖，无闷巾褐，可下辟召，以礼屈之。”於是并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禅，徵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东宫建，徵为太子中舍人，庶子，并不应，妻罗氏，亦有高情，与炳协趣。罗氏没，炳哀之过甚，既而辄哭寻理，悲情顿释，谓沙门释慧坚曰：“死生之分，未易可达，三复至教，方能逮哀。”衡阳王义季在荆州，亲至炳室，与之欢宴，命为谘议参军，不起。

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困之於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唯炳传焉，太祖遣乐师杨观就炳受之。

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病卒。

元嘉二十年，炳卒，时年六十九。衡阳王义季与司徒江夏王义恭书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终始可嘉，为之惻怆，不能已已。”

子朔，南谯王义宣车骑参军。次绮，江夏王义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说，正员郎。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续之年八岁丧母，哀戚过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宁於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颀子”。既而闲居读《老》、《易》，

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徵命，谓之寻阳三隐。以为身不可违，餘累宜绝，遂终身不要妻，布衣蔬食。

刘毅镇姑孰，命为抚军参军，徵太学博士，并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请，续之不尚节峻，颇从之游。常以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因为之注。高祖之北讨，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月餘，复还山。江州刺史刘柳荐之高祖曰：

臣闻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宝；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谓滨佐周，圣德广运，商洛匡汉，英业乃昌。伏惟明公道迈振古，应天继期，游外畅於冥内，体远形于应近，虽汾阳之举，辄驾於时艰；明扬之旨，潜感於穹谷矣。

窃见处士雁门周续之，清真贞素，思学钩深，弱冠独往，心无近事，性之所适；荣华与饥寒俱落，情之所慕，岩泽与琴书共远。加以仁心内发，义怀外亮，留爱昆卉，诚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贤；言偃得人，功由升士。愿照其丹款，不以人废言。

俄而辟为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还镇彭城，遣使迎之，礼赐甚厚。每称之曰：“心无偏吝，真高士也。”寻复南还。高祖践阼，复召之，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慎不可长”、“与我九龄”、“射於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续之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景平元年卒，时年四十七，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无子。兄子景远有续之风，太宗泰始中，为晋安内史，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临沂人，宣训卫尉镇之弟也。少孤贫，为外祖徵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晋安帝隆安中，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寻以病归。桓玄辅晋，桓谦以为卫军参军。时琅邪殷仲文还姑孰，祖送倾朝，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

与殷风马不接，无缘扈从。”谦贵其言。母随兄镇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职同行，荆州刺史桓伟请为南蛮长史。义熙初，何无忌又请为右军司马。高祖命为徐州治中从事史，除员外散骑常侍，并不就。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为吏部尚书，奏曰：“圣明司契，载德惟新，垂鉴仄微，表扬隐介，默语仰风，荒遐倾首。前员外散骑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淡丘园，放心居逸。前卫将军参军武昌孰希林，素履纯洁，嗣徽前武。并击壤圣朝，未蒙表饰，宜加旌聘，贲于丘园，以彰止逊之美，以祛动求之累。臣愚谓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即徵弘之为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弘为左仆射，又陈：“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节彰於暮年，今内外晏然，当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元嘉四年，徵为通直散骑常侍，又不就。敬弘尝解貂裘与之，即着以采药。

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於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孙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闻，虚想岩穴，若逢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

弘之四年卒，时年六十三。颜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弘之子昙生曰：“君家高世之节，有识归重，豫染豪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诔竟不就。

昙生好文义，以谦和见称。历显位，吏部尚书，太常卿。大明末，为吴兴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战败奔会稽，归降被宥，终於中散大夫。

孔淳之字彦深，鲁郡鲁人也。祖悛，尚书祠部郎。父桀，秘书监微，不就。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为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尝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徧知人外，三十许矣，子乃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参军，并不就。

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服阕，与微士戴颙、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敬弘以女适淳之子尚。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入郡，终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复微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为广州刺史，出都与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驾东归，遂不顾也。元嘉七年，卒，时年五十九。默之儒学，注《谷梁春秋》。

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阳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礼辟西曹主簿，与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铨女也，遣送丰丽，凝之悉散之宗属。妻亦能不慕荣华，与凝之共安俭苦。夫妻共乘薄笨车，出市买易，周用之外，辄以施人。为村里所诬，一年三输公调，求辄与之。有人尝认其所著履，笑曰：“仆著之已败，今家中觅新者备君也。”此人后田中得所失履，送还之，不肯复取。

元嘉初，微为秘书郎，不就。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凝之答书顿首称仆，不修民礼，人或讥焉。凝之曰：“昔老莱向楚王称仆，严陵亦抗礼光武，未闻巢许称臣尧、舜。”时戴颙与衡阳王义季书，亦称仆。

荆州年饥，义季虑凝之餒毙，餉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立尽。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时年五十九。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并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兽皮結草為衣，虽乡亲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并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遠避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漸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岩，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宪，束以严科，馳山猎草，以期禽获，慮至顛殞，有伤盛化。”乃止。後卒於岩石之間，不知年月。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县北石山下。孙恩乱后饥荒，县令庚肃之迎出县南废头里，为立小宅，临溪，有山水之玩。时复还石山精庐，与诸孤兄子共釜庾之资，困不改节。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有人窃其园菜者，还见之，乃自逃隐，待窃者取足去后乃出。人拔其屋后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乃令人买大笋送与之，盗者惭，不取。道虔使置其门内而还。常以掬拾自资，同掬者争，道虔谏之，不止，悉以其所得与之，争者愧，后每争，辄云：“勿令居士知。”冬月无复衣，戴顓闻而迎之，为作衣服，并与钱一万。既还，分身上衣及钱，悉供诸兄弟子无衣者。乡里年少，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无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太祖闻之，遣使存问，赐钱三万，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员外散骑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道虔年老，菜食，恒无经日之资，而琴书为乐，孜孜不倦。太祖敕郡县令随时资给。元嘉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二。

子慧锋，修父业，辟从事，皆不就。

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

侍郎，征，并不就。与子侄书以言所守，曰：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当於所禀之中，顺而勿率耳。吾少婴羸患，事钟养疾，为性好闲，志栖物表，故虽在童稚之年，已怀远迹之意。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夫亹亹之业，乐以忘忧，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风，二十餘载，渊匠既倾，良朋凋索，绩以衅逆违天，备尝荼蓼，畴昔诚愿，顿尽一朝，心虑荒散，情意衰损，故遂与汝曹归耕垄畔，山居谷饮，人理久绝。

日月不处，忽复十年，犬马之齿，已逾知命。崦嵫将迫，前涂几何，实远想尚于五岳之举，近谢居室琐琐之勤。及今耄耋未至昏，衰不及顿，尚可厉志於所期，纵心於所托，栖诚来生之津梁，专气莫年之摄养，玩岁月於良辰，偷餘乐於将除，在心所期，尽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长，冠娶已毕，修惜衡泌，吾复何忧。但愿守全所志，以保令终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见关，子平之言，可以为法。

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师，开馆於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又除给事中，不就。久之，还庐山，公卿以下，并设祖道。二十五年，诏曰：“前新除给事中雷次宗，笃尚希古，经行明修，自绝招命，守志隐约。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骑侍郎。”后又徵诣京邑，为筑室於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廷贤堂就业。二十五年，卒於钟山，时年六十三。太祖与江夏王义恭书道次宗亡，义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栖穷藪，自宾圣朝，克己复礼，始终若

一。伏惟天慈弘被，亦重矜愍。”

子肃之，颇传其业，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会稽山阴人也。祖恺之，晋右卫将军。父涛，扬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亲亡服阕，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蕨为业。每以樵箸置道头，辄为行人所取，明旦亦复如此，人稍怪之，积久方知是朱隐士所卖，须者随其所堪多少，留钱取樵箸而去。或遇寒雪，樵箸不售，无以自资，辄自携船送妻还孔氏，天晴复迎之。有时出山阴为妻买缙彩三五尺，好饮酒，遇醉或失之。颇能言理，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郡命功曹，州辟从事，举秀才，并不就。隐迹避人，唯与同县孔觊友善。觊亦嗜酒，相得辄酣，对饮尽欢。百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觊宿，衣悉夹布，饮酒醉眠，觊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觊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恻，觊亦为之伤感。

除太子舍人，不就。颜竣为东扬州，发教饷百年谷五百斛，不受。时山阴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为衣冠所重。义阳王昶临州，辟为文学从事，不起。竣饷吟米二百斛，吟亦辞之。

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时年八十七。蔡兴宗为会稽太守，饷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诣郡门奉辞固让，时人美之，以比梁鸿妻。

王素字休业，琅邪临沂人也。高祖翹之，晋光禄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贫母老。初为庐陵国侍郎，母忧去职。服阕，庐陵王绍为江州，亲旧劝素修完旧居，素不答，乃轻身往东阳，隐居不仕，颇营田园之资，得以自立。爱好文义，不以人俗累怀。世祖即位，欲搜扬隐退下，下诏曰：“济世成务，咸达隐微，轨俗兴让，必表清节。朕昧旦求善，思悼薄风，琅邪王素、会稽朱百年，并廉约贞远，与物无竞，自足皋亩，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难进。并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义恭开府辟召，辟素为仓曹属，太宗泰始六年，又召为太子中舍人，并不就。素即屡被微辟，声誉甚高。山中有蛭虫，声清长，听之使人不厌，而其形甚丑，素乃为《蛭赋》以自况。七年，卒，时

年五十四。

时又有宋平刘睦之、汝南州韶、吴郡褚伯玉，亦隐身求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黄门侍郎文孙也。筑室湖熟之方山，徵员外散骑侍郎，征北行参军，不起。伯玉居剡县瀑布山三十馀载，扬州辟议曹从事，不就。

关康之字伯愉，河东杨人。世居京口，寓属南平昌，少而笃学，姿状丰伟。下邳赵绎以文义见称，康之与之友善。特进颜延之见而知之。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馀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妙尽其能。竟陵王义宣自京口迁镇江陵，要康之同行，距不应命。元嘉中，太祖闻康之有学义，除武昌国中军将军，蠲除租税。江夏王义恭、广陵王诞临南徐州，辟为从事、西曹，并不就。弃绝人事，守志闲居。弟双之为臧质车骑参军，与质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滨。康之其春得疾困笃，小差，牵以迎丧，因得虚劳病，寝顿二十馀年。时有间日，辄卧论文义。世祖即位，遣大使陆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荐康之“业履恒贞，操勛清固，行信闾党，誉延邦邑，栖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洁风轨”。不见省。太宗泰始初，与平原明僧绍俱徵为通直郎，又辞以疾。顺帝升明元年，卒，时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表，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润清潭，翻成丽瞩。挂冠东都，夫何难之有哉。”

慧琳传

——《宋书》卷九七

【说明】慧琳，本姓刘，生卒年不详，秦郡秦县人，宋文帝时僧人，名僧道渊的弟子，所撰《白黑论》曾得宋文帝赏识，但受到佛教徒的攻击。他因此参与朝政，权倾天下，有“黑衣宰相”之称。

佛教自从后汉明帝开始，法术才开始向东方流传，从此以后，佛教逐渐流传广泛，从帝王至民众百姓，没有不归化信仰的。经文训诂积累很多，教训意义既深渊又广远，单独成为一门学问了。元嘉二十年，丹阳尹萧摹之上奏说：“佛教教化流传到中国，已经经历了四个朝代，佛像佛塔，现存的以千计算。进可以维系心灵，退能够招劝民众。但最近以来，感情上敬重那些轻浮枝末的东西，不把精心至诚当作最好的选择，反而把奢侈竞尚看得更重。旧的庙宇荒废了，不曾去修理他们，却各自只顾制造新的庙宇，以竞相夸耀。高院显宅，在这里差不多没有了，木材竹料、铜钉铁料，消耗花费没有止境，对神明没什么关系，却对人间带来烦累，建造的超过规定的，应该加以裁减检束，不对此加以防止，流传放失不会停止。请求从今以后，打算铸造铜像的，都应该向宫廷中报告，兴建佛塔佛寺精舍，都要先到所在的太守处说明，郡里按规定应该报告所在的州，经得同意，然后才能动工兴造。如果有擅自建造佛寺佛塔精舍的，都按违反不接受诏书的律条办理，铜制门宅林木寺院，都没收归官。”皇帝同意，还挑选了沙门并罢免和尚数百人。

世祖大明二年，有一个叫昙标道人和羌人高闾合谋造反，皇上因此下诏书说：“佛法讹误，沙门混杂，不能够扶持救济大教，反而专门成了逃犯的藏身之地。加之以奸心不断发生，凶恶之状多次听说，败坏扰乱风俗习惯，人和神之间产生了怨恨，可以交给当地官

僚，精心加以挑选淘汰。以后有违犯的，严格加以诛杀论罪。”于是设立了许多条令禁款，假若不是守戒习法精心勤苦的，都让他还俗，但因各个寺里的僧尼进入宫廷，和后妃往来相通，这种制度最后不有实行。

以前晋代的庾冰开始建议，想让和尚尊敬皇帝，后来桓玄再次重述这个意思，都没有真正实行。大明六年，世祖让主管的官吏上奏说：“我听说深院高楼大宅，并不是期待有多宏伟壮丽，抱拳下跪匍伏，并不就是恭敬，将是用来施用天下，管理世界，统治民众，所以虽然儒家法家分枝异派，名学墨家各自相异，至于看重亲属、尊敬长辈，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差异的。独有浮图作为宗教，来自遥远的西域沙漠，不合中土常规，遵从传承的旧事，生命意识精诚超脱，普通民众难以称说，思想学说不断衰微、限隔，加以文字限制掩盖了其道义，在其末流尤难流传。于是就超越常规法度，把亲戚尊辈看得较轻，丧失了从众的明道，迷失了教化的深义。佛法靠谦虚节俭自我管理，以忠厚虔诚为本分，不轻视比丘，碰到人就礼拜。目连是一个桑门和尚，看到长辈便讲礼，那里有因事而屈从于所有的人，因守道而不顾其他？现在大道源长流广，人们都仰视相观，九仙送宝，百神尽职，便是京城内外，舍弃不臣服的人们，在朝廷官府之间，延揽抗礼的人，恐怕不是所以用来纯化风俗世态，榜样规则。我们建议：认为沙门互相接见，当有虔诚礼敬的态度，应当按照他原来的本来习俗，那样则朝廷制度有序，驾驭有方了。”皇帝同意了，前废帝初年，又恢复旧态。

世祖宠爱的妃子殷贵妃死了，为她立了一座寺庙，贵妃的儿子鸾封为新安王，所以用新安作为寺号，前废帝杀掉子鸾，于是毁掉新安寺，驱赶僧徒，不久又毁了中兴、天宝几个寺庙。太宗平定动乱，下令说：“先帝建造中兴及新安几座佛寺，是用来长久地垂范佛义，宣传教义的作用。不久碰上了昏乱的虐臣，法象被残毁，师徒走散流失，非常的可怜。精妙的训教深沉的教义，非常有助于扶植教

义。可以招集从前的旧僧，让他们都回到原来的位上，并且派上材料官，根据需要加以修复。

宋代著名的僧人有道生。道生、彭城地方人。父亲是广戚令。道生出家为沙门，是法大的弟子，小时候聪明颖悟，年仅十五，就能讲诵经典，等到长大了有不同的见解，并且马上悟到新义，当时人很推重他。元嘉十一年，死在庐山，沙门慧琳为他写了一篇悼文。

慧琳，秦郡秦县人，俗姓刘氏，从小出家，住在冶城寺，有文章才学，兼通儒学与佛典，被庐陵王义真所赏识，曾写下《均善论》，那篇文章的内容是：

有一位白学先生，自己认为是中国的圣人，治理整治天下有百世，他的道德很高大了，智识能应服所有变化，天和人的道理都通了，道义也没什么隐含的意义，教旨也没有什么遗忘的地方，聪明睿智圣哲，那里有负于特异之论。有一位黑学道士认为他很浅陋，认为不能照及幽冥的道路，更不能化及来生，虽然追尚虚心，但不能使事归虚化，没有得到西域佛教的精深之旨。所以白学先生请教他不能达到的地方。

白学先生说：“释氏所论的‘空’和老氏所说的‘空’没有什么差别吗？”黑学道士说：“有差别，释氏把万物看做是空的，空就是物合而为一。老氏把有和无看作是两途，空和有互不相同，怎么能说两学相同？”白学先生说：“释氏以物为空，万物真的是空的吗？”黑学道士说：“确实是空的，空空归无，不仅是全空了。”白学先生说：“天、地、人生长在宇宙之中，万事万物充满了天地之间，怎么能说是空的？”黑学道士说：“空指的是它本性的空无，不因为他所假借的外体而相害，现在买许多材料用来构成大厦，不在乎它占住的事实。积累一丝一毫而成合抱之大，并没有檀木的本体。生命不计较一会儿的停留，泰山看不上一点点的稳固，兴起与不亡没有固定，因缘没有所主，所谓空是性理之空，所谓难是事理之难，我认为没有什么错误

了。”白学先生说：“所说的实相，空是讲的这个吗？”黑学道士说：“对的。”白说：“浮变之理，交错出现在眼前，这是看到听到的人所都了解的。解说的人靠此来登上道场，看重者凭此轻弃异学，确实是没有看到它的渊深之理。黑说：“这个道理很浅，探求起来确实很遥远。感情所看重的东西是虚的，事实中所看重的是实在的。现在把真实的东西看得很虚，把浮伪的东西离去。爱心和欲望的迷惑，不得不除去。爱心丧失就会不登道场，我不知道了用什么来相明白。”白说：“现在把树离析为毫丝，无法体现茂树的垂阴之功，把树木离析，房室空掉，不会损害车轮的美。明无经常增加他爱惜光阴的情怀，陈若偏偏笃信时间竞争的顾虑，贝锦因为繁美有光彩而产生光辉，和羹因为盐梅而产生美味，齐侯追求爽鸠的快乐，燕王没有延年的办法，害怕和合的分辩，危险害怕的教，正好能够爱恋他的嗜好与欲望，没有办法让他倾尽爱竞之心的迷惑。”黑说：“这固然从理论上看与华人不相同，文献典籍没有能够赶上。”白说：“山高不辞让卑小之地，大川不弃小河之流，有关舟和河川的谈说，坚白唐肆的议论，大概充满中国了。并不是理论的深奥，所以不举例作为教本。您本来用遗情弃累，虚心向道，但是按事进行剖析的人，犹如在指掌之间。”黑说：“周、孔作为一教，只关心一世，看不到来生那无穷无尽的缘份，积累的善行也不超过子孙的福庆，积累的过失也不超过剩下的殃害的惩罚，报答功效只限于荣禄，遣责最严重的就是让他贫困低贱，在看到见到以外的世界，其他一点也不知道，真是太可悲了。释迦关系到无穷无尽的事业，拨开重重险关，考虑及点点滴滴，宇宙之内不足以充斥他的光明，设立一个慈悲的救济主，万世群生不足以受尽他的教化，讲到地狱就民众害怕他们自己的罪恶，叙及天堂那么人民高兴喜欢得到幸福，指泥洹为长归之地，乘借法身用来远览博观，神变没有不周到的，灵验恩泽没有不及遍

的，先觉者飞翔在上世，后来醒悟的飞腾而紧跟。坎井之中的人，用什么去理解大方之家的人？”白说：“确实能夸大他的话了，现在检效神光没有一寸一尺的光明，验实灵异变化没有一丝一毫的奇异，勤奋诚实的人见不到好报的样子，踏实学习的抵不上做虚弄假的人，只知道称无量之寿，又有谁见到八九十岁的老人？感叹金刚的坚固，只有谁见到过不朽的形体？假如和事情不相符，应该寻求立言的意旨，遗落他所依托的学说。况且拿天堂用来激发人们行善。哪里比得上信服道义而追求秉从义理？顶礼膜拜去求得免除罪责，不用真正地端正肃严施舍一点好事去求得百倍的好处，没有不加吝啬的的情怀。羡慕泥洹的快乐，产生着沈醉逸乐之心，赞叹法身的奇妙，也产生了好奇之心。新近的欲望没有满足，获得长远的利益之心又产生了。虽然说菩萨没有欲望，普通民众本来就充满了欲望了。刚开始救助受苦的民众，却永远打开了竞利逐益的习俗。清澄求道，难道可以得到吗？”黑说：“不是这样的。假若不用来生的愿望去显示，怎么可以权衡今生的滞耗，人情不能突然获得满足，所以积渐去诱导他们，夺去这短暂人生，去达到无穷的生命。假若不辛勤地去春播，秋天收获又有何期？正坐在井底之下，不考虑普通之利，那将永远丧沦在九泉之下了。”白说：“真奇怪啊！为什么所追求的竟这样不同，道本来处在无欲之上，却要用有欲之道去探救他，往北去要想找达南方之郢，往西行却在期待抵越，正会永远地迷困在幽都，停滞于昧谷了。那辽远的闽，楚之地，又怎么可以见得到？所说的渐积，是在一天天地减损。应该首先丢掉那些轻的，然后才去丢掉重的，让利益和欲望之心一天天地减；真淳洁白之心自然产生了。怎么能用小的去求得多的，用粗的去换取精妙的，在俯仰之间，无利不动，利益所带来的变化那里还有止境啊？于是用丹青来满足媚俗世俗的心态，大兴土木来夸世喜欢强状的心态，大行浪费之

道，花掉了亲属的财产，干些没有用的事情，搜刮民众的营生所急，以达到建成刹宇的目的，借助手中的权力，来达到劝化的功业，结聚师徒党羽的力量，苦守节操用来达到厉精的名誉，借护法来展示斗竞之情，真是太可悲了啊！道又怎么去寄托？因此周公、孔子敦劝世俗，不关系到视听之外的事情，老、庄虽然风尚，也谨慎地属守性分吧了。”黑说：“连游侠、游说、游行者都秉承仁义，盗跖虽坏，也借用仁、义、礼、忠、信五善，圣迹的开放，岂有什么内、外之分。况且黄老之家，符咒章醮的伪枉，水祝的诬，不可说尽了，你对他们没什么奇怪，却对此深感惊异，是在浊水之中游玩，却不习惯见到清水吧了。”白说：“有影迹就不能不有过失，有道术就不能没有伪行，这就是圣人所以有所限制，现在叹息的是作法而有失于贪，并因此而成为习俗、不端正这种失弊，反而认为很高深了。至于荒淫妄诞之徒，世间本来就很鄙视，源流也很轻蔑，本来就不值得去说他。”黑说：“释氏之教，专门救助夷人习俗，难道就对华众没有什么作用？”白说：“怎么是这样的？要做的活就要注重开端，就应该有所属意，爱护民众不事杀伐，追求布施与周济，把荣华之心去掉，广布兼济之心，仁义玄一之人，又靠的是什么。可惜啊！真正的创意不明白，末流反而造成累赘了。”黑说：“你的论述好的方面大概相同，适当的事情难道只限于人生吗？”白说：“幽冥之理，因然不止是限于人事一途了。周公、孔子怀疑而不加辩论，释迦辩论却不实在，应当废除那些明白或者晦涩的事情，保存那些精要之论，请让我让说一番，那些以仁义为训导的，会服从理念以教化民众。用劝戒去统帅民众的，因利而为善。所以说美好的言辞关生于欲望，而消灭在理悟之中，游说言说流行在天解，而息灭在贪伪之中，因此所以显亦来生的，掩蔽在道，释不得已，绝幽冥的，暗地里符合姬发，孔子而改变其开始，从这方面来说，说的人未必很远，知道的也未必

能得到，不知道的不一定失去，只要知道六度和五教一起大行天下，信顺和慈悲一起立身，不同的道路而走向同一目标，不应该守住始发的际象了。

论说流行当世，旧的僧人认为他贬低了释氏，想加以排弃。太祖看见了很赞赏它，元嘉年中，于是参加权要机关，朝廷中大事，都得以一块讨论，来往宾客车辆很多，门口的车经常有数十辆，四百八方赠送交通相联系，权力势位倾倒一时，注释过《孝经》以及《庄子·逍遥游篇》文论，流传于世。

（吴言 译）

【原文】

佛道自后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后，其教稍广，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归心，经诂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焉。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誇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丝，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人官。”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

世祖大明二年，有罢标道人与羌人高闾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替，沙门混难，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遗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怨，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术其义，并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闻遵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非止敬恭，将以施张四维，埽制入宇。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由靡爽。唯浮图为教，易自龙堆，反经提传，

训邈事远，练生莹识，恒俗称难，宗旨缅谢，微言沦隔，拘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随方之眇迹，违制化之渊义，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人斯拜，目连桑门，遇长则祀，宁有屈膝四辇，而简礼二亲，稽顙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无兴载述，而事屈偏尝，道挫余分。今鸿源遥洗，君流仰镜，九仙羹实，百神耸职，而畿辇之内，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间，延抗礼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敬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微有序，乘方兼遂矣。”诏可。前废帝初，复旧。

世祖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鸞，乃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寻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太宗定乱，下令曰：“先帝建中兴及新安诸寺，所以长世垂节，弘宣盛化。顷遇昏虐，法像残毁，师徒奔迸，甚以矜怀。妙训渊漠，有扶名教。可招集旧僧，普各还本，并使材官，随宜修复。”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威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年，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谥。

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其词曰：

“有白学先生，以为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其德弘矣，智周万变，天人之理尽矣，道无隐旨，教罔遗筌，聪睿迪哲，何负于殊论哉。有黑学道士陋之，谓不照幽冥之途，弗及来生之化，虽尚虚心，未能虚事，不逮西域之深也。于是白学访其所以不逮云尔。

白曰：“释氏所论之空，与老氏所言之空，无同异乎？”黑曰：“异。释氏即物为空，空物为一。老氏有无两行，空有为异。安得同乎。”白曰：“释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于空矣。”白曰：“三仪灵长于宇宙，万品盈生于天地，孰是

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体也。今构郡材以成在大厦，罔专寝之宝，积一豪以致合抱，无檀木之体，有生莫俄顷之留，泰山蔑累息之固，兴灭无常，因缘无主，所空在于性理，所难据于事用，吾以为娱矣。”白曰：“所言实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变之理，交于目前，视听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场，重又以轻异学，诚未见其渊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实远。夫情之所重者虚，事之可重者实。今虚其真实，离其浮伪，爱欲之惑，不得不去。爱去而道场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晓也。”白曰：“今析豪空树，无口垂荫之茂，离材虚室，不损轮奂之美，明无常增其悃荫之，陈若偏笃其竞辰之虑。贝锦以繁采发辉，和羹以盐梅致旨，齐侯追爽鸠之乐，燕王无延年之术，恐和合之辩，危脆之教，正足恋其嗜好之欲，无以倾其爱竞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绝于诸华，坟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辞，川树积小之咏，舟壑火传之谈，坚白唐肆之论，盖盈于中国矣，非理之奥，故不举以为教本耳。子固以遗情遗累，虚心为道，而据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间乎。”黑曰：“周、礼为教，正及一世，不见来生无穷之缘，积善不过于孙子度，累恶不过余殃之罚，报效止于荣禄，诛责极于穷贱。视听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释迦关无穷之业，拔重关之险，陶方寸之虑，宇宙不足盈其明，设一兹之教，君生不足胜其化，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观其福，指泥洹以长归，乘法身以遐览，神变无不周，灵泽靡不覃，先觉翱翔于上世，后悟腾翥而不绍，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效神光无径寸之明，验灵变罔纤介之异，勤诚者不睹善救之貌，笃学者弗克陵虚之实，徒称无量之夸，熟见期颐之叟，咨嗟金刚之固，安覩不朽之质。苟于事不符，宜寻立言之指，遗其所寄之说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教身，孰与从理以端心。礼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肃之意，施一以徼百

倍，弗乘无吝之情。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赞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教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或不示以来生之俗，何以权其当生之滞。物情不能顿至，故积渐以诱之。夺此俄顷。要彼无穷，若弗劝春耕，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虑者，长渝于九泉之下矣。”白曰：“异哉！何所务之乖也。道在无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长途于幽都，永谬滞于昧谷。辽辽闽、楚，其可见乎。所谓积渐者，日损之谓也。当先遗其所轻，然后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岂得以少要多，以粗易妙，俯仰之间，非利不动，利之所荡，其有极哉。乃丹青眩媚丝之目，土木夸好壮之心，兴糜费之道，单九服之财，树无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营造之计，成私树之权，务劝化之业，结师党之势，若节以要厉精之誉，护法以展陵竞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关视听之外，老、庄陶风，谨守性分而已。”黑曰：“三游本于仁义，盗跖资于五善，圣迹之敝，岂有内外，且黄、老之家，符章之伪，水祝之诬，不可胜论。子安于彼，骇于此，玩于浊水，逮于清渊耳。”白曰：“有迹不能不敝，有术不能无伪，此乃对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于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为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论。黑曰：“释氏之教，专救夷俗，便无取于诸华邪？”白曰：“蜀为其然。为则开端，宜怀属绪，爱物去杀，尚施周人，息心遗荣华之愿，大士布兼济之念，仁义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为累耳。”黑曰：“子之论善殆同矣，便事尽于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极于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辩，释迦辩而不实，将宜废其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请尝言之。夫道之以仁义者，服理以从化，帅之以劝戒者，循利而迁善。故甘辞兴于有欲，而灭于悟理，淡说行于天解，而息于贪伪。是以示来生

者，蔽亏于道、释不得已，杜幽暗者，冥符于姬、孔闭其兑。由斯论之，言之者未必远，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耳。殊涂而同归者，不得守其废轮之辙也。”

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输，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文论，传于世。

高逸传

——《南齐书》卷五四

【说明】《南齐书》所记载的这十位隐者，与此前诸史所记载的隐士大略相同，但有两点似乎更为明显，那就是这些隐士们明确向往自由自在的山林安逸生活，如宗测说：“我的本性和鱼鸟一样，只热爱山林泉，眷恋松柏草木。”二、同时他们的别一面又有极强的出仕思想，似乎有些即是以隐作为出的一种曲折途径。仔细揣摩，不难见出。另外，当权者对隐士普遍推重，真心地希望他的书来辅助国政，这看来不完全是史书对帝王的美化。从这十人传中，可以较为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周易》有所谓四种成为君子的途径，说的就是寡言少语。所以有人入了宗庙祠堂就不再出来，有人浪迹江湖，一去不返。隐居避世多种多样，人们的行为各有不同。至于内心持有足够的道义的人，对任何名利不要去追求，躲进深山，隐姓埋名在狭谷，解脱了套在自己身上的尽仁义的枷锁，让自己的精神灵魂遨游在隐居避世的极乐世界。那么在名教之外，另有一种品格。所以尧的封臣也有反对他的人，孔门也错杂有山野之人。其次则高举着独来独往的大

旗，重视或出世或做官这样的不同的名声，反对竞争，阻止贪婪与社会风气迥然不同。有的思前想后，反而后悔，把事情归咎于自己的糊涂；有的因为正义不能伸张，而行吟山泽、浪迹江湖。都想利用大自然来成就自己的心愿，借用自然界的风云变换来使自己有所警惕。但是对于心愿的完成、目的的达到，有人能做到，有人却做不到。他们都正直而有修养，用艺术来文饰自己。不然的话，和山里的打柴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樊英应征，不能满足李固的愿望；冯恢唱和，因张华的评说反而显出粗陋。尘世之外，这样的人很多。象现在的这十几位先生，做官不求出名，退处不讽刺时俗，保全自己，隐蔽行踪，从事儒学研究，这才是隐士处世的模范行为。所以将他们的事迹连缀成这篇《高逸篇》。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唐入。高祖褚舍。任始平太守。父亲褚逊，任征虏将军。

褚伯玉年轻时即有隐士的操守，清心寡欲。十八岁时，父亲为他娶媳妇。媳妇从前门进去，他从后门逃出。于是逃到了剡县，住进瀑布山。生性耐寒耐暑，当时的人把他比作王仲都。在山里住了三十多年，和社会上的人物相隔绝。王僧达统领吴郡，用厚礼坚请他出来。褚伯玉没有办法，在郡里住了两个晚上，和王僧达才说了几句话就回去了。宁朔将军丘珍孙给王僧达写信说：“听说褚先生出山住在您府上。这个人是从不不到高楼贵宅来的，也不事奉王侯贵族。他行为高尚，农耕而食，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不是您礼节完备，好士重贤，怎么能够请他出来。过去文举隐居在冶城，安道避世在昌门，现在连上他，也就有三个人了。然而对这些不拿官府俸禄、餐霞饮露之人，只能让他们智暂地停留一下，不应该让他长久地住下。您应该帮助他们完成高尚的行为，促成他们的得道成仙。希望您让他回去的时候，请他到我这儿来一下，我也想听他谈。”王僧达回信说：“褚先生早已回去了。古代的逸民隐士，有的留恋子

女，有的想招收门徒，扩大自己的影响。然而这位先生什么都不想，只和松柏、山石做朋友。住在孤峰绝岭上，已经九十年了。最近之所以邀请他来这里，是想满足我对他日夜的思仿。此番讨论灵芝、丹桂一类事物，借以谈论荔萝，使我仿佛已经窥见了事物的真谛，象自己亲自隐居了一般。知道您想要见他。一定会替您转达。”

刘宋孝建二年，散骑常侍乐询作民间调查，上表推荐褚伯玉，并征聘他为本州议曹从事，他没有就任。太祖即位，亲自下诏书给吴郡、会稽郡二郡官员，要他们按礼节迎接和护送褚伯玉来京，褚伯玉又借口有病推辞了。高祖不想违背他的意愿，下令在剡县白石山建造太平馆给他住。建元元年去世，时年八十六岁。常常住在一座高楼上，死后就葬在楼旁边。孔稚珪跟着他学习道法，为他在太平馆旁立了一块纪念碑。

明僧绍，字承烈，是平原郡鬲县人。祖父明玩，曾任州治中。父亲明略，任给事中。

僧绍于刘守元嘉年间两次被推选为秀才，通晓经籍，掌握儒家思想。永光年间，上级官员又提拔他任功曹，他都没有就任。隐居在长广郡的崂山中，聚徒讲学。淮北被少数民族侵占，于是他到了江南。明帝泰始六年，被征为通直郎，没有就任。

升明年间，太祖任太傅，教人按礼节推荐僧绍、顾欢和臧荣绪，征召他们为记室参军，他们没有来。僧绍的弟弟庆符治理青州，僧绍缺乏粮食，随着庆符到了郁洲，住在弇榆山，住在专门为修身养性而盖的精舍里，欣赏游玩山川林石，一座城池州府都不曾去过。建元元年冬，皇帝下诏说：“我空着高位盼望着人才到来，心里怀念着隐居避世之人。齐郡人明僧绍立志隐居，沉浸于典籍和远大的志向中，他具有幽远贞静的操守，应该加以表彰。”征召他任正员外郎，他借口有病没有就任。后来在给崔思祖的信中又说：“明居士的意愿值得尊重，我前面的指示难道没有告诉他吗？天凉以后想要举

行讲习研讨活动，你可以到他那儿去，告诉他我的意思，命令他和庆符一起回来。”又说：“不吃周朝的小米而吃周朝的野菜，古人已经有看法了。现在那会没有说闲话呢？姑且算作笑话。”

庆符离任，僧绍跟随他回来，住在江乘的摄山。太祖对庆符说：“你哥哥做事很高尚，也是尧无法统治的臣子，我虽然和他没有接触，但有时睡梦中和他见面。”赠给僧绍一支竹根雕的如意，一顶笋壳做的帽子。僧绍听说了和尚释僧远的道德情操，去探望定林寺，太祖想出寺去见见他。僧远问僧绍说：“天子如果来了，居士您怎么办？”僧绍说：“山野之人，只能凿墙逃跑。如果辞官不被允许，只有依照过去的戴公的做法了。”永明元年，世祖下令召见僧绍，他借口有病不去拜见。世祖下诏书征他任国子博士，也没有就任，就去世了。儿子元琳，字仲璋，继承了家业。

僧绍的大哥僧胤，懂玄理，能清谈。刘宋时为冀州刺史。弟弟僧嵩，也好学，宋孝武看见他，迎上前去并叫着他的名字，当时的人都认为这很荣耀，泰始初年，任青州刺史。

庆符建元初年，任黄门郎。

僧胤的儿子惠照，元徽年间为太祖平南主簿，跟着太祖拒守桂阳，最后官至骠骑中兵，与荀伯玉轮流任领直。建元元年，任巴州刺史，对蛮、蜒等少数民族采取怀柔和绥靖政策，皇帝许诺他说要让他治理益州，还未升官就去世了。

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祖父顾超，晋朝隆安末年，因避乱而迁居。顾欢六七岁时，记录甲子，有三篇书简，顾欢分析计算，于是知道有六甲等知识。家里穷，父亲让他驱赶田里的麻雀，顾欢作了《黄雀赋》回来了，麻雀吃掉了一半多粮食。父亲生气，想要揍他，看见《黄雀赋》，于是没有揍他。乡里有学校，顾欢很穷，无法上学，在校舍的墙壁后面站听讲，没有一处遗忘的。八岁时读《孝经》、《诗经》、《论语》。长大后更加有志于读书学习。母亲年纪大了，他亲自

种田，夜里读书时则烧一些糠米作照明。同郡人顾恺之到了他们县里，见了他很惊异，让几个儿子跟着他学习，孙子宪之也跟着他读经书。顾欢二十多岁时，改从豫章人雷次宗学习玄学儒学，向他请教玄学儒学的义理。母亲去世时，滴水不进有六七天。在墓旁盖了茅屋住下，于是隐居，不再出来做官。在剡县天台山开馆讲学，常常有近百人跟着他学习。顾欢很早就失去父亲，每次读《诗经》读到“哀哀父母”一句，总是拿着书痛哭，跟着学习的人于是废掉《蓼莪篇》，不要他讲解。

太祖辅政，很高兴顾欢的言行、风格，征召他为扬州主簿，派中使去迎接顾欢。到他即位时，顾欢才到。他自称是“山谷之臣顾欢”，上表说：“臣听说举起网就要提起纲，抖皮衣要怜着领，纲、领理顺了，底下的细节问题自然就会解决了。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道德就是纲，形势趋势就是细节问题。天子理顺那个纲，万物都会按照时间和秩序去进行；细节问题处理起来有原则，底下的官员也就不会无所事事了。所以商汤和周武王提倡道德修养，把握住了时势，所以殷、周就兴旺就长久，秦始皇和项羽忽视道德修养，把握不了时势，所以就会遭到祸害。天气的变化，自古有之；四季更迭，所以细葛布衫和皮袄交替着穿。现今水火易位，天、地、人都有改变，上天树立的道德风尚，对应季节养育万物，搜罗、暴露隐藏着的不足，民间老百姓都无话不说。所以我这个深山穷谷中的笨人，才敢暴露自己的窥管之见，谨献上删节撰写的《老氏》和《治纲》一卷，我个人的愿望是想稽考、依据古代各位帝王的做法，斟酌删节以备时用，您如果不因为村野之人说的话就废置不用，不因为人的出身低贱就贬低他的思想，那就是普天之下的恩典，是我这个小臣子的幸运了。希望您对于这两本书能给予一阅，这样上下都会平安，即使不仰求人民，人民也会高兴，不祈求天的保佑，天也会保佑，老天保佑，人民高兴，那么帝王的根基就巩固了。臣的志向是在隐居，无意于荣华富贵。在山里种田，自给自足，不需要朝廷供给的俸禄。陛

下既然老远地来找我，我哪敢不把话说完呢？话既然已经说完了，请允许我从此离开。”

这时员外郎刘思效上表陈述的忠直的意见：“刘宋自从大明以来，渐渐地出现凋弊的景况，征调赋税比以往有所增加，国库还比过去穷困。加上战争多次暴发，创伤不能恢复，戍士成了残废，储备不足平时的一半。人民嗷嗷待哺，脸上都没有因为活着而欢乐的神色。王公贵族和大商人对于车马服装歌伎音乐，竞相争奇斗艳，对于亭池住宅，也攀比着看谁高贵华丽。至于贫民百姓，都不敢采他们的草来充饥，取他们的水来解渴。贫富形成鲜明对照。这是抛弃了根本，走上了末路。陛下应该下一道明确的诏告，发出提高道德思想的号召，对老百姓施恩加典，禁止奸邪伪劣的做法，减轻赋税征收，减少劳役征调，杜绝贿赂，禁止歌舞宴乐，改变目前的风俗教化，使它能够适应各方面的朴实的作法，这不也是很伟大的吗！又彭、汴两地有猫头鹰的老巢，青丘是狐狸野兔的老窝，那里的少数民族残害百姓已经很多年了，现在越来越厉害。鬼对着旧泉而哭泣，人为故土的失去而悲哀。小孩看到梳辫子的人都惭愧，老人看到穿胡服的人而为自己被他们俘虏感到羞耻。陛下应该对上满足老天的愿望，对下安抚老百姓殷切盼望的心情，授权给如同汉代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将领，把政策方案交给同汉代萧何、张良一样的军师，这样就会万众一心，清除一切祸乱灾害。这就是平时所说的恒山还没有指一下就倾斜了，渤海还没有喝一口就干枯了，那里仅仅是把残寇消灭掉呢！”

皇帝下诏说：“我日日夜夜都很小心谨慎，想着要发扬广大良好的道德风尚，做梦都想着高山和水边的隐士贤人，经常精心管库，不能按时吃饭，思想上老是在考虑，这样的勤劳也就到了极限了。吴郡人顾欢、散骑郎刘思效，或来自田园山丘，或越过自己的级别，都能够献书上表给朝廷，向皇帝发表见解、看法，有思想有主张，很合我的心意。现在发布他们的奏章，外面的人可以详细地选

择适合自己的条款，按时想出对策，启奏上来。顾欢近来已予表彰，思效可交给有关部门考核，按资历政绩确定等级，等候升官，以表彰他的正直和敢说真话。”顾欢回到东边，皇帝赐给他麈尾和素琴。

永明元年，皇帝下诏征召顾欢为太学博士，同郡人顾黯为散骑郎。顾黯，字长孺，有隐者的内操和顾欢一起都没有就任。

顾欢晚年炼丹服食，不和人来往。每天早晨出门，山里的小鸟都停在他的掌心里找东西吃。信奉黄帝、老子的学说，通晓阴阳历数，占卜算命很多都灵验。早在元嘉末年，出了都城寄住在东府，忽然在柱子上写道：“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接着就回到东边去了。后来太初年间刘宋刘邵杀了父亲刘义隆自立，果然是在这一年的这一月。自己知道将要辞世，作诗表明自己的志向，说：“精气顺着天时的变化而运行，魂魄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确切地算出了去世的日子，死在剡山。死后身体柔软，时年六十四岁。归葬原已修好的旧墓，墓旁边长出了木连理树，县令江山图上表表明他的事迹。世祖下诏给顾欢的几个儿子，让他们撰写顾欢《文议》三十卷。

臧荣绪，东莞郡莒县人。祖父臧奉先，做过建陵令，父亲臧庸民，任国子助教。

荣绪早年丧父，亲自从事农业劳动，以供奉祖先，得以进行祭祀祖先的活动。母亲去世后，著有《嫡寝论》，打扫收拾祭堂，摆好筵市，每逢十五总要拜祭供奉，珍奇味美之物没有自己先吃的，总是首先进贡母亲。

他纯朴好学，总括东西两晋的史料，写成一书，有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隐居在京口，聚众讲学。南徐州官员提拔他任西曹，选举他为秀才，他都没有就任。太祖治理扬州时，征召他为主簿，他不到任。司徒褚渊年轻时曾命令人驾车寻访他。建元年间，启秉太祖说：“荣绪，是东方的隐士。过去臧质在宋，以皇帝亲戚的身分出任彭岱令，请他作为助手。因为这不是他的爱好所在，所以

以自己有病为借口请求罢免。他住在茅屋蓬庐中，坚守着自己远大、清高的志向，屋漏地湿也不在意，种田浇菜以终其身。和朋友关康之一起沉浸在典籍中，追求古人的思想，著书立说，撰写《晋史》十函套，赞和论虽然没有非凡的才华，也完全理顺了晋朝这一代的历史。我往年常去京口，早和他有来往。现在让他送书来，刚刚才送出，希望能够收藏于石渠、秘书阁，采录其中独特之处，使官府藏书日臻完备。”皇帝答复说：“您所说的臧荣绪，我很看重他，他有史书，想把它收入朝廷藏书，很好。”

荣绪特别喜爱五经，对人说：“过去吕尚奉上丹书，周武王都要斋戒沐浴，从天子的宝坐上下来迎接，李耳、释迦牟尼创道、佛二教，都受到人们的尊敬、供奉。”为了甄别辨明什么是最高的道义，创作了《拜五经序论》。常常在孔子诞辰的子日，陈列《五经》祭拜它。自称“穿着粗布衣的先生”。又因为喝酒会败坏道德，常常说要引以为戒。永明六年去世，时年七十四岁。

早先，荣绪和关康之都隐居在京口，世人称他们为“二隐”。关康之，字伯愉，河东人。世代居住在丹徒。以攻读研究典籍为事业。四十年没出门，没有应征官府的提拔举荐。刘宋太始年间，征召他为通直郎，没有就任。晚年时因为母亲年老家里贫困，要求出任岭南一个小县的县令。性情清正简约，独居一室，很少和妻子见面。不和客人们来往。对于弟子，则把自己的学业传授给他们。特别擅长《左氏春秋》。太祖任领军时，特别喜欢左氏之学，送《春秋五经》给他，他亲手标点整理，并因此而论证了《礼记》中的十多处。高祖很高兴，很宝贝爱惜这部书。遗诏要以本书入棺陪葬。康之宋末去世。

刘虬，字灵予，南阳涅阳人。祖上迁居到了江陵。刘虬年轻时即志向远大，喜爱学习，一定要做了官后才隐居。刘宗泰始年间，做官做到晋平王的骠骑记室和当阳令。后辞官回爱，一个人静处，断了粮食，只吃白术和胡麻。

建元初年，豫章王统治荆州，教人提拔刘虬别驾^①职，派人送信札请他的同郡人宗测、新野人庾易，刘虬等各人写信答复，都没有应命。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卿上表推荐刘虬及同郡人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求皇帝命令用装有蒲轮的车子和礼品聘请他们。皇帝下诏任刘虬为通直郎，他没有就任。

竟陵王子良写信给他表示要让他出仕。刘虬回信说：“我刘虬四季都在生病，夏、春、秋三季都要种田，在山泽中舒畅地过完我剩下的年岁，将我暮年的情怀寄托于鱼、鸟等自然景物身上。那里是皇帝恩典不重、大臣宏图不展呢？我刘虬做官不研究玄机沉浸于玄理，没有孔子及稷下诸学士的才辩；退处不能够专心致志，摆脱尘世的俗务，也没有去坟墓间大树下隐居。皇帝隆恩普施、仁慈的风范早已表明。谨以我山野之人的身分，向他表示敬意。”

刘虬精通信奉佛教，穿着粗布衣服，拜佛吃长素。给《法华经》作过注，自己讲解佛教教义。因为江陵西边的沙洲远离人烟，所以迁到那儿去住。建武年，皇帝下诏征聘他为国子博士，没有就任。那年冬天刘虬病了，大白天有白云徘徊在屋檐下和大门里面，又有香气漂出和音乐之声。一天他去世了，时年五十六岁。

刘昭和刘虬同族。州里提拔他任祭酒从事，他没有就任，在山里隐居。

庾易，字幼简，新野郡新野县人。迁居江陵。祖父庾孜，曾为巴郡太守，父亲庾道驥，任安西参军。

庾易性格恬静稳重，不和外面的世界交往。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提拔任命他为骠骑参军，没有就任。临川王映亲临地方，只看重庾易，上表推荐他，奖赏他一百斛麦子。庾易对来说：“我小民能够打柴采桑和麋鹿为伍，能够穿着熟制过的皮衣，以日、月为车，可以自由驰骋，能够自己耕种得到粮食，大王对于我的恩典，已经很深了。”推辞了，没有接受馈赠。永明三年，皇帝下诏征聘他为太

子舍人，他没有就任。以读书探讨文义自乐。安西长史袁彖钦佩他的作法，和他通信，送给他礼物。庾易拿连理机、竹翹书格还报他。建武二年，皇帝下诏再次征聘他为司徒主簿，没有就任就去世了。

宗测，字敬微，南阳人，刘宋征士宗炳的孙子。世代定居在江陵。宗测年轻时即稳重谦让，不喜欢追求功名利禄。他曾感叹地说：“家里贫穷，父母已走，不选择就做官，前代的贤人认为这是美德，而我内心中有点不明白。如果不能够无形地感化地下的黄金，不知不沉地使江中的鲤鱼跳出来，就应该顺应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分得大地丰富的物产。怎么能够吃别人丰厚的俸禄，为别人的大事耽忧呢？”

州里选举他为秀才，提拔他任主簿，都没有就任。骠骑豫章王征召他为参军，宗测回答说：“为什么要误伤海鸟，加害山木？”母亲去世，亲自背土去墓边种上松树柏树。豫章王又写信给他请他出山，提拔他为参军。宗测回答说：“我的本性和鱼鸟一样，只热爱山中林泉，眷恋松柏草木，看不起出仕做官这条人人都走的路。我纵情于岩石溪水之间，就和疯子一样，一点儿也不知道就要走了。如今鬓发已经白了，那里还能够担负责任，督促别人，憎恨鱼而羡慕鸟呢？”永明三年，皇帝下诏征聘他为太子舍人，他没有就任。

他想遨游名山，于是，把祖父宗炳画的《尚子平图》画在墙壁上。宗测的长子在京城做官，知道父亲要隐居，便求调任为南郡丞，以便经营家产、管理家事。刺史安陆王子敬、长史刘寅以下都曾赠送东西给宗测，但他均不接受。随身携带着《老子》、《庄子》二书离家隐居。子孙辞别他时悲痛地哭泣，宗测长呼一口气，看也不看，到庐山去了。住在他的祖父宗炳住过的房子里。

鱼复侯子响统治江州，赠送给他很多东西。宗测说：“年轻时有痼病，沿山采药，老远地来到这里。估量着肚子的大小吃点松子白术，按着自己的形体用花草做些衣服，这样恬然自处，已很满足。那

里能够接受这样意外的施舍。”子响命令驾车拜房他，宗测回避了，不见他。后来子响没有告诉他就擅自来了，忽然到了他所住的地方，宗测没有办法，只好穿着粗布衣、戴着头巾和他见面，却始终不和他说话，子响不高兴地走了。尚书令王俭赠给他草编的褥子。

不久，宗测护送弟弟的灵柩回西边去，仍然住在旧宅永业寺，不和客人朋友来往，只和有共同隐逸志愿的人庾易、刘虬、同族人宗尚之等来往交谈。刺史随王子隆到了镇上，派遣别驾宗哲去慰问他，他笑着说：“贵贱理应有距离，为什么要这样做。”最终也没有答理他。建武二年，征聘他为司徒主簿，没有就任就去世了。

宗测善于绘画，自己把阮籍遇到苏门的情形画在屏风上，无论坐着睡着都面对着它。又画了永业寺的佛影台，都是绝妙之作。很喜爱音乐，精通《周易》、《老子》，续作皇甫谧《高士传》三卷。又曾经游历衡山七岭，著有《衡山记》和《庐山记》。

宗尚之字敬文，也爱好自然山水。和刘虬都不出任骠骑记室一职。刘宋末年，刺史武陵王提拔他任赞府，豫章王提拔他任别驾，他都没有就任。永明中期，和刘虬一起被聘为通直郎，和帝中兴之初，又被征聘为谏议，都没有就任。后高龄而终。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杜子恭的玄孙。祖父杜运，是刘毅的卫军参军，父亲杜道鞠，任州从事，擅长弹棋这种游戏，社会上传说五斗米道曾传到京产和他的儿子杜栖。

京产年轻时性格恬静，无意于出仕做官和荣华富贵。广泛地涉猎文章典籍，专门研究黄帝、老子。会稽人孔觊，清正刚直，为人严肃，和他一见面便成为至交。郡里召任他为主簿，州里提拔他为从事，都借口有病没有出任。朝廷任他为奉朝请，也不接受。和同郡人顾欢志趣相投，始宁中期在东山开馆教学。建元年间，武陵王晔统治会稽，太祖派儒士刘瓛往东去为晔讲解儒家思想，杜京产请刘瓛到东山教馆讲学，拿出全部的钱财供奉招待他，儿子杜栖亲自给

他拾鞋子，作为刘瓛的门生亲自给准备食物，他对于别人礼貌的就象这样。孔稚珪、周颙、谢朓都写信给他，以表示友好。

永明十年，孔稚珪和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悺、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上表推荐杜京产，说：“我觉得，吴郡人杜京产廉洁贞静，为人谦虚，性格通达和蔼出于天性，才思敏锐捷速是由于天资。学问遍及玄学、儒学、广泛地精通史书、子书，流连往返于文学艺术，思考咀嚼其中的真理。泰始年间，脱掉官服辞别尘世，隐居避世，舍弃家业。隐居于太平的自然山水之间。在深山里盖房子，在溪水边采灵芝，耕耘播种，自给自足，一边砍柴一边唱歌，生活得雍容闲雅。他确实是不同一般，他淡然自处，没有什么欲望，穿麻衣吃粗食，有二十多年了。即使是古代有大志的人，也不比他强。我们认为应该让他脱去布衣，走出深山幽谷，挂上授带，登上朝廷。如果这样，那么山崖都会欢笑，草木都会鼓掌了。”没有回音。建武初年，征聘员外散骑侍郎，京产说：“庄子拿着鱼竿去钓鱼，那能够因为一块白玉就回头呢！”借口有病没有就任。永元元年去世。时年六十四岁。

会稽人孔道微，保守着志操，不出仕做官，京产和他关系很好。

永明中期，会稽中山有一个人姓蔡，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山里养了几十只老鼠，呼来即来，让去便去。谈吐狂妄奇怪，当时的人叫他“谪仙”，不知死在什么地方。

沈麟士，字去祯，吴兴武康人。祖父沈膺期，曾任晋朝的太中大夫。

麟士年轻时勤奋好学，家里很穷，一边编织帘子一边背书，口和手都不休息。刘宋元嘉末年，文帝命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查访推举饱学之士，县里推举麟士应选。何尚之对他的儿子何偃说：“山东本来就有奇人啊。”没有多少时候，麟士便借口有病回到家乡，变得不和人们来往，抚养死去兄长的儿子，名振乡里。

有人劝说骠士做官，他回答说：“鱼悬挂在野兽的门槛上，走遍天下结果都是一样。圣人大彻大悟，所以要追寻祖宗的足迹。我确实不能把这些大道理给忘了。为什么不实现避世隐居呢！”于是作了《玄散赋》，和社会上的人断了交往。太守孔山士提拔他，没有就任。同族人徐州刺史县庆、侍中怀文、左率勃来探望他，骠士也没有答理他们。隐居在余不吴境内的差山，讲授经籍，教授学生，跟着他学习的有几百人。每个人盖了小屋，依次住在他的旁边。骠士推重陆机的《连珠文》，经常为学生讲解它。

征北将军张永统治吴兴，请沈骠士入郡。沈骠士听说郡政府的后面自然风景很好，就到那儿去住了几个月。张永要请他出任功曹，让别人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沈骠士说：“贤明的郡守品德真诚素雅，留心山谷之人，所以小民能够穿粗布衣拄着拐杖、忘了自己的疲劳和疾病，老远地来到这儿。一定要把我这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装扮成横眉怒目的官戴，戴长发披肩的人戴上有装饰的帽子，我这种身份低贱的人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也请允许攀附高尚的节操，让我跳进东海淹死了吧！”张永于是作罢。

升明末年，太守王奂上表推荐他，皇帝下诏征召他为奉朝请，他没有就任。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渊、中书郎沈约上表推荐沈骠士的义举，说：“吴兴人沈骠士，英烈的风范早已树立，高尚的节操也已形成，真诚纯粹出于天性，综合博大源于学习。家庭孤弱贫困，野菜都常常吃不饱。手里捧着书耕田，头发白了读书也不厌倦。腋下夹着琴去砍柴，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唱歌。长兄很早就去世了，留有四个侄子，自己拖着瘦弱的身体亲自抚养，苦处自己承担，把幸福全让给他们。七十多了，也一如既往。元嘉以来，皇帝、官府多次征聘。他的如玉的本质更加纯洁，冰霜般的情操更加高尚。如能够使政府朝廷得知他的事迹，让他能够得补三公九卿之位，一定能够使朝廷的规章制度传播到边远地区，让边远地区的人民感受到浩荡的皇恩。”皇帝下诏再次征聘他为太学博士。建武二年，征聘他为著

作郎，永元二年，征聘他为太子舍人，他都没有就任。

沈麟士自己背柴，到河里去汲水，两天吃一天的粮食，保护着高尚的情操，直到老死。坚持学习，从不厌倦，碰到发生火灾，书烧掉了数千卷，这时麟士已经年过八十，耳不聋，眼不花，亲手用用过的旧纸抄写，就着火光细细地书写，又写成了两三千卷，装满了几十书筐，当时的人认为这是由于平时的修身养性才做到的。他著有《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给《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作过注，共几十卷。认为杨王孙、皇甫谧深深懂得生与死的关系，然而死后的葬祀却很做作、很虚假。于是自己设计了自己的葬礼。年八十六岁时去世。

同郡人沈俨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沈昙庆的儿子，也不出仕做官。曾被征召为太子洗马，永明元年，又被征召为中书郎。

永明三年，又下诏征聘前南郡国常侍沈颢为著作郎，建武二年，征聘他为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征为通直郎。沈颢字处默，刘宋领军沈寅之哥哥的孙子。

吴苞，字天盖，濮阳鄆城人。学的是儒学思想，精于《三礼》和《老子》、《庄子》。刘宋泰始年间，渡长江南下聚徒讲学。载着黄葛巾，拿着竹麈尾，粗茶淡饭过了二十多年，隆昌元年，皇帝下诏说：“隐士濮阳人吴苞，有志于隐居独处，保持着纯真坚定的情操，追寻、探索古人的思想，年纪大了，意志却更加坚定。征聘他为太学博士。”他没有就任。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祐在蒋山的南面建了学馆、自从刘瓛死了以后，学习的人都归附于他。后高龄而终。

鲁国人孔嗣之，字敬伯。刘宋时和太祖一起任中书舍人，但是，做官并非他的爱好，任庐陵郡守时辞去官职，隐居在钟山，朝廷任他为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去世。

徐伯珍，东阳太末人。祖父和父亲都担任过郡掾史。

伯珍幼年丧父，家境贫穷，在竹叶或地上学写字。山洪暴发，淹了住房，村里人都逃走了，伯珍把床架起来，坐在上面，仍然读书不止。叔父璠之和颜延之关系好，回到袪蒙山盖了精舍讲授经籍，伯珍到那儿去跟着他学，一共学了十多年，探讨历史经籍，到那儿学习的人很多都采纳他的说法。太守琅邪王昙生、吴郡人张淹都给予提拔，伯珍应召后便退处，象这样有十二次。隐士沈俨，和他促膝谈论，表达他长期的仰慕之情。吴郡人顾欢摘出《尚书》讲不通的地方，伯珍对它们一一作出训释回答，很有条理，儒者都采取他的说法。

他喜爱佛教和《老庄》，兼通仙道方术，那一年天旱，伯珍占卜算卦，果然如期天下大雨。他行为举止符合礼节，经过弯曲的树木下面，加快脚步避开它。早年丧妻，后来没有再取，自比曾参。他的住宅往南九里有高山，班固叫它做九岩山，是后汉人龙丘苕的隐居地。山上很多龙须柏，远望五采缤纷，社会上把它叫做妇人岩。二年，伯珍移居那儿。住宅门前长有梓树，一年便有合抱那么粗。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提拔他任议曹从事，他没有就任。家境很贫穷，兄弟四人，都白首相对，相依为命，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四皓”。建武四年，伯珍去世，时年八十四。跟他学习的人有一千多。

同郡人楼幼瑜，也学习儒家思想。著有《礼捐遗》三十卷。做官做到给事中。

又同郡人楼惠明，有仙道方术。住在金华山，禽兽毒虫都避开他。宋明帝听说后，下令让他出山住进华林园，任命他为奉朝请，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要求皇帝同意他回到东边去。永明三年，忽然坐着小船漂向临安县，众人都不知怎么回事。不久唐寓之叛乱，攻破了郡治。文惠太子叫他出来住在蒋山，他又要求回去，太子同意了。世祖下令为他建个学馆。

史臣说：“顾欢评论少数民族和汉族，赞美《老庄》而贬低佛教。

佛法的原理，在远古社会就存在，它的产生在中古，它渊远流长，无边无际，宇宙不知其大，数量计算不完，多么兴盛啊！它的理论是天下伟大之士所建立的。它叩击寂静无声的世界，探索事物的机缘，有感必应，以大包小，无所不容。至于儒家的主张，是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制从古，礼乐和美而已。现在佛教则讲究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全凭机缘，生活清苦以让世人产生敬意。儒家玄言，遵守过去的典章制度，转述古人所说的话，引古证今，对于学习的人来说容易领悟；现在佛教则认为有前因后果，现世的行为和将来的报应互相影响，因果必报，以至无穷。阴阳这种学说，占卜算卦，告诉老百姓做事的时辰，让他们知道自己行为的得失、利害。现在佛教出家人眼明耳聪，智慧广大无边，自己本人就是奎宿井星，那里还须等待甘公和石申来研究以阐呀？法家的主张，出自刑理，禁止奸邪之事和奸邪之人，明确谁该赏谁该罚；现在佛教认为十恶不赦，五恶必有报应，上刀山下火海，自作自受，不会有什么差错。墨家的主张是遵守前法，勤俭节约，赤脚光头，艰苦劳作；现在佛教号召人们视肌肤如同砍断的葫芦，对任何事不要抱希望，眼睛如同早已干枯的水井，抛弃妻子儿女，多作善事。纵横家的作法是看重权谋，主张连横，归旨于适应变化多端的形势；现在佛教则宣扬上帝的声音天下万民都理解，无需一家一户地劝说，佛教形成史上的四次辩论三次盟会，都能成为老师。杂家立言，兼有儒家、墨家的思想；现在佛祖释迦牟尼随时宣教，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农家倡导播种耕耘，认为外貌要恭敬对上级要言听计从，眼睛要看得清，耳朵要听得明，思维要敏锐，这样才能搞好农业生产。现在随佛教传入郁单的稞稻，已和阉浮的不同。这是大自然的因果报应，种什么吃什么。道家的主张是抱一守虚，得性忘情，精神专注，不被打扰；现在佛教认为智慧无形，万物皆空，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道’，那有什么‘一’可以得到？道家和俗人相比较，真伪分明，佛教理论深奥，没有什么不能包容。只要善于运用它，那么俗人即是真

人了。设立九流，是因为要借它来教育社会，法家、名家、道家、墨家，都违背人的本性和意愿，而儒者不刻意追求，也可以成为儒者，佛理则深奥、广博，实在是富有智慧和奥秘，有一物不能得知，就不会成佛成正果。至于神秘的因果报应的力量，感应、变化的奇妙，让人不可思议，难以说清。道教人物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占卜画符，每每灵验，师傅传授的方法，是由伯阳首创。社会上的人各有去就，有道教、佛教这二种宗教，僧尼和道士，因为矛盾而互相攻击。这不仅仅是重道，也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详细地探讨这两种宗教，其理论实际是同出一辙。但因为具体的做法有不同，所以成教的时间有先后。一个详细，一个简略，所以有优劣之分。‘道’本来是虚无的，所以不是通过学就可以‘得道’，弃绝聪明、抛弃智慧，这已经是‘有为’。做不到‘有为’，终究不是‘道’的根本。假如本与末都不存在，哪里有什么等之分呢。佛教则不是这样。穿上袈裟，即成为佛徒。从此弃暗投明，由愚人境界进入了圣人境界。路途虽远但仍可以到达，事业虽大但成功有期。从事这种勤勉而让人羡慕的事业，万物和我溶为一体。然而受到各人智慧深浅的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道路。世上的途径仔细思量，只有因、果二门。鸡一叫就起来做好事，未必就有福分；在皇帝面前要肉吃，却并没有灾祸。才智高妙，却无法飞黄腾达；才思平庸，却荣华富贵一辈子。忠诚的人反而被遗弃；狡诈的人反而被重用。从这些事情上看，好象没有罪福之别，然而业缘变化不定，都写明在佛经经文上，开宗明义地写明了三业果报，这些疑惑顿时就明白了。史臣信仰佛教，深信冥冥之中的机缘，认为没有什么主张能比得上佛教。”

赞曰：包含着真诚和朴实，履行道义努力学习。只有这些隐居避世的人，掩藏了自己的锋芒。

（刘 翠 译）

【原文】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语默之谓也。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归。隐避纷纭，情迹万品。若道义内足，希微两亡，藏景穷岩，

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义，永形神于天壤。则名教之外，别有风猷。故尧封有非圣之人，孔门谬鸡黍之客。次则揭独往之高节，重去就之虚名，激竞违贪，与世为异。或虑全后悔，事归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泽。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戒。果志达道，未或非然，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然，与樵者之在山，何殊别哉？故樊英就徵，不称李固之望；冯恢下节，见陋张华之语。期之尘外，庶以弘多。若今十余子者，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斯逸民之轨操，故缀为《高逸篇》云尔。

褚伯玉字元瑜，吴郡钱塘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逊，征虏参军。

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王僧达为吴郡，苦礼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数言而退。宁朔将军丘珍孙与僧达书曰：“闻褚先生出居贵馆，此子灭景云楼，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载矣。自非折节好贤，何以致之。昔文举栖冶城，安道入昌门，于兹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暂致，不宜久羁。君当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还策之日，斩纡清尘，亦愿助为譬说。”僧达答曰：“褚先生从白云游归矣。古之逸民，或留虑儿女，或使华阴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比谈讨芝桂，借访荔萝，若已窥烟液，临沧洲矣。知君欲见之，辄当中譬。”

宋孝建二年，散骑常侍乐询行风俗，表荐伯玉，加徵聘本州议曹从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楼上，仍葬楼所。孔稚珪从其受道法，为于馆侧立碑。

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给事中。

僧绍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明经有儒术。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隐长广郡嵎山，聚徒立学。淮北没虏，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

升明中，太祖为太傅，敕辟僧绍及顾欢、臧荣绪以旌币之礼，徵为记室参军，不至。僧绍弟庆符，为青州，僧绍乏粮食，随庆符之郁洲，住奔榆山，栖云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诏曰：“朕侧席思士，载怀尘外，齐郡明僧绍标志高栖，耽情坟素，幽贞之操，宜加贲饰。”徵为正员外郎，称疾不就。其后与崔思祖书曰：“明居士标意可重，吾前旨竟未达邪？小凉欲有讲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与庆符俱归。”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邪？聊以为笑。”

庆符罢任，僧绍随归，住江乘摄山。太祖谓庆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尧之外臣。朕虽不相接，有时通梦。”遗僧绍竹根如意，笋箨冠。僧绍闻沙门释僧远风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见之。僧远问僧绍曰：“天子若来，居士若为相对？”僧绍曰：“山藪之人。政当凿坏以遁，若辞不获命，便当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绍，称疾不肯见。诏徵国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传家业。

僧绍长兄僧胤，能玄言。宋世为冀州刺史。弟僧嵩，亦好学，宋孝武见之，迎颂其名，时人以为荣。泰始初，为青州刺史。庆符，建元初，为黄门。

僧胤子惠照，元徽中，为太祖平南主簿，从拒桂阳，累至骠骑中兵，与荀伯玉对领直。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蜒，上许为益州，未迁，卒。

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也。祖赧，晋隆安末，避乱徙居。欢年六七岁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家贫，父使驱田中雀，

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过半，父怒，欲撻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母年老，躬耕诵书，夜则燃糠自照。同郡顾恺之临县，见而异之，遣诸子与游，及孙宪之，并受经句。欢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母亡，水浆不入口六七日，庐于墓次，遂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欢早孤，每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学者由是废《蓼莪》篇不复讲。

太祖辅政，悦欢风教，微为扬州主簿，遣中使迎欢。及践阼，乃至。欢称山谷臣顾欢上表曰：“臣闻举网提纲，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然则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时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是以汤、武得势，师道则祚延，秦、项忽道，任势则身戮。夫天门开阖，自古有之，四气相新，绪裘代进。今火泽易位，三灵改宪。天树明德，对时育物，搜扬仄陋，野无伏言。是以穷谷愚夫，敢露偏管，谨删撰老氏，献《治纲》一卷。伏愿稽古百王，斟酌时用，不以刍蕘弃言，不以人微废道，则率土之赐也，微臣之幸也。幸赐一疏，则上下交泰，虽不求民而民悦，不祈天而天应，应天悦民，则皇基固矣。臣志尽幽深，无与荣势，自足云霞，不须禄养。陛下既远见寻求，敢不尽言。言既尽矣，请从此退。”

是时员外郎，刘思效表陈说言曰：“宋自大明以来，渐见凋弊，微赋有增于往，天府尤贫于昔。兼军警屡兴，伤夷不复，戍役残丁，储无半菽，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贵势之流，货室之族，车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贫富相辉，捐源尚末。陛下宜发明诏，吐德音，布惠泽，禁邪伪，薄赋敛，省徭役，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变历运之化，应质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鸱枭之巢，青丘为狐兔之窟，虐害逾纪，残暴日滋。鬼泣旧泉，人悲故壤，童孺视编发而渐生，耆老看左衽而耻没。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领之望，下吊氓黎倾首之勤，授钺卫、霍之

将，遗策萧、张之师，万道俱前，穷山荡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倾，渤海不足饮而竭，岂徒残寇尘灭而已哉！”

上诏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伫梦岩滨，垂精管库，旰食荣怀，其勤至矣。吴郡顾欢、散骑郎刘思效，或至自丘园，或越在冗位，并能献书金门，荐辞凤阙，辩章治体，有协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详择所宜，以时敷奏。欢近已加旌赏，思效可付选铨序，以显谏言。”欢东归，上赐麈尾、素琴。

永明元年，诏徵欢为太学博士，同郡顾黯为散骑郎。黯字长孺，有隐操，与欢俱不就徵。

欢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初元嘉末，出都寄住东府，忽题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东归。后太初弑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将终，赋诗言志云：“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克死日，卒于剡山，身体柔软，时年六十四，还葬旧墓，木连理出墓侧，县令江山图表状。世祖诏欢诸子，撰欢《文议》三十卷。

臧荣绪，东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国子助教。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母丧后，乃著《摘寝论》，扫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辄拜荐，甘珍未尝先食。

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举秀才，不就。太祖为扬州，徵荣绪为主簿，不到。司徒褚渊少时尝命驾寻之。建元中，启太祖曰：“荣绪，东方隐者，昔臧质在宋，以国戚出牧彭岱，引为行佐，非其所好，谢疾求免。蓬庐守志，漏湿是安，灌蔬终老。与友关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书，撰《晋史》十帙，赞论虽无逸才，亦足弥纶一代。臣岁时往京口，早与之遇，近报其取书，始方送出，庶得备录渠阁，采异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荣绪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人天禄，甚佳。”

荣绪笃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

教誡，并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曰，陈《五经》拜之。自号“被褐先生”。又以饮酒乱德，言常为诫。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

初，荣绪与关康之俱隐在京口，世号为‘二隐’。康之字伯愉，河东人。世居丹徒，以坟籍为务。四十年不出门。不应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性清约，独处一室，稀与妻子相见。不通宾客。弟子以业传授。尤善《左氏春秋》。太祖为领军，素好此学，送《春秋》、《五经》，康之手自点定，并得论《礼记》十余条。上甚悦，宝爱之。遗诏以经本入玄宫。宋末卒。

刘虬字灵预，南阳涅阳人也。旧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抗节好学，须得禄便隐。宋泰始中，仕至晋平王骠骑记室，当阳令。罢官归家，静处断谷，饵术及胡麻。

建元初，豫章王为荆州，教辟虬为别驾，与同郡宗测、新野庾易并遣书礼请，虬等各修笺答，而不应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加蒲车束帛之命。诏徵为通直郎，不就。

竟陵王子良致书通意。虬答曰：“虬四节卧病，三时营灌，畅余阴于山泽，托暮情于鱼鸟，宁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进不研机入玄，无洙泗稷馆之辩；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间树下之节。远泽既洒，仁规先著。谨收樵牧之嫌，敬加载蛙之义。

虬精信释氏，衣粗布衣，礼佛长斋。注《法华经》，自讲佛义。以江陵西沙洲去人远，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诏徵国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昼有白云徘徊檐户之内，又有香气及磬声，其日卒。年五十八。刘昭与虬同宗。州辟祭酒从事，不就。隐居山中。

庾易字幼简，新野人也。徙居属江陵。祖孜，巴郡太守，父道骥，安西参军。

易志性恬隐，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为骠骑参军，不就。临川王映临州，独重易，上表荐之，餉麦百斛。易谓使人曰：“民樵采麋鹿之伍，终其解毛之衣，驰骋日月之车，得保自耕之禄，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辞不受。永明三年，诏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义自乐。安西长史袁象钦其风，通书致遗。易以连理机竹翹书格报之。建武二年，诏复徵为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测字敬微，南阳人，宋徵士炳孙也。世居江陵。测少静退，不乐人间。叹曰：“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先哲以为美谈，余窃有感。诚不能潜感地金，冥致江鲤，但当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禄，忧人重事乎？”

州举秀才，主簿，不就。骠骑豫章王徵为参军，测答府召云：“何为谬伤海鸟，横斤山木？”母丧，身负土植松柏。豫章王复遣书请之，辟为参军。测答曰：“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筠，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慕鸟哉！”永明三年，诏徵太子舍人，不就。

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上。测长子宦在京师，知父此旨，便求禄还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陆王子敬、长史刘寅以下皆赠送之，测无所受。赍《老子》、《庄子》二书自随。子孙拜辞悲泣，测长啸不视，遂往庐山，止祖炳旧宅。

鱼复侯子响为江州，厚遣赠遗。测曰：“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于此。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淡然已足，岂容当此横施！”子响命驾造之，测避不见。后子响不告而来，奄至所住，测不得已，巾褐对之，竟不交言，子响不悦而退。尚书令王俭餉测蒲褥。

顷之，测送弟丧还西，仍留旧宅永业寺，绝宾友，唯与同志庾易、刘虬、宗人尚之等往来讲说。刺史随王子隆至镇，遣别驾宗哲致劳问，测笑曰：“贵贱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为司徒主簿，不就。卒。

測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画永业佛影台，皆为妙作。颇好音律，善《易》、《老》，续皇甫谧《高士传》三卷。又尝游衡山七岭，著《衡山》、《庐山》记。

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泽，与刘虬俱以骠骑记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赞府，豫章王辟别驾，并不就。永明中，与刘虬同徵为通直郎，和帝中兴初，又徵为谏议，并不就。寿终。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唐人。杜子恭玄孙也。祖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

京产少恬静，闭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会稽孔觊，清刚有峻节，一见而为款交。郡召主簿，州辟从事，称疾去。除奉朝请，不就。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中东山开舍授学。建元中，武陵王晔为会稽，太祖遣儒士刘璠入东为晔讲说，京产请璠至山舍讲书，倾资供持，子栖躬自展履，为璠生徒下食，其礼贤如此。孔稚珪、周顒、谢朓、并至书以通殷勤。

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综、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表荐京产曰：“窃见吴郡杜京产，洁静为心，谦虚成性，通和发于天挺，敏达表于自然。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沈吟道奥。泰始之朝，挂冠辞世，遁舍家业，隐于太平。葺宇穷严，采芝幽涧，耦耕自足，薪歌有余。确尔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余载。虽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谓宜释巾幽谷，结组登朝，则岩谷含欢，薜萝起抃矣。”不报。建武初，徵员外散骑侍郎，京产曰：“庄生持钧，岂为白璧所回。”辞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

会稽孔道微，守志业不仕，京产与之友善。

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养鼠数十头，呼来即来，遣去便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沈驎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也。祖膺期，晋太中大夫。

骐士少好学，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骐士应选。尚之谓子偃曰：“山东故有奇士也。”少时，骐士称疾归乡，更不与人物通。养孤兄子，义著乡曲。

或劝骐士仕，答曰：“鱼县兽槛，天下一契，圣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诚未能景行坐忘，何为不希企日损。”乃作《玄散赋》以绝士。太守孔山士辟，不应。宗人徐州刺史昙庆、侍中怀文、左率勃来候之，骐士未尝答也。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骐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

征北张永为吴兴，请骐士入郡。骐士闻郡后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数月。永欲请为功曹，使人致意。骐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负杖，忘其疲病。必欲饰浑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虽不敏，请附高节，有蹈东海而死尔。”永乃止。

升明末，太子王奂上表荐之，诏徵为奉朝请，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渊、中书郎沈约又表荐骐士义行，曰：“吴兴沈骐士，英凤夙挺，峻节早树，贞粹禀于天然，综博生乎笃习。家世孤贫，藜藿不给，怀书而耕，白首无倦，挟琴采薪，行歌不辍。长兄早卒，孤侄数四，摄赧鞠稚，吞苦推甘。年逾七十，业行无改。元嘉以来，聘召仍迭，玉质逾洁，霜操日严。若使闻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乎朝规于边鄙，播圣泽于荒垂。”诏又徵为太学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并不就。

骐士负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终老。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骐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筐，时人以为养身静嘿之所致也。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以杨王孙、皇甫谧深达生死，而终礼矫伪，乃自作终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伊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昙庆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马，永明元年，徵中书郎。

三年，又诏徵前南郡国常侍沈颢为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颢字处默，宋领军寅之兄孙也。

吴苞字天盖，濮阳鄆城人也。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竹屐尾，蔬食二十余年。隆昌元年，诏曰：“处士濮阳吴苞，栖志穹谷，秉操贞固，沉情味古，自首弥厉。徵太学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祐于蒋山南为立馆，自刘瓛卒后，学者咸归之。以寿终。

鲁国孔嗣之。字敬伯。宋世与太祖俱为中书舍人，并非所好，自庐陵郡去官，隐居钟山，朝廷以为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东阳太末人也。祖父并郡掾史。

伯珍少孤贫，书竹叶及地学书。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邻皆奔走，伯珍累庆而止，读书不辍。叔父璠之与颜延之友善，还袪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昙首、吴郡张淹并加礼辟，伯珍应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约造膝谈论，申以素交。吴郡顾欢提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

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岁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举动有礼，过曲木之下，趋而避之。早丧妻，晚不复重娶，自比曾参。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谓之九岩山，后汉龙丘苕隐处也。山多龙须柏，望之五采，世呼为妇人岩。二年，伯珍移居之。门前生梓树，一年便合抱。馆东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尔而灭。白雀一双栖其户牖，谕者以为隐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议曹众事，不就。家甚贫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称，时人呼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余人。

同郡楼幼瑜，亦儒学。著《礼据遗》三十卷。官至给事中。

又同郡楼惠明，有道术。居金华山，禽兽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闻之，敕出住华林园，除奉朝请，固乞不受，求东归。永明三年，忽乘轻舟向临安县，众不知所以。寻而唐属之贼破郡。文惠太子呼出

住蒋山，又求归，见许。世祖敕为立馆。

史臣曰：“顾欢论夷夏，优老而劣释。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从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惟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琐相袭。阴阳之教，占气步景，授民以时，知其利害；今则耳眼洞达，心智他通，身为奎井，岂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赏罚；今则十恶所坠，五及无间，刀树剑山，焦汤猛火，造受自贻，罔或差贰。墨家之教，遵上俭薄，磨踵灭顶，且犹非吝；今则肤同断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鹰庇鹤。纵横之教，所贵权谋，天口连环，归乎适变；今则一音万解，无待户说，四辩三会，咸得吾师。杂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则五时所宣，于何不尽。农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艺九谷。今则郁单纁稻，已异阎浮，生天果报，自然饮食。道家之教，执一虚无，得性亡情，凝神勿扰；今则波若无照，万法皆空，岂有道之可名，宁余一之可得。道俗对校，真假将仇，释理奥藏，无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设，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异旨，儒者不学，无伤为儒；佛理玄旷，实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圆圣。若夫神道应现之力，感会变化之奇，不可思议，难用言象，而诸张米道，符水先验，相传师法，祖自伯阳，世情去就，有此二学，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详寻两教，理归一极。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后。广略为言，自生优劣。道本虚无，非由学至，绝圣弃智，已成有为。有为之无，终非道本。若使本末同无，曾何等级。佛则不然，具缚为种，转暗成明，梯愚入圣。途虽远而可践，业虽旷而有期。劝慕之道，物我无隔。而局情浅智，鲜能胜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门。鸡鸣为善，未必馀庆；脍肉东陵，会无厄祸，身才高妙，郁滞而

靡达；器庸庸，富厚以终生。忠反见遗，谗乃获用。观此而论，近无罪福，而业有不定，著自经文，三报开宗，斯疑顿晓。史臣服膺释氏，深信冥缘，谓斯道之莫贵也。”

赞曰：含贞抱朴，履道敦学。惟兹潜隐，弃鳞养角。

处士传

——《梁书》卷五一

【说明】隐士的行为在普通人看来是不同一般的。他们必然是有难言之隐，或天然缺陷，或无能，或逃难，遁迹山林。但这不过是世人的尘俗念头。

从本传所记述的九位隐士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掌握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将隐士们的心灵活动和隐遁事迹叙述得那么丰富、动人。他们不是无力攀龙附凤，无法趋进于仕途，也不是无学识，无才气。象何点曾被召为太子洗马，何胤也被高祖任命右光禄大夫，阮孝绪十三岁便读完了《五经》、并著有《七录》，诸葛璩著有文章二十篇……可见正如文末所载陈朝吏部尚书姚察所说：“社会上诬蔑、蔑视处士的人，多说他们纯粹是盗窃虚名，没有切实的用处，大都是名不副实之人。而象诸葛璩的学术、阮孝绪的目录之学，他们要想用这些来图进取，还有什么难的呢？可他们一生都隐居不仕，本来就是性情所致而已。”

正因为作者对隐士抱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将隐士们写得既崇高又神灵。如说何胤禁止杀生，虞地有人追赶小鹿，小鹿便跑到何胤跟前来，伏在面前一动不动；又如说阮孝绪母亲得病需药草，非常难找，小鹿为他带路找到了。如此等等，固属神话，但也正反映了作者对隐士的崇高情绪。同时也增加了传记的文学趣味。

《周易》上说：“君子隐居避世没有忧虑，遗世独立也不畏惧。”

孔子称长沮、桀溺为隐者。古代的隐者，有的听到帝王禅位给他而觉得可耻，把王位谦让给别人，以居帝王之位为耻辱，为此就是赴汤蹈火，也不后悔。这些人是轻视生命看重道义的，很多世代才偶有出现，是隐士中的最上一等。有的假托做官，寄住朝廷官府之中，生活简朴以追求自己的志向，处于污浊社会而保持其质朴纯正的本色。这是人们常说的大隐之人隐居在集市和朝廷官府。比起前面一类，稍次一等。有的赤裸着身体，假装发狂，装聋作哑，与世隔绝，抛弃了礼义以反抗正统，忍住了对父母的慈孝之心，对他们不再赡养同情。这种人保全自己，避免祸害他人，悟得一定道理，比起上面一类，又次一等。然而他们和前两类人一样沈静安祥，有着隐者的贞洁美好。和那些投身乱世、争利夺权的人相比，那能够同日而语呢！《孟子》说：“现在的人对于官位俸禄，得到它好象才能活着，失去它好象就会死掉。”《淮南子》说：“人们都以静止的水面为镜子审视自己，不会去奔腾的浊水边照镜子。可以振奋清廉激励污浊，抑制贪婪阻止竞争，这样的事情只有隐士才能做到吧。从古帝王开始到现代，没有不崇尚隐居之道的。唐尧不使巢父、许由屈服，周武王不使伯夷、叔齐归降自己，汉高祖傲慢无礼，却深深地向夏黄公和绮里季先生作揖，光武帝手握国家大权而屈服于严光、周党，从那时起，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人。梁朝兴旺发达，继承了前代的良好传统，于是道德有所宗法，学艺有所规范，所以写成这《处士篇》。

何点，字子皙，庐江郡灊县人。祖父何尚之，是刘宋时的司空。父亲何铄，任宜都太守。何铄一直有疯颠的毛病，无缘无故地害死了妻子，犯法被判死刑。当时何点才十一岁，几乎痛不欲生。成年后，有感于家庭的不幸，打算不结婚不做官。其祖父强迫他娶了琅邪王氏的姑娘。聘礼完毕将迎娶时，何点多次哭求，希望能够顺从自己不结婚的心愿，于是其祖父只好作罢。

何点容貌大方儒雅，博览通晓群书典籍，善于言谈。家里本是望族，亲戚朋友很多人都做了大官。何点虽不做官，却遨游在嘈杂纷乱的尘世，不修边幅，有时驾驶着砍柴用的小车，穿着草鞋，漫无目的地驰骋，喝醉了酒就回来。士大夫们很多人都仰慕跟随他，当时的人叫他是“通隐”。哥哥何求，也隐居在吴郡的虎丘山中。何求死后，何点只吃素食，不喝酒，这样有三年，腰围瘦了一半。

宋泰始末年，皇帝征召他为太子洗马。齐初，多次征召他为中书郎和太子中庶子，他都没有就任。和陈郡人谢朓、吴国人张融、会稽人孔稚珪为莫逆之交。跟着弟弟何遁，住在东篱门的园子里，孔稚珪给他盖了房子。园内有卞忠贞的坟墓，何点在墓旁边种上花卉，每次喝酒都要洒酒纪念他。早先，褚渊、王俭任宰相，何点对别人说：“我写了《齐书赞》一文，说‘褚渊既是名门望族，王俭也是国家的精华；他们不依靠舅舅，不依赖母亲家族的力量。’”王俭听说后，想要拜访何点，知道不可能见到他，于是作罢。豫章王归命令驾车拜访何点，何点从后门逃出。司徒、竟陵王子良想去拜访何点，何点当时在法轮寺，子良前去邀请他，何点戴着头巾登席，子良高兴无比，赠给何点嵇康用过的酒杯和徐景山用过的酒壶。

何点年轻时曾患渴痢病，多年不愈，后来在吴中石佛寺讲经，在讲经的地方白天睡了一觉，梦见一个道人外貌不同寻常，给了他一捧药丸，他睡梦中把药吃了，从此后病就好了，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他高尚的道德情操感动了神灵。

他性格开通豁达，好施舍，远近的人送东西给他，他都收下，随即又分送给别人。曾经路过朱雀门街，有一个人从车子的后面偷何点的衣物，何点看见了，却不言语，旁边有人看见了，把小偷抓住交给他，他把衣服施舍给了小偷，小偷不敢要，何点便要让手下人告诉官府。小偷害怕了，这才收下，何点催着让他赶快离开。

何点很有识别人的能力，甄别提拔过很多人。吴兴人丘迟还在孩童时何点就已了解他，济阳人江淹还是布衣寒士时就受到何点

的称赞，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如同何点当时预言的一样。

何点老年后，又娶了鲁国孔嗣的女儿，孔嗣也是一位隐士。何点虽已结婚，也不肯和妻子见面，另外盖了房子给她住，众人都不知道他的用意。吴国人张融年轻时被罢官，所作诗歌却有高尚的言论，何点用诗赠他说：“昔闻东都日，不在简书前。”虽然是开玩笑的话，然而张融却长期耿耿于怀。到了何点结婚后，张融才写诗赠何点，说：“可惜呀何居士，到了晚年还荒淫不检点。”何点也耿耿于怀，然而没有办法去掉这块心病。

高祖和何点是旧交，即位后，亲自写诏书，说：“过去因为空闲时间多，能够拜访隐士贤人，坐在竹林中，面对清彻的池水，忘记了今天，老说着从前，这是多么快乐啊。告别山丘园林，已经有十四年了，人世艰难，无法形容。自从我继承国家大权，每每想要和你们相见，私下里寻访你们，费了很大劲。严光推开朝庭大门，站在王公贵族中间，谈天论人，叙故怀旧，不向光武帝称臣。他这样做对于清高又有何妨？文先戴着皮帽子拜见子桓，伯况穿着粗丝做的衣服去见文叔，考察以往的历史，不是没有先例。现在赐给你鹿皮巾等物。以后几天，希望你能来。”何点穿着粗布衣、戴着头巾被请入华林园，高祖很高兴，为此事置酒赋诗，尊敬他一如从前。于是下诏书说：“前征士何点，道德高尚，安于贫困，不讲究外表，不拘小节，有志于深居独处。我日夜想着要社会安定，向往想念前代的贤人，何况能够亲自和他同时，然而他不参与为政。唇齿相依，一定是国之忠良，衷心希望你能给我们出谋划策。可以征聘他为侍中。”何点以有病为借口，没有就任。于是皇帝又下诏书说：“征士何点，隐居尘世之外，行为超凡脱俗，平静坦荡的风范，均来自幽深的思想。很早就有大志，一再强调这美好的主张，向往着过去的严子陵，一心想着要向古人看齐。过去仲虞脱俗不凡，还接受汉朝的俸禄；安道志向远大，也不推辞晋朝的供给。这是前面几个朝代的范例，以往的贤人也都如此。可以商议增加他的供给，让所在地方提供他每日的生活

费，由朝内分管官员另外供给。他人既比曜卿高出一等，应该依据这样的例子去办。”

天监三年，何点去世，时年六十八岁。皇帝下诏说：“新任侍中何点，避世隐居，白头不渝，一直到去世，使我们倍感伤痛。可以赐给他最高质量的棺材一具，安葬费二万，布五十匹。丧事所需费用，朝廷经管解决。”又下诏给何点的弟弟何胤说：“你的好哥哥年纪很轻就隐居山林，到死保持着始终如一的节操。内心畅游于尘世之外，不为左右俗务所羁绊。放荡形骸，不拘小节，内心探索着远大的真理。性情雅致，识见和兴致更加高尚，善作文，德行好，豪迈超远。我继承皇位，掌握国家大权，想要纯正风俗教化。朝廷中已有很多君子，已经形成了良好的风气；民间也有很多不在位的臣子，应该发扬光大这一事业。正依赖着清明的政治，以使国家大业兴盛。你哥哥过去还是布衣寒士时，很早就已出名，比方着仲虞的地位，以光武帝对待严光的态度对待他，听他终日闲谈，允许他包着头巾进见，思想深邃，言之有据。一旦逝世，的确感到非常震惊。他的兄弟情谊最为纯朴，父母亲戚很多都已去世，和他们白头偕老的愿望反不能实现。这种种遗憾，谁可以承受。真是天长地久，有什么办法呢？”何点没有儿子，同族人把他的堂弟何耿的儿子迟过继给他作为后代。

何胤，字子季，何点的弟弟。八岁时为父亲守丧，悲痛憔悴和成人一样。成年后喜欢学习。拜沛国人刘瓛为师，跟着他学习《周易》、《礼记》和《毛诗》。又到钟山定林寺内听讲佛典，对于佛学很精通。然而放纵自己，有一些很怪癖的行为，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他。只有刘瓛和汝南人周顒很器重他。

从做齐朝的秘书郎步入仕途，后升任太子舍人。出任地方官为建安太守，执政讲信用，对老百姓有恩惠。人民不忍心欺骗他。每年冬夏释放囚犯回家避寒避暑，他们都按时返回监狱。调入京城任

尚书三公郎，没有上任，又升任司徒主簿。给《周易》作注，又对《礼记》进行了解释，记录在每卷的后面，叫做《隐义》。多次升任中书郎、员外散骑常侍、太尉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领国子博士、丹阳邑中正。尚书令王俭受诏撰写新的礼仪、典章制度，没有写成就死了，又使特进张绪接着写，张绪没有写成又死了，这件事情属司徒竟陵王子良负责，子良让给何胤来完成，于是设置学士二十人，帮助何胤进行撰录。永明十年，升任他为待中，兼步兵校尉，转而又任国子祭酒。郁林继位后，何胤为皇后同族，很被亲近优待。多次升任左民尚书、兼骁骑将军、中书令、兼临海王、巴陵王的老师。

何胤虽然显贵，但常有自足之感。建武初年，已在效区建造房子，叫做“小山”，总是和学生去游玩，住在里面。到这时候，就卖了家里的住宅、园子，想去“小山”居住。还没去，就听说谢朓辞了吴兴郡令，不再回家。何胤怕自己落在了他的后面，于是马上递上辞职书，不等批复就离开了。明帝非常生气，让御史中丞袁昂上书启奏逮捕何胤，不久又下诏同意他那样做。何胤以为会稽山上多灵异之物，去那儿游玩，住在若邪山云门寺。早先，何胤的两位哥哥何求和何点都避世隐居，何求先死，到这时何胤又隐居，社会上称何点是“大山”，何胤是“小山”，也叫“东山”。

永元年间，征召他任太常、太子詹事，都没有就任。高祖的霸府建成，请何胤任军谋祭酒，给他写信说：“我想你一直清静平安，纵情自然山水，寻求最大快乐。既然内心不再犹豫，身体又被琐事役使，以道义来调养性情，不违背时令节气的变化。若邪山是东土最美的地区，山川相连，前朝的奖赏，世上之人都很欣赏，是个好地方。我提任一些小官，从东到西，有一些心得体会，写成了一些篇章。伸着脖子向东眺望，那一天不怀念东土的山水。过去高兴地相逢，在儒林中遨游，躺在那儿纵观了千年历史，涉猎了诸子百家，一旦做官，这些事情就全不可能了。上天将世道兴灭的大权交给我，

所以离开了故土家乡，很想多次辛劳，才平息了挑衅，消除了祸患。想要读书，寓情往古只是往往事与愿违。您襟怀坦白，有所寄托，避人避世，虽然住在人群当中，但和隐居消失却是一样。既已解下绶印，又脱掉官服。然而保持真理，适时应变，识别灾祸的征兆，实在是先知先觉，超然飘逸，独善其身。知道的人都很佩服赞叹。现在治理国家，贫贱之人都会感到可耻，其实行不行仁义由自己决定，希望您不要迟疑。这件事情以后再说，这里没有把话说完。现在派人听候您的消息，翘首盼望，希望您能满足我这引领盼望的人。”何胤没有去。

高祖登位，下诏任他为特进、右光禄大夫。亲手取书说：“命运让我统治，然而想到自己在很多方面并不清楚，尤其在治理国家方面十分愚昧。虽然终日辛劳，老想着要让社会发展安定。而死去的皇帝遗留下来的规章制度中，还保留着方针政策。衰亡和兴旺的关键，全在于人。再加上社会的状况很恶劣，争斗和诈骗频繁发生，要想改变这种习俗和风气，确实是不容易的。如果不是用儒雅之士来弘扬朝廷，不是用高尚之人来规范事物，那么恶劣的风气和习俗如浊流流淌，不知何时才能停止。治理众人和治理自身，一个人独自为善和使天下人都得到援助，这其中的所得和所失，哪一种更多呢？我虽然不学习，却很喜欢通晓古代之事，想象古人的高风亮节，常常拍案赞叹。而今世上的事情纷纷乱乱，内心忧虑，不得不招令隐居在山岩边的隐士，来共同将这个世道改造得美好。我十分希望通达的哲人隐士，不吝惜自己涉足到世事中来。现在我派遣领军司马王果来宣布和通告我的旨意。”王果到了以后，何胤穿着单衣，披着鹿巾，手拿经书的卷子，下床跪着接受了诏书，靠着席子趴着身子读。何胤因而对王果说：“我以前在齐朝，想要陈述两三条意见，一是要使丘与郊的祭祀有所区别，二是要重新铸九鼎，三是要树立双阙。传说晋室打算立阙，王丞相指着牛头山说：‘这就是天为晋朝立的阙。’这就是没有明白立阙的意义。所谓阙，又叫做象魏。

把象法悬挂在上面，过了十天才收下来。象，就是法；魏，意思是立在路中间而又很高的样子。鼎是神明的器物，一个国家最重视的东西。圆丘与国郊这两个国家祭祀的场所，古代的典礼各有不同。比如南郊是祭祀五帝灵威仰，圆丘是祭祀天皇帝北极大星的。以前几代都是把丘与郊合在一起，这是古代儒士最大的失误。现在梁朝的国运刚刚开始，不应该因袭前代的错误。您应该到皇帝面前去陈述清楚。”王果说：“我很微不足道，那里敢轻易地议论国京的典章制度？这件事应当敬等叔孙生来办才行。”何胤说：“您为什么不派人回朝廷去汇报，留在这里同我一起游玩呢？”王果惊讶地说：“从古代到今天都没听说有这种事。”何胤说：“《檀弓》有两卷，都是说的事物的起源。这件事从你开始，何必要有先例呢？”王果说：“现在您只是超脱地与现实社会隔绝开，还讲不讲献出自己的身体来做官的道理呢？”何胤说：“你只要根据事理来推断就可以知道了。我年纪已五十七岁，一个月连四斗米都吃不完，哪里还容许我有做官的欲望呢？往日承蒙圣明的君王赏识，今天又承蒙表彰奖励。我很愿意到朝廷去感谢恩情。可是近来腰与脚都很不便利，这种心愿就无法实现了。”

王果回到朝廷，将何胤的意思汇报给皇上知道。皇上下令按不在位的尚书的奉禄给他。何胤坚决推辞。皇上又命令山阴库的钱，每月给他五万。何胤又不接受。皇上于是诏告何胤说：“近来学业荒废，儒家的道术将要完结，民间的大户人家，很少听说他们做什么好事的。我常常考虑弘扬奖励，可是这种风气无法改变。只能坐在椅上空说一通，真可叹息。本来想委曲你暂时出来，开导后辈的年轻人。这种愿望既然不能实现，我久立等待的劳苦，只能留在梦想之中。整理好舟船，虚着席位，等到来年的秋天，所盼望的就是您能慷慨地使我实现我的长久的愿望罢了。您的门下通晓经书，行为有修养的人有多少？很愿意拜观他们庄严大方的形象，将他们提拔到显要的地位。您是否可以将他们的姓名通报给我，满足我很急切

的心愿呢？”又说：“这近几年以来学者特别的稀少，这的确是由于不再聚集学生开办学业，所以通晓经书的学业都荒废了。每当想到这一点，都为此而感慨。您身处儒家宗师的位置，加上品德十分素洁，应当号召后来的人中在这方面有所追求的人，来跟着您学习。我想你深刻的思想和教诲指导，会使儒学重新振兴的。”于是就派遣何子朗、孔寿等六人在东山跟着何胤学习。

太守衡阳王元简对何胤非常尊敬，每月中旬经常命驾车马来到他居住的地方，与他从早到晚谈论一天。何胤因为若邪此地地势太狭窄，容不下学生居住，便迁到了秦望山，秦望山有飞动的山泉，在山泉西边盖起校舍，靠着树林当屋柱，依着岩壁当墙壁。又另外划出个小屋子，何胤就睡在屋内。亲自开门关门，仆人都没有到这屋内的。山的旁边开垦了两顷田，讲课的空闲时间随着沉重去游玩。何胤刚搬家的时候，正要盖房子，忽然看见两个人戴着黑帽子，长相很英俊，问何胤道：“你想住在这吗？”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特别好。”突然不见了。何根据他们指示的地点盖了房屋。不久山洪暴发，树木与石块都倾转倒拔起来，只有何胤所住的地方岿然不动，保存下来。元简于是让记室参军钟嵘写了一篇《瑞室颂》，刻在石头上，用以表彰这件事。等到元简离开州郡的时候，进到山中与何胤告别。送到都赐埭，离郡已有三里路，何胤说：“我自从弃绝尘俗之事以来，交游都断绝了。如果不是劳您尊驾来到这穷山僻壤，我哪里会再到城市里去？都赐埭这一游之后，从此我们就永别了。”抓着元简的手，眼泪落了下来。

何家这一族渡过长江以来，从晋代司空何充开始都是葬在吴西山的。何胤家族世代代的人活的年岁都不大，只有他的祖父何尚之活到七十二岁。何胤活到他祖父的岁数时，移居回到吴。他写了《别山诗》一首，词句很凄凉悲切。到了吴，住在虎丘西面的寺庙里讲授经论。学生们仍然跟着他，这一带州县的长官，没有不来看他的。何胤一直禁止杀生，虞地有人追赶小鹿，小鹿直接跑到何

胤跟前来，伏在他面前一动不动。又有很奇异的小鸟，就象鹤一般，红颜色，停落在讲堂上，驯服嬉戏，就象家里喂的动物一样。

以前，开善寺的藏法师与何胤曾在秦望会过面，后来藏法师回到都城，死在钟山。他死的那天，何胤在般若寺，看到一个僧人递给自己一个香炉盒和套子套起来的书信，并说：“这是给何居士的。”说完就不知到哪里去了。何胤打开套子，里面装的是《大庄严论》，世上是没有的。又在寺内树了一根明珠柱，七天七夜都放射光芒。太宗何远写了一个状子告知此事。昭明太子钦佩他的品德，派遣舍人何思澄送去信件，嘉奖、表彰他。

中大通三年，何胤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这之前，何胤生病的时候，他的妻子江氏梦见一个神人告诉她：“你丈夫的年寿已尽，既然他有很高的道德，应该延长一段时间的寿命。你应当代他去死。”妻子醒来，说出这件事，不久就患病死去，何胤的病才好了。到了何胤死的时候，梦见一个神女，同八十人左右，都戴着便帽，排成一行队走到床前，拜到在床下。何胤醒来，又看到这些，便让人准备葬具，随后病发，便不再治疗。

何胤注有《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有《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何胤的儿子叫何撰，也不出来做官。庐陵王想征他为主簿，他不去上任。

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他的父亲阮彦之，是宋太尉从事中郎。

孝绪七岁时，过继给堂伯阮胤之。胤之的母亲周氏死，存遗产一百多万，应该属于孝绪。孝绪一点也没有要，全部给了胤之姐姐琅邪王晏的母亲。听说此事的人，都对孝绪既叹服又惊异。

孝绪非常孝顺，性格沉静。虽然也与小孩游耍，经常以穿水池、

修筑山为乐。十三岁的时候就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带着举行成年礼仪的帽去见父亲，彦之告诫他说：“举行成年的仪式，先加黑布帽，再加皮帽，第三加爵帽，这三次加帽是最尊贵的，做人的伦理之道从此就开始了。你应该想着自我勉励，来保护你自己。”孝绪回答道：“我愿意效法赤松子隐遁到瀛海里，追仿许由幽居在山谷中。这样或许才能保全性命，免除世俗的拖累。”从此独居一年，不是向父母问安，就不曾出门，家里的人也见不到他的面。亲戚和朋友因此把他叫做“居士”。

表哥王晏富贵显赫，常常到他房内去。孝绪估计他必然会闯祸倒霉的，总是避开或躲起来不跟他见面。他曾吃酱，觉得很好吃，问酱从哪儿来，说是从王家弄来的，他便呕吐出来。等到王晏被杀死，他的亲戚都因此很害怕。孝绪说：“虽是亲戚，但不结党，有什么牵连到我们呢？”终于获得赦免。

起义军包围了京城，孝绪家中穷困，没有烧饭的柴，仆人偷了邻居的来点火，孝绪知道后不吃饭，还命令拆除房屋来烧饭。所住的屋子里只有一张粗陋的坐卧之具，竹子和树木环绕房屋四周。天监初年，御史中丞任昉寻找他的哥哥履之，想要造访他而不敢，看着他居住的离我们尘世中的人太遥远了。”孝绪为当时的名流所钦佩和崇尚。

天监十二年，孝绪与吴郡范元琰一起被征召，都不应召。陈郡袁峻对他说：“古时候，天地闭合，贤良的人隐藏不露。现在世道清明，而你还躲避起来，可以这样吗？”孝绪回答说：“古时候周代的朝政虽然清明，伯夷、叔齐还是不厌弃采摘野菜，汉代的世道虽然兴盛，黄石公与绮里季也不以在山林中生活而苦闷。做符合仁的事全靠自己，哪里在乎什么人世？何况我也不是往古的贤哲一类的人呢？”

后来在钟山听人讲学，母亲王氏忽然生病，哥哥、弟弟都想召回他。母亲说：“孝绪深至的性情与我是相通的，他一定会自己到

来。”孝绪果然心里惊惧而折回来。邻居的都感叹惊异。配药需要一种药草叫生人蓂，旧时传说是钟山中生长的。孝绪亲自跑遍了幽暗险绝之地，多少天也碰不到。忽然见到一只小鹿在前面行走。孝绪有所感悟，跟在它后面，到了一个地方鹿不见了，靠拢一看，果然有这种草。母亲服用了这种药草，病便好了。当时人都赞叹这是孝绪孝心感动所致。

当时有一个善于占卜的人张有道，对孝绪说：“看你行迹幽隐，心中意思却难以明了，如果不用龟、草占卜，无法验明。”等到设好了卦，占得五爻，张有道说：“这是《咸》卦，不是很好的隐居的先兆。”孝绪说：“你怎么知道后面一爻不是上九呢？”结果果然卜成《遁卦》。有道感叹道：“这就叫做‘隐居避世没有不好的’。现象其实质是对应了品德，孝绪的心意与行为是一致的。”孝绪说：“虽然获得了《遁卦》，但上九爻不发，超脱之道，便会比许由差得远的。”于是撰写了《高隐传》，上自炎、黄时代，下到天监末年终止，反复考虑，分为三品，共有若干卷。又在文章中写道：“至道的根本，其可贵处在于无为。圣人的行为，在于挽救弊端。要想挽救弊端，就要由行动来实现，行动却与无为这一根本相违背。道的根本既然是无为，有为就不是真正的道。但是不用行动，社会就没法平定；不探究道的根本，道的实质就会全部丧失。孔丘、周公旦想要体现他们的行迹，所以应该姑且隐藏起他们的道；老子、庄子只是要表明他们的道，也应该深深地隐藏起他们的行迹。行迹既然可以隐藏，这就是老庄为什么绰绰有余；道的根本隐晦，而孔子也正是因此而不足。不是得到道的终旨的人，缺乏聪明的智慧；领会两面的人，独独具有鉴别的能力。然而圣人已经洞察得达到极至，再体现在行为当中；贤人未能居于宗师的位置，更要谈论道的根本。这的确是由于行为必须能够拯救世事，不是圣人无法做到；道的根本是要明白事理，贤人都能明了这一点。如果能体会这道的根本和行为的踪迹，领悟那或隐抑或显露的道理何在，就能明白一大半的道理了。”

南平元襄王听说了他的名声，写信去邀请他，他不去，说：“不是我志向高傲，而是我本性畏惧官场。如果麋加这些动物都能拉的话，它们和好马不就没有区别了吗？”

当初，建武末年，青溪宫的东门无缘无故地崩塌了。大风又把东宫门外的杨树连根拔起。有人问孝绪这件事，孝绪说：“青溪是皇家的旧址，齐朝属五行中的木，东方是木的位置。现在东门自己崩塌了，这表明木衰落了。”

鄱阳忠烈王的妃子，是孝绪的姐姐。忠烈王曾经命令驾车，想到他那儿去与他一块游玩。孝绪打通墙壁逃走，最终也不肯与他见面。他的几个外甥逢年过节送他一些东西，他什么也不要。有人对他的这种做法不理解。他说：“这不是我的意愿，所以我不要。”

他常年供着的一尊石像，曾经有了损坏。他心里打算将它修补好。过了一晚上，忽然完好如初。众人都感到很惊讶。

大同二年，阮孝绪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他的学生们哀悼他的品德操行，给他加谥号叫“文贞处士”。他所撰写的《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流传在社会上。

诸葛璩，字幼孜，琅邪阳都人，世代代居住在京口，诸葛璩小的时候跟着处士关康之，广泛地涉猎了经史典籍。后来又跟着处士戚荣绪学习，荣绪著有《晋书》，称赞诸葛璩有解说疑难的功力，把他比做壶遂。

齐朝建武初年，南徐州行事江祀向明帝推荐诸葛璩说：“诸葛璩安于贫困，谨守道义。喜爱《礼记》，勤于《诗经》，不曾到州郡官吏那儿结交名贵。象他这样的淡泊恬退，可以使风俗整饬清明。请商议将他提为议曹从事。”皇帝同意了，诸葛璩推辞不去上任。陈郡谢朓为东海太守，说：“处士诸葛璩，受到高尚风范的熏陶，追仿古代贤哲的行迹。哪里是穿着简陋的衣服，揣着明亮的珠宝，把珠宝藏起来等着一个好价钱再卖呢？他恐怕是幽清脱俗，独往独来，不事

奉王侯贵族的人吧？我听说事奉父母、赡养亲人，而使他们缺乏粮食，只能吃野菜，过贫穷的日子，哪里能自己独自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呢？应该给他一百斛粮食。”天监年中，太守萧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阳王恢都对他非常优待。诸葛璩遭母亲去世，形体消瘦，恢多次加以慰问，服丧完后，推举他为秀才，他不去。

诸葛璩性格勤于教诲别人，年轻人爱读书的天天都有到他那儿来的。他住的房屋狭窄简陋，没法容下那么多学生。太守张友为他修盖了一座学校。诸葛璩为人处世清廉正直，他的妻子没有看见过他有高兴或恼怒的脸色。从早到晚，辛勤地讲学诵读，从不停止。当时的人因此更尊敬他。

天监七年，高祖向太守王份询问诸葛璩，王份立刻将事实告诉了高祖。还没来得及提拔任用，诸葛璩便死于家中，他所著文章二十卷，学生刘瓛把它们记录汇集起来。

沈颢，字处默，吴兴武康人。他的父亲坦之，在齐朝都城任职。

沈颢少年时清静，有很高的品行。他羡慕黄叔度、徐孺子的为人。读书不仅仅重视标点断句，写作不尚华丽浮靡。常常一人呆在屋内，其他人很少能见到他的面，沈颢的堂叔沈勃，在齐朝当大官。每次回到吴兴，宾客挤满房屋，沈颢连他的门也不进。沈勃去看他，他送客也不送到门坎外。沈勃叹息说：“我今天才知道富贵的人还比不上贫贱的。”

不久，沈颢被征为南郡王的左常侍，不去上任。沈颢内心品行很高尚，事奉母亲、兄弟很孝顺、友善，为乡亲邻居所称赞。永明三年，招为著作郎，建武二年，招为太子舍人，都不上任。永元二年，又招为通直郎，也不到任。

沈颢平时一贯不治家产，当时正遇到齐末兵荒之时，他与家人两天吃一天的粮。有人送他米、肉，他关起门来不予接受。只打柴采药作为生活之资，悠然自得，一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

天监四年，国家大举向北讨伐，征集百姓参军。吴兴州太守柳排恠使沈颢从军，扬州别驾陆伍写信责怪他，他十分惭愧，给沈颢很多礼物，送他返回家中。当年，沈颢死在家里。著有文章几十篇。

刘慧斐，字文宣，彭城人。小时候很博学，能写文章。曾任安成王法曹行参军。有一次回都城，路过寻阳，在匡山游玩，访问处士张孝秀，相处得十分融洽欢畅，于是他产生了在那里定居的念头。他因此而不再做官，住在东林寺。又在山的北面修建一所园林，起名叫离垢园。当时人于是把慧斐称作离垢先生。

慧斐特别精通佛典，善于写篆书与隶书。在山中手写了佛经两千多卷，经常诵读的有一百多卷。白天黑夜走路，他也勤奋不懈怠，远近的人都钦佩羡慕他。太宗来到江州时，送了一根拐杖给他。人们议论说，自从慧远法师逝世后，到现在将近二百年，才有张孝秀、刘慧斐二人这样的鼎盛时期。世祖和武陵王等人都不断地有书信问候他。大同二年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范元琰，字伯珪，吴郡钱塘人。祖父范悦之，征为太学博士，不就任。父亲范灵瑜，为父亲吊丧，悲伤过度而去世。元琰当时还是小孩，悲痛哀伤，竭尽礼数，亲朋好友都很感诧异。长大以后，爱好学习。博通经史，也精通佛教教义。然而性情谦逊恭敬，不以自己的长处向别人夸耀。家中贫穷，只有以种植园中蔬菜为生计。有一次出门，看到别人偷自己的菜，赶紧返回去。母亲问他原因，他详细地告诉了实情。母亲问偷菜的人是谁，他说：“刚才之所以躲开，就是怕小偷惭愧羞耻。现在告诉你他的姓名，希望不泄露出去。”因而母子二人都不告诉别人。有人跨过水沟来偷他的笋子，他便砍了木头搭成一座桥以便小偷行走。从此小偷非常惭愧，整个乡里再没有偷盗的人。基本上居住在乡下，一人独坐，也象对着严厉的宾客。看见他的人，无不肃然起敬。沛国刘献对他十分器重赏识，曾上表赞

誉他。

齐建武二年，征招为安北参军事，不去上任。天监九年，县令管慧辨向上汇报他的美好品行，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任他为官吏，他不去。天监十年，临川王上表推荐他，竟然没有征招他。当年他逝于家中，终年七十岁。

刘讦，字彦度，平原人。父亲灵真，齐武昌太守。刘讦年幼时以孝顺著称，几年之间，父母相继去世，刘善守丧，痛哭悲伤，几乎死去，去吊唁的人无不悲哀。后来被伯父抚养，侍奉伯母和哥哥姐姐非常孝顺友善，为宗族中的人所称赞。因早年失去父母，非常伤愁，有人不小心提到这件事，从没有不伤心流泪的。大哥刘絜为他择定日期完婚，他听说后逃跑躲藏起来，事情作罢后才回来。他那个州的刺史张稷招拔他为主簿，他不做。官长用檄文征招他，他便把檄书挂在树上逃走。

刘讦善于谈玄，尤其精通佛教典籍。曾经与同族兄长刘歊在钟山诸寺中听课，因而一起在宋熙寺东面的水涧边盖屋，有在那里终其一生的打算。天监十七年，死于刘讦家中，时年三十一岁。临死之时，拉着刘讦的手说：“我气断后马上收敛入棺，入棺后立即埋掉，不须设灵堂祭祀，也不要为我找继嗣的人。”刘讦遵从他的意见办事。宗族中人和好友一起为他立石刻碑，谥号是玄贞处士。

庾洗，字彦宝，新野人。小时候聪明好学，经史子籍无不通晓，纬书、射击、下棋、计算，都是当时最好的。可是性情恬淡质朴，特别喜爱山林泉水。十亩之大的住宅，山和池就占了一半。吃着简单的饮食，穿着简陋的衣服，不去营治产业。有一次坐船从田里回来，载了一百五十石米。有一个人托他带三十石米。到家以后，托他带米的人说：“你是三十石米，我是一百五十石米。”庾洗默不作声，让他任意拿个够。有个邻居被错诬为窃贼，处以罚款。庾洗可怜他，用

书换了二万钱，让学生装做邻居的亲戚，代他交了钱。邻居获得释放后，感谢庾诜。庾诜说：“我是同情普天下没有罪的人，哪里是期望别人感谢呢？”他的行为大多像这一类。

高祖年轻时与庾诜关系好，很推重他。起义之后，任命他为平西府记室参军，他不愿干。平生很少与别人游耍，河东柳惔想和他结交，他离他远远的，不与他来往。后来湘东王到荆州，任他为镇西府记室参军，他不去上任。普通年中，皇帝下诏说：“发扬优点、振奋后进，是为政所应先做之事；表彰贤士，招纳人才，是梦中也应精心之事。新野人庾诜悠然自得于隐居生活，独善其身。经史文艺，都很精通。颍川庾承先精通道家思想，还兼通佛教。这两个人都没有竞争经营之心，安于贫困的生活，可以使那些浮躁的人静心，使风俗淳厚。庾诜可以任黄门侍郎，庾承先可以任中书侍郎。希望州县长官时常加以催促，这样或许能改变他们不做官的志向，有希望得到整治社会的人才。”庾诜宣称有病不去上任。

晚年以后，庾诜尤其遵守佛教，在住宅内设立道场，举行佛教仪式，从早到晚都不停止。诵读《法华经》，每天读一遍。忽然夜晚梦见一个道人，自称是愿公，容貌动作都很奇怪，喊庾诜为上行先生，给他一炷香，然后离开。中大通四年，一天白天睡觉，忽然惊醒，说：“愿公又来了，不可在这里长久居住。”面色没有变化，话说完就死去了。终年七十八岁，整个房间内都听到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经在弥陀净土降生了”。高祖听说此事后下诏：“表彰善事，奖励善行，是以前的君主所致力的事。新野人庾诜，是荆州的宝贵人才，名声和节气贤贞高尚，品行和道德芳馨素洁。随着时运之去而逝世，胸中非常悲哀凄恻。应该溢他为贞节处士，以表彰高尚贞烈之人。”庾诜撰有《帝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续伍端休《江陵记》一卷，《晋朝杂事》五卷，《总抄》八十卷，都流传在世上。

庾诜的儿子庾曼倩，字世华，也早就有美好的名声。世祖在荆州时，招他为主簿，又提到中录事。每次出来，世祖经常目送他，对

刘之遴说：“荆南确实很多君子。虽然都把美好归于田风，把清高归于桓阶，但欣赏其品德，标举其奇异，都赶不上庾曼倩这个人。”后来又提任咨议参军。所著的书《丧服仪》、《文字体例》、《庄老义疏》，所注的《算经》和《七曜历史》，以及所写的文章，共九十五卷。

庾洗的另一个儿子庾季才，的学问，有品行，承圣年中，官当到中书侍郎。江陵失陷后，随着惯例进入关内。

张孝秀，字文逸，南阳宛人。年轻时在州中做官，任治中从事史。母亲去世后，服丧期满，任建安王别驾。不久，辞职回到山中，住在东林寺。有田几十顷，军队几百人，都尽力种田，全部供养山民，远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就象赶集市一样。

孝秀性情通达直率，不喜爱浮华，常常戴着谷皮巾，穿着蒲草做成的鞋，手拿着棕榈皮做成的麕尾。吃寒食散，大冬天能在石头上睡觉。广泛地涉猎各种典籍，精通佛典。善于言谈，长于隶书，各种艺术技能，没有不熟练的。普通三年去世，时年四十二岁。房屋中都闻得见有奇特的香味。太宗听说后，很感悲哀，给刘慧斐写信，叙述他的贞洁洁白。

庾承先，字子通，颍川焉陵人。少年时沉静有志向操守，言语中不涉及别人的对错，脸上不表现上喜怒的神色，别人都不能看透他的心思。幼年时跟随南阳刘虬学习，记性很好，识鉴敏捷，超出同辈人之上。道经佛典，无不精通。九流《七略》，都很熟悉。郡里提他为功曹，他不就任。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山。晚年因为弟弟生病，回到乡里，便住在土台山。鄱阳忠烈王在州里，钦慕他的风度，邀请他一起游玩相处。又让他讲授《老子》。远近有名的僧人，都来与他聚会，辩论诘难一踊而起，不正统的说法竞相而至，承先慢慢地作答，都是不曾听说过的。忠烈王愈加钦佩尊重他，招他为主簿。湘东王听说后，又提他为法曹参军，他都不赴任。

中大通三年，庐山刘慧斐来到荆州，承先和他有旧交情。去与他相交游。荆州的学生们因而请承先讲《老子》。湘东王亲自让驾着车到那儿去听讲，与他谈论终日，深相欣赏接交。留连了一个月多，才回到山中。湘东王亲自为他饯行，并赠送他诗篇，隐士们都很赞赏他。当年去世，时年六十岁。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社会上诬蔑处士的人，多说他们纯粹是盗窃虚名，而没有切实的用处，大都是名不副实之人。而象诸葛璩的学术，阮孝绪的目录之学，他们要想用这些来图进取，还有什么难的呢？可他们一生都隐居不仕，本来就是性情所致而已。

【原文】

（刘琨 译）

《易》曰：“君子遁世无闷，独立不惧。”孔子称长沮、桀溺隐者也。古之隐者，或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此则轻生重道，希世间出，隐之上者也。或托仕监门，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处污而不愧其色。此所谓大隐隐于市朝，又其次也。或裸体佯狂，盲暗绝世，弃礼乐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远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语默之致，有幽人贞吉矣。与夫没身乱世，争利干时者，岂同年而语哉！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鉴于止水，不鉴于流潦。”夫可以扬清激浊，抑贪止竞，其惟隐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虽唐尧不屈巢、许，周武不降夷、齐，以汉高肆慢而长揖黄、绮，光武按法而折意严、周，自兹以来，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继绍风猷，斯乃道德可宗，学艺可范，故以备《处士篇》云。

何点字子皙，庐江灈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铄，宜都太守。铄素有风疾，无故害妻，坐法死。点年十一，几至灭性，及长，感家祸，欲绝婚宦，尚之强为之娶琅邪王氏。礼毕，将亲迎，点累涕泣，求执本志，遂得罢。

容貌方雅，博通群书，善谈论。家本甲族，亲姻多贵仕。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履，恣心所适，致醉

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兄求，亦隐居吴郡虎丘山。求卒，点菜食不饮酒，讫于三年，腰带减半。

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马；齐初，累徵中书郎、太子中庶子，并不就。与陈郡谢淪、吴国张融、会稽孔稚珪为莫逆友。从弟遁，以东篱门园居之，稚珪为筑室焉。园内有卞忠贞冢，点植花卉于家侧，每饮必举酒酹之。初，褚渊、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遭恤国家’。”王俭闻之，欲候点，知不可见，乃止。豫章王嶷命驾造点，点从后门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见之，点时在法轮寺，子良乃往请，点角巾登席，子良欣悦无已，遣点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铛。

点少时尝患渴病，积岁不愈，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于讲所昼寝，梦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梦中服之，自此而差，时人以为淳德所感。

性通脱，好施与，远近致遗，一无所逆，随复散焉。尝行经朱雀门街，有自车后盗点衣者，见而不言，傍有人擒盗与之，点乃以衣施盗，盗不敢受，点命告有司，盗惧，乃受之，催令急去。

点雅有人伦识鉴，多所甄拔。知吴兴丘迟于幼童；称济阳江淹于寒素，悉如其言。

点既老，又要鲁国孔嗣女，嗣亦隐者也。点虽婚，亦不与妻相见，筑别室以处之，人莫谕其意也。吴国张融少时免官，而为诗有高尚之言，点答诗曰：“昔闻东都日，不在简书前。”虽戏也，而融久病之。及点后婚，融始为诗赠点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点亦病之，而无以释也。

高祖与点有旧，及践阼，手诏曰：“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暂别丘园，十有四载，人事艰阻，亦何可言。自应运在天，每思相见，密迹物色，劳甚山阿。严光排九重，践九等，谈天人，叙故旧，有所不臣，何伤于高？文先以皮弁裼子桓，伯况以斜绡见文叔，求之往策，不无前例。今赐卿鹿皮巾等。后

数日，望能入也。”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高祖甚悦，赋诗置酒，恩礼如旧。仍下诏曰：“前徵士何点，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脱落形骸，栖志穷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亲得同时，而不与为政。喉唇任切，必俟邦良，诚望惠然，屈居献替。可徵为侍中。”辞疾不赴。乃复诏曰：“徵士何点，居贞物表，纵心尘外，夷坦之风，率由自远。往因素志，颇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旧。昔仲虞迈俗，受俸汉朝；安道逸志，不辞晋禄。此盖前代盛轨，往贤所同。可议加资给，并出在所，日费所须，太官别给。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

天监三年，卒，时年六十八。诏曰：“新除侍中何点，栖迟衡泌，白首不渝。奄到殒丧，倍怀伤恻。可给第一品材一具，贖钱二万，布五十匹。丧事所须，内监经理。”又敕点弟胤曰：“贤兄徵君，弱冠拂衣，华首一操。心游物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远理。性情胜致，遇兴弥高；文会酒德，抚际逾远。朕膺录受图，思长声教。朝多君子，既贵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难进。方赖清徽，式隆大业。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资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礼，听览暇日，角巾引见，窅然汾射，兹焉有托。一旦万古，良怀震悼。卿友于纯至，亲从凋亡，偕老之愿，致使反夺，缠绵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点无子，宗人以其从弟耿子迟任为嗣。

胤字子季，点之弟也。年八岁居忧，哀毁若成人。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而纵情诞节，时人未之知也；唯瓛与汝南周瓛颢齐秘书郎，迁太子舍人。出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入为尚书三公郎，不拜，迁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累迁中书郎，员外散骑常侍，太尉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领国子博士，丹阳邑中正。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未就而卒，又使特进张绪续成之，绪又卒，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让胤；乃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永明十年，迁侍中，领步兵校尉，转为国子祭酒。郁

林嗣位，胤为后族，甚见亲待。累迁左民尚书，令骁骑，中书令，领临海、巴陵王师。

胤虽贵显，常怀止足。建武初，已筑室郊外，号曰小山，恒与学徒游处其内。至是，遂卖园宅，欲入东山，未及发，闻谢朏罢吴兴郡不还，胤恐后之，乃拜表辞职，不待报辄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寻有诏许之。胤以会稽山多灵异，往游焉，居若邪山云门寺。初，胤二兄求、点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隐，世号点为大山；胤为小山，亦曰东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并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为军谋祭酒，与书曰：“想恒清豫，纵情林壑，致足欢也。既内绝心战，外劳物役，以道养和，履候无爽。若邪擅美东区，山川相属，前世嘉赏，是为乐土。仆推迁簿官，自东徂西，悟言素对，用成睽阙，倾首东顾，曷日无怀。畴昔欢遇，曳裾儒肆，实欲卧游千载，收渔百氏，一行为吏，此事遂乖。属以世道威夷，仍离屯故，投袂数千，克黜衅祸。思得瞶卷咨款，寓情古昔，夫岂不怀，事与愿谢。君清襟素托，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隐沦。既俯拾青组，又脱屣朱戟，但理存用舍，义贵随时，往识祸萌，实为先觉，超然独善，有识钦嗟。今者为邦，贫贱咸耻，好仁由己，幸无疑滞。比别具白，此未尽言。今遣侯承音息，矫首还翰，慰其引领。”胤不至。

高祖践阼，诏为特进、右光禄大夫。手敕曰：“吾猥当期运，膺此乐推，而顾已蒙蔽，昧于治道。虽复劬劳日昃，思至隆平，而先王遗范，尚蕴方策，惠举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浇暮，争诈繁起，改俗迁风，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执物，则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与治身，独善之与兼济，得失去取，为用孰多。吾虽不学，颇好博古，尚想高尘，每怀击节。今世务纷乱，忧责是当，不得不屈道严阿，共成世美。必望深达往怀，不吝濡足。今遣领军司为王果宣旨谕意。迟面在近。”果至，胤单衣鹿巾，执经卷，下休跪受诏书，就席伏读。胤因谓果曰：“吾昔于齐朝欲陈两三条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世传晋室欲立阙，王丞相指牛

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县象法于其上，决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国所先，故王孙满斥言，楚子顿尽。圆丘国郊，旧典不同。南郊祠五帝灵威仰之类，圆丘祠天皇大帝、北极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谬。卿宜诣阙陈之。”果曰：“仆之鄙劣，岂敢轻议国典，此当敬俟叔孙生耳。”胤曰：“卿拒不遣传诏还朝拜表，留与我同游邪？”果愕然曰：“古今不闻比例。”胤曰：“《檀弓》两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当邈然绝世，犹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见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何容得有宦情。昔荷圣王旌识，今又蒙旌贲，甚愿诣阙谢恩；但比腰脚大恶，此心不遂耳。”

果还，以胤意奏闻，有敕给白衣尚书禄，胤固辞。又敕山阴库钱月给五万，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士绅，鲜闻好事。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当展兴言为叹。本欲屈卿暂出，开导后生，既属废业，此怀未遂，延伫之劳，载盈梦想。理舟虚席，须俟来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门徒中经明行修，厥数有几？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闻，副其劳望。”又曰：“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每一念此，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于是遣何子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

太守衡阳王元简深加礼敬，月中常命驾式闾，谈论终日。胤以若邪处势迫隘，不容生徒，乃迁秦望山。山有飞泉，西起学舍，即林成援，因岩为堵。别为小合室，寝处其中，躬自启闭，僮仆无得至者。山侧营田二顷，讲隙从生徒游之。胤初迁，将筑室，忽见二人著玄冠，容貌甚伟，问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处云：“此中殊吉。”忽不复见，胤依其言而止焉。寻而山发洪水，树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岿然独存。元简乃命记室参军钟嵘作《瑞室颂》，刻石以旌之。及元简去郡，入山与胤别，送至都赐埭，去郡三里，因曰：“仆自弃人事，

交游路断，自非降青山藪，岂容复望城邑？此墟之游，于今绝矣。”执手涕零。

何氏过江，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寿，乃移还吴，作《别山诗》一首，言甚凄怆。至吴，居虎丘西寺讲经论，学徒复随之，东境守宰经途者，莫不毕至。胤常禁杀，有虞人逐鹿，鹿径来趋胤，伏而不动，又有异鸟如鹤，红色，集讲堂，驯狎如家禽焉。

初，开善寺藏法师与胤遇于秦望，后还都，卒于钟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见一僧授胤香炉奩并函书，云：“呈何居士”。言讫失所在。胤开函，乃是《大庄严论》，世中未有。又于寺内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宗何远以状启。昭明太子钦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梦神人告之曰：“汝夫寿尽；既有至德，应获延期，尔当代之。”妻觉说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梦一神女，并八十许人，并衣帔，行列至前，俱拜床下，觉又见之，便命营凶具。既而疾动，因不自治。

胤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子撰，亦不仕，庐陵王辟为主簿，不就。

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从事中郎。

孝绪七岁，出后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胤之姐琅邪王晏之母，闻者咸叹异之。

幼至孝，性沉静，虽与儿童游戏，恒以穿池筑山为乐。年十三，遍通《五经》。十五，冠而见其父，彦之诫曰：“三加弥尊，人伦之始。宜思自勖，以庇尔躬。”答曰：“愿迹松子于瀛海，追许由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尘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家人莫见其面，亲友因呼为“居士。”

外兄王晏贵显，屡至其门，孝绪度之必至颠覆，常逃匿不与相见。曾食酱美，问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飧覆醢，及晏诛，其亲戚咸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坐之及？”竟获免。

义师围京城，家贫无以爨，僮妾窃邻人樵以继火。孝绪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床，竹树环绕。天监初，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迹，其人甚远。”为名流所钦尚如此。

十二年，与吴郡范元琰俱徵，并不到。陈郡袁峻谓之曰：“往者，天地闭，贤人隐；今世路已清，而子犹遁，可乎？”答曰：“昔周德虽兴，夷、齐不厌薇蕨；汉道方盛，黄、绮无闷山林。为仁由己，何关人世！况仆非往贤之类邪？”

后于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返，领里嗟异之。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叹其孝感所致。

时有善筮者张有道谓孝绪曰：“见子隐迹而心难明，自非考之龟蓍，无以验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将为《咸》，应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绪曰：“安知后爻不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叹曰：“此谓‘肥遁无不利。’象实应德，心迹并也。”孝绪曰：“虽获《遁卦》，而上九爻不发，升遐之道，便当高谢许生。”乃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之末，斟酌分为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论云：“夫至道之本，贵在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弊拯由迹，迹用有乖于本，本既无为，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迹，则世无以平；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既可抑，数子所以有余；本方见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阙彼明智；体二之徒，独怀鉴识。然圣已极照，反创其迹；贤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迹须拯世，非圣不能；本实明理，在贤可照。

若能体兹本迹，悟彼抑扬，则孔、庄之意，其过半矣。”

南平元襄王闻其名，致书要之，不赴。孝绪曰：“非志骄富贵，但性畏庙堂。若使麋加可驂，何以异夫骥驎。”

初，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者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鄱阳忠烈王妃，孝绪之姐。王尝命驾，欲就之游，孝绪凿垣而逃，卒不肯见。诸甥岁时馈遗，一无所纳，人或怪之，答云：“非我甘愿，故不受也。”

其恒所供养石像，先有损坏，心欲治补，经一夜忽然完复，众并异之。

大同二年，卒，时年五十八。门徒谥其德行，谥曰文贞处士。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行于世。

诸葛璩字幼玟，琅邪阳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关康之，博涉经史。复师徵士臧荣绪，荣绪著《晋书》，称璩有发摘之功，方之壶遂。

齐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荐璩于明帝曰：“璩安贫守道，悦礼敦诗，未曾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简退，可以扬清厉俗。请辟为议曹从事。”帝许之，璩辞不去。陈郡谢朓为东海太守，教曰：“昔长孙东组，降龙丘之节；文举北轺，高通德之称。所以激贪立懦，式扬风范。处士诸葛璩，高风所渐，结辙前修。岂怀珠披褐，韬玉待价？将幽贞独住，不事王侯者邪？闻事亲有啜菽之宴，就养寡蓰蒸之给，岂得独享万钟，而忘兹五秉。可饷谷百斛。”天监中，太守萧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阳王恢并礼异焉。璩丁母忧毁瘠，恢累加存问，服阕，举秀才，不就。

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宗张友为起讲舍。璩处身清正，妻子不见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

七年，高祖敕问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实对，未及徵用，是年卒于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讷集而录之。

沈颢字处默，吴兴武康人也。父坦之，齐都官郎。

颢幼清静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为人。读书不为章句，著述不尚浮华。常独处一室，人罕见其面。颢从叔勃，贵显齐世，每还吴兴，实客填咽，颢不至其门，勃就见，颢送迎不越于门。勃叹息曰：“吾乃今知贵不知贱。”

俄徵为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颢内行甚攸，事母兄弟孝友，为乡里所称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

颢素不治家产，值齐末兵荒，与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馈其粱肉者，闭门不受。唯以樵采自资，怡怡然恒不改其乐。

天监四年，大举北伐，订民丁，吴兴太守柳惔以颢从役，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惔大惭，厚礼而遣之。其年卒于家。所著文章数十篇。

刘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学，能属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于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乃谓为离垢先生。

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昼夜行道，孜孜不怠，远近钦慕之。太宗临江州，遗以几杖。论者云，自远法师没后，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书问不绝。大同二年，卒，时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吴郡钱唐人也。祖悦之，太学博士徵，不至。父灵瑜，居父忧，以毁卒。元琰时童孺，哀慕尽礼，亲党异之。及长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然性谦敬，不以所长骄人。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菜，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母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于

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居常不出城市，独坐如对严宾，见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国刘献深加器异，尝表称之。

齐建武二年，始徵为安北参军事，不赴。天监九年，县令管慧辩上言义行，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荐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时年七十。

刘讷字彦度，平原人也。父灵真，齐武昌太守。讷幼称纯孝，数岁，父母继卒，讷居丧，哭泣孺慕，几至灭性，赴吊者莫不伤焉。后为伯父所养，事伯母及昆姐，孝友笃至，为宗族所称。自伤早孤，人有误触其讳者，未尝不感结流涕。长兄絜为之聘妻，克日成婚，讷闻而逃匿，事息乃还。本州刺史张稷辟为主簿，不就，主者檄召，讷乃挂檄于树而逃。

讷善玄言，尤精释典。曾与族兄刘歊听讲于钟山诸寺，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有终焉之志。天监十七年，卒于歊舍，时年三十一。临终，执歊手曰：“气绝便敛，敛毕即理，灵节一不须立，勿设殓祀，无求继嗣。”歊从而行之。宗人至友相与刊石立铭，谥曰玄贞处士。

庾诜字彦宝，新野人也。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而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产业。尝乘舟从田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诜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治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作为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谢诜，诜曰：“吾矜天下无辜，岂期谢也。”其行多如此类。

高祖少与诜善，雅推重之。及起义，署为平西府记室参军，诜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东柳惔欲与之交，诜距而不纳。后湘东王临荆州，板为镇西府记室参军，不就。普通中，诏曰：“明扬振滞，为政所先；旌贤求士，梦伫斯急。亲野瘦诜止足栖退，自事却扫，经史文艺，多所贯习；颍川庾承先学通黄、老，该涉释教；并不竞不营，安兹

枯槁，可以镇躁敦俗。诜可黄门侍郎，承先可中书侍郎。勒州县时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盐梅。”诜称疾不赴。

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遍。后夜中忽见一道人，自称愿公，容止甚异，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昼寝，忽惊觉曰：“愿公复来，不可久住。”颜色不变，言终而卒，时年七十八。举室咸闻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弥陀净域矣。”高祖闻而下诏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诜，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静侯南度，固有名德，独贞苦节，孤芳素履。奄随运往，惻怆于怀。宜谥贞节处士，以显高烈。”诜所撰《帝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续伍端休《江陵记》一卷，《晋朝杂事》五卷，《总抄》八十卷，行于世。

子曼倩，字世华，亦上有令誉。世祖在荆州，辟为主簿，迁中录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谓刘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虽美归田凤，清属桓阶，赏德标奇，未过此子。”后转咨议参军。所著《丧服仪》、《文字体例》、《庄老义疏》，注《算经》及《七曜历术》，并所制文章，凡九十五卷。

子季才，有学行，承圣中，仕至中书侍郎。江陵陷，随例入关。

张孝秀字文逸，南阳宛人也。少仕州为治中从事史；遭母忧，服阕，为建安王别驾，顷之，遂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

孝秀性通率，不好浮华，常冠谷皮巾，跣蒲履，手执并磨皮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于石。博涉群书，专精释典。善谈论，工隶书，凡诸艺能，莫不明习。普通三年，卒，时年四十二，室中皆闻有非常香气。太宗闻甚伤悼焉，与刘慧斐书，述其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颍川阳陵人也。少沈静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窥也。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练。郡辟功曹不就，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晚以弟疾还乡里，遂居于土台山。郗阳

忠烈王在州，钦其风味，要与游处。又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忠烈王尤加钦重，徽州主簿，湘东王闻之，亦板为法曹参军，并不赴。

中大通三年，庐山刘慧斐至荆州，承先与之有旧，往从之。荆陕学徒，因请承先讲老子。湘东王亲命驾临听，论议终日，深相赏接。留连月余日，乃还山。王亲祖道，并赠篇什，隐者美之。其年卒，时年六十。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世之诬处士者，多云纯盗虚名，而无适用，盖有负其实者。若诸葛璠之学术，阮孝绪之簿阅，其取进也岂难哉？终于隐居，固亦性而已矣。

陶弘景传

——《梁书》卷五一

【说明】陶弘景(456—536年)南朝丹阳秣陵人，字通明。著名文学家、医学家、道教学者。早年博学多才，为齐诸王侍读，后来隐居句容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世有“山中宰相”之称，著有《真诰》、《真灵仙业图》、《本草集注》、《时后百一方》等，在文化史上极具影响。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地方人。开始，母亲做梦梦见青龙从怀中出来，并且还看见两位天人手拿着香炉来到他们的房里，不久就怀孕了，于是生下了陶弘景，他小时候有奇异之行，十岁年纪，得到葛洪《神仙传》，白天黑夜的研读，于是有了养生的志向。对人家说：“仰视青云，观看太阳，不觉得是很遥远的事了。”等到长大了，身高有七尺四寸，神态仪表出众，眼睛明亮有神，眉毛宽广，身材修长，耳朵肥大，读书超过万卷，善于抚琴下棋，工于草书隶书，还不到二十岁，齐高帝任相，把他封为诸王的伴读，并官拜奉朝请，虽然

生活在贵族群中，但关起门来不与其他人相来往，只以看书为要事，朝廷规仪礼章等事，一般都向他请教决断。永明十年，上表辞去俸禄，皇帝下诏同意，并赏赐丝帛。等到他动身离开朝廷的时候，公卿大夫设宴于征虏亭与之饯别，因设帐太多车马把道路都填满了，都说宋、齐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朝廷和民间都认为是件有面子的事情。

从这以后，陶弘景居住在句容的句曲山，常说：“这座山下面是道教第八洞宫，名叫金坛华阳之天，周围有一百五十里，从前汉代有咸阳三茅君修炼得道，来掌管这座山，所以称之为茅山。”于是在山中建了座道馆，自名为华阳隐居。开始跟随东阳孙游岳学习传授道符图经书道法，登访经历了许多名山，寻找访求仙药，每次经过山涧溪谷，一定端坐仰卧其间，吟咏盘旋，不能停止。当时沈约担任东阳郡太守，认为陶弘景志节高尚，多次写信邀请他，不去。

陶弘景为人圆通谦虚，小心谨慎，事情的变化曲折，心中如镜子一样十分明白，遇到什么事情从不挂在心上，讲话也没什么矛盾，即使有也马上发觉。建武年间，齐宜都王铿为齐明帝所杀害，那天夜里，陶弘景梦见铿来告别，因此搜访宜都王幽冥之间的事迹，大多讲的是神秘怪异之事，因此写下了《梦记》一书。

永元初年，又筑三层楼，陶弘景住在上面一层，弟子住中间一层，来访宾客则在下层，于是和外国人都隔绝，只有一个家僮在身边侍候。特别喜欢松风，每次听到松风声，就感到十分高兴愉快。有时他一个人游览泉石之间，看见的人认为是神仙。

陶弘景本性喜欢著述，更追求奇异，爱惜时间，越老越勤奋，尤其了解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有《帝代年历》，又曾经制造浑天象，说是“修炼道法所需要，不仅仅是史官才用”。

义师平定建康，听说议论禅让帝位，陶弘景援引图书讖文，多处都成“梁”字，让弟子进上，梁高祖既早就与他有交情，等到即了

帝位，恩情礼谊更加敦厚，写信问候没有间断，总有达官贵人不断地到他家去。

天监四年，移居到茅山积金东边的水溪边。擅长于辟谷气功等养生方法，过了八十岁仍然显得青春年少，十分爱慕汉代张良的为人处世，称赞他“古代的贤人没有谁能比拟”。曾经做梦梦见佛传授给他菩提记，并称他为胜力菩萨。于是到鄮县阿育王塔去发誓表愿，接受五大戒。后来太宗来到南徐州，钦佩他的高风清名，召他到后堂之中，和他谈论了多日才离开，太宗十分敬佩叹异他。大通初年，派人送两把宝刀给梁高祖，一把名叫“善胜”，一把称“威胜”，都是难得的好宝物。

大同二年逝去，卒年八十五，死时颜色不变，弯曲伸直如平常一样，皇帝下诏赠号为中散大夫，谥称贞白先生，并派皇宫中的官吏监督照料丧事。陶弘景留下遗书要薄葬，弟子们遵照予以办理。

【原文】

（卢仁龙 译）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初，母梦青龙自怀而出，并见两天人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遂产弘景。幼有异操，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书夜研寻，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及长，身長七尺四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耳。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取决焉。永明十年，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及废，公卿祖之于征卢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已来，未有斯事。朝野荣之。

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隐君。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偏历名山，寻访仙药。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

弘景为人，圆通谦逊，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辄觉。建武中，齐宜都王铿为明帝所害，其夜，弘景梦铿告别，因访其幽冥中事，多说神异，因著《梦记》焉。

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唯一家童得侍其旁。特爱松风，每承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仪，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

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讖，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高祖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善辟谷导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深慕张良之为人，云“古贤莫比”。会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后太宗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与谈论数日而去，太宗甚敬异之。大通初，令献二刀于高祖，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

太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伸如恒。诏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仍遣舍人监护丧事。弘景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逸士传

——《魏书》卷九〇

【说明】古之所谓“隐士”，自伯夷、叔齐以后，历代皆有。而真正是知识分子而隐居山林的，则起自东汉初年。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大转折，是他们独立地思考现实，形成相对独立的世界观的开始。《后汉书》首列《隐逸列传》，其义即在于此。士人隐逸

之动机历代虽有不同,但大多是出于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无声反抗和逃避。而为隐逸,矫情以饰其伪则不在此列。这里所列的北魏时期的著名隐士陆夸、冯亮、李谧、郑修等人属于前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道出了这些人物的为人心愿。

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人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同,这种区别由来已久。早先伯夷、叔齐在周武王的时代得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华胥却不容於太公,这是为什么呢?寻求恬淡之心的做法,可以有激励贪婪之人的作用,督责人的行为轨迹,是用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避世隐居的人,每个朝代都有。平静地对待成功与失败,也不介意有无危难与过失。象这样提倡德行,发扬正义,匡正风俗,庇护人民,可以稍少一点,但不能够忽视它。近代以来民风浮薄,良好淳厚的社会风尚荡然无存,针尖大的地方,也有成群的人涌入,而能潜心于世事之外,超然脱俗,向往古人、行为超迈的人,也就不是凡人了。为什么一定要腾云驾雾、遨游天地之间,才算是超脱呢?现在记录陆夸等人的事迹作为《逸士传》。

陆夸,又名昶,是赵郡高邑县人。祖父名迈,是晋朝东海王所率军队中的参谋副官,后投奔石勒当了徐州刺史。父亲名邃,字怀道,是慕容宝的中书令。陆夸年轻时就很大度,不拘小节。专好读书,世俗事务不放在心上,喜欢喝酒,超然于世事之外。二十岁时父亲去逝,以至于鬓发全白,每一次恸哭,听到的人都会感动得流泪。情怀高尚,不步仕途,将自己的情志寄托在自然山水之间。同郡的李顺愿意结交他,然而陆夸拒绝了,不同意。地方上年轻年长的没有不敬畏他的。

年轻时和崔浩成了莫逆之交。崔浩担任司徒一职,进言要皇上征召陆夸作自己的中郎,然而陆夸借口自己有病推辞了。州郡的官员仍然逼他就职,迫不得已,他才到了京城。和崔浩相见后,逗留了

好几天，只喝酒叙谈平生琐事，不涉及社会上的各种利害关系。崔浩每每想驳倒他，最后终于没能说出来。他让人敬畏就象这样。后来崔浩把诏书扔到眭夸的怀里，也不说话。眭夸说：“桃简，你已经是司徒了，为什么还要用当官来烦我呢？我现在要告辞了。”桃简是崔浩的小名。崔浩想到眭夸就要回去了，来时只骑了一匹骡子，没有其它的坐骑，于是把眭夸的骡子藏到马圈中，希望以此来留下眭夸。眭夸托运租的乡下人弄了一辆车，谎称是御车，才逃出关。崔浩知道了叹息说：“眭夸是独来独往的人，本来不该用小小的职务去侮辱他。使他赶着车子回去，我将怎么说才能道歉呢？”当时的朝廷法律严峻，眭夸既然是偷偷回去的，就有私归之罪。崔浩仍辅佐在君王左右，才得以不受牵连。又过了些年，送还眭夸的骡子，并把自己的坐骑赠送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然而眭夸不接受他的骡马，也不回信。崔浩被杀以后，眭夸为他穿素服，接受乡里人的吊唁，过了一段时间才结束。叹息道：“崔公已经死了，谁还能容得下我眭夸！”作《朋友篇》一文，篇中的文辞为当时人所称赞。

妻子的父亲钜鹿人魏攀也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和眭夸不曾以翁婿对待，感情如同好朋友一般。有人对眭夸说：“我听说有大才的人一定会取得高官厚禄，为什么你偏偏在乡下民间呢？”于是眭夸作了《知命论》一文，予以解释。七十五岁时去逝。安葬的那天，送葬的人象赶集一样。身后无子。

冯亮，字灵通，南阳人，是梁武帝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的外甥。从小博览群书，又特别爱好佛理。随着道恭到了义阳，碰上中山王元英平定并攻占了义阳。元英早就听说了他的大名，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他。冯亮生性爱清静，到了洛阳一带，隐居在嵩山。为答谢元英的礼遇，经常表示自己的殷勤。元英去逝时，冯亮为他奔丧，极力表示了自己的哀恻。

世宗曾下诏任命他为羽林监，兼中书舍人，等他给皇上讲解《十地》等佛经，他坚决推辞了，没有接受任命。又让他朝服朝冠、穿

戴整齐地入见皇上。他却苦苦要求以普通服装入朝进见，于是皇上也就不再强迫他。回到山里很多年，以与佛教徒们诵经学佛为事业，吃粗食喝冷水，有终老山林的志愿。碰巧王敞叛乱，牵连到山里的僧人，冯亮也被抓起来交付尚书省，十多天后，皇上特别下诏免除其罪。冯亮不敢再回山里，于是客居在景明寺。皇上敕给他衣服食物和几名随从人员。后来因为想念老房子又回到了山里。冯亮不但酷受山水，而且构思巧妙，在深山老林中盖房子，深得游玩的奥秘，并且也很舒适，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一点。世宗给他提供人力，命令他和和尚统领僧逼、河南官员甄琛等遍考崧高地区风景地貌，以便建造精舍和佛寺。这里风景既已奇特，建造又很精美，竭尽山居的美妙。冯亮时常出入京城。延昌二年冬季，因为生了重病，世宗还送给他马车，让人把他送回山里，住在崧高道场寺，过了几天死去了。皇上下诏赠送他布帛二百匹，以备办他的丧事，留下遗嘱告诉他哥哥的儿子冯综，说给他装殓要穿布衣戴便帽，左手拿着一块板，右手拿着一卷《孝经》，把尸体放在离人几里外的大石头上，过十多天，才在山里焚毁。在尸体焚毁烧成灰烬的地方，盖一座佛塔，收藏佛经。

冯亮是在隆冬去世的，当时连日大雪，山坡上溪水边都是光秃秃的，满山遍野都是饿死的鸟兽，连它们都无法抵御严寒。当时有一个寿春地区的道人名叫惠需的，每天早晨都去看护他的尸体，拂去灰尘和露珠。鸟兽爬虫的印迹交叉地印在尸体周围的地上，但是一点儿也没有侵犯毁坏尸体，衣服还象原来的样子，只有风吹动着便帽。又因为冯亮的旧友、一位南方的法师托人带来十个大栗子，说希望将来在佛教修行的十种境地里得到好的报应，惠需掰开冯亮的手把十个栗子放在他的手掌中，过了一夜，就被虫子和鸟偷吃了，皮壳扔在地下，然而没有伤着冯亮的肌肤。尸体焚毁的那天，有白雾笼罩，盘旋在旁边，从地下腾起一直连向天空，一早晨都没有散尽。山中佛徒、道士及前来帮助焚尸的贫民百姓一百多人，没有

一个人不感到惊讶。

李谧，字永和，赵郡人，是相州刺史李安世的儿子。年轻好学，各种典籍都很精通，诸子百家也都读过。开始是跟着小学博士孔璠学习，几年后，孔璠反过来向李谧求教。同门师兄弟说：“青出于蓝，蓝不如青。老师不总是老师，关键在通晓典籍。”皇上以公子的名义征召他，任命他为著作佐郎，他以要教弟弟李郁学习为理由谢绝了，皇上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地方上再次推举优秀人才，官员们两次推荐他，他都没有答应，只以抚琴写书为事业，有和社会断绝往来的想法。浏览了《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因为它们记录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及礼义制度有不同，于是写了《明堂制度论》一文。

李谧不喝酒，喜欢音乐，热爱自然山水，这种高尚的情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更加坚固。一到了喜爱欣赏的地方，就乐而忘返。于是作《神士赋》一文，唱道：“周公孔子重视儒教，庄周老子看重无为。二种途径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取得好名声。活着时如不惬意，死了后名声又有什么用。满足自己的心愿，自己让自己高兴，终究不会被人改变。假如寻求我的志向，高高兴兴已达目的。”延昌四年去世，时年三十二岁，远近的人民都悼念他并为他惋惜。

那一年，四门博士之一小学博士孔璠等四十五人给皇上上书说：“我们看见过去的隐士赵郡李谧是这样的情况：十岁死了父亲，哀号恸哭，使邻居都为之神伤。幼年事奉哥李琬，极其恭顺友爱。十三岁通晓《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对于天文历数尤其擅长，在乡间邻里有神童之称。十八岁，到学校正式从师受业，当时的老师就是博士孔璠。从开头浏览，到最后进行归纳总结，探究事物的开端并且往往追本溯源，教他的老师听了他的话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于是他搜集各种经典，广泛地较正它们的异同，依据《春秋》之传的体例，作了《春秋丛林》一书，共十二卷。条分缕析，为我们阐明了很多隐蔽的思想。阻碍不会总是阻碍，有一点不通一定指出。

讲得通也不一定永远讲得通，有一点误解也就讲不通了，不随便说话而违背经典原意，不强辞夺理而违背事物常理。文辞气势磊落，读者往往忘记了疲劳。他常说：“大丈夫拥有万卷图书，不必要借助统治者的力量。”于是不再教书，闭门谢客，放弃家产，专门着手书籍整理，亲手删定四千余种而没有重复，并且搜求、排列各家学说和街谈巷议，从隆冬到盛夏，从黎明到半夜，即使伸舒无暇窥园，君伯闭门谢客，高氏遗忘漂洗之物，张生忘记吃饭，他们的行为都不能和李谧相提并论。李谧曾到已故太常卿刘芳那儿请教音义问题，谈话涉及中代兴废的原因。刘芳叹息说：‘您如果遇到汉高祖，侍中、太常这些官职就不是我的了。’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身为皇上近臣，朝野都刮目相待，当时亲自接见来求官的人，说：‘赵郡人李谧，好学而坚持正义，关心时事，常常想发表政见，但始终没有造次。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轻易就自我炫耀呢？’对他的儿子说：‘过去郑玄、卢植不远千里到扶风去跟随马融研习经籍，现在你的老师也在远方，为什么不到那儿去跟他学习呢？’又对朝中官员说：‘我甄琛的行为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毫不惭愧，但是因为没有推荐李谧，所以有负于朝廷。’又依山建房，临崖盖屋，正要想从事教育教导学生，宣扬经典教义，希望黄河流域的清淳教化重新兴盛，北方纯朴的社会风气不致湮灭。然而这种良好的愿望刚刚听说，他就得了暴病死去了。国家地方满含着悲痛，学士儒生的心里郁结着无限的思念之情。何况我孔璠等人有些同意他的观点主张，有些聆听过他的教诲，我们之间有这种情义，怎么可以保持沉默呢？”事情说完后，皇上下诏书说：“李谧多次谢绝了我的征召，笃志于淡泊自守，清静无为。儒学隐者的情操，实在应该褒奖。可以比方着惠、康、玄晏等人的情况，追封他为贞静处士，并且在他的家乡树立牌坊，以表彰他的高尚情操。”派遣掌管晋见的大臣捧着文书，当即赐给他的家门文德封号，居住的地方叫做孝义里。

郑修，北海郡人。年轻时隐居在岐山南面的山谷中，依山建房，独来独往，淡泊恬然。谢绝外人来访，也不结交世俗凡人，耕田而食，粗茶淡饭，衣冠随便。但特别喜好经籍史书，尤其着意于清谈玄学。前后几任州官征召他，他都不出来。岐州刺史魏兰根多次派人传达命令，郑修不得已，暂时出来见见魏兰根，不久又回到山里去了。魏兰根向皇上上书推荐郑修，肃宗下诏让雍州刺史肖宝夤访问实情后汇报上去，恰好碰上肖宝夤政变，这件事情没有进行。

【原文】

(刘翠译)

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於周武，华胄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以为束教之风。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哉，今录睦夸等为《逸士传》。

睦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也。祖迈，晋东海王越军谋掾，后投石勒为徐州刺史。父邃，字怀道，慕容宝中书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父丧，须鬓至白，每一悲哭，闻者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顺愿与之交，夸拒而不许。邦国少长莫不惮之。

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徵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延留数日，惟饮酒谈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论屈之，竟不能发言。其见敬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於夸怀，亦不开口。夸曰：“桃简，卿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吾便於此将别。”桃简，浩小名也。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冀相维繫。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浩知而叹曰：“睦夸独行士，本不应以小职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复路，吾当何辞以谢也。”时朝法甚峻，夸既私还，将有

私归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无坐。经年，送夸本骡，兼遗以所乘马。为书谢之。夸更不受其骡马，亦不复书。及浩诛，为之素服，受乡人吊唁，经一时乃止，叹曰：“崔公既死，谁能更容睦夸！”遂作《朋友篇》，辞义为时人所称。

妇父钜鹿魏攀，当时名达之士，未尝备婿之礼，情同朋好。或人谓夸曰：“吾闻有大才者必居贵仕，子何独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论》以释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会者如市。无子。

冯亮，字灵通，南阳人，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静，至洛，隐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时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尽其哀恻。

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固辞不拜。又欲使衣赭入见，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蔬食饮水，有终焉之志。会逆人王敬事发，连山中沙门，而亮被执赴尚书省，十余日，诏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后思其旧居，复还山室。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崧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亮时出京师。延昌二年冬，因遇笃疾，世宗敕以马舆送令还山，居崧高道场寺。数日而卒。诏赠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遗兄子综，敛以衣巾帽，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盘石上，去人数里外。积十余日，乃焚於山。以灰烬处，起佛塔经藏。

初，亮以盛冬丧，时连日骤雪，穷山荒涧，鸟兽饥窘，僵尸山野，无所防护。时寿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尘霰。禽虫之迹，交横左右，而初无侵毁，衣服如本，惟风吹帽巾。又以亮识旧南方法师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将来十地果报，开亮手以置把中。经宿，乃为虫鸟盗食，皮壳在地，而亦不伤肌体。焚燎之日，有素雾蓊郁，回绕

其傍，自地属天，弥朝不绝。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莫不异焉。

李谧，字永和，赵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辞以授弟郁，诏许之。州再举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

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而忘归，乃作《神士赋》，歌曰：“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买声儿。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乐，终不为人移。脱寻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迹悼惜之。

其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十岁丧父，哀号罢邻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顺尽友于之诚。十三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年十八，诣学受业，时博士即孔璠也。览始要终，论端究绪，授者无不欣其言矣。於是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比三传事例，名《春秋从林》，十有二卷，为璠等判析隐伏，垂盈百条。滞无常滞，纤毫必举；通不长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辞气磊落，观者忘疲。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帷，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犹括次专家，搜比说议，隆冬达曙，盛暑通宵。虽仲舒不窥园，君伯之闭户，高氏之遗漂，张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为喻。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语及中代兴废之由，芳乃叹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朝野倾目，于时亲识求官者，答云：‘赵郡李谧，耽学守道，不闷于时，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诸君何为轻自媒炫？’谓其子曰：‘昔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今汝明师甚迹，何不就业也？’又谓朝

士曰：‘甄琛行不愧时，但未荐李谧，以此负朝廷耳。’又结宇依岩，凭崖凿室，方欲训彼青衿，宣扬坟典，冀西河之教重兴、北海之风不坠。而祐善空闻，暴疾而卒。邦国衔殄悴之哀，儒生结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议下风，或亲承音旨，师儒之义，其可默乎！”事奏，诏曰：“谧屡辞徵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谧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遣谒奉册，於是表其门曰文德，里曰孝义云。

郑修，北海人也。少隐於岐南几谷中，依岩结宇，独处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饮，皮冠草服，雅好经史，专意玄门。前后州将，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兰根频遣致命，修不得已，暂出见兰根，寻还山舍，兰根中表荐修，肃宗诏付雍州刺史萧宝夤访实以闻。会宝夤作逆，事不行。

释老志

——《魏书》卷一一四

【说明】《魏书·释老志》是正史中第一篇全面系统反映一朝一代佛、道两教发展的经典文献，在后来的正史中，只有《元史·释老传》可与之相提并论。全《志》分佛、道两部分，佛教所占部份较大，对大同、洛阳等地的佛教发展记述尤详，且对佛教传入中国及至北魏的发展、朝廷与佛教的关系及佛教经济都有详细记述。道教部分主要记述道教的发展和寇谦之的道教改革过程。由于内容全面、价值独特，特作收录。

自从上天造就了人类，管理着民众一直到结绳记事以前的历史，由于没有书本龟契等文字记载，所以无从知道了。自从伏羲、轩辕以后，一直到三代，他们的神言秘策，蕴藏在图书纬文之中；训范世人、引导民众，也载在经典文献之中。秦始皇放肆荼毒，把这些经

典、图籍都化为灰烬了，汉代采集到遗书秘籍，恢复得象山一样多。司马迁区分它们各自的不同，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刘歆著《七略》，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释氏的学问，还没有著录记载。

汉武帝元狩年中，派霍去病讨伐匈奴，到皋兰，经过居延，斩敌甚多，大获胜利，昆邪王杀休屠王，率领五万多人来投降，并获得了他们的金人。武帝认为金人是大神，把它放在甘泉宫。金人大概有一丈多长，但没有对金人祭祀，只不过烧烧香，礼拜礼拜罢了，这就是佛教流行中国的开始。

等到开辟了西域，派遣张骞出使大夏回来，传说大夏国边上有一个身毒国，又名天竺，才开始听说有浮屠之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传授了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头传授的浮屠经典，中土的人听了以后，没有多少人相信、明白。后来孝明帝夜里梦见金人，头顶有太阳光，在宫廷中飞翔，于是征问众大臣，傅奕开始回答是佛。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到天竺，抄写浮屠流传下来的文献。蔡愔于是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回到洛阳，中国有沙门以及行跪拜之礼，是从这时开始的。蔡愔又得到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的立像，明帝命令画工写佛像，放在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书则封起来放在石室兰台。蔡愔回来的时候，用白马背着经书回来，汉朝因此在洛城雍门西建立白马寺，摄摩腾、竺法兰都死在这座寺中。

浮屠正号叫佛陀，佛陀和浮图声音相近，都是西方的话，他们传过来以后变成了两个音，用汉语翻译的意思是叫净觉，讲的是除去污秽，成就光明，大道为圣明者所悟。大凡佛典经书意旨，大多讲的是人生命运一类的事情，都是由于其品行、德业所决定的。佛教讲人生有过去、现在、未来，一共经历三世，智识、精神都不灭。只要行善或为恶，一定会有报应。慢慢积德修行，去掉粗俗鄙浅的东西，经过无数阶段，洗涤炼冶神行，于是可以达到形灭而神存，得到佛

道。这中间的阶段及心路历程，程序等级不止一个，都是从浅到深，从小到大。大率在于积累仁行善举，剔除嗜欲，坚守虚静而渐成通观内照。所以他们开始修行就按佛、法、僧三事，称做三归，譬如君子的三件敬畏之事。又有五戒：戒去杀生、偷盗、奸淫、妄言、饮酒五件事，五戒的大意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相同，而名称有所差异罢了。说只要奉持了五戒，就会生活在天人胜处，损坏差失就会掉进鬼、畜之苦中。还有善恶的产生，总共有六条途径。

凡是信奉佛道的，必须剃除须发，去除家累，出家修行，师徒聚集一块，遵守戒律法度，共同一起清居，诚心修炼清静洁身，靠行乞来自足，这些人被称作沙门，又称作桑门，也是声音相近的缘故，总称之为僧，都是胡人的语言。僧，翻译成汉意为和合众人之命，桑门意思为静心，比丘之意则为行乞。世俗之人信奉道法的，男的被称作优婆塞，女的则叫优婆夷。那些想成为沙门的人，开始修炼十种戒规，叫做沙弥，最终有二百五十戒，修成后就可以成为太僧人了。女性入道者称做比丘尼，修戒一共有五百条，都以戒条为本。根据事情而增加数目，目的在于防心，控制身体，端正言语。心中应去除贪、忿、痴之心，身体应去掉杀、淫、盗之行，口中应了断妄说、杂说以及其他非正道之言，总括叫做十善道。能达到这些，就可称做心、身、口都清静。普通人修行可以达到善恶相报，并慢慢达到圣明之境。初步达到圣贤之境的有三种人，他们的佛根品业各有差别，称做三乘：声闻乘、缘觉乘、大乘，取的是可以修道进而达到最高道行而得名。这三种人为恶之迹已经干净，只要修心养性、洗荡心累、救济世人、加强品德。初根人为小乘，施守四谛法；中根人叫中乘，受十二因缘；上根人为大乘，那么就修行六度。虽然经历了三乘，而实质上是要修炼一切品行，拯救自己的意念，从不间断以至永远，这样才可成佛了。

所谓佛，本来称做释迦，意译为能仁，是说道德充沛周备，能够济度万事万物。释迦以前有六世佛，释迦继承六世佛而成道，处于

今贤劫。有的书上说又称将来有弥勒佛，正继释迦而降生。释迦即天竺迦维卫国王之子。天竺是他的总称，迦维是别名。开始，释迦在四月八日夜从母亲的右肋生下来，生下来以后，姿态长相超乎寻常之处有三十二种，上天降下来吉祥的征兆以感应他的降生，也有三十二种。《本起经》叙述这些已很详备了。释迦出生的时候，当时为中国周庄王九年。《春秋》上记载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就是这个时间。到北魏武定八年，一共一千二百三十七年。释迦三十岁成佛，教导化育万物民众，四十九年，在拘尸那城婆罗双树间，在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涅槃译为灭度有的说法是常乐我净，没有变化衰谢及其他诸多痛苦累赘。

众佛法身有二种意义：一是“真实”；二是“权应”。真实身讲的是最高之体，什么至累也奇妙地断绝了，不可能按正规的期待，也不可能用形式去丈量规定，有感动就有感应，本体很清静。“权应身”的意思讲的是六道相合相和，与尘灰及万物相同，随时生存或毁灭，长和短都与物相融，外形是由触感而产生，本体并不是实有。暂存之体虽然凋谢，长存之真实际上不变。但是有时没有灵妙之感，所以不得以经常见到罢了。知道佛的生存并非实在的生存，灭逝也并不是实际的灭逝，佛既然离开世界，香木焚烧尸体。灵骨也分开碎掉，大小象颗粒一样，敲击它也不坏，焚烧也不变焦，有的产生光明神验，西方的说法把它叫“舍利”。弟子收藏敬奉，放置在宝瓶之中，送香花，表达礼敬爱慕，建立宫宇，即称做塔。塔也是西方的语言，象宗庙一样，所以俗世称作塔庙。在后来的百年，有个国王叫阿育，因为用神力分开佛祖的舍利，调动鬼神之力，建造八万四千个塔，遍布在全世界，都是同一天建成。现在洛阳、彭城、姑臧、临淄都有阿育王寺，大概是承袭他的遗迹。释迦虽然涅槃，但留有影迹在天竺，到现在还在。来往中土的人，都说见过。

开始，释迦所说的教义法术，在涅槃后，有声闻弟子大迦叶、阿难等五百人，撰集著录，阿兰亲自接受佛祖传授多，就主持这事，大

既能综合研核佛祖深旨大意，没有什么遗漏散失。于是缀合文字，撰集而成三藏十二部经，象九流的不同流派，它的大致归承仍以大乘、中乘、小乘为本。后来数百年，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述论述，阐明经义，用来破除异道，《摩诃衍》、《大、小阿毗昙》、《中论》、《十二门论》、《百法论》、《成实论》等即是，都是依傍几部大藏的意义，假借外人问答的方式，而用内法解释它。

汉章帝时，楚王英喜欢做浮屠斋戒，派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让相国去用来赎罪。下诏回答说：“楚王喜欢浮屠的斋祠，沐浴清洁斋戒三个月，对神发誓，有什么怀疑和嫌弃的，应当有所悔改，他的贡品送还，用来帮助伊蒲塞、桑门的宴请。”因此把贡品公布给众国。桓帝时，襄楷用佛陀、黄老之道去进谏皇上，想让他爱护生命，不要妄杀，减少嗜欲，除去奢侈与浮华，讲求无为。魏明帝曾想破坏宫西的佛画，外国来的沙门于是用金制杯子装水，放在佛殿前，把佛的舍利投入水中，于是水中出现了五色光。这时明帝感叹说：“假若不是灵异，怎么会这样？”于是就把佛画搬到了路的东面，并为佛画造了百间房屋。佛图的原址，则凿了一个濛汜池，并在水池中种上芙蓉。后来有一位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宣传译述戒律，这是中国有戒律的开始。自从洛阳建造白马寺，浓厚地用佛画装饰，画像十分奇妙，为四方形式。所有宫塔形制，仍然按照印度的旧样而加以重构，从一级到三、五、七、九级。世人相沿袭，称之为“浮图”，又叫做“佛图”。晋代，洛中地方佛教壁画达四十二所。汉代的沙门都穿红布，后代才改易为其他颜色。

晋元康年中，有一位胡沙门支恭明翻译佛经《维摩》、《法华》，三部《本起》等，经中的微言大义，深奥理论没有能够探究明白。后来有一位沙门常山卫道安禀性聪明敏锐，一天能背诵经书万余字，研究探求经书旨意，感叹没有老师法匠可以请教，于是独坐静室十二年，精思细研，神悟妙理。从前所译佛经，大多有些错误纰漏，于是对这些经书错误加以纠正。石勒的时候，有一位天竺沙门浮图

澄。从少的时候在乌苌国跟随罗汉学道，刘曜时来到襄国。后来被石勒所信赖，号称为大和尚，国家大事多向他咨询，所说大多灵验。卫道安曾经到过邺地候见浮图澄，浮图澄见到他以后十分惊异。浮图澄死后，中国战乱纷繁，卫道安于是率领门徒，出游到南方的新野，想让佛教广为流传，分别派遣弟子，各去一个方向。法汰到扬州，法和到四川，卫道安与慧远到襄阳。卫道安后来到了苻坚处。苻坚本来十分钦佩他的名声，见到以后，用老师之礼拜见。当时西域有一位胡人沙门鸠摩罗什，精通法门，卫道安想和鸠摩罗什讲论探讨，经常劝苻坚邀请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也听说了卫道安的大名，并称其为东方圣人，有时遥远地致意相拜。卫道安死二十余年后，鸠摩罗什到长安，遗憾没有见到卫道安，认为这是最大的遗憾。卫道安所改正的佛书经典语言，和鸠摩罗什所译就象符契相会，完全一致，没有一点差错。于是佛法宗旨在中土广为流传开来。

北魏开始建国在北方地带，风俗淳朴单一，清静无为用来自我保护，和西方地区相隔很遥远，没有什么交往。所以浮图作为宗教，没有谁听说过，即使听说过的人也不相信，等到神元年间和魏、晋通聘后，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到过襄国，于是才详细地了解了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定中山，经营统治燕赵地区，所管辖的郡县国家里的佛寺，看到众多的沙门、道士，都精诚地加以敬重，禁军军队也不敢侵犯。太祖皇帝喜欢黄老之学，阅读了一些佛经，但是天下刚刚安定，战车经常出动，许多事情刚刚草创，没有建成浮图寺宇，用来招揽延请僧徒佛众。但是仍然不时地抽暇访求。在这以前，有位沙门叫僧朗，和他的徒弟隐居在泰山的琨珎谷中。太祖皇帝派使者送信，用丝缯、素丝、旃罽、银钵等作为礼物，现在仍然称他所住地作朗公谷。天兴元年，下诏书说：“佛法的兴起，它的来源很悠久，济世辅益的功劳，都达及了生存与死的人。神灵的踪迹，遗存的轨则，确实可以依据凭靠。敕令百官，在京城建立庙宇，修饰整顿宫殿寺舍，使信仰归化的人有居住的地方。”这一年，才开始造五级佛

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大殿，都加以修饰，另外建造了讲堂、禅堂以及沙门座，没有不严肃设置的。太宗即位后，遵照太祖的事业，也喜欢黄老之学，崇尚佛法，京城及四方，建立佛图佛像，仍然命令沙门宣传教化、民众习俗。

开始，皇始年中，赵郡地方有沙门法果，传戒行为至为精诚，开讲演说佛法经义。太祖听说他的名字，下诏用礼节征请他赴京师，后来做了道人总领，统管约束僧徒。每次和皇帝讲论，皇帝心里都感到十分高兴，对他供奉布施很优厚。到太宗时，更加对他崇拜礼敬。永兴年中，前前后后被授予辅国、宣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称号，都坚决地推辞。太宗皇帝曾亲自到他住的地方，因为门太小，无法容纳皇帝车队，于是扩大增广其门。八十多岁，泰常年间逝世。没有埋葬的时候，皇帝三次去吊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开始，法果每次说，太祖圣明聪慧，喜欢佛道，就是现世的如来，沙门应该行跪拜之礼。于是经常拜敬皇帝，对人说：“能弘扬光大佛道的是皇帝，我不是在礼拜皇帝，实际是在礼拜佛。”法果四十岁，才成为沙门。他有个儿子叫猛，下诏让他袭承法果所封的爵位。太宗皇帝后来来到广宗寺，有一位沙门叫昙证，年龄百岁了，在路上相见邀请敬奉送呈水果、物品。太宗皇帝尊敬他年老而志向体力不衰，也加封了一个老寿将军的称号。

这个时期，鸠摩罗什被姚兴所礼敬，在长安草堂寺聚集了八百余人，重新翻译经典。鸠摩罗什聪明善辩思想深沉，通晓东西文字。当时沙门道彤、僧略、道恒、道胤、僧肇、昙影等人，和鸠摩罗什共同互相提挈，阐发彰明经旨。各种经书有十多部，他们都重新确定章节、句读，文辞意义通达明白，到现在的沙门都还沿用学习。道彤等人也都见识学问博洽通达，僧肇尤其突出，鸠摩罗什的撰述翻译，僧肇经常执笔，确定所要表达的文辞和意义，注释《维摩经》，又写了几种论著，都有精妙的论述，学者们都宗法他们的学说。

又有一个沙门叫法显，感慨经律典籍不完备，从长安到天竺游

学,经历了三十多个国家,凡是有经籍的地方,学习他们的语言典籍,翻译并抄写过来。过了十年,又在南海的师子国,跟随商人船队东下,昼夜昏迷将近二百多天,才到青州长广郡不其劳山,南下才出海。这年是神瑞二年。法显所经过的国家,用传记体记载,现在流传在世。他所得到的经律,通译没有完全表达原意。到江南,又和天竺的禅师跋陀罗辩论审定,称作《僧祇律》,比以前大大的完备了,被现在的沙门所守持接受。从前有沙门法领,从扬州到西域,得到《华严经》,译定后数年,跋陀罗和沙门法业重新加以译述撰写,流传于当时。

世祖刚开始即位,也遵从太祖、太宗的遗业,经常引见有高德的沙门,和他们一起谈论。在四月八日,抬着许多佛像,行走在大街通道上,世祖皇帝亲自登上城门高楼,在楼台上散花,用来表达对佛教的礼敬。

从前,沮渠蒙逊在凉州,也喜欢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讖,学习许多经典律论,和沙门智嵩等,翻译《涅槃》等经十多部,又通晓术数、禁祝,屡次讲到别国的安危,每每被他言中。蒙逊经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神麤中,世祖皇帝命令蒙逊护送昙摩讖到京城,蒙逊爱惜而不想送。不久,又害怕魏国的威胁责难,于是派人杀掉昙摩讖。昙摩讖死的那天,对弟子们说:“今天会有客人来,可以早吃饭来等他们。”刚吃完饭就有使者来了,当时人认为他能知道天命。智嵩也很颖悟,专心致志在经典上。后来就把新译出的经律论,在凉州地区教授传诵,辩论其中深义,并著有《涅槃义记》。守戒严肃整齐,弟子都严格遵守。知道凉州将会发生兵役,和门徒数人,想逃到胡地。路上发生了饥荒,断粮好几天,弟子求到了动物禽兽的肉,请求智嵩勉强吃一顿。智嵩遵守发誓的戒律,于是就饿死在酒泉的西山之中。弟子们堆积柴火焚烧他的尸体,骨头都成了灰,独独舌头完整、颜色形状不变,当时人认为是讲诵宣说之功的报应。凉州自从张轨以后,世世代代都信奉佛教。敦煌地方连接西域,佛道正根据它们

的旧状，村落之间，大多都有佛塔寺院。太延中，凉州平定，迁徙凉州地方的人到京城，沙门佛事都向东发展，佛教更加发展。不久因为沙门人数太多，下诏罢免五十岁以下者。

世祖刚刚平定赫连昌，得到沙门惠始，俗姓张，家本清河，听说鸠摩罗什译出新经，于是到长安去拜见他，观摩学习经典，并在白渠北坐禅。白天进城去听讲，晚上则回来静坐。三辅有学识的人多效法他。刘裕灭掉姚泓，留下儿子义真镇守长安，义真和幕僚都很敬重他。义真离开长安后，赫连屈丐追杀失败了，佛徒老少都被坑埋杀戮。惠始受到刀刺，而身体没有受伤。大家感到很奇怪，对屈丐说了这件事。屈丐大为发怒，下令惠始前来，用他所带的宝剑杀他，也不能伤害，于是感到害怕而请求宽恕。统万平定后，惠始到京都，对他有些训教，当时人不能推测他的行踪。世祖十分看重他，经常加以礼敬。惠始从习禅一直到逝去，声称五十多年中间，从没有坐下来睡过觉。有时光着脚走路，虽然走在泥坑灰尘之上，开始不会弄脏了脚，走得越久脚越干净，世人号称为白脚先生。太延中，在八角寺逝去，整齐清洁正襟而坐，和尚徒弟立满身旁，平平静静地气绝。停尸十多天，坐式没有改变，颜色同平时一样，所有人都对此感到神异。于是掩埋在寺内。到真君六年，按规定城内不能保留坟墓，于是改葬在南郊之外，这是距惠始死已经十年了，打开棺材仍很端肃，和当初一样没有歪倒。替他送葬的六千多人，没有不受感动的，中书监高允为他写传，歌颂赞述他的品德事迹。惠始的墓冢上，建了一座石制精舍，绘上了他的形象，经过毁法运动，仍然独自保全。

世祖即位时，青春年少，立志建立武功，经常把平定祸乱作为重大事情。虽然归依佛法，敬重沙门，却没有阅读过佛经教义，更没有详细地考求因缘报应的意义。等到得到了寇谦之的道法，世祖皇帝认为道教清静无为，有登仙化去的证验，于是就信奉他的方术，当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世祖皇帝经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崔浩

信奉寇谦之的道教，很不喜欢佛教，和皇帝谈话，多次对佛教加以非难诋毁，经常说佛教虚空妄诞，给世上带来浪费与危害。皇帝因为他善辩而且博览，很相信他的说法。正赶上盖吴在杏城造反，关中骚动。世祖皇帝于是西去讨伐，来到长安。以前，长安沙门在寺内种麦。皇帝的看马人在寺中喂马，皇帝进去观看。沙门喝了侍从官的酒，侍从进入他的便室，看到了许多弓箭、长矛、盾牌，出来后向皇帝回奏。皇帝发怒说：“这不是沙门所使用的东西，应该是和盖吴共同计划来残害人们。”命令管事的人把全寺的人都杀掉，清点并没收其财产，结果得到了许多酿酒的酒具以及州郡官和富人寄存的藏品数以万计。又制造暗室，和贵族家的女子私自淫乱。皇帝既十分愤怒沙门干非法之事，崔浩当时随行，因此大讲他的言论。下诏诛杀长安的所有沙门，焚毁破坏佛像，下敕传下四方，都按长安的办法办理。又下诏说：“那些沙门，假借西方虚诞之说，妄自制造妖孽，不是用来整齐政治教化民众，传布厚德于天下。自王公已下，有私自收养沙门的，都送到官府，不得隐蔽藏匿。限令今年二月十五日，超过期限不送出，沙门杀掉，收留者也一族都杀掉。”

当时恭宗做太子监国，平素敬重佛道，多次上表，陈述用刑法杀害沙门的过滥，指出这不是图画佛像的罪过。现在废除佛道，把那些寺院关起来，世代不奉祀守持，建筑装饰自然会毁弃掉。象这样申辩三番五次，皇帝不同意。于是下诏令说：“从前后汉的国君荒唐，信奉邪恶虚伪，胡妄地假托睡梦，事奉西方的妖鬼，因而变乱了天理伦常，自古以来中州大地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夸妄荒诞之言，不本乎人理之情。衰弱的时代，昏暗胡乱的君主，没有不被佛教所迷惑的。从此以后政治教化不实行，礼义大坏，鬼道高涨兴盛，对于王权法律，没有放在眼里。从此以后，每代都经受了战乱和祸害，上天的惩罚经常施行，民众都死光了。从曾祖到曾孙五代之内，都变成了坟墓废墟了，千里萧条，见不到人的踪迹，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承上天之命，多次遇到时运不利的弊病，想除掉伪假而确定真的

东西，恢复伏羲神农的天下大治，扫除掉一切西方的神灵，毁灭他们的痕迹，那样或许无愧于风后氏了。从今以后，胆敢有事奉西方神灵以及制造神象泥人、铜人的，满门皆杀。虽说是西方之神，询问现在的西方人，都说没有，都是前代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一类的人物，听从西方人的胡言怪语，借用老子、庄子的虚假附会而设立，都不是真正的事实。至使王法废弃而不施行，大概是大奸的魁首了。有非常特出的人，然后才能做非常特出的事。不是皇帝我怎能除去这个历代的伪物呢？地方官宣传告诉征镇诸军、刺史，凡是有画佛形象以及佛经，都要击破焚烧，沙门不论年长老少都坑杀掉。”这一年，是真君七年三月。恭帝的言语虽然没有接受，但是仍然得以缓迟宣布诏书，远远近近都提前听说知道了，得以各自打算安排。四面八方的沙门和尚，都逃亡得以幸免。在京城，也得以全部获救。金银制造的宝物佛像以及许多佛经经论，大多得以秘密收藏。但是有关佛教的建筑佛寺佛塔，诏书命令所及，没有不被销毁的。

开始寇谦之和崔浩一起跟从皇帝车队，苦苦地与崔浩相争，崔浩不肯。对崔浩说：“你现在在走绝路，将会满门杀戮。”后四年，崔浩被杀，备受五刑，时年七十。崔浩既被杀掉，皇帝心里十分悔恨毁佛之事，但已实行，难以修复。恭帝暗地里想要恢复佛教，不敢说。佛教沦丧废弃一直到皇帝去世，长达七八年。但是禁令稍微宽松一些，诚信的人，得以秘密奉行事佛。沙门专门从事佛教的人，仍然私自偷偷的穿着法服诵读佛经，独独不能明显地流行在京中。

以前，沙门昙曜具有节操品行，又被恭帝所了解礼敬。佛教废灭后，沙门大多靠其他方面的能力自己养活自己，还俗求得自存。昙曜发誓想坚守到死，恭帝亲自加以劝谕，以至于再三，不得已才停止。秘密地穿着法服拿着法物，一点也不离开身边，听说的人对他很敬重。

高宗登上皇位，下命令说：“作为帝王，一定要敬奉神明灵魂，

昭显彰明仁义之道，神明能把恩惠带给民众，救济补益万物，虽然从前往古，仍然叙说他们的丰功伟业。所以《春秋》赞叹崇敬神明的礼数，祭祀的典礼记载着布功施力的氏族。更何况释迦如来功力救济大千世界，恩惠流布到尘世。把生和死看得相同的人感叹他的通达博观，披览文章义理的人，以为义理宝贵奇妙，有助于政教的禁律，更有益于仁智者的善良本性，排斥群邪，开导演示真正的觉悟。所以前代以来，没有不崇尚的，也是我们国家所经常尊敬的事情。世祖太武皇帝，开拓广大边疆荒域，恩德泽润施及很远。沙门道士品纯行善，诚实可靠。惠始这样的人，再远的地方也去，风气意义所感化，往往象林木一样多，山和海由于深广，怪物就多，奸淫之徒，得以借身栖命，讲堂佛寺之中，以致于也有凶党之族。因此前代朝廷因为他们的缺失与过错，杀戮那些有罪的人。管事的人有违背旨意的地方，把一切都禁止废弃了。景穆皇帝每次为此而感慨，正赶巧国家多事，没来得及修理恢复。我承接大业，统帅天下万邦，想继承前代的志向，用来弘扬佛道。现在命令所有的州郡县，在民众居住的地方，都准许建一座佛图，随便花多少钱财，不加以限制。那些喜欢佛道，想作沙门的，不管他年长年幼，只要出身良家子弟，本性品行朴实敦厚，没有什么嫌疑污秽，乡村中比较明智的，听从他出家入道。大致大的州五十人，小的州四十人，其中边远地带十个人。各个应当按区分布，都可能够除去恶迹，追求好的，弘扬佛教之道。”天下听到这个意旨，早上听到还等不到晚上，以前所有毁掉的浮图佛寺，都还原修复了。佛像经典，都得以显扬。

京师沙门师贤，本来是尉宾国王种人，从小入门修道，东游凉城。凉城平定后到京城。废除佛法的时候，师贤假借医术还俗为医，但坚守佛道没有改变。在恢复佛教的时候，又重入沙门。他的同辈五个人都一起入佛，皇帝亲自为他剃发。师贤于是做了佛道头领。这一年，命令执事的人雕一个石像，形象像皇帝身体一样。雕成以后，眉毛和脚下，每处一个黑石，和皇帝身体的黑子相同，论说的人

认为是真诚所感动的缘故。兴光元年的秋天，命令管事的人在五级大寺内，替太祖以下五位皇帝，铸造五个释迦的立像，每个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太安初年，有师子国的西方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个人，奉持三个佛像来到京都，都说：经历了西方所有的国家，见到了佛的遗迹以及肉身发髻，外国诸王相继承，都派遣工匠，摹绘他的形象，没有人能够达到浮陀难提所制造的境界，离十余步远，看上去仍神彩光辉，越近越唯妙唯肖。又有沙勒西方沙门，到京城送佛教的钵及画像。

和平初年，师贤逝去，昙曜代替他，换名字叫沙门统。开始昙曜在恢复佛法的第二年，从中山受命到京城，赶巧皇帝外出，在路上碰见了，皇帝的马往前衔着昙曜的衣服，当时认为马认识好人。皇帝后来以老师之礼对待他。昙曜告诉皇帝，在京城西面武州塞，开凿一座山的石壁，开凿五所，每一座雕刻佛像一个；高的七十尺，其次的六十尺，雕的形饰奇伟壮观，冠于一世。昙曜上奏：平齐的民户及广大民众，有能够每年送粮食六十斛到僧人中的，就是僧人的役户，粮食称作“僧祇粟”。至于到了欠收的年岁，救济饥荒的人，又请求民众中犯有重罪的人以及那些官奴户作为佛图户，用来供给各个寺院的打扫，每年兼作种田和运输粮食。高宗都同意，就这样僧祇户、粟以及寺户，遍及每个州和镇了。昙曜又和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一起，翻译出新的佛经十四部，还有沙门道进、僧超、法存等，都在当时很有名气，说经演义都很特别。

显祖即位后，信佛尤其之深，披览众多佛经，喜欢老子、庄子。每次同沙门及能够谈论玄学的人，一起讨论精要之道，开始高宗太安末年，刘骏在丹阳中兴寺设斋，有一个沙门，举止行为特别突出，大家一齐看到，但都没有谁认识他。沙门惠琚起身询问，回答说是惠明。又问从哪儿来。回答说，从天安寺来。说完，突然不见了。刘骏君臣认为是神灵感应，改中兴寺为天安寺。从此七年之后刘骏便登上了帝位，建号天安元年。这一年，刘彧和徐州刺史薛安都开始

拿城来投降。第二年，完全拥有了淮北的土地。这一年，高祖生下来了。在这个时候建起了永宁寺，构造七级佛图，高三百多尺，基址构架都很宽阔，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建造释迦的立像，高四十三尺，花了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建三级石佛图。雕梁画栋，上下重结，大小都是石头，高十多丈。镇固精巧细密，称为京城中的壮观景象。

高祖登位后，显祖迁移住到北苑崇光宫，观览学习佛典，在苑中的西山，建造鹿野佛图，离崇光宫右边十里地，岩房是禅房，禅僧住在中间。

延兴二年夏四月，下诏书说：“比丘不住在佛寺房舍中，游历经过村庄，和奸猾的人往来，过了些年头，命令二十五户相结为保，不得让比丘居住。没有籍属的和尚，严格加以检查，发现有的话送给州镇，如果在郡县，送给本官，假若是佛、法、僧三宝巡民教化的，在外地带着镇维那等的文书印牒，在本地则带着都维那的印牒，然后随便行走，违犯的加重罪责。”又下诏说：“教内教外的人，兴建造福的事情，建造佛图塔寺，高大宽敞显耀广博，也能够弘扬佛教了。但是无知之徒，各自竞相攀比，贫困富裕互相比阔，花费用尽了财产，仅存下一个高大和广崇，伤害昆虫及有生命的人。假若能诚心尽力，把沙土堆起来，造福也是不朽的。想建造有造福的根本，无知是伤害生命的事情。我作为民众的父母，我的任务是力求慈祥地抚养。从今以后一切都斩断掉。”又下诏书说：“信仰诚实那么报应很远，行为诚实就感动深刻，历观先世的灵验瑞应，就有禽兽变色，草木变性的。济州东平郡，灵像生辉变成金铜一样的颜色，非常不平常的事情，与从前大不相同，特别隆重的妙法，按理应该在现在。执事的人和沙门统昙曜命令送佛像到京都，让道徒及俗众都看到真正的面貌，普告天下，都让他们听说知道。”

三年十二月，显祖因为打猎获得一只鸳鸯，它的配偶很悲哀的哭着，飞上飞下不离开，皇帝于是心中警觉，问左右说：“这个飞叫

的怨毒，是雄性还是雌性？”帝身边有人回答说：“我以为是雌性的。”皇帝说：“怎么知道的？”回答说：“雄的阳性刚烈，雌的阴性柔和，按刚烈和柔和推断，一定是雌性。”皇帝感慨地叹息说：“即使是人和鸟的事情有差别，至于说到天资禀性情感，又有什么差异！”于是下命令，禁止断绝猛禽，不得养育。

承明元年八月，高祖在永宁寺设大法会供奉，剃度良家男女僧尼一百多人，皇帝为他们剃发，施赏他们和尚衣服，让他们修道守戒，为显祖求福。这个月，又下诏建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到永宁寺设斋，大赦死犯的罪。三月，又到永宁寺设法会，布道听讲，命令中、秘二省和僧徒一起讨论佛义，施给僧衣服、宝器。又在方山太祖建坟的地方，建造思远寺，从兴光到这所佛寺，京城内佛寺新旧有将近一百所，僧及比丘尼二千多人。全国寺庙共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及比丘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春，下诏在鹰师故里建立报德寺。九年秋，执事上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树下去，尸体不坏，已经三年，士女观看者成千上百。当时的人都惊叹奇异这件事。十年冬天，执事者又向上报告：“从前接受皇帝敕封强迫入籍的愚民开始怀着侥幸，假借号称入道，用来躲避输役征课，那些没有凭藉的僧徒比丘尼都让他们还俗，重新授受皇帝的诏令，所检核的僧徒、比丘尼、寺主、维那等应当在寺中暗暗审核，其中修道品行精严勤奋的，听从他在佛道中；行为粗鄙庸俗的，无论有凭籍无凭籍，都罢免为民。现在按照圣旨选择送遣，各个州中那些还俗的，僧徒比丘尼共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书被批准。十六年下诏书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从大的州剃度一百人为僧尼，中等州郡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作为正常的准则。颁布在市中。”十七年，下诏确立《僧制》四十七条，十九年四月，皇帝到徐州白塔寺，对众王及侍从官说：“这座佛寺最近有位名僧嵩法师，从鸠摩罗什处接受《成实论》，在这里流通。后传授渊法师，渊法师传授登、纪二法师。我每次玩味《成实论》，可以去掉人心上的俗情，所以来到这座

寺中。”当时沙门道登，很有学问法术，为高祖所赏识，经常带在一起讲说讨论。曾经在宫中和皇帝晚上谈话。一块看见一鬼。二十多岁死的，高祖十分哀痛婉惜他，下诏施给丝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且命令京城七天行道。又下诏说：“我的老师登法师突然逝世，痛苦伤心，不能停止，近来吃药治疗，要注意丧事，不能够赴丧，只好准备老师之义，在门外兴吊。”僧徒及百姓均感到很荣幸，又有西方的沙门叫跋跢，有道业，很为高祖所敬仰信赖，下诏在少室山的南面，建少林寺住下来，公家供给衣食。二十一年五月，下诏说：“鸠摩罗什法师可以称得上神化超出智、勇、仁、信、忠五才，志节进入仁、义、礼、智四行的人，现在经常住在寺中，仍然还有空余之地。敬顺地修道、志向情感很深很远，可以在旧的堂所，为他建造三级浮图。又被昏虐所逼，为佛道而亡身，既然暂时和俗体相同，应该有子孙后代，可以推求访问报告上来，可以加以接续。”

以前，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配有官职，用来处理佛僧的事情，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都因为德义道行而被推重。

世祖即位，永平元年秋天，下诏说：“佛徒与百姓虽然不同，法律也应该相异，所道德与教义在互相显明中更为明白，禁令与劝助各有各的适宜。从今以后，僧人犯了杀人以上的罪，仍然按照普通的断法，其余的犯罪都交给昭玄，按内部法律制断治理他们。二年冬天，沙门统惠深上奏说：“僧徒以丘尼众多、清浊混杂，有的不遵守禁律典则，好的和坏的没法分辨，于是和经律法师一起商议建立制度：每个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都让他们自己修持戒律，都要按照内部禁令，假若有不懂律条的，退至本次。又说：出家的人，不应该犯法，积累八种不净物。但是经律所规定的，通达与否各有差别。按律条：车牛及寺院仆役，是不净的东西，不应该为自己所私养，只有年老多病满六十岁以上的人，限制乘坐一辆。又：近来僧尼，有的因为佛、法、僧三宝，出借财产，化缘州外，又：出家人舍开

家庭，本来没有凶仪之事，不应该废弃佛道而随从习俗。父母或三师之丧，远远听说凶讯，任他哭三天，假若在眼前看到见到，限定在七日。有的不安于在寺舍中，游在民众中，违乱佛道制造过失，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假若有犯的，脱掉僧服还民。那些建造佛寺的限制收僧五十人以上，报告听他们建造。假若有随便建造营制的，按违犯敕制之罪论处，该寺中的僧徒都被赶出外州，僧尼的法规，不应该为普通人所使用。假若有违犯法规的，返还原籍。那些外国僧尼来归化的，寻求那些有高德的高僧符合三藏的听他居住，假若没什么德行，遣送回本国，假若他不离去，按这种僧律治罪。”下诏听从。

从前，在恒农荆山制造珉玉一丈六的塑象一个，三年冬天，迎送放置在洛水河边的报德寺，世宗亲自向它致敬。

四年夏天，下诏说：“僧祇的粮食，本来是期待救济布施，欠收之年出借，丰收之年则收藏。山林僧尼，随时用来补给布施；人民有困难或弊病，也给予救济。但主持事情的官吏贪图利益，从中求得赢利，等到征用不计较水灾旱情，有的偿还的利息超过本金，有的改动券契，侵害贫困的民众，没有谁知道记录他们的极责。普通民众受苦受难，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这并不是因此可怜他们的贫困与穷苦，宗法追求慈善拯灾的本来意思，从今以后，不应该专门交给维那、都尉，可以让刺史一起加以监督检束。尚书检核那些有僧祇的地方，州别外列出它们的基数，收进与放出的收入利息，救济的多少以及借贷放债的年岁月份，现存的以及没有收购的，都存簿记录。假若收到的利息超过本粮，以及翻改帐本契券，根据法律免去罪过，不复再加罚罪。有的有私人债务，反过来施舍赏给僧人，使用此来救济民众，不听收检，后来有出借放贷，首先尽量救济贫困穷苦，征粮还债的科条，一律按照旧的规定，富裕的家庭，不能任其放债，假若泛滥冒犯，按法律加以治罪。

又尚书令高肇上奏说：“小心地说：亡故的沙门统昙曜，以前在

承明元年，上凉家州军户赵荀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建立课税积累粮食，拟定救济饥民，不限制道徒或俗民，都用来拯救布施，又按内律，僧祇户不得另外属于一寺，但请求强谓诏令，致使叹息的怨恨满路都是，抛弃儿子伤害生灵，跳河自杀的，达五十多人。难道是敬仰赞叹圣明慈育的心意，严重地丧失了皇帝陛下归依民众的心里。因此让这些人，在路上巷中高喊叫唤，没有地方可以安顿，以致于白羽贯过耳朵，在宫廷官府中打官司。普通的人，尚且感到哀叹痛惜，更何况慈祥悲悯的人，怎么可以安心、请听从荀子等回家征役借役，歉收之年，借给贫困的人。假若有意料之外的事情，用来巩固捍卫边疆。象僧逼一样的建反旨意背叛法律，荒谬上奏的罪过，请交给昭玄，按照僧律处罚。”下诏说：“僧逼等人特别可原谅，其他按奏折办。”

世宗特别喜欢佛理，每年经常在禁城中亲自讲解经论，广集名僧，称明义旨，沙门担任记录，编成《内起居》一书的。皇上既然尊崇，民间更加追尚。到延昌年中，天下州郡僧尼寺，一共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徒更加众多。

熙平元年，下诏派沙门惠生出使西域，采访经书律论，正光二年冬，回到京师，所得经书律令一百七十部，流传于世。

二年春，灵太后下令说：“往常剃度僧人，根据限制大州应该一百人，州郡在前十天里送了三百人，其中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和官吏应精择严选以充数。假若没有精洁之人，不应该胡乱保送选取。假若取择不得其人，刺史作为负责者，按违犯旨意论处，太守、县令、纲僚都按级相连论罪，沙门统和维那送到五百里以外的其他州做和尚。从今以后奴婢都不让出家为僧，诸王族以及亲友贵族，也不能随便请求，有违犯的，按违犯圣旨论罪。那些僧徒比丘尼随便剃度他人奴婢的，也移到五百里以外的地方做僧徒，僧民养很多亲朋以及其他奴婢的孩子，年纪大并私自剃度为弟子的，从今以后取消。有违犯的还俗，被供奉的回到原来的地方，从今

有一个人私自剃度，都按违反圣旨论罪。邻长为首，里、党各自都降一级、县里超过五十人、郡里超过三十人，州镇超过三十人，免除官职，慕僚及从吏按级论罪。私自剃度的人，配发所在州充役。”当时法律禁令宽松，不能改变归化。

景明初，世宗下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在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建造石窟三座。刚建的时候，石窟的顶离地三百一十尺。到正始二年中，开始出高山二十三丈，到大长秋卿王质，说开山太高，费力难以成功，上奏请求往下移动接近平地，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上奏为世宗再造一石窟，一共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日以前，花了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工。肃宗熙平中，在城内太社西边，建造永宁寺，灵太后亲自率领百官群臣，奠基建刹，佛图共九层，高四十余丈，它所花费的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仅是居第二、至于官方私人的佛寺佛塔，数目很多。

神龟元年冬天，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上奏说：

尊敬的高祖皇帝，建立基业在嵩瀍之间，占卜世事悠远，考虑计划从头到尾，创造符合天人，造物开符，垂流万世，故都的都城规定说，城内只建一座永宁寺的地方，城郭内只设尼寺一所，其他都在城郭之外。想让永远遵照这一规定，不敢超过这个规矩。到景明初年，稍有违犯禁令。所以世宗尊从修持先代之志，于是发布圣明之旨，城内不建立设造浮图，僧尼等寺，也是想断绝他们觊觎。文武二帝，难道不喜欢追尚佛法，大概因为佛道与习俗道路不同，按理应该不相违乱的缘故。但是世俗眩惑佛教的声势，僧徒贪恋丰厚的利润，虽然有明显的禁令，仍然私自建造。至正始三年，沙门总管惠深违犯景明的禁令，于是说：“营建的佛寺，不忍心搬动毁掉，求得从令以后，不再随便建造。”先帝心中宽厚，把典制放宽听从其请。前代颁行的诏令，仍然不能得以尊守，后来私下请求的，更加追求竞争。

永平二年，惠深等人再立条例，向皇上报告说：“从今以后，想建造佛寺的，限制在僧尼五十岁以上的人，听他们随意建造；假如有随意建造的，按照普通违犯赦令的罪过处罚，寺中的僧人，赶出外州。”近来十多年，私人建造佛寺越来越兴盛，论罪赶去外州的事情，一点也没听说过。难道不是朝廷规定虽然严明，依靠福降一起毁弃制度。僧制白白地建立，因为考虑到利益而不遵从？既非俗人又不是道人一定有损于法制，作为一个人而没有什么满足，这还有止境吗？

学问很深很远，不是一般浮识之士所能分清；佛门广阔安静，难道是简短的言辞所能说明的。但是安静地生活在红尘之外，这在道家已开先例，功业因缘既冥且深，并非追求奢华或隐遁。假若能真正诚信，童子堆沙，可以超过设道场，纯粹节俭的设置，足可推荐给双树。哪里用得着去放纵盗窃，资助建造佛寺观宇？这实是民众之幸，而不是国家之福，但是近日私人建造，动不动就满百，有的趁机请求公家地址，于是为自己谋福；有的报告造寺，在规定的范围外扩大规模，如此这样欺骗不可以一点点计较。臣子因为才华鄙劣，诚恳地担任工务，奉命尊守成规，总体起来裁定规量。因此所以翻看旧有的旨意，研究图格，于是派府司马陆昶、缘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城郭郡邑之内调查寺庙，总数超过五百，平空起刹，没有建立塔寺，不在这个数之中。民众不害怕法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自从迁都以来，时代超过了二十四年，佛寺夺去了民间的居地，三分占了一分，高祖建立制度，并不是白白地想让僧徒与民众这样大的分别，也是考虑很深，防止很远。世宗祖述，也不禁辄造营福业，应当在没有萌芽之时便防止了。现在的僧寺没有一处地方没有，有的连接着满城都是，有的接连着占满了屠场，卖酒的市场，有的三五个小和尚，共同主持着一个佛寺。诵佛的梵语和卖肉的声间，交错在同一檐下，佛塔被腥臊味所缠绕，

嗜欲把性灵冲没了。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来来往往很杂乱。下面的官吏因习以为常而没有责难，僧徒互相不问。这对于污染真性，弄脏真正的僧徒，香草与杂草同在一个器皿中，不是更加过份吗？从前在北方代国，有法秀谋乱；近日在冀州，碰到大乘的变化，开始都借助于神教，用来蛊惑民心，终于设立奸诳，用来逞纵自己的欲。大和的制度，因为法秀的事情而杜绝干净；景明的设禁，考虑到大乘即将发生变乱。才开始知道祖宗睿智圣明，防止制断考虑很深，走在带霜的坚冰之上，不可以不慎重。

从前如来阐扬教义，大多靠在山林，现在的僧徒，眷依着大城都邑。难道污水涨满是讲经所适宜，杂乱浮喧是栖息讲禅的地方，大概是由于利益吸引着他们的心，不能够自己控制。居住者既然失去他们真正的一面，建造的人也就有可能有损福业。这是释氏的糟糠，法中的社鼠，法内之戒所不能容忍，王法国典所应抛弃的。不仅京城之中这样，天下州、镇僧寺都是这样。侵害剥夺普通民众，广泛占有田土住宅，伤害慈祥老弱，值得长嗟苦叹。况且人的想法不同，善恶也不一样，有的栖心在真趣之中，道业清远，有的则外在假借法服，心中怀着歹心。象这样的人，应该分清泾渭。假若都看成一样，怎样才能劝民为善？然而看到佛法表彰善行，这是普通人所知道的；矫正习俗回避嫌疑，人的情趣相同。下臣独独想干什么？一个人的议论私下发表。确实因为国家之典一旦废弃，正本清源特别艰难；法网一旦失去，条纲就会混乱，因此所以冒昧地陈述自己的想法，希望僧俗均得其益。

我听说设立法令一定要实行，建立处罚就能严肃，有令不执行，不如没有法令；处罚而不严肃，还不如不处罚。最近圣明诏书多次下发，但是建造的人更加多；严格的限制突然放松，但违犯不停的人，难道不是靠借福，苟幸不加罪于身吗？人追

求私心，官吏难道可以严格追查。前代的制度没有追求以前的不幸，后来的圣旨放开了今天的宽恕。世情啊世情，竟然变成了常法。现在应该加以严格的惩罚，特别设立严重的禁令，来纠正那些违犯者，并惩罚那些过失之事。假若不严峻加以检束，现在允许宽容，担心现在圣明虽然明白，但实施又如以前，而且圣旨命令所规定的，榜示礼拜的地方，都任其放松而不禁止。我认为，设立榜示没有一定礼信就很难证验。想说建造，张榜公布，应该建造的话，的确讲明应该礼信，如此这样则白白地只有禁止的名声，实际打通了营造的道路。况且迁移改变御旨之后，割断的诏书四处流行，但私人建造者，不害怕规定的旨意。难道是百官执事者，对奉法守法有差失？恐怕是法网疏漏禁令不严，抑或有其他缘故。按照下臣的想法，都城之中，即使有标示榜文，营建的大致工夫，事情可以改建的，请按以前的制度办。处在城廓之外的，随便他们选择什么地方，他的地盘假若是买到的，文券契证很清楚的，听从随便转让。假若是官府的地盘而偷偷地建造的，马上让他们还给官吏。假若灵象已经建成，不可能移动改换，请求按照现在的赦令。城廓之内按此进行商量。那些寺庙塑像威严耸立、靠近屠场卖酒地很近的，请求搬掉旁边的屠场或酒店，用来清洁神灵之居。虽然有僧徒之数，但事情可以变移的，让他们到空闲宽敞之地，以躲避狭隘、简陋之苦，如果是今年正月下赦令以后建造的，请求按照旧有之制，根据法律治理。假若僧人不满五十个，互相通容，小的合并到大的去，一定让他们满额，地盘买卖归属，一律按照上面的原则，从今以后外州之地，想要建造亲庙，僧人五十以上的，首先让本州上表报告，昭玄考虑审查，上奏允许才准建造。假若有违犯，都按照前面的规定。州郡以下，允许而不禁止，罪过与违背圣旨相同。大概可以上遵照先代皇帝不朽的事业，下可以奉行现在圣旨慈悲之意，那么规定可以全

保，圣治之道不远了。

上奏被批准，不久，天下丧乱，加上河阴的严酷，朝廷官吏死去的，他们的家属多把旧宅捐献，以施舍给僧尼。京城中的宅第，大多成了佛寺了。以前的禁令，不再实行了。

元象元年秋天，下诏说：“梵境幽玄，本义是归于清静广阔，伽兰净土世界，理应绝弃热闹的尘世。前朝的城内，首先有禁令制断，自从迁来邺城，都按照旧规矩办。但是百官及士民，筑都的开始，城外的新城，都给一住宅。旧城中暂时都是借用，并打算后来借用，不时成为永久之规。听说有许多人，都在二处得到地方，有的舍弃旧城所借的屋宅，擅自立为寺庙，知道不属于自己所有，假借这一名声。终究担心因袭而更加发展，有亏旧式，应该交给执事者，认真加以统计。况且城中旧寺和住宅，一定都有旧账，那些新立的，都应该毁弃废掉。”冬天，又下诏说：“天下的牧守及令长官员，都不准建造佛寺，假若有违犯的，不追问财产从何而来，包括所用的功费，都按违犯法律论罪。”兴和二年春天，下诏用邺城旧宫为天平寺。

世宗以来到武定末年，沙门中著名的有惠猛、惠辩、惠深、僧邈、道钦、僧献、道晞、僧深、惠光、惠显、法荣、道长，都为当世所敬重。

魏国拥有天下，一直到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于中国，共有四百一十五部，合计一千九百一十九部。正光己亥，天下多乱，征役尤其多，于是所在的编户齐民，都一起入佛为僧，假借仰慕沙门，实际是逃避征调兵役，猥恶泛滥的极限，自从中国有一佛法，从来没有过。总略计算，僧尼一共有二百万了，佛寺三万多，流俗积弊不归，以致于这地步，有识的人因此而叹息。

道家的本源，出自老子，它们自己说，产生在天地形成以前，用来化育万事万物。在上居住在玉京，作为神王之宗；在下紫微，是飞仙的主宰。千变万化，有道德而不认为有道德，随着万物的变化而

感应变化，它的影迹没有什么正常之态，在峨嵋传授轩辕，教授帝喾以统治之德，大禹听说了长生不死之诀，尹喜接受了道德的意旨。至于丹书紫字，是升玄飞仙的经典；玉石金光，是妙有灵洞的学说。象这样的文字，不可以记尽。它作为一种宗教，都是除去邪恶秽迹，清洁心神，积累善行道德，建立功勋事业，于是就会白日升天，长生在上。所以秦始皇、汉武帝，心甘情愿而不停止。灵帝把华盖放在濯龙之上，设立坛场以为礼敬。等到张陵在鹤鸣山授道，因此传授天官章本一千二百人，弟子相互传授，事情大为流行。斋戒祭祀跪拜，都成为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都归其统领管理。又称“劫数”，与佛经很相似。象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一类，都是它的名字，等到他们劫数终止，称作是天和地都坏了。它们的书籍中有很多禁秘之事，不是道徒，不得随便观看。至于销化金子玉石，用符化水，奇妙的方术有万样千条。最上称羽化飞天，其次称消灾灭祸，所以喜欢奇异的人往往尊重并习行之。

开始文帝到晋朝为贵宾，跟从的人叫务勿尘，姿态神奇壮伟，在伊阙之山寺登道成仙道。知道的人都说魏国的神祚将会壮大。太祖喜欢老子的学说，讲诵吟咏不厌倦。天兴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建立仙人博士，建立仙坊，煮炼各种药物，封育西山用来供奉烧薪蒸药。让犯有死罪的人试着服用，因为那些人都不是本心，大多死去而没有效验。太祖仍然修持。太医周澹，认为道教煎煮开采的事情很苦，想废除这件事，于是暗地里让妻子买得仙人博士张曜的小妾，得到张曜隐藏的罪责。曜害怕处死，因此请求辟谷，太祖同意，供给张曜器具费用，在宫苑中建造静室，并拨给打扫二家的人。而炼药的官吏，仍然没有停止，过了很久，太祖心中有些松懈，才停止。

世祖的时候，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寇谧的弟弟，自称是寇恂之的十三世孙，早年喜欢仙道，有与世俗相绝的心愿。从少修炼张鲁的道术，服寒食散，吃炼丹药，经历多年而没有作用。他

的诚心感动了上天，有位仙人叫成公兴，不知道是什么人，至寇谦之叔母家里作佣人。谦之去探望他的姨，看见成公兴形象状貌很强壮，辛苦地劳动而不显疲倦，请求让成公兴去为自己帮佣，等到要回家，让成公兴打开房舍南边的辣田。寇谦之在树下坐算，成公兴勤奋地开垦，当时来看寇谦之坐算。寇谦之说：“你只管拼命干活，为什么来看这些。”三天之后，又来看坐算，象这样没有停止。后来寇谦之计算七曜，有时不清楚，心中很失望。成公兴向谦之说：“先生为何不高兴？”谦之说：“我学算多年，但近来计算《周髀》不相合，因此而感到惭愧，但事情不是你所知道的，哪里用得着问？”成公兴说：“先生试告诉成公兴，让我来演算一下。”一会儿就算清了。谦之感叹并佩服，不知道成公兴的深浅，请求他当自己的老师。成公兴坚决推辞不肯，只愿意当寇谦之弟子。不久，对寇谦之说：“先生有意学道，能不能和成公兴一起归隐？”寇谦之很高兴地同意了。成公兴于是让寇谦之斋戒三天，一起到华山，让谦之住石室，自己外出采药，回来让寇谦之吃药，不再饥饿。于是带着寇谦之到嵩山，有三重石室，让寇谦之住第二重，过了年，成公兴对寇谦之说：“成公兴出去后，将会有人送药来，得到后只管吃，不要感到奇怪。”不久有人送药来了，都是些毒虫腐臭之类的东西，寇谦之十分害怕地逃走了。成公兴回来后问情况，谦之把情况说了，成公兴叹息说：“先生不可能作神仙，只可作为帝王的老师了。”成公兴事奉寇谦之七年，于是对他说：“成公兴不能久留，明天中年应该离去。成公兴死后，先生自己沐浴，会有人迎接。”成公兴于是进入第三重石室逝去了。寇谦之自己沐浴，第二天中午，有叩石室门的，谦之出去看，看见两个童子，一个拿着法服，一个拿着钵和锡杖。谦之引进门，到成公兴尸体之处，成公兴慢悠悠地起来，穿上法服带着钵，拿着锡杖走了。以前，京北瀋城人王胡儿，他的叔父死了，很有些灵异，曾经将胡儿放在嵩高别岭上，同行的人观望，看见金室玉堂，有一个馆尤其珍贵华丽，里面是空的，于是进入，题名为“成兴公之馆。”胡儿奇

怪地问道：“他的叔父说：这是仙人成公兴的馆，因为犯了火烧七间屋的罪过，被下谪作寇谦之七年的弟子。”才开始知道谦之精诚通达甚远，成兴公是神仙被谪满以后才离开的。

寇谦之的守志在嵩岳，精诚专门没有松懈，在神瑞二年十月乙卯，突然碰到大神，乘云驾龙，百灵带路，仙人玉女，左右侍卫，停集在山顶上，称为太上老君者对寇谦之说：“以前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上表天曹，告诉自从天师张道陵去世以后，地上很久没有职位了，修善的人，没有什么师承传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端正合理，行为和自然相合，才能可当轨则师范，处于老师之首。所以我来看你，授给你天师的位置，赐给《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称‘并述’。”又说：“我这个经诫，自从天地开辟以来，没有传于世，现在是运数应该出来了。你宣传我的《新科》，用来清理整顿道教，除掉三张的伪旧之法，以及租米钱税，男女合气的法术。大道贵清虚，难道有这种事。应该专门以礼度为首务，而辅以服食闭练。”让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传授寇谦之的服气导引口诀之法，于是得以辟谷，气盛体轻，颜色十分美丽，弟子十多人，都得到他的法术。

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到嵩高，说，老君的后代孙子，以前住在代郡桑乾，在汉武之世得道，成为牧土官主，统领三十六土人鬼的政务。地方园十八里多，大概是历术一章的数字。其中为方万里的有三百六十方，派弟子宣传教义，说：嵩岳所统的广汉平土方万里，用来授予寇谦之。作诰文说：“我住在天宫，敷演真法，考虑到你布道二十二年，除去十年为启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然没有什么大功，但有传授的苦劳，现在赐给你《天中三真太文录》，召致百神，以传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叫阴阳太官，二叫正府真官，三叫正房真官，四叫宿官散官，五叫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都有差级品位，总共六十卷，号称《录图真经》，交付你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兴造建就，则是真

仙了。又地上的生民，未劫将来，在其中行教很困难。只有命令男男女女建立坛宇，从早到晚礼拜，象家里有父亲，功业能达到上一代。其中能够修身炼药，学习长生之术，就是真君种民。”药另外传授有方，销炼金丹，云英、八石、五浆的方法，都有要诀，上师李君手笔有数篇，其他都是楷书官赵道覆所写，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旨意义简约说理，委婉成章，大致和世俗之礼相同，选择贤明有德的人，信仰的优先，勤奋的居次，又说天地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其中有三十六宫，每宫有一宫主，最高的称无极至尊，其次称太至真尊，再次天覆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姓道名道隐，在殷时得道，牧土的老师。牧土为了以后，赤松、王乔一类的人物，以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代成仙的，都跟随附从。牧土把寇谦之当作儿子，让他和群仙结为学徒朋友。幽冥之间的事情，世上不一定清楚，谦之详细询问，都一一回答。《经》说：佛，从前在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是延真宫主，勇猛苦救，他的弟子都剃发染衣，断绝正常人道，诸天衣服都是这样。

始光初年，奉持他的书向上贡献，世祖于是让谦之住在张曜的地方，供给他食物，当时朝廷、民间听说，或存或亡，没有全部相信。崔浩独独感到奇异，因此师事寇谦之，并接受他的法术。于是上疏，赞叹表明这事说：“我听说圣上受命，就有天人感人。因此《河图》、《洛书》，都把文字寄存在虫兽一类的文字上，不象今天人和神仙相接对，笔迹都很明白，文辞意义很深远，从古都没有人可以相比。从前汉高虽然很英圣，四皓仍然感到耻辱，不向他屈膝。现在清明之德的隐逸神仙，不用召唤而亲自来到，这确实是陛下可以赶上轩辕、黄帝，是感应上天的符瑞，怎么可以当作普通世俗之谈，却忽略上灵的命令，下臣私下里感到害怕。”世祖听了很高兴，于是派使者带着玉帛及牲兽太牢等祭品，祭祀嵩岳，迎请在山中的其他弟子。于是崇敬信奉天神，显扬新的道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崔浩事奉天师，拜敬礼信很严。有的人讥笑他，崔浩听说后讲：“从前张释之

为王先生织袜子，我虽然才华并不是什么贤者哲人，现在敬奉天师，也可以不愧对古人了。”等到嵩高道士四十多人来到，于是设立天师道场在京城东南，重叠有五层，按照新出经典的制度。供给道士一百二十多人衣服食用，一齐严肃地祈求，六时礼拜，每月设厨会时有数千人。

世祖要讨伐赫连昌，大尉长孙蒿阻拦他，世祖于是向寇谦之询问事情的征兆，寇谦之说：“一定会胜利。陛下神武应天期，天经地义地统治天下，应当用兵平定九州，先用武功后施文治，用来成为太平真君。”真君三年，寇谦之上奏说：“现在陛下您以真君统治天下，建立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从来没有过。应该马上接受符书，用来彰明圣德。”世祖听从，于是亲自到道场，接受符篆，准备法驾，旗帜都是青色的，用来顺从道家的颜色。这以后的几位皇帝，每次即位都按这套办，恭宗看见寇谦之上奏建造静轮宫，一定想让宫高到听不到鸡狗的声音，想从上和天神相接，费工征役按万计过一年还建不成。于是对世祖说：“人和天道不同，高和低有定分。现在寇谦之想要无法成功的期限，说是不可能的事情，财产物力损耗花费，百姓疲劳，不是太不应该吗？一定象他所说的，不如借助东山万仞之高，作办道功也就差不多了。”世祖深深地感到恭宗的话很对，但是因为崔浩赞成，难以违背他的意思，沉默了许久，才说：“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成，事情既然这样了，何必爱惜那三五百个工？”

九年，寇谦之逝去，按道士的礼节安葬。在没有逝世的时候，对众弟子说：“我谦之在世，你们可以请求迁录，我逝世以后，天宫真是难说。”又碰到设会之日，又设二桌在上师座前，弟子问是什么缘故，谦之说：“仙官要来。”当夜逝去。前一天，实然说：“我出气闭气接不上，腹中很痛。”但是行为举止正常，至第二天便寿终了。不久，口中气状象烟云，向上从窗中出，至半天中才消失。尸体变长了，弟子量他，达八尺三寸。三天以后，稍微减少一点，到装敛时量他，才长六尺六寸，于是弟子认为是尸解变化离去了，没有死。

当时京兆人韦文秀，隐藏在嵩高，征到京师。世祖曾经询问方术金丹之事，都说可以成功。文秀回答说：“神道幽深，变化难测，可以暗地里碰到，难以预先期待。我以前受学于先师，曾听说过这事，但没有做过。”世祖因为文秀是关右豪族，风操温雅，回答很有方法，派他和和尚书崔颢到王屋山合丹，竟然不能成功，当时方士到来的前后数人，河东祁纤，喜欢相人，世祖认为贤明，封祁纤为上大夫。颍阳绛略，闻喜吴劭，导引养气，活到一百多岁，神态气息没有衰减。恒农阎平仙，博览百家之言，但不能知道真正的意义，言辞占卜回答，意思可以接受。世祖想封他官吏，最终辞职不接受。扶风鲁祈，赶上赫连屈子的暴虐，躲避在寒山之中，教授弟子数百人，喜欢方术，没有嗜好。河东罗崇之，经常吃松脂，不吃五谷粮食，自称是从中条山授道。世祖命令罗崇回到乡里，建坛祈求请愿，罗崇说：“条山有一穴，和昆仑、蓬莱相连，进入洞中可以见到仙人，并和他们往来，下诏让河少郡借给他所需要的。罗崇进入洞穴，走了百多步，洞就到了尽头。后来被征召，掌事者认为罗崇诬罔不守道，上奏治其罪。世祖说：“罗崇是修道人，难道欺骗妄说用来诈行于世，或许是传闻不确，因此这样。古代的君子，用礼进人，也用礼退人，现在治他罪，实在是伤害我对待贤者的心意。”于是赦免了他，又有东莱人王道翼，从少有不同世俗的志向，隐居韩信山四十多年，断绝粮食只坐吃香草，通晓明白经书，书写符录，经常隐居深山，不和世事相交，活了六十多岁。显祖听说就召见他。青州刺史韩颓派使者到山上去征求他，王道翼于是到郡。显祖认为他守住本业，于是让僧人供给他衣服，以养终年。

太和十五年秋，下诏说：“最好的道没有形，以虚无寂静为主。自从汉代以来，设置建立坛祠，前朝认为最为归顺可以利用，因此建立寺宇。从前京城之内，住的房屋都很少，现在房屋一栋挨一栋，人和神杂处，并不是在崇仰佛法，清静尊敬神道，可移到都城南的桑乾之北、岳山之南，永远设置场所，给予五十户，用来供给斋戒祭

礼应用，仍然命名为崇虚寺，可以召名州隐士人数满九十人。

从洛移到邺。办事还同以前，道坛在南郊，方二百步，在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用来施行拜祠之礼。众道士很少能精诚，又没有高才法术。武定六年，执事者上奏罢掉。其中有道术的，象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在京师别设馆礼貌地对待。

（吴言 译）

【原文】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结绳以往，书契所绝，故靡得而知焉。自羲轩已还，至于三代，其神言秘策，蕴图纬之文，范世率民，垂坟典之迹。秦肆其毒，灭于灰烬；汉采遗籍，复若丘山。司马迁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纪。

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緘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摩腾、竺法兰咸卒于此寺。

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凡其经旨，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

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澡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其间阶次心行，等级非一，皆缘浅以至深，藉微而为著。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则坠鬼畜诸苦。又善恶生处，凡有六道焉。

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皆胡言也。僧，译为和命众，桑门为息心，比丘为行乞。俗人之信凭道法者，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其为沙门者，初修十诚，曰沙弥，而终于二百五十，则具足成大僧。妇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诚至于五百，皆以□为本，随事增数，在于防心、摄身、正口。心去贪、忿、痴，身除杀、淫、盗，口断妄、杂、诸非正言，总谓之十善道。能具此，谓之三业清净。凡人修行粗为极。云可以达恶善报，渐阶圣迹。初阶圣者，有三种人，其根业各差，谓之三乘，声闻乘、缘觉乘、大乘。取其可乘运以至道为名。此三人恶迹已尽，但修心荡累，济物进德。初根人为小乘，行四谛法；中根人为中乘，受十二因缘；上根人为大乘，则修六度。虽阶三乘，而要由修进万行，拯度亿流，弥历长远，乃可登佛境矣。

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释迦即天竺迦维卫国王子。天竺其总称，迦维别名也。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肋而生。既生，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天降嘉瑞以应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经》说之备矣。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释迦年三十成佛，道化群生，四十九载，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槃译云灭度，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

诸佛法身有二种义，一者真实，二者权应。真实身，谓至极之体，妙绝拘累，不得以方处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应，体常湛然。权应身者，谓和光六道，同尘万类，生灭随时，修短应物，形由感生，体非实有。权形虽谢，真体不迁，但时无妙感，故莫得常见耳。明佛生非实生，灭非实灭也。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释迦虽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犹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

初，释迦所说教法，既涅槃后，有声闻弟子大迦叶、阿难等五百人，撰集著录。阿难亲承嘱授，多闻总持，盖能综核深致，无所漏失。乃缀文字，撰载三藏十二部经，如九流之异统，其大归终以三乘为本。后数百年，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论，赞明经义，以破外道，《摩诃衍》、《大·小阿毗昙》、《十二门论》、《百法论》、《成实论》等是也。皆傍诸藏部大义，假立外问，而以内法释之。

汉章帝时，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以赎愆。诏报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因以班示诸国。桓帝时，襄楷言佛陀、黄老道以谏，欲令好生恶杀，少嗜欲，去奢泰，尚无为。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汉汜池，种芙蓉于中。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宣译诚律，中国诚律之始也。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汉世

沙门，皆衣赤布，后乃易以杂色。

晋元康中，有胡沙门支恭明译佛经《维摩》、《法华》、三《本起》等。微言隐义，未之能究。后有沙门常山卫道安性聪敏，日诵经万余言，研求幽旨，慨无师匠，独坐静室十二年，覃思构精，神悟妙蹟，以前所出经，多有舛驳，乃正其乖谬。石勒时，有天竺沙门浮图澄，少于乌菟国就罗汉入道，刘曜时到襄国。后为石勒所宗信，号为大和尚，军国规谟颇访之，所言多验。道安曾至邺候澄，澄见而异之。澄卒后，中国纷乱，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诸方。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道安后入苻坚，坚素钦德问，既见，宗以师礼。时西域有胡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道安思与讲释，每劝坚致罗什。什亦承安令问，谓之东方圣人，或时遥拜致敬。道安卒后二十余载而罗什至长安，恨不及安，以为深慨。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于是法旨大著中原。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各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迺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珞谷。帝遣使致书，以绘、素、旃罽、银钵为礼。今犹号曰朗公谷焉。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闾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绩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诚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

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每与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弥加崇敬，永兴中，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常亲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舆辇，更广大之。年八十余，泰常中卒。未殓，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法果四十，始为沙门。有子曰猛，诏令袭果所加爵。帝后幸广宗，有沙门昙延，年且百岁。邀见于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寿将军号。

是时，鸠摩罗什为姚兴所敬，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罗什聪辩有渊思，达东西方言。时沙门道彤、僧略、道恒、道徽、僧肇、昙影等，与罗什共相提挈，发明幽致。诸深大经论十有余部，更定章句，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道彤等皆识学洽通，僧肇尤为其最。罗什之撰译，僧肇常执笔，定诸辞义，注《维摩经》，又著数论，皆有妙旨，学者宗之。

又沙门法显，慨律藏不具，自长安游天竺。历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十年，乃于南海师子国，随商人泛舟东下。昼夜昏迷，将二百日。乃至青州长广郡不其劳山，南下乃出海焉。是岁，神瑞二年也。法显所还诸国，传记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辩定之，谓之《僧祇律》，大备于前，为今沙门所持受。先是，有沙门法领，从扬州入西域，得《华严经》本。定律后数年，跋陀罗共沙门法业重加译撰，宣行于时。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与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先是，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讖，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又晓术数、禁咒，历

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咨之，神麤中，帝命蒙逊送觚诣京师，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责，遂使人杀觚。觚死之日，谓门徒曰：“今时将有客来，可早食以待之。”食讫而走使至。时人谓之知命。智嵩亦爽悟，笃志经籍。后乃以新出经论，于凉土教授。辩论幽旨，著《涅槃义记》。戒行峻整，门人齐肃。知凉州将有兵役，与门徒数人，欲往胡地。道路饥馑，绝粮积日，弟子求得禽兽肉，请嵩强食。嵩以戒自誓，遂饿死于酒泉之西山。弟子积薪焚其尸，骸骨灰烂，唯舌独全，色状不变。时人以为诵说功报。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

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姓张。家本清河，闻罗什出新经，遂诣长安见之，观习经典。坐禅于白渠北，昼则入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三辅有识多宗之。刘裕灭姚泓，留子义真镇长安，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义真之去长安也，赫连屈丐追败之，道俗少长咸见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众大怪异，言于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于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谢罪。统万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训导，时人莫测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始自习禅，至于没世，称五十余年，未尝寝卧。或时跣行，虽履泥尘，初不汗足，色愈鲜白，世号之曰白脚师。太延中，临终于八角寺，齐洁端坐，僧徒满侧，凝泊而绝。停尸十余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举世神异之。遂瘞寺内。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瘞，乃葬于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开殡俨然，初不倾坏。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恻。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图其形像。经毁法时，犹自全立。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

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骑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伙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异毁矣。

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浩既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中修复。恭宗潜欲兴之，未敢言也。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唯不得显行于京都矣。

先是，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

高宗践极，下诏曰：“夫为帝王者，必祇奉明灵，彰显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觉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护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经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佛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

京师沙门师贤，本霸实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其同辈五人。帝秘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额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

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耶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各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耶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又有沙门道进、僧超、法存等，并有名于时，演唱诸异。

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初，高宗太安末，刘骏于丹阳中兴寺设斋。有一沙门，容止独秀，举众注目，皆莫识焉。沙门惠臻起问之，答名惠明。又问所住，答云，从天安寺来。语讫，忽然不见。骏君臣以为灵感，改中兴为天安寺。是后七年而帝践祚，号天安元年。是年，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来降。明年，尽有淮北之地。其岁，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

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觉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严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

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

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賸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賸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又诏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园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钟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又诏曰：“夫信诚则应远，行笃则感深，历观先世灵瑞，乃有禽兽易色，草木移性。济州东平郡，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兴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覩实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闻知。”

三年十二月，显祖因田鹰获鸳鸯一，其偶悲鸣，上下不去。帝乃惕然，问左右曰：“此飞鸣者，为雌为雄？”左右对曰：“臣以为雌。”帝曰：“何以知？”对曰：“阳性刚，阴性柔，以刚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叹曰：“虽人鸟事别，至于资识性情，竟何异哉！”于是下诏，禁断鸳鸯，不得畜焉。

承明元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是月，又诏起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自兴光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春，诏以鹰师为报德寺。九年秋，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树下死，尸形不坏。尔来三年，士女观者有千百。于时人皆异之。十年冬，有司又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

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十七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恒侍讲论。曾于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诏施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诏：“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摧恻，不能已已。比药治慎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缞素荣之。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軀，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

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升、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诏曰：缞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入不净物。然经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车牛净人，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听一乘。又，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货私财缘州外。又，出家舍著，本无凶仪，不应废道从俗。其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

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脱服还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造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槟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其外国僧尼来归化者，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诏从之。

先是，于恒农荆山造珎五丈六像一。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

四年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货，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货，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

又尚书令高肇奏言：“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岂是仰赞圣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归依之心。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悠悠之人，尚为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廖奏之怨，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诏曰：“暹等特可原之，余如奏。”

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

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

熙平元年，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冬，还京师。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行于世。

二年春，灵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及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长罪不及已，容多隐滥。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时法禁宽弛，不能改肃也。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严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

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

仰惟高祖，守鼎嵩渚，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

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觐。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槟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槟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不俗不道，务为损法，人而无厌，其可极乎！

夫学迹冲妙，非浮识所辨；玄门旷寂，岂短辞能究。然净居尘外，道家所先，功缘冥深，匪尚华遁。苟能诚信，童子聚沙，可迈于道场；纯陀俭设，足荐于双树。何必纵其盗窃，资营寺观。此乃民之多幸，非国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添工务，奉遵成规，裁量是总。所以披寻旧旨，研究图格，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錮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唇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于污染真行，尘秽练僧，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薰莸同器，不亦甚欤！往在北代，终设奸诳，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始知祖宗睿圣，防遏处深。履霜坚冰，不可不慎。

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宣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处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且入心不同，善恶亦异。或有栖心真趣，道业清远者；或外假法服，内怀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泾渭。若雷同一贯，何以劝善。然覩法赞善，凡人所知；矫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独何为，孤议独发。诚以国典一废，追理至难，法纲暂失，条纲将乱。是以冒陈愚见，两顾其益。

臣闻设令在于必行，立罚贵能肃物。令而不行，不如无令。罚不能肃，孰与亡罚。顷明诏屡下，而造者更滋，严限骤施，而违犯不息者，岂不以假福托善，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难苟劾。前制无追往之辜，后旨开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又旨令所断，标榜礼拜之处，悉听不禁。愚以为，树榜无常，礼处难验，欲云有违，立榜证公，须营之辞，指言尝礼。如此则徒有禁名，实通造路。且徒御已后，断诏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惧制旨。岂是百官有司，怠于奉法？将由网漏禁宽，容托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请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券证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令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闲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敕后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无限。其地卖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

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违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业，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则绳墨可全，圣道不坠矣。

奏可。示凡，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

元象元年秋，诏曰：“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前朝城内，先有禁断，自聿来迁邺，率由旧章。而百辟士民，届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旧城中暂时普借，更拟后须，非为永久。如闻诸人，多以二处得地，或舍旧城所借之宅，擅立为寺。知非已有，假此一名。终恐因习滋甚，有亏恒式。宜付有司，精加隐括。且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冬，又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兴和二年春，诏以邺城旧宫为天平寺。

世宗以来至武定末，沙门知名者，有惠猛、惠辩、惠深、僧暹、道钦、僧献、道晞、僧深、惠光、惠显、法荣、道长，并见重于当世。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于峨眉，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文，不可胜纪。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盖于濯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鹤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又称劫数，颇类佛

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减祸。故好异者往往而尊事之。

初文帝入宾于晋，从者务勿尘，姿神奇伟，登仙于伊阙之山寺。识者咸云魏祚之将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练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本心，多死无验。太祖犹将修焉。太医周澹，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乃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辟谷。太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静堂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练药之官，仍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不知何许人，至谦之从母家庸赁。谦之尝观其媿，见兴形貌甚强，力作不倦，请回赁兴代己使役。乃将还，令其开舍南棘田。谦之树下坐算，兴垦发致勤，时来看算。谦之谓曰：“汝但力作，何为看此？”二三日后，复来看之，如此不已。后谦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兴谓谦之曰：“先生何为不悻？”谦之曰：“我学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劳问也。”兴曰：“先生试随兴语布之。”俄然便决。谦之叹伏，不测兴之深浅，请师事之，兴固辞不肯，但求为谦之弟子。未几，谓谦之曰：“先生有意学道，岂能与兴隐遁？”谦之欣然从之。兴乃令谦之洁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乃将谦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历年，兴谓谦之曰：“兴出后，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兴事谦之七年，而谓

之曰：“兴不得久留，明日中应去。兴亡后，先生幸为沐浴，自当有人见迎。”兴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谦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谦之出视，见两单子，一持法服，一持钵及锡杖。谦之引入，至兴尸所，兴欷然而起，著衣持钵、执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灊城人王胡儿，其叔父亡，颇有灵异。曾将胡儿至嵩高别岭，同行观望，见金室玉堂，有一馆尤珍丽，空而无人，题曰：“成公兴之馆”。胡儿怪而问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兴馆，坐失火烧七间屋，被谪为寇谦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谦之精诚远通，兴乃仙者谪满而去。

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道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

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桑乾，以汉武帝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语曰：“吾处天宫，敷演真法，处汝道年二十二岁，除十年为竞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百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勅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

官，五曰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输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未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练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练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皆有决要。上师李君手笔有数篇，其余，皆正真书曹赵道覆所书。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婉而成章。大自与世礼相准，择贤推德，信者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最高者无极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师也。牧土之来，赤松、王乔之伦，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牧土命谦之为子，与群仙结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谦之具问，一一告焉。《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

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良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大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师，拜礼甚谨。人或讥之，浩闻之曰：“昔张释之为王生结蔑。吾虽才非贤哲，今奉天师，足以不愧于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

世祖将讨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世祖乃问幽征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真君三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

九年，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先于未亡，谓诸弟子曰：“及谦之在，汝曹可求迁录。吾去之后，天宫真难就。”复遇设会之日，更布二席于上师坐前。弟子问其故，谦之曰：“仙官来。”是夜卒。前一日，忽言“吾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终。须臾，口中气状若烟云，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尸体引长，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后，稍缩，至敛量之，长六寸。于是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不死也。

时有京兆人韦文秀，隐于嵩高，刘诣京师。世祖曾问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秀对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豫期。臣昔者受教于先师，曾闻其事，未之为也。”世祖以文秀关右豪族，风操温雅，言对有方，遣与尚书崔暕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时方士至者前后数人。河东祁纤，好相人。世祖贤之，拜纤上大夫。颍阳绛略、闻喜吴劭，道引养气，积年百余岁，神气不衰。恒农阎平仙，博览百家之言，然不能达其意，辞占应对，义旨可听。世祖欲授之官，终辞不受。扶风鲁祈，遭赫连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数百人，好方术，少嗜欲，河东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中条山。世祖令崇还乡里，立坛祈请。崇云：“条山有穴，与昆

仓、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与之往来。”诏令河东郡给所须。崇入穴，行百余步，遂穷。后召至，有司以崇诬罔不道，奏治之。世祖曰：“崇修道之人，岂至欺妄以诈于世，或传国不审，而至于此。古之君子，进人以礼，奶人以礼。今治之，是伤朕待贤之意。”遂赦之。又有东莱人王道翼，少有绝俗之志，隐韩信山，四十余年，断粟食菹，通达经章，书符录。常隐居深山，不交世务，年六十余。显祖闻而召焉。青州刺史韩颜遣使就山征之，翼乃赴都。显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给衣食，以终其身。

太和十五年秋，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

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武定六年，有司执奏罢之。其有道术，如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别置馆京师而礼接焉。

邓郁、马枢传

——《南史》卷七六

【说明】邓郁是梁朝方士，极具法术，连笃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很尊崇他，无疾而终，香气四溢，道是成仙而去。

马枢，梁朝隐士，知识渊博，又有辩才，但一心向往隐逸，憩于山林，而不出仕。

南岳邓先生名郁，是荆州建平人。年轻时不做官，在衡山极高

极陡峭的山头上隐居。造了小板屋两间，住在山上，从不下山，不吃谷物有三十多年。只用山涧里的水送服云母屑，日夜都在朗读《大洞经》。梁武帝特别尊敬和相信他，他为武帝调制了仙丹，武帝不敢吃，盖了五层岳楼把它贮存起来供养。在道家做道场的日子，总是亲自前往，拜祭仙丹。青天白日，神仙魏夫人忽然降临，腾云驾雾而来，后面跟着三十位少女，全部穿着绛紫色的丝绣连衣裙，年龄都大约十七八岁。肤如桃李，质胜美玉，她们商量了很久，对邓郁说：“您有成仙的福分，所以我们才来，不久将等着您的到来。”到天监十四年，他忽然看见两只和白鹤一般大的青鸟，鼓动着翅膀，一边叫着一边起舞，过了很久才离去。他对弟子说：“我寻求它非常费劲，得到它却很容易。最近青鸟已经来了，我和神仙们会面的时间也就到了。”没几天无疾而终。山里面只闻见香气，这是世上所不曾有过的香气。梁武帝后来命令周舍作了《邓玄传》，具体地记录了这件事。

马枢，字要理，扶风郿县人。祖父马灵庆，南齐竟陵王的录事参军。

马枢几岁就成了孤儿，被他的姑姑收养。六岁时，能背诵《孝经》、《论语》、《老子》。成年后，博览经籍历史，尤其通晓佛经和《周易》、《老子》。梁朝邵陵王纶任南徐州刺史时，早就听说了他的大名，请他出任学士。邵陵王当时自己讲解《大品经》，让马枢讲《维摩诘经》、《老子》、《周易》，同日开讲，道士和俗人来听讲的有二千人。邵陵王想看看他是否讲得好，于是对听众说：“和马学士辩论，一定要使他屈服，不得空立辩论的客主两方。”于是几家学者都提出自己的问题。马枢依次分析，阐明其宗旨、大意，然后分别流派，阐述其源流演变、师承、发展，和他辩论的人只能笔直地站着默默地听他讲授而已。邵陵王很赞赏他。

这时刚好遇到侯景之乱，邵陵王纶率兵援救，于是留下两万卷

书给马枢。马枢尽意找来搜览，几乎看完一遍，喟然叹息说：“我听说看重爵位的人把巢父、许由当成了约束自己的桎梏，喜爱山林的人把伊尹、吕尚当成了微不足道的小官。崇尚名实，则以柱下之言为一钱不值；喜欢清虚，则把席上之论贬得一无可取。考察其真实的言论，不过是各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发罢了。近来追求志向的人望着道路而叹息。莫非是天意不鼓励高尚之人？为什么山林隐逸之士如此没有听说过呢？”于是隐居在茅山，有一辈子隐居在那里的愿望。

陈朝天嘉元年，文帝征召他为度支尚书，他推辞不接受命令。此时马枢亲朋故友都住在京口，每当秋冬之际，他都去那儿游玩。及至鄱阳王为南徐州刺史，钦佩他的高尚风操，自己无法达到，于是用谦逊的言辞，诚恳地让人去邀请他。他借口生病，坚决推辞。他门下的人也劝他，不得已才成行，鄱阳王专门建了一坐房屋来安置他，他讨厌这套房屋过于奢华，便在竹林间自己盖了间茅屋居住。每次当王公送他食物，推不掉的，才接受十分之一。

马枢少年时遭受战乱离析之苦，凡是他居住的地方，盗贼不进去，借助于他的的庇护的常常有几百家。眼光精锐，能看见黑暗中的东西。有一对白燕，在他院子中的树上做窝，在栏杆、走廊下相狎玩，时时飞到桌边来。春来秋去，将近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去世。撰《道觉论》流行在世上。

（刘 翠 译）

【原文】

南岳邓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隐居衡山极峻之岭，立小板屋两间，足不下山，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梁武帝敬信殊笃，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楼贮之供养，道家吉日，躬往礼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来临降，乘云而至，从少姬三十，并着绛紫罗绣袿，年皆可十七八许。色艳桃李，质胜琼瑶，言语良久，谓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来，寻当相候。”至天监十四年，忽见二青鸟悉如鹤大，鼓翼鸣舞，移晷方去。谓

弟子等曰：“求之甚劳，得之甚逸。近青鸟既来，期会至矣。”少日无病而终。山内唯闻香气，世未尝有。武帝后令周舍为《邓玄传》，具序其事。

马枢字要理，扶风郿人也。祖灵庆，齐竟陵王录事参军。

枢数岁而孤，为其姑所养。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纶甚嘉之。

寻遇侯景之乱，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付枢。枢肆志寻览，殆将周遍，乃喟然叹曰：“吾闻贵爵位者以巢、由为桎梏，爱山林者以伊、吕为管库，束名实则刳芥柱下之言，玩清虚则糠粃席上之说，稽之笃论，亦各从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涂而息，岂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无闻甚乎。”乃隐于茅山，有终焉之志。

陈天嘉元年，文帝徵为度支尚书，辞不应命。时枢亲故并居京口，每秋冬之际，时往游焉。及郢阳王为南徐州刺史，钦其高尚，郤不能致，乃卑辞厚意，令使者邀之，枢固辞以疾。门人劝请，不得已乃行。王别筑室以处之，枢恶其崇丽，乃于竹林间自营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馈饷，辞不获已者，率十分受一。

枢少属乱离，凡所居处，盗贼不入，依托者常数百家。目精洞黄，能视暗中物。有白鸛一双，巢其庭树，驯狎罔度，时至几案，春来秋去，几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觉论》行于世。

傅奕传

——《旧唐书》卷七九

【说明】自从汉代中期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历来有人持宣扬肯定与批判否定两种观点。傅奕是初唐人，他对佛教的猛烈批判，显然从维护帝王的统治出发，从根本上迎合了刚刚开张的唐王朝大业的需要。所以得到了高祖、太宗的支持。

傅奕，相州邺人。特别精通天文历数。隋代开皇年间，以仪曹的职位跟从汉王李谅。等到李谅发动兵变，对傅奕说：“现在火星飞到井中，是什么好事？”傅奕回答说：“天上东井，黄道经过其中，正是火星经过之地，不足奇怪。如果火星进入地上的井，就是灾害了。”李谅不高兴。所以李谅兵败后，傅奕免去问罪，迁移到扶风。

高祖做抚风太守时，对他特别礼待。等当了皇帝，召拜他为太史丞。太史令庾俭因为父亲在隋代谈论占候之事违背了隋炀帝的意思，最后死在监狱中，便很以这事为戒，加上耻于用数术求进升，于是推荐傅奕代替自己，傅奕升迁为太史令。傅奕与庾俭同处一个行当，多次说庾俭的坏话，而庾俭不恨他。当时人赞扬庾俭的仁厚，也称赞傅奕的直率。傅奕所上奏的天文密状，多次符合皇上的旨意，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的称号，也是傅奕所制定的。武德三年，傅奕进呈《漏刻新法》，流行于当时。

武德七年，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教。说：

佛在西域，宣传妖法，路途尚遥远，汉人翻译胡人所著书，让其任意借托。所以使不忠不孝的人，剃掉头发而向君上、父母合十作揖；游手好闲，穿袈裟以逃避租税。推演其妖书，叙说其邪法，宣扬虚伪和谬误，恐吓无知的百姓，欺骗平庸的人。一般的老百姓，真正认识的不多，不考察其根源，相信它的欺诈，

于是追究已过去的罪错，虚无地计划将来的福气。布施一钱，希望得到一万倍的报偿；布施一天饭，希望得到一百天的粮。于是使愚蠢迷惑的人，妄求功德，不害怕禁令，轻易地违犯法律制度。有的人犯了罪，受到制裁，在监狱中拜佛，嘴里念着佛经，昼夜忘掉疲劳，希望免掉他的罪。再说生死、长寿短命，全由于自然；刑罚、恩惠，关系在君王。却说贫富贵贱，是功德决定，愚笨的僧人欺诈，都说决定于佛。窃取君王的权利，占有造化的力量，它妨害政权，真可悲啊。

《尚书》说：“要避免作威作福，要避免大肆挥霍。臣子中有作威作福和大肆挥霍的，对国有害，是个灾难。”从伏羲、神农开始，到汉代、魏朝，都没有佛法。君主贤明，臣下忠诚，国运长久。汉明帝假托梦中的想法，开始信奉外国神，西域的僧人，传来佛法。西晋以前，国家有严禁，不准中国人剃发出家当和尚。到了符坚、石崇，羌胡扰乱了中华，君主平庸，臣子谄媚，政治腐败，国运不长。都是因为佛教带来的灾难啊。梁武帝、齐襄帝，足以成为后人借鉴的一面镜子。以前褒姒不过是一个女子，迷惑了周幽王，尚可以使国家灭亡，何况天下的和尚尼姑，有十万人之多，剪刻丝织品，穿带在泥人身上，装神作鬼，来迷惑天下的百姓！今天的和尚尼姑，请让他们成家，便成了十万多户人家，生儿育女，养育十年，教化十二年，自然有益于国家，可以增强兵力。四海之内免于被蚕食的灾难，百姓也知道威福在谁的手里。这样妖惑的风气自然改掉，淳朴的风化会重新兴起来了。

再说古往今来忠心劝谏皇上的人，很少有不遭殃的。曾看见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说：“和尚尼姑太多，损害国家。夺庙塔院奢侈，白白浪费金钱丝帛。”那些和尚巴结宰相，诽谤朝廷；那些尼姑依附着王妃公主，暗中造谣生非。章仇子他竟然被关起来，处死在都市上。到了周武帝打败齐，下令建造他的墓。我

虽然不聪敏，愿意追随他。

又上疏十一篇，言语很坦直。高祖拿给群臣去商议，只有太仆卿张道源认为傅奕说的是有道理的。中书令萧瑀与张道源争辩道：“佛是圣人，傅奕这样说，是说圣人没有法，请严肃处理。”傅奕说：“礼根本在于事奉亲人，最终则是事奉君上。这样忠孝的道理就会显著，臣子的行为就会有成。而佛却要人们到城外去出家，离开他的父亲，以一介匹夫来同皇帝相抗衡，以继续自己来背离他的亲人。萧瑀并不是生在空桑这个地方，却要遵从不要父亲的佛教。我听说孝顺的人没有亲人，这就是说的萧瑀吧！”萧瑀不能回答，只是合起手掌说：“所以要设置地域，正是为了惩罚这种人。”高祖打算遵循傅奕的意见，正遇上传皇位便停止了。

傅奕在武德九年五月秘密地上奏说太白星在秦国分野处出现，秦王当占有天下。高祖将奏书拿给太宗。太宗继位后，召来傅奕赐给他吃的食物，对他说：“你以前所上的奏，差一点坏了我的事。但以后仍然可以畅所欲言，不要因这件事而背包袱。”太宗经常在朝廷上对傅奕说：“佛道玄妙，神圣的行迹可以学习，并且报应之事很明显，多次都有验证。你独独不懂得它的道理，为什么？”傅奕回答说：“佛是胡人中的狡猾者，在少数民族中欺诈，原来只限于西域，渐渐地流传到中国。遵循崇尚佛教的，都是些邪恶的小人。模仿写作庄子、老子的言论，来掩饰妖幻的佛教。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对国家有害处。”太宗很同意他的话。

贞观十三年，傅奕去世，年八十五岁。临终之前告戒他的儿子说：“老子、庄子讲玄谈道的文章，周公、孔子《六经》的学说，就是名教，你们应该学习。佛教迷乱了华夏，所有的人都被迷惑，只有我一人暗自感叹，大家都不听我的，可悲啊。你们不要学。古人裸葬，你们应该遵行这一点。”傅奕平时患了病，从不请医吃药，虽然探究阴阳数术之论，却并不相信。又曾经喝醉了躺着，一下起来说：“我要死了。”因而为自己写了墓志说：“傅奕，青山白云人。因为喝酒醉死

了，啊，悲哀啊。”他的放纵旷达就象这样。他注了《老子》，并且撰写《音义》。又汇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文章，编成《高识传》十卷，在世上流行。

（刘翠译）

【原文】

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及谅举兵，谓奕曰：“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谅不悦。及谅败，由是免诛，徙扶风。

高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遂迁太史令。奕既与俭同列，数排毁俭，而俭不之恨，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状，屡会上旨，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之号，奕所定也。武德三年，进《漏刻新法》，遂行于时。

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南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案《书》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降自牺、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

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国；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缁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既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

且古今忠谏，鲜不及祸。窃见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读言。子他竟被囚执，刑于都市。及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又上疏十一首，词甚切直。高祖付群官详议，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曰：“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高祖将从奕言，会传位而止。

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以状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赐之食，谓：“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然今后但须尽言，无以前事为虑也。”太宗常临朝谓奕曰：“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奕对曰：“佛是胡中杰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

贞观十三年卒，年八十五。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

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又尝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其纵达皆此类。注《老子》，并撰《音义》，又集魏、晋已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姚崇传

——《旧唐书》卷九六

【说明】姚崇(650—721年)，陕州硤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改以字行，玄宗时为避开元字讳，又改名崇。

姚崇初应制举，授官濮州司仓。武则天时五迁为夏官郎中。契丹入侵河北时，因处理军机有条不紊，果断干练，受到则天的赏识，升为夏官侍郎。圣历元年又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元年与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谋划诛杀张易之兄弟，因功被封为梁县侯。中宗复位后，出任亳州刺史、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征召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与宋璟奏请让公主出居洛阳、亲王出任刺史触怒皇室，被贬为申州刺史。先天二年又入朝为相。他向玄宗提出十项改革建议，包括以仁爱治天下；不求边功，不作军事冒险；依法制行事，不论亲疏；禁止宦官干政；禁止贡献以取宠于皇帝；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官；不得增建佛寺道观；广开言路纳谏；杜绝外戚干政；停止不合制度的滥用人才。他所建议基本上被玄宗所采纳。他反对度人为僧，将其中伪滥勒令还俗。在蝗灾泛滥时他坚持捕杀，卓有成效。开元四年，举宋璟自代。九年去世，遗嘱中阐明佛道之害，嘱后人薄葬。

姚崇三度为相，都兼兵部尚书之职，对于边境屯守、兵马器械等无不默记于心。玄宗励精图治，政事多向他咨询。姚崇善于应变成命，宋璟以守法主公道见长，二人同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公

正，百姓富庶。故人称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成为旧唐一代著名的良相。

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硤石人。父亲善意，贞观年间，曾任蔚州都督。元崇做了孝敬皇帝的挽郎，在制科下笔成章科考试中及第，朝廷授予他濮州司仓的职位，经过五次改迁做到夏官郎中。当时契丹入寇，攻陷了河北几个州郡，军机事务堆积，元崇辨别分析，犹如水之分流，都很有条理。武则天非常稀罕他的才能，越级提升他为夏官侍郎，紧接着又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之衔。

圣历初年，武则天对随侍左右的人说：“以前周兴、来俊臣等人负责皇帝交办的案件的审理，朝廷臣僚们互相牵制，接受了谋反的罪名，国家有法律，朕怎么能违背。怀疑这其中有无无辜受害的人，又派左右亲近之臣到狱中亲自询问，获得了所有犯人的亲笔供词，承认罪行属实，朕不再怀疑，便批准了周兴他们的报告。近来周兴、来俊臣死后，再没听说有谋反的人。如此看来以前被杀的人中，岂不是有受冤被滥杀的吗？”元崇回答说：“自从垂拱以后，被告身亡家破的，都是因无辜遭受酷刑被迫认罪而死，告发者认为是立功，天下人称为罗织，比汉代的党锢之祸更厉害。陛下派亲近之臣到狱中查问，这些近臣尚且不能自保，哪敢随便动摇已经断定的结论？被关的人如果翻案，又怕遭酷吏毒打，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人都是如此。幸赖上天降福，陛下醒悟，诛灭凶恶的小人，使朝廷太平无事。从今以后，为臣以微贱之躯和一家百口性命来担保，现任内外官吏再没有谋反的人。请求陛下再接到告发状词时，仅仅收存保管好，不必再推究审问。如果以后有了证据，谋反属实的话，我请求接受知情不报的罪名。”武则天非常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此事，陷我于滥施酷刑之君的名声。听了卿所说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心意。”当天，就派宦官给元崇送去一千两银子作为赏赐。

当时因突厥叱利元崇图谋叛逆，武则天不愿元崇和他同名，便

改名为元之，不久转任凤阁侍郎，仍旧知政事。

长安四年，元之因母亲年老，上表请求解职回家侍奉母亲，言辞非常悲伤。武则天不好违背他的心愿，让他任相王府长史，卸去知政事的职权，便于他侍奉母亲。这一月，又让元之兼掌夏官尚书事，加同凤阁鸾台三品衔。元之上疏说：“我正在事奉相王，不便于兼掌兵马，为臣并非怕死，恐怕不利于相王。”武则天很同意他的话，便改任春官尚书。这个时候，张易之请求把京城十位大德僧移到定州私设的寺庙中，僧人们苦苦诉说，元之决意停止，易之屡次提出，元之始终不予接受。由此遭到易之的诽谤诋毁，改官为司仆卿，仍旧执掌政事，让他充任灵武道大总管。

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谋划诛杀张易之兄弟，正赶上元之从灵武军回到都城，便参预谋划，因功被封为梁县侯，赐封户二百户。武则天退位移居上阳宫，中宗率文武百官迁到皇宫中生活，王公以下都欢欣雀跃，前来道贺，唯独元之呜咽流泪。彦范、柬之对元之说：“今天哪里是哭泣的时候，恐怕你的灾祸将从今开始了。”元之说：“我侍奉则天已经多年，突然就此分离，这发自内心的感情，不是能忍住的，先前和你们一道诛杀凶险的逆臣，是作臣子应尽的职责，哪敢说有什么功劳；现在辞别旧日的君主而悲伤哭泣，也是臣子最后的礼节，要是由此而获罪，确实是我心甘情愿的。”没过多久，就调他出去任亳州刺史，后转迁为常州刺史。

睿宗即位，召他入朝委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升迁为中书令。当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李成器为闲厩使，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都掌管着禁军，外面人议论都觉得不利。元之与侍中宋璟秘密地上奏皇帝，请求让公主到东都洛阳去，让李成器等各位亲王到地方上任刺史，以稳定人心。睿宗把他们的意见转告给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便上疏以元之、宋璟等人离间他们兄弟为由，请求给予加罪处罚，睿宗于是把元之贬为申州刺史。后来又转迁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元之在任时治理政务简明严

肃，百姓官吏为他立碑记录他的功德。不久以后，又任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在新丰驿讲习武事，征召元之代替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为紫微令。为了避开元尊号之讳，又改名为崇，进封为梁国公。姚崇坚决辞让所授封户，玄宗便取消他原有的封户，特意赐给他一百户新封户。

先前，中宗统治时期，公主、外戚都上奏请求度人出家为僧、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财产建造寺庙的人，富有之家以及强壮人丁都想办法逃避赋役，远近大小寺庙中都占满了人。至此，姚崇上奏说：“佛不在于外，在于从内心寻找。佛图澄最为贤明，却无益于保全后赵政权；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何充、苻融信佛，可都遭到败亡；齐襄、梁武二帝也信佛，但也没能免除灾祸。只要慈悲发自内心，行事有益，使百姓安乐，就是佛身。哪里还用乱度奸人，败坏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让有关部门官吏搜查僧徒，因不实滥度还俗的有一万二千多人。

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蝗灾，姚崇上奏说：“《毛诗》记载：‘抓住那吃庄稼的害虫，投入烈火中烧死’。另外汉光武帝曾下诏说：‘努力顺应时令，鼓励、敦促百姓种田织布，除掉那些蚀苗的蝗蛾，以及其他吃庄稼的害虫。’所说的都是灭蝗的措施。蝗虫既然知道怕人，就容易驱逐。另外禾苗都各有主人，救护起来必然不辞辛劳。蝗虫既然会飞，夜间必然见火就扑，如在夜间点起火堆，在火堆边挖坑，边烧边埋，蝗虫就可以被除尽。当时山东地区的百姓都烧香拜神，祭祀祈福，眼看蝗虫吞食禾苗，手却不敢靠近。自古以来蝗虫没有除掉，只是因为人们不肯尽力，只要让大家齐心协力，蝗虫就一定能够除尽。”于是派遣御史分赴各道督促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坚持上奏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自然应当靠修养德行来消灭。刘聪的时候捕杀不成，反而为害更加厉害。”依旧抵拒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大怒，发牒文给若水说：“刘聪是伪皇帝，德不压邪；现在是圣明的朝廷，邪不能压德。古代蝗虫遇到好郡守，就避开他的州境，

如果说修德可以免除祸害的话，那岂不是说蝗害是由于无德招致的！现在坐视蝗虫吃禾苗，怎么能忍心不救，由此造成饥荒，将如何心安呢？希望不要迟疑，以免自己招来悔恨。”倪若水才执行烧埋灭蝗的命令，捕获蝗虫十四万石，扔进汴渠里流走的无法计算。

当时朝廷里议论纷纷，都以为驱除蝗虫不利，皇上听到以后，又向姚崇询问。姚崇说：“平庸的儒者恪守经文，不懂变通。凡有事情违背经义而合乎道理的，也有违反常理而符合变通之道的。过去魏的时候山东有蝗虫伤害庄稼，由于稍加忍耐没采取捕杀办法，致使庄稼全被蝗虫吃尽，百姓饥饿导致了人吃人的局面；后秦时有蝗灾，庄稼和草木都被吃光了，牛马到了互相啃毛的地步。现在山东一带到处是蝗虫，还在极力繁殖，实在很少听说。河北、河南地区，粮食积蓄不多，倘若没有收成，百姓岂能免遭流亡之苦。这件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能再固守旧规。纵然是害虫没被全部除尽，也总比姑息不除造成灾害要好。陛下爱惜生灵，憎恨杀戮，这件事请求不必劳烦陛下发布诏敕，请允许由为臣发牒文处理。如果没能除灭蝗虫，为臣所有的官爵都请一律削除。”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蝗患是上天降下的灾害，哪能由人来制止？外面议论都认为捕杀不妥。另外杀虫太多，会伤害天地阴阳之气的调和。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请求您考虑。”姚崇说：“楚王吞吃了蚂蟥，他的病就痊愈了；孙叔敖杀了两头蛇，他的福气便随之降临了。赵宣子最为贤明，恨晋灵公放狗咬他；孔丘近乎于圣人，而不爱惜祭祀用羊。他们都志在安定百姓，考虑问题不违背礼义。现在蝗害泛滥严重，驱除它们是可能的，如果放任让它们蚕食禾苗的话，那么蝗虫所到之处，庄稼会全被吃光。山东的百姓，难道就应该饿死！此事我姚崇已当面上奏由皇帝做决定，请你不要再说了。如果为救人杀虫而因此招致灾祸的话，姚崇请求独自承受，从道义上说也不依赖和牵连您。”卢怀慎既然凡事都曲意顺从，终究也不敢违背姚崇的意志，蝗虫因此也逐渐被制止消除了。

这时候，皇帝刚刚即位，致力于实行德政，军国一切事务，多向姚崇询问，同时期的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人，只是附合从命而已。姚崇独自承担重任，通晓为官之道，裁断政事没有滞缓。然而却放任他的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广招宾客，收受馈赠，因此遭到了当时人的非议。当时有中书主书赵海受到姚崇的信任，接受了蕃人的珍贵礼物，事发之后，皇帝亲自审问，把他投入监狱，判处死刑。姚崇结案报告他的罪行，又要营救他，皇帝因此不高兴。这年冬季，特赦京城的罪犯，敕文中特意标出赵海的名字，下令处以一百杖的刑罚，发配流放到岭南。姚崇从此便忧虑恐惧，多次当面奏请皇帝允许他让出宰相的席位，并推荐宋璟代替他。不久便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免除执掌政事的权力。

过了一个多月，玄宗要去东都，而太庙的房屋坏损，召来宋璟、苏颋询问原因。宋璟等人报告说：“陛下三年服丧期未满，实在不能出行。凡是发生了灾害变故，都是上天用来申明教训和警告之意的。陛下应该更加尊崇正道，以回报天意，姑且停止东都之行的打算。”玄宗又召见姚崇询问道：“我就要从京师出发，太庙却无缘无故地倒塌了，恐怕是神灵在告诫我不该东行吧？”姚崇回答说：“太庙的殿堂本来是苻坚时所修造的，隋文帝创建新都后，把宇文氏朝廷旧殿的材料用来建造了太庙，唐朝又延续隋代的旧制，继续用作太庙，年代久了便因腐朽虫蛀而毁坏了。山有朽土，尚且不能避免崩塌，年久的枯木，自然会要折断的，只是偶然地与您出行的日期相吻合，并不是因为出行才倒塌的。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长安、洛阳两京连接，陛下因为关中地区收成不好，往来转运粮食又要劳民伤财，所以才为了百姓出行去洛阳，哪里是没事自找烦劳呢？东都的各个部门已经安排好供应计划，您可不能失信于天下。依为臣的愚见，旧的太庙已然朽烂，没法修好，希望把太庙神位移置到太极殿，重新改建新太庙，以表示对先帝的忠诚敬意。您的车驾应该按照计划马上出发。”皇上说：“你的话正符合朕的心意。”赐给他二百

匹绢作为奖赏，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恭敬地把七个神位捧到太极殿安置，又改建新庙，于是皇帝出发去东都。命姚崇每五天一次上朝参见皇帝，依旧入阁中供奉，得到皇帝的恩惠、礼遇很多。后来又任命为太子少保，因生病没有受拜。开元九年逝世，终年七十二岁，朝廷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定谥号为文献。

姚崇先划分好田园家产，让子侄各自守住自己应得的份额，还立遗书以告诫子孙，大致意思是说：

古人说：富贵会招致人们的怨恨。贵则招致神灵嫉妒你的满盈，人们讨厌你位居其上；富则招鬼来窥视你的家，奴仆也来贪图你的钱财。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按书籍所记录，那种德行浅薄、承担重任却能长寿无罪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范蠡、疏广之流，明白适可而止和知足的尺度，前代的史书都称赞他们。何况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长期窃得荣耀和宠任，地位越高越害怕，皇帝赐予的恩惠越厚就越增添我的忧虑。以往在中书任职时，患病体弱，虽然始终不敢懈怠，可各项政务还是多有缺欠。推荐贤人代替自己，多次真诚祈求天从人愿，终于承蒙皇上的哀怜而同意。我悠然畅游在园林池沼之间，放任自己的形态，人生一世，能这样也就满足了。田巴说：“百年的生命，没有人能够达到。”王逸少说：“仅在俯首举头之间，一切已成过去的陈迹了。”这些话都是确实的。

近来看到各位达官死后，子孙们既然失去庇护，遂大多落入贫寒，为了一斗一尺的家产，也要互相争夺。不但只是玷污自己，而且更辱没了先人，不论谁是谁非，都受到人们的讥笑和非议。庄田和水碾，既是大家共同拥有的，由于互相推诿、依赖，有的则导致荒废。陆贾、石苞，都是古时贤明豁达的人，所以在死前事先分定家产，以杜绝身后子孙的争夺，我静心考虑这些，对他们的作法深表赞叹和佩服。

昔日孔丘仅次于圣人，母亲的墓坏了却不修复；梁鸿是大

贤人，父亲去世却用席子裹尸埋葬。从前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当世杰出而通达的人，他们通晓古今之事，都有遗言，嘱咐后人薄葬。有的身穿洗干净的平常衣服，有的用单层的绢来束发，他们懂得人的真魂离开身躯后，以快速腐朽为最好，子孙都遵照他们既定的主张，至今人们还作为美谈。凡是厚葬的人家，一概都不是明智的，有的是沉溺于流行的习俗，不辨善恶贤愚，都以为奢侈厚葬才是忠孝，而节俭薄葬就是吝啬爱财，以至让死者招致戮尸暴骸的惨祸、生者陷于不忠不孝的责难。真是令人痛惜的事啊，令人痛惜啊！死者没有感觉，自然如同粪土，何必费力厚葬，造成原有家业的损害。如果死者也有知觉的话，他们的灵魂不在棺材里，又何必违背君父之命，耗费可供衣食之用的钱财。我死以后，可用平常的衣服来收敛，一年四季的衣服各一套罢了。我生性非常不喜欢作官穿的礼服，一定不要放入棺墓，紫衣玉带，穿在身上足够了，你们不要违背我的意愿。而且墓道也讨厌奢华，阴间崇尚质朴，如果你们违反我的决定，让我在地下尸体遭戮，你们能心安吗？请你们考虑。

现在的佛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姚兴手执经本和他一起对应翻译。姚兴在永贵里建造佛塔，竭尽府库的资财，广求装饰美盛，可他却没能延年，国家也随之灭亡。另外齐国横跨山东，周国占据关右，周就大量除灭佛法而整治军威，齐却广泛安置僧徒，依靠佛的力量。等到两国交兵时，齐国灭亡了，国家既不存在，还有什么佛寺呢？求福所换来的报应，是何等轻视！梁武帝以皇帝的身份作寺庙的奴仆，胡太后用皇后的身份入寺为教徒。结果哪只是身死名辱，都导致了亡国败家的结局。近来孝和皇帝发遣使者去放生，倾国所有来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这些人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被天下

人耻笑。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会一段段折断，火坑会变成水池”，近来因持善乐道不自放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生前的事容易知道，尚且感到没有回应，身死之后难于推究，谁见到这些有什么征验。况且五帝的时候，父不葬子，兄不哭弟，是说人们都长寿，没有夭折和遭横祸致死的。三王之世，国运长久，人们休养生息，身为臣子的彭祖、老聃之类，都享受长寿高龄之福。在当时，还没有佛教，哪里是抄写佛经、铸造佛像的功力和设斋施舍的功劳？《宋书·西域传》中有位知名僧人，撰著了《白黑论》，道理论证得明确清楚，足以解除深疑，应该阅读照办。

况且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如果说自然一切事物景象的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做善事不做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何必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符合实际的记载，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乃至舍身也在所不惜，这才是太糊涂啊。也有人为死者造像，称为追福，因人施教，诱导人们领悟佛的真义，办法虽然多种多样，然而诸如念佛布施等事都必须发自内心，靠别人相助难道应该得到善报吗？这样互相欺骗，渐渐形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假如有通达多识的人，也被时俗所限制了。如来广施慈爱，目的是利于万物，而损害资财不足的众生，增加豪僧富裕的资财，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死的常规，自古以来不能避免的，制作的佛经、佛像，有什么用呢？

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你们应各自警惕，只要正法在心，不要效法那些儿女之辈，终生不能觉悟。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不能全部按照正道去做，必须顺应俗情，从第一个七日到最后一个七日，任凭你们请僧人设七日斋会。如果斋会的同时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的衣物，

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财物，去顺应追福的空谈。

道士，原本是以衍生万物来源为宗旨，最初没有逐利、竞争的教论，而没有见识的人羡慕僧人有利可图，就照佛教的作法去做。恭敬地追寻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例，错得很远。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以后，也要教导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开元十七年，玄宗重赠姚崇为太子太保。

姚崇的长子姚彝，开元初年任光禄少卿。次子姚异，任坊州刺史。小儿子姚弈，年幼时就能修身谨严，开元末年，作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天宝元年，右相牛仙客去世，之前，姚彝的儿子闳作侍御史和牛仙客的判官，看到仙客病势严重，强迫仙客上表，请求朝廷让姚弈和兵部侍郎卢奂担任宰相以代替自己。牛仙客的妻子通过宦官上奏皇帝，玄宗听后大怒，姚闳被处死，姚弈贬为永阳太守，卢奂贬为临淄太守。姚崇玄孙姚合，进士及第，授官武功县尉，后升迁为监察御史，官位最后达到给事中。

（牛来颖 译）

【原文】

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硤石人也。父善懿，贞观中，任雋州都督。元崇为孝敬挽郎，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五迁夏官郎中。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初，则天谓侍臣曰：“往者周兴、来俊臣等推勘诏狱，朝臣递相牵引，咸承反逆，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枉滥，更使近臣就狱亲问，皆得手状，承引不虚，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更无闻有反逆者，然则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滥耶？”元崇对曰：“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

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义安。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则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元崇。

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俄迁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

长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请解职侍养，言甚哀切。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俾获其养。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则天深然其言，改为春官尚书。是时，张易之请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诉，元之断停，易之屡以为言，元之终不纳。由是为易之所譖，改为司仆卿，知政事如故，使充灵武道大总管。

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诛易之兄弟，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阁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无几，出为亳州刺史，转常州刺史。

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迁中书令。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为闲廐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外议以为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讲武在新丰驿，召元之代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

中书门下三品，复迁紫微令。避开元尊号，又改名崇，进封梁国公。固辞实封，乃停其旧封，特赐新封一百户。

先是，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上纳其言，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

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崇奏曰：“《毛诗》云：‘秉彼蠹贼，以付炎火。’又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蝗蜮，以及蠹贼。’此并除蝗之义也。虫既解畏人，易为驱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护必不辞劳。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尽。时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讨除不得者，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齐心戮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崇大怒，牒报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谨，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若水乃行焚瘞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时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上闻之，复以问崇。崇曰：“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噬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上许之。

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教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怀慎既庶事曲从，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渐止息。

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然纵其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引宾客，受纳馈遗，由是为时所讥。时有中书主书赵诲为崇亲信，受蕃人珍遗，事发，上亲加鞠问，下狱处死。崇结奏其罪，复营救之，上由是不悦。其冬，曲赦京城，赦文特标诲名，令决杖一百，配流岭南。崇自是忧惧，频面陈避相位，荐宋璟自代。俄授开府仪同三司，罢知政事。

居月余，玄宗将幸东都，而太庙屋坏，上召宋璟、苏颋问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上又召崇问曰：“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崇对曰：“太庙殿本是符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来枯木，合将摧折，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崩。且四海为家，两京相接，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又有劳费，所以为行人幸，岂是无事烦劳？东都百司已作供拟，不可失信于天下。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赐绢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庙神主于太极殿，改新庙，车驾乃幸东都。因令崇五日一参，仍入阁供奉，甚承恩遇。后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崇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仍为遗令以诫子孙，其略曰：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伉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

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致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

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奐，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慳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谗。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涂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

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寻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物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解沈疑，宜观而行之。

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为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物，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

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

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于家。汝等身没之后，亦教

子孙依吾此法云。

十七年，重赠崇太子太保。

崇长子彝，开元初光禄少卿。次子异，坊州刺史。少子奔，少而修谨，开元末，为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天宝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闾为侍御史、仙客判官，见仙客疾亟，逼为仙客表，请以奔及兵部侍郎卢奐为宰相代己。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闻而怒之，闾决死，奔出为永阳太守，奐为临淄太守。玄孙合，登进士第，授武功尉，迁监察御史，位终给事中。

贺知章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贺知章(659~744年)，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曾任国子四门博士、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职。天宝初，上书请为道士，归乡里。

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性旷达，好饮酒，与李白友善。工书法，尤善草隶。存诗二十首，多祭神乐章和应制之作，其七言绝句清新婉曲，饶有韵致。

贺知章。会稽永兴(会浙江萧山)人，是太子洗马德仁的族孙。少年时代，他就以善于写文章出了名，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第。最初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又升任太常博士。这两个职务，都是陆象先在中书省当官时所推荐的。

开元十年(722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撰使，向皇上奏请让贺知章以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三人都进入丽正书院，共同修撰《六典》和《文纂》等书，这些书最后没有完成。贺知章后来转官太常少卿。

开元十三年(725年)，贺知章被提升为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

士，又充皇太子侍读。这一年，唐玄宗进封东岳泰山，下诏叫所有随从官员都停留在泰山的谷口，只有皇帝和宰相以及祭坛行事的官员登上泰山顶上的斋宫。初时，玄宗认为灵山圣境，乃清洁之地，不让喧哗繁乱，就召贺知章讲解礼仪；贺知章便上奏说：“九上帝居君位，五方诸帝居臣位；帝号虽然相同，而实际上却是君臣异位。陛下在山上祭奠居君位的上帝，群臣在山下祀居于臣位的五方诸帝，这确实足以后世留下典范，这是变通礼制的大事啊。但是祭礼三献而成，亚献和终献宜合于一处。”玄宗说：“朕正想这样做，所以问你呀。”玄宗于是命令：“祭典三献在山上进行，五方帝以及诸神座的祭礼在山下祭坛进行。”

不久，遇上惠文太子死，朝廷下诏让礼部选出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少年，贺知章选挽郎时取舍欠当，挽郎按旧例应在公卿至六品官员的子弟中挑选，所以有门荫的官宦子弟到贺知章公署去喧哗诉说。贺知章没有开门对话，而是爬上梯子，露出墙头，处决这件事。当时的人都笑话他。他也因此改任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不久又官升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贺知章性情奔放旷达，善于谈笑，当时贤达之士都很倾心羡慕他。工部尚书陆象先，也就是贺知章族姑的儿子，和贺知章关系十分亲密。陆象先常对人说：“贺兄言论卓越豪迈，真可以说是风流之士啊。我和兄弟子女们离别已久，都不怎么思念他们，惟独一日不见贺兄，就觉得自己又变得浅俗不堪了。”贺知章晚年更加放纵怪诞，更是不加以检点，自己取号叫“四明狂客”，又自称“秘书外监”，经常在里巷中遨游饮酒，喝醉酒后写文章诗歌，一写就是成卷成轴，并且文不加点，都甚为可观。他又善于书法，最擅长草书和隶书，好事者为他提供笺纸，让他写，每纸不过写几十个字，但都把它看成宝贝，争相流传。

当时有吴郡张旭，也和贺知章相友善。张旭善写草书，并且喜

欢喝酒，每一次醉酒以后就狂走呼叫，索取笔墨挥洒作字。他的书法变化无穷，如有神助，当时的人称他为“张颠”。

天宝三载（744年），贺知章患病，神情恍惚，于是上疏请度为道士，请求返回老家，仍旧舍本乡旧宅作为道观。唐玄宗批准他，任命他的儿子原典设郎贺曾为会稽郡司马，让他侍养老父亲。玄宗亲自写诗为他送行，自皇太子以下，都去同他握手告别。他回到乡里没多久，就告别人世了，终年八十六岁。

唐肃宗因旧时曾以贺知章为侍读，所以于乾元元年（758年）十一月下诏说：“已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很有度量见识，为人平淡，襟怀平和，精神澄清，志气飘逸，学富五车，才雄百代，如会稽之东箭美竹挺拔而出，如昆岗之温润良玉蕴藏于胸。前曾驰名于东宫，侍讲于龙楼，常常沉默无言，静以养悠闲之志，又常常谈些滑稽幽默的笑话，并寄托着讽谏规劝之意。他以年老辞去官职，再次表现出他的忠诚恳挚。他情愿追踪老子 and 老莱子这“二老”，真的成了四明狂客，隐于四明山中。实现了他的遂初之志，脱去了朝中的官服，像老子那样骑着青牛，一去不还，和那些白衣布衫的平民百姓相聚在一起，永远不回来。山水已非昔日景致，人琴都已亡去，惟念故旧之情怀，因追悼而加深。应加以繁文缛礼，用以展示哀伤和荣耀。可以追赠贺知章为礼部尚书。”

此前，神龙年间，贺知章和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都以吴、越之文士，词采俊秀，名扬于京都长安。朝万官止于山阴县尉，齐融官止于昆山县令，若虚官止于州兵曹，邢巨官止于监察御史。包融遇上张九龄，被他引荐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这几个人的文章往往在民间流传，惟独贺知章名最贵。

【原文】

（刘林 译）

贺知章，会稽永兴人，太子洗马德仁之族孙也。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皆陆象先在中书引荐也。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及秘书员

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皆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书竟不就。后转太常少卿。

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是岁，玄宗封东岳，有诏应行从群臣，并留于谷口，上独与宰臣及外坛行事官登于岳上斋宫之所。初，上以灵山清洁，不欲喧繁，召知章讲定仪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诸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然礼成于三献，亚终合于一处。”上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诸神座于下坛行事。”俄属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知章取舍非允，为门阴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俄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工部尚书陆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与知章甚相亲善。象先常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

时有吴郡张旭，亦与知章相善。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

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其子典设郎曾为会稽郡司马，仍令侍养。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以下咸就执别，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

肃宗以侍读之旧，乾元元年十一月诏曰：“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冈之良玉。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以暮齿辞禄，再见款诚，愿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

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丹壑非昔，人琴两亡，惟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缌礼，式展哀荣。可赠礼部尚书。”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遇张九龄，引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

孙思邈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孙思邈(581—682)，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世称孙真人，后人尊之为药王，是唐代杰出的医学家。

孙氏自幼聪颖洞达，敏慧强记，七岁能够日诵千言，人称圣童。他博学多闻，涉猎群书，二十岁就精通经史百家之说，善谈庄老，兼好佛学。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成年之后，隐居在太白山，专事医学活动。唐太宗、高宗均曾征召，亦皆推辞不受。永徽三年(652)他以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和广博的知识，著成《千金要方》三十卷。永淳元年(682)他集晚年30年经验，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补《要方》之遗，同年逝世。

孙思邈医术精湛、知识渊博，治病不拘泥于古人的方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的限制，广收民间单方、验方。他不仅精通内科，而且擅长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养性、食疗、炼丹、卫生等均有深入研究，同时还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这使他成为唐代医学大师，而且一变羸弱之体而至百岁，且视听不衰，神采丰茂。

孙思邈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医学经验，集中反映在他的医学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两部《千金》系统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丰富医学经验，不仅收录了唐以前的古方，而且记

录了民间单方，总结了药学知识，发展了伤寒学说。在诊断学上把疾病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治疗学上丰富了医疗技术，为儿科、妇产科成为专科创造了条件，发展了养生长寿学说，并在制药化学方面记录了硫黄伏火法。

孙思邈是京兆府华原人。七岁开始读书，一日能诵读千余字。二十岁左右，善谈庄子、老子及百家学说，同时喜欢佛学的经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到他感叹地说：“这是神童，只可惜他器量宏大，很难为一般人所任用。”周宣帝时，由于王室纷争，更迭频繁；思邈隐居于太白山中。隋文帝杨坚辅佐北周时，征聘思邈为国子博士，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就任。思邈曾对亲属讲：“过五十年后，会有圣人出现，我将助之以济人。”至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召思邈到京城长安，见他容颜面貌十分年轻，太宗感慨地说：“由此可知有德性的人诚信可以尊重，姜门、广成子，怎会是传说之言呢？”太宗要授予他官位，他恳切推辞，不肯接受。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召见他，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又坚持不肯接受。

上元元年（675）思邈称病请求回归故乡。高宗特赐良马和鄱阳公主故居令其居住。当时名人宋令文、孟洗、卢照邻等人都以师礼问学于他。他曾随皇帝避暑于九成宫，卢照邻留住他家。当时宅院庭前有一棵病梨树，照邻以病梨树为题作赋。赋的序中言：“癸酉年，我因病住在长安城光德坊的官舍。老年人都说：‘这是鄱阳公主的故居。过去公主尚未出嫁即去世，所以其府邑被废弃’。现在有孙思邈处士住居。思邈学问广博，通古博今，学尽星相医卜、调生养性之术，善谈道家正一学术，如古代道家庄子，精通佛学之理，恰如今之大居士维摩诘。他推算演绎天文、地理、历数等学问，有如洛下閤、安期先生一样。”照邻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于是问思邈：“名医能够治愈疾病，是什么道理呢？”思邈回答：“我听说善于讲解天地四时变化的人，必须参照人体的理论；善于谈论人身生理病理的，

也须依据天地运行的规律。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时和木火土金水五行变化，寒暑交替，循环运行。天地之气调和则降而为雨，怒则鼓荡为风，凝结则为霜雪；弥漫散布则为彩虹，这是大自然的一般规律。人体有四肢五脏，觉醒和睡眠，呼吸吐故纳新，水谷精华往来，循环流动而成为营卫之气，显露于外为神采和气色，发扬而为声音，这是人体的一般规律。阳气有形可察，阴气为精所化，自然界和人体的规律是相同的。如果阴阳失调，阳气蒸腾则生热症，阴气凝滞则生寒症，精气郁结则生癭瘤赘肉，气虚下陷则生痼疽，气逆妄行则见短气喘息，气血衰竭则憔悴枯槁。症候表现于面部，变化显露于形体，推而广之，用这个规律解释自然界也是相同的。因此木火土金水五星盈亏，日月星辰错行，日蚀月蚀，慧星流逝，都是自然界的危险征象。寒暑不能适应季节，是天地万物变化反常；石立土踊，是大自然的赘瘤；山崩地陷，是大自然的痼疽；狂风暴雨，是大自然的短气喘息；河川干涸断流，是大自然的憔悴枯槁。当人们患病时，高明的医师用药物、砭石、针刺予以疏导和治疗。当自然界出现反常时，圣人以高尚的道德和解，并辅以人事。因此形体有病可以治愈，天地有灾可以消除。”又说：“治病用药要胆大，看症辨病要心细谨慎，知识要丰富，行为要端正。就如《诗经》说：‘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脚履薄冰’比喻小心；用‘英勇无畏，出生入死保卫城池的勇士’比喻大胆；‘不因利欲而违礼，不因见义勇为而内疚’说的是行为端正；‘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发现了事物的端倪，应立即起来行动，不得待终其日’说的是知识经验皆丰富。”

思邈自称生于隋文帝开皇辛丑年（601年）仁寿元年，今年已九十三岁了。询问乡邻故里，都说他是数百岁的人了。他谈起周、齐朝的事情，栩栩如生，就象亲眼所见，据此考虑他已不止百岁了。然而他依然耳聪目明，神色面貌很精神，可以称他为古代聪明博学有识的长生不老之人。

唐代初期，魏徵等奉命编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历史，恐怕有

遗漏，曾多次拜访孙思邈。他口授介绍，有如亲眼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带领他的五个儿子佺、傲、俊、佑、佺去拜见思邈，思邈说：“俊将最先显贵；佑要到晚年发迹；佺的名气最大，但他会因掌握兵权而祸及自身。”此后果然象他所预言的一样。太子詹事卢齐卿小时候向他请教人伦的事，思邈说：“你五十年后将做官，我的孙子将为你的下属。你要自己保重。”后来齐卿成为徐州刺史，思邈的孙子孙溥果然是徐州萧县县丞。思邈对齐卿说这些的时候，孙溥还没有出生，却预先知道他的事。凡是他的种种特殊的事迹，多数与此相同。

永淳元年(682年)思邈逝世。他留下遗言令薄葬，墓中不要放随葬的器物，祭祀不用牛、羊、猪等。思邈死后一个多月，仍容貌颜色不变，举尸入棺，就象没有份量一般，当时人们都感到很奇怪。他生前曾自注《老子》、《庄子》，编撰《千金方》三十卷流行于世。另撰有《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原文】

(任旭 译)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

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思邈曾从幸九成宫，照邻留在其它。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耳。其

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閎、安期先生之俦也。”照邻有恶疾，医所不能愈，乃问思邈：“名医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憔悴，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慧飞流，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憔悴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

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将其五子倓、徽、俊、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佑当晚达；佺最名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童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后齐卿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思邈初谓齐卿之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此类也。

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经月余，容颜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

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玄奘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玄奘(602—664)，唐代高僧。通称他“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本姓陈，名祿，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他和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经典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人之一。十三岁就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曾游历国内各处寺院讲学、问难，颇有心得。与此同时，接触到佛教各派理论，又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怀疑原有译经有讹谬。于是下决心要亲自到印度去求法。贞观元年(627，也有贞观二年和三年说的)，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高昌之后又经过今乌兹别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国境而进入印度。贞观四年，到达了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玄奘在印度各地游历，遍访古印度，并到过尼泊尔南部。贞观十五年，他携带所取到的佛经657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返国。贞观十九年正月回到长安。

玄奘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佛教学者，还是著名的旅行家。他到印度去取经，历时十九年，行程五万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回长安后，他把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进行口授，由弟子辩机笔录，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本书采取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的体例，把所经过的许多城邦和国家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民俗民风都作了简要记述。书中对地理情况的描述非常生动，如谈到凌山说：“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解，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对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乡——素叶水城的描述是：“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陶，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关于葱岭(帕米尔)则

写道：“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地多出葱，故谓葱岭”。《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和从事考古的重要资料。因此，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玄奘和尚，原姓陈，洛州偃师人。隋炀帝大业末年出家。他广阅博览，接触了各派佛教经典和理论著作。曾说翻译的佛经有许多错误，所以许下心愿要去西域，广求不同的经本，以为参考验证。唐贞观初年，他随一批商人去西域游历。玄奘深通佛学，擅长辩讲，所到的地方都被邀请去宣讲佛经，或参加佛学辩证会。远近的外域人都很尊敬钦佩他。玄奘在西域十七年，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并通晓当地的语言。因而收集这些国家的山脉、河流、民间传说、民风习俗和当地特产等资料，写成《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回到京师长安。唐太宗对玄奘完成取经任务归来，非常高兴，亲自接见，并和他讨论了西行情况与收获。随后下诏让玄奘留住在弘福寺内，把六百五十七部梵文佛经翻译出来。又命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选调了五十多个博学的僧人协助做整理比较工作。

唐高宗在东宫做太子时，给文德太后诵经礼忏和祈祷祝福，修建了慈恩寺和译经院。并出动了皇家旗幡仪仗，命九部乐班和京师各寺庙的旗幡仪仗，簇拥着女乐，迎送玄奘和所翻译的佛经佛像和其他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命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同给玄奘定稿的佛经润色加工。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协助增译工作。总计完成七十五部，上送给朝廷。后来，因京师的居民纷纷争着前来礼敬求晋见，玄奘于是奏请希望找寻一幽静地方继续佛经翻译工作。高宗批准迁移到宜君山旧有玉华宫。显庆六年，玄奘去世，年五十六岁。归葬在白鹿原，送葬的善男信女有几万人。

（范楚玉 译）

【原文】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当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

高宗在东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居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

神秀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神秀(606—706)唐代僧人，禅宗北宗创始人。俗姓李，汴州尉氏(今属河南)人，少览经史，博学多闻，后奋志出家，在蕲州双峰山东山寺拜弘忍为师，深得弘忍器重，弘忍死后，在荆州当阳山玉泉寺传法，九十岁时被武则天召至洛阳，后又召至长安内道场，亲加礼拜，卒后，唐中宗谥为“大通禅师”。因在北方传“渐悟”禅学，其法系即称为“北宗”。

僧人神秀，姓李，汴州尉氏人。小时候读遍了经史，隋朝末年出

家当了和尚。后来遇到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僧人弘忍，以在一地讲禅为事业，于是赞叹佩服地说：“这真是我的老师啊。”便前去侍奉弘忍，专门干些打柴提水的杂事，以求取他的佛道。

这之前，在后魏末年，有僧人达摩，本是天竺王的儿子，为了护卫国家而出家，进入南海，得到禅宗的妙法，说是从释迦传来的，有衣钵为证，世世代代相传授。达摩带着衣钵航海而来，到了梁，拜访武帝，武帝问他有作为的事，达摩不高兴。又去魏，隐居在嵩山少林寺，中毒而死去。那一年，魏的使者宋云从葱岭回来，看到这件事，门徒挖开坟墓，只有衣服、鞋子而已。达摩传法给慧可，慧可曾经砍断他的左臂，来求取佛法；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

弘忍姓周，黄梅人，当初，弘忍与道信都住在东山寺，所以称他们的佛法为东山法门。神秀既把弘忍当成老师，弘忍很看得起他。对他说：“我教导的人多了，至于理解透彻聪明的人，没有超过你的。”弘忍在咸亨五年死，神秀于是去荆州，住在当阳山。武则天听说他的名声，把他追请回都城，抬着上殿，亲自加以跪拜的礼遇，命令当阳山建度门寺来表彰他的品德。当时，五公贵族及京都庶士，闻风而来，遥望伏拜，日以万计。及中宗即位，对他更加尊崇。中书舍人张说曾经向他请教佛道，以弟子的礼节对待他，回来后对别人说：“师傅身高八尺，眉阔耳秀，威望品德很高，是统治天下的材料啊。”

当初，神秀的同学僧人慧能，是新州人，与神秀品行和学业差不多。弘忍死后，慧能住在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以前很多虎豹，一下全部离开后，远近的人都惊奇赞叹，全都听从他的。神秀曾经上奏武则天，请让慧能来京城。慧能坚决辞绝。神秀又自己写信重新邀请他，慧能对来的人说：“我形象丑陋，北方的人看到我，怕他们不崇敬我们的佛法。另外我的老师也认为我与南方有缘，这也是不可违背的。”最终没有度过大庾岭就死了。天下的人继承他的佛道，把神秀称为北宗，慧能称为南宗。

神秀在神龙二年去世。士大夫和老百姓都来送葬。有诏书赐给他谥号叫大通禅师。又在相王旧址上建报恩寺，岐王李范、张说以及居士卢鸿一都为他撰写了碑文。神秀死后，弟子普寂、义福，都被当时人所推重。

普寂姓冯，蒲州河东人。年纪轻时广泛寻求高僧，来学习经律。当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便前去拜师，共六年。神秀感到他不一般，把他的道全部教授给他。久视年中，武则天召神秀到东都，神秀趁机推荐普寂，于是剃度当了僧人。等到神秀死后，天下喜爱佛教的人都以他为师。中宗听说他年纪很大，专门下令让普寂代替神秀当佛法界的领袖。开元十三年，命普寂在都城居住。一时王公贵族和士大夫老百姓，都争相拜望谒见。普寂严肃不爱说话，来的人很难看到他和悦的脸色。远近的人都特别为这而敬重他。开元二十七年，逝于都城兴唐寺，时年八十九岁。当时都城中曾经拜谒过他的士大夫和百姓，都用弟子身份吊唁。皇帝下制书赐他为大照禅师。等到安葬的时候，河南尹裴宽和他的妻子都穿麻戴孝排列在门徒的行列之中，满城的士大夫和老百姓都哭着送行，大街小巷都空了。

义福姓姜，潞州铜鞮人。原先住在蓝田化感寺，居于一丈大小的房间内，共二十多年，没有出过门。后来居住在京城慈恩寺。开元十一年，跟皇上去到东都，途经蒲、虢二州，刺史和宫吏、士大夫、老百姓，都带着幡花迎接，所经过的路途都拥挤塞满了。他在开元二十年去世，有命令赐他为大智禅师。葬在伊阙的北面，送葬的有几万人。中书侍郎严挺之为他撰写了碑文。

神秀，是禅门的杰出人物，虽然有佛禅的行为，又得到帝王的看重，却没有聚集徒弟开堂传授佛法。到了弟子普寂，才开始在都城传授佛教，达二十多年之久，人们都很敬仰他。（刘石 译）

【原文】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览经史，隋末出家为僧。后

遇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僧弘忍，以坐禅为业，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便往事弘忍，专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

昔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说。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衣履而已。达摩传慧可，慧可尝断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

弘忍姓周氏，黄梅人。初，弘忍与道信并住东山寺，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神秀既师事弘忍，弘忍深器异之，谓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于当阳山。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中宗即位，尤加敬异。中书舍人张说尝问道，执弟子之礼，退谓人曰：“禅师身長八尺，庞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

初，神秀同学僧慧能者，新州人也，与神秀行业相埒。弘忍卒后，慧能住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旧多虎豹，一朝尽去，远近惊叹，咸归伏焉。神秀尝奏则天，请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辞。神秀又自作书重邀之，慧能谓使者曰：“吾形貌丑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师以吾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竟不度岭而死。天下乃散传其道，谓神秀为北宗，慧能为南宗。

神秀以神龙二年卒，士庶皆来送葬。有诏赐谥曰大通禅师。又于相王旧宅置报恩寺，岐王范、张说及徵士卢鸿一皆为其碑文。神秀卒后，弟子普寂、义福，并为时人所重。

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遍寻高僧，以学经律。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师事，凡六年，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中，则天召神秀至东都，神秀因荐普寂，乃度为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释氏者咸师事之。中宗闻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

统其法众。开元十三年，敕普寂于都城居止。时王公士庶，竞来礼谒，普寂严重少言，来者难见其和悦之容，远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终于都城兴唐寺，年八十九。时都城士庶曾谒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赐号为大照祥师。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袞麻列于门徒之次，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

义福姓姜氏，潞州铜鞮人。初止蓝田化感寺，处方丈之室，凡二十余年，未尝出宇之外，后隶京城慈恩寺。开元十一年，从驾往东都，途经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赍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赐号大智祥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中书侍郎严挺之为制碑文。

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祥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尝聚徒开堂传法。至弟子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年，人皆仰之。

一行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一行(673—727年)唐代僧人，天文学家。俗姓张，名遂。幼年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二十一岁从荆州景禅师出家，不久从嵩山普寂学禅，后又从善无畏、金刚智学密法。参与善无畏译场，协助译述《大日经》，并撰《大日经疏》二十卷。他在天文历法方面尤多贡献，先是与梁会瓚共同研究黄道游仪，用来重新测定一百五十多颗恒星位置，还测试出了子午线的长度，并著有《大衍历》二十卷，《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七政长历》三卷，等等，卒谥“大慧禅师”。

僧人一行，姓张，原来的名字叫遂，魏州昌乐人，襄州都督、郾国公公谨的孙子。父亲张擅，武功县的县令。一行小时候聪明敏捷，博览经史，特别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道士尹崇学识广博

聪明，有很多藏书。一行到他那儿借了扬雄的《太玄经》，拿回去阅读。过了几天，又到尹崇那儿还他的书。尹崇说：“这本书意旨较深，我探寻了好多年，还懂不了。你试着再作研究，为什么那么快就还来了呢？”一行回答：“已经弄明白它的意旨了。”便拿出自己写的《大衍玄图》和《义决》一卷给尹崇看。尹崇很吃惊，于是与一行共同商讨其深奥的义理，很佩服它。对人说：“这是后来出世的颜回啊。”一行因此名声大振。武三思仰慕他的学识品行，去与他结交，他逃到别处藏起来避开他。不久就出家当了和尚，隐居在嵩山，拜僧人普寂为师。睿宗当皇帝，命令东都留守韦安石用礼节征召他，他坚决地称病辞绝，不遵从命令。后来步行至荆州当阳山，跟着和尚悟真学习梵律。

开元五年，玄宗让他同族的叔叔礼部郎中李洽带着敕令到荆州强迫他出山。一行到了京城，安置在光太殿。玄宗几次去他那儿，向他请教治国安民的办法，他的话都很直切，没有什么隐藏不说的。开元十年，永穆公主降伏，命令有关机构加以优待发配，以太平公主为例。一行认为高宗晚年，只有一个女儿，所以特别优待她。然太平公主骄傲越份，竟因此得罪了她，认为不应该把她当做例子。皇上采纳了他的话，立刻追回命令，只按照通常的礼节办理。他劝戒皇帝的事情就象这一类。

一行特别善于著述，写了《大衍论》三卷，《摄调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和《太一局遁甲经》、《释氏系录》各一卷。当时《麟德历经》使用逐渐减少，皇上让一行研究前代各家的历法，改写新的历书。又命令率府长史梁令瓚等与工人造黄道游仪，用来考察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一行推算《周易》大衍的数目，设立衍来对应它，另写成《开元大衍历经》。到开元十五年去世，活了四十五岁。赐号叫大慧禅师。

当初，一行的曾祖父东台舍人太素，写了《后魏书》一百卷，其中的《天文志》没有写成，一行接着写完。皇上为一行写碑文，亲手

写在碑石上。拿出国库的五十万钱，为他在铜人之原上建造了一个塔。第二年，巡视到温汤，经过塔前，又停住车马徘徊，命令臣僚们到塔跟前去告诉他出巡的情况，另外又赏赐了五十匹绢，用来整修塔前的松柏。

当初，一行寻求访问师傅，来穷究大衍的义理。到了天台山国清寺，看到一个院子，有十几棵古松，门口有流淌的水。一行站在大门与墙屏之间，听见院里的僧人在庭中讲历算的声音，对他的徒弟说：“今天会有弟子从远处来学习我的历算方法，应该已到了门口，怕不是没有人引他进来吧？”便进行一次运算。又对弟子说：“门前的流水应该往西流淌，徒弟也就来了。”一行应着他的话赶快进来，叩头请他传法，把他的秘诀全学到了手。而门前的水果果然往西流淌。道士邢和璞曾对尹愔说：“一行恐怕是圣人吧？汉代的落下闳造历算，说：‘八百年以后会差一天，一定会有圣人纠正它。’今年正到了八百年，而一行造的《大衍》正好纠正它的错误，可见落下闳的话是可信的。一行不是圣人是什么？”

当时还有黄州的僧人泓，长于葬的方法。每次出去观看山地平原，就画成图。张说很信赖看重他。

（刘石 译）

【原文】

僧一行，姓张氏，先名遂，魏州昌乐人，襄州都督、郑国公公谨之孙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先达，素多坟籍。一行诣崇，借扬雄《太玄经》，将归读之。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指稍深，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以示崇。崇大惊，因与一行谈其奥赜，甚嗟伏之，谓人曰：“此后世颜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学行，就请与结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寻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师事沙门普寂。睿宗即位，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一行固辞以疾，不应命。后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沙门悟真以习梵律。

开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礼部郎中洽赉敕书就荆州强起之。一行至京，置于光太殿，数就之，访以安国抚人之道，言皆切直，无有所隐。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为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礼。又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上纳其言，遽追敕不行，但依常礼。其谏诤皆此类也。

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论》三卷，《摄调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及《太一局遁甲经》、《释氏系录》各一卷。时《麟德历经》推步渐疏，敕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又令率府长史梁令瓚等与工人创造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改撰《开元大衍历经》。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赐谥曰大慧禅师。

初，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上为一行制碑文，亲书于石，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明年，幸温汤，过其塔前，又驻骑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赐绢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柏焉。

初，一行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寻达也？”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当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焉，而门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尝谓尹惜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閎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洛下閎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

时又有黄州僧泓者，善算法。每行视山原，即为之图，张说深信重之。

白履忠传

——《旧唐书》卷一九二

【说明】白履忠，陈留浚义人，曾隐古大梁城，人称梁丘子。官拜校书郎，不久辞回。多次征召不就。著《三玄精辩论》一卷，注《老子》及《黄庭内经》等，有文集十卷。

白履忠，陈留浚义人。广泛地涉猎文史。曾经隐居在古大梁城，当时人称他为梁丘子。景云年中，征拜为校书郎。不久辞官而回。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愔上表称赞履忠隐居读书，保持操守，有古人的风范，可以代替褚无量、马怀素入朝充当侍读。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瑒又上表称颂履忠可以当学官，于是召他赶赴京师。到了之后，履忠以年纪大有病为借口推辞，不担任官职。皇帝下诏说：“前秘书省校书郎处士白履忠，读书很多，道德很高，深探幽微之道理，隐居而能实现志向。所以在洙、泗、夷门之间生活，素洁的风操很高尚，不以当官为贵。年纪大了，应该加以官阶，以显示礼义的优越，符合爱贤的美德。可以授他朝散大夫。”白履忠不久上表请求还乡，皇帝下诏说：“以孝顺父母、友善兄弟为立身之本，恬静退让不入流俗，年纪很大了，不沾染时风。我听说了你的盛德，赐给你官职，哪里只是表彰隐居之士，其实是为了奖励人伦。姑且在上京游历，慢慢地再回到乡里去。”于是停留了几个月后才回去。白履忠的同乡人左庶子吴兢对他说：“你家中空空，竟然没有得到一斗米一匹帛，虽然当了五品官，对现实有什么好处？”白履忠愉快地说：“前些年契丹打进来，家家都要出力抗击。我却只因小时候读了些书，被免去参战，至今都很惭愧。今天虽然没得到什么好处，但我家终身过舒服日子，免去徭役，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不久寿终正寝。著有《三玄精辩论》一卷，注《老子》和《黄庭内景经》，有文集十卷。

【原文】

(刘石 译)

白履忠，陈留浚仪人也。博涉文史。尝隐居于古大梁城，时人号为梁丘子。景云中，征拜校书郎。寻弃官而归。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表荐履忠隐居读书，贞苦守操，有古人之风，堪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珣又表荐履忠堪为学官，乃征赴京师。及至，履忠辞以老病，不任职事。诏曰：“处士前秘书省校书郎白履忠，学优缙简，道贲丘园，探赜以见其微，隐居能达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门，素风自高，玄冕非贵。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礼命之优，式副宠贤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寻表请还乡，手诏曰：“孝悌立身，静退放俗，年过从耄，不杂风尘。盛德予闻，通班是锡，岂惟旌贲山藪，实欲奖劝人伦。且游上京，徐还故里。”乃停留数月而归。履忠乡人左庶子吴兢谓履忠曰：“吾子家室屡空，竟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著括排门夫，履忠特以少读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今虽不得，且是吾家终身高卧，免徭役，岂易得也！”寻寿终。著《三玄精辩论》一卷，注《老子》及《黄庭内景经》，有文集十卷。

刘道合传

——《旧唐书》卷一九二

【说明】刘道合，道士，陈州宛丘人。曾与潘师正隐居嵩山。布施好善。高宗时，为其施法止雨，祈福封山。并炼仙丹奉上。咸亨年中去世，死后怪异。

道士刘道合，陈州宛丘人。原先与潘师正一起隐居在嵩山。高宗听说他的名声，命令在他隐居的地方建造太一观让他居住。后来召他进到宫中，对他很尊重，加以礼遇。到了将要封太山的时候，刚好老是下雨，皇帝命令刘道合在仪鸾殿施展止雨的法术，一会儿天

就放晴，皇帝非常高兴。又让道合先上太山，祈祷幸福神祐。皇帝前后赐给了的东西，他都散给了贫困的人，未曾积蓄一点。高宗又让道合制作丹，丹制成后进献给皇帝。咸亨中刘道合去世。等到皇帝建造奉天宫，迁移道合的坟墓，弟子把棺材打开准备改葬，他的尸体只有一张空的皮，背上开了缝，好象蝉蜕了皮一样，全部失掉了牙齿骨头。人们说这是尸解了。高宗听说后不高兴，说：“刘师为我造丹，自己吃了成仙而去。他所献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原文】

(刘翠 译)

道士刘道合者，陈州宛丘人。初与潘师正同隐于嵩山。高宗闻其名，令于隐所置太一观以居之。召入宫中，深尊礼之。及将封太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又令道合驰传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后赏赐，皆散施贫乏，未尝有所蓄积。高宗又令道合合还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营奉天宫，迁道合之殡室，弟子开棺将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开坼，有似蝉蜕，尽失其齿骨，众谓尸解。高宗闻之不悦，曰：“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无异焉。”

司马承祯传

——《旧唐书》卷一九二

【说明】司马承祯，道士，河内温人。是周晋州刺史、琅琊公司马裔的玄孙。师从潘师正。曾遍游名山，落道于天台山。擅策、隶。开元十五年，奉旨修订《老子经》。同年逝于王屋山，时年八十九岁。死后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谥号“真一先生”。

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内温人。周晋州刺史、琅琊公司马裔的玄孙。小时候好学，不愿意当小官，于是当了道士。师从潘师正，接受了他的符箓和辟谷、导引、服食的方术。师正特别赏识他，对他

说：“我自从陶隐居传授了正一之法，到你已传了四代了。”承祜曾经遍游名山，才停在天台山。武则天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到都城，传下手令赞美他。等到他快回去的时候，命令麟台监李峤在洛桥东为他饯行。

景云二年，唐睿宗让承祜的哥哥司马承祜从天台山追回京城，带入宫中，询问关于阴阳术数的事。承祜回答说：“道经的宗旨：‘为道一天比一天减少，减少了再减少，以至于什么也不做。’再说心目中所知道所见到的，常常减少它们尚且不能停止，更何况攻击异端，而增加其智慧和思虑呢？”皇帝说：“治理自己一人无为，就会清高了；治理国家无为，又怎么样呢？”回答说：“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一样，《老子》说：‘使心灵游于淡泊，使气合于淡漠，顺着物理的自然而没有私心，这样天下就得到治理。’《周易》说：‘圣人，是与天地的品德融合为一的。’由此知道天不说话却很可靠，不做什么却有成。无为这一条宗旨，就是治国之道啊。”唐睿宗叹息说：“广成的话，这个就是啊。”承祜坚决辞去回到山中，皇帝并赐给他一张宝琴和霞纹被，送他回去。朝廷中的文人送给他诗的有一百多人。

开元九年，唐玄宗又派人把他迎接进京城，亲自接受他传授的道家秘籍，前前后后赏赐给他的东西很多。开元十年，玄宗又回到西都，司马承祜又请求回到天台山。唐玄宗赠给他诗送他回去。开元十五年，又召他来到京城。玄宗让承祜在王屋山自己选择地势好的地方，建房子来居住。承祜因而对皇上说：“如今五岳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不是正统真正的神。五岳都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临担任职责。山川风雨，阴阳节序，都是他们统治的。帽子服饰，帮助跟从神仙，都有名分定数。请求另外设立斋祭祠观的场所。”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命令在五岳各建一所真君祠，其形象与体制法度，都让承祜按照道经，刻意制作。承祜较为善长篆书和隶书，唐玄宗命令他用三种字体写《老子经》，趁便订正文句，定下来五千三百八十句为真本，上报给皇上。皇上把承祜在王屋山所住的地方叫

做阳台观，亲自题写了匾，派人送给他。赐给他绢三百匹，用以当做买药之资。不久又让玉真公主和光禄卿韦缙到他所住的地方修建金箓斋，又再送他礼物。

这一年，司马承祯在王屋山逝世，时年八十九岁。他的弟子上表说：“承祯死的那一天，有一对鹤绕着居室飞翔，白云从屋中飞出，上连到天，而师傅的面色就象活着一样。”玄宗深深地感叹，于是下命令说：“混成不可测量，进入寂寥而自仙化。虽然独立有征迹，而到了顶点就看不见了。所以王屋山道士司马子微，心依靠道而取胜，理伴随玄而高远。遍游名山，与仙洞暗自契合。他活着时观察他的妙处，逍遥在得意之处；死后检查他的根本，止息在无何之境。所以能名字登上真格，地位排在灵官。山林丘壑并未改变，遥远的天空已很空旷。想念他的高风亮节，心中十分悲哀。应该赠他荣誉，用以光大道教。可赠他银青光禄大夫，谥号为真一先生。”并亲自为他撰写碑文。

（刘翠 译）

【原文】

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内温人。周晋州刺史、琅琊公裔玄孙。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承祯尝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教以赞美之。及将还，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

景云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祹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宫中，问以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帝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睿宗叹息曰：“广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祯固辞还山，仍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而遣之，朝中词人赠诗

者百余人。

开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策，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祜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祜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承祜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祜推按道经，创意为之。承祜颇善篆隶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祜王屋所居为阳台观，上自题额，遣使送之。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祜至其所居修金策斋，复加以锡赉。

是岁，卒于王屋山，时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称：“死之日，有双鹤绕坛，及白云从坛中涌出，上连于天，而师容色如生。”玄宗深叹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测，入寥自化。虽独立有象，而至极则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马子微，心依道胜，理会玄远，遍游名山，密契仙洞。存观其妙，逍遥得意之场；亡复其根，宴息无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灵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旷，言念高烈，有愴于怀，宜赠徽章，用光丹策。可银青光禄大夫，号真一先生。”仍为亲制碑文。

吴筠传

——《旧唐书》卷一九二

【说明】吴筠，鲁中儒士，品行高洁。自幼通晓经文，尤擅文章。考进士未中，遂入嵩山，师潘师正，尽得正一之法。遍游名山，多与文人相唱和。曾入翰林待诏，深受宠幸。因遭忌恨，复归山林。著有文集二十卷，其中《玄纲》三篇、《神仙可学论》等尤为称道。天宝年间。死于越中。

吴筠，是鲁中的儒士。小时候通晓经书，擅长作文，考进士未中。品性高洁，忍受不了世俗，便进入嵩山，跟着潘师正当道士，传授正一之法。刻苦钻研，彻底了解了它的秘密。开元年中，南游金陵，到茅山访道。很久以后，东游天台。吴筠特别善长写文章，在剡与越中文人吟诗喝酒交朋友，所写的诗歌，传到了首都。玄宗听说他后，派人召他。到达京城后，同他谈话，非常高兴，命令他在翰林待诏。皇帝问他学道的方法，他回答道：“道法的精髓，无过于老子，其余的废话，不过是浪费纸墨罢了。”玄宗又问他神仙修炼的事，他回答说：“这是粗野人的事，必须要花费长时间的功力才能求得，不是当皇帝所应该做的。”每次与大臣坐在一排，朝臣所奏，吴筠所说，都是名教和一般的事务而已，间杂着一些讽刺，以表达他的忠诚。玄宗很看重他。

天宝年中，李林甫、杨国忠当权，法度日渐紊乱。吴筠知道天下将要混乱，坚决要求回到嵩山。多次上书都不被批准，后来才让他在嵩山道观旁再建一座道院。安禄山将要作乱，吴筠要求回茅山，被批准。接着中原大乱，江淮强盗很多，于是东游会稽。曾经在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等互相用诗唱和，在山林间逍遥，很多人跟着他。最终死在越中。有文集二十卷。他的《玄纲》三篇、《神仙可学论》等，被通达有识之士所称赞。吴筠在翰林的时候，特别受到皇帝的喜爱照顾，因此被僧人们忌妒。骠骑高力士素来信奉佛教，曾在皇帝前说吴筠的坏话。吴筠不愉快，便要求回到山中。所以所写的文章辞赋，竭力诋毁佛教，这也为通达之士所讥讽。然而他词理宏通，文采焕发，每当写好一篇，人们都要传写。即使李白很狂放激荡，杜甫很雄伟壮丽，能够兼而有之的，恐怕只有吴筠了吧？

（刘翠 译）

【原文】

吴筠，鲁中之儒士也。少通经，善属文，举进士不第。性高洁，

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苦心钻研，乃尽通其术。开元中，南游金陵，访道茅山。久之，东游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既至，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帝问以道法，对曰：“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对曰：“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每兴缙黄列坐，朝臣启奏，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谏，以达其诚。玄宗深重之。

天宝中，李林甫、杨国忠用事，纲纪日紊。筠知天下将乱，坚求还嵩山，累表不许，乃诏于岳观别立道院。禄山将乱，求还茅山，许之。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竟终于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纲》三篇、《神仙可学论》等，为达识之士所称。筠在翰林时，特承恩顾，由是为群僧之所嫉。驃骑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于上前，筠不悦，乃求还山。故所著文赋，深诋释氏，亦为通人所讥。然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李玄真传

——《旧唐书》卷一九三

【说明】李玄真，女道士，越王贞的玄孙。其曾祖父、祖父、父亲因罪流放并死于岭南，不得归葬。玄真因上书皇帝，力诉真情，终为昭雪，并得与越王合葬。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贞的玄孙。她的曾祖珍子，是越王第六个儿子，先天年中获罪，流放到岭南。玄真祖父和父亲，都死在岭外。虽然曾经经过皇上开恩赦罪，却没有平反昭雪。玄真进状说：“开成

三年十二月内收到岭南节度使卢钧给的钱接济我们，可怜我三代人灵柩暴露在外，各在一地，特别给与安排，移到大坟茔合葬。现在我守护四个灵柩，已到了长乐旅店暂时住下，不知道以前的越王坟在哪里，恳求皇帝的恩德，允许我所上奏的请求，让我将他们归入大坟之中。我年纪已六十三岁，孤苦零丁，家里贫穷，没有别的依靠。”皇帝下诏书说：“越王的事情，国家的史书都写明了，陷害无罪之人，很快就已昭雪。珍子因为其他事情被流放，几代人漂泊零落，回不到京城。玄真是一个弱女子，她孝顺的品行很突出，护送着四个灵柩，绵延万里，何况与我是同族，必须要加以奖励。旅途非常辛劳，朝廷一定要给予帮助。派宗正寺、京兆府查访越王坟的地址，向我汇报。如果不是陪陵，就准许他们在那里安葬。安葬的事仍然让京兆府办理，一定要礼数齐备。安葬完后，玄真如果愿意住在京城，便把她安置在咸宜观。”

（刘翠 译）

【原文】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贞之玄孙。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岭南。玄真祖、父，皆亡歿于岭外。虽曾经恩赦，而未昭雪。玄真进状曰：“去开成三年十二月内得岭南节度使卢钧出俸钱接措，哀妻三代旅櫟暴露，各在一方，特与发遣，归就大茔合柩。今护四丧，已到长乐旅店权下，未委故越王坟所在，伏乞天恩，允妻所奏，许归大茔。妾年已六十三，孤露家贫，更无依倚。”诏曰：“越王事迹，国史著明，枉陷非幸，寻已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数代漂零，不还京国。玄真弱女，孝节卓然，启护四丧，绵历万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犹或嗟称，朝廷固须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与访越王坟墓报知。如不是陪陵，任柩茔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备礼。葬毕，玄真如愿住京城，便配咸宜观安置。”

王远智传

——《新唐书》卷二〇四

【说明】王远智是初唐道士，极具道术，头发能随黑白，知隐微，识天命，测生死，预未来，神奇之至。显然是对道士的一种美化。

王远智，祖籍琅玕，后来成为扬州人。父亲昙选，是陈代时扬州刺史。母亲白天睡觉，梦见凤凰停在她身上，便有了身孕。僧人宝志对昙选说：“你生的孩子会成为方士。”

远智小时候便聪明敏捷，对书传很精通，师从陶弘景，得到了他的道术，做了道士。又跟从臧兢游历，陈后主听说他的名后，召他到重阳殿中来，辩论高超，很能为陈后主参谋。隋炀帝当晋王，在扬州，让人引见，王远智马上头发就白了，一会儿又变黑。隋炀帝害怕了，打发他回去。后来巡幸涿郡，让远智到临朔宫相见，炀帝用弟子的礼节对待他，咨询神仙之事，让京师建造玉清玄坛让他居住。等到巡幸扬州，远智对皇帝说不宜远离京国，炀帝不明白。

隋高祖喜欢隐微之事，远智跟他密谈天命。武德年中，平定王世充。秦王与房玄龄穿着便服访问他，远智不认识，迎上去说：“你们当中有圣人，怕不是王吧？”他们才以实情相告。远智说：“将要当太平天子，望自爱。”太宗即位后，打算让他当官，他坚决推辞。贞观九年，下诏在润州即茆山建道观，使他居住在那里。下诏说：“看了你的奏书，想回到原来的山中。已下诏不使你违背素洁之愿，并命令建立祠观，使你实现愿望。不知先生什么时候到江外？道观什么时候建成？命令太史令薛颐等前来告知我的意见。”

远智有很多怪话。对弟子潘师正说：“我小时候有拖累，不得上天。今天当了少室伯，我就要走了。”立刻洗澡，穿戴好衣帽，象是要睡觉似的，便死了。有的人说他年寿大约有一百二十六岁的样子。

留给儿子绍业的遗书说：“你年纪六十五岁时见天子，七十岁时见女性君王。”调露年中，绍业说出他的这些话，高宗召见绍，叹赏，追赠远智为太中大夫，谥号升真先生。武后时又召见，都如他所说的年纪。又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中改谥升玄。（刘翠译）

【原文】

王远智，系本琅琊，后为扬州人。父昙选，为陈扬州刺史。母昼寝，梦凤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宝志谓昙选曰：“生子当为方士。”

远智少警敏，多通书传，事陶弘景，传其术，为道士。又从臧兢游。陈后主闻其名，召入重阳殿，辩论超诣，甚见咨挹。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使人介以邀见，少选发白，俄复鬓，帝惧，遣之。后幸涿郡，诏远智见临朔宫，帝执弟子礼，咨质仙事，诏京师作玉清玄坛以处之。及幸扬州，远智谓帝不宜远京国，不省。

高祖尚微，远智密语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与房玄龄微服过之，远智未识，迎语曰：“中有圣人，非王乎？”乃谗以实。远智曰：“方为太平天子，愿自爱。”太宗立，欲官之，苦辞。贞观九年，诏润州即茆山为观，俾居之。玺诏曰：“省所奏，愿还旧山，已别诏不违雅素，并敕立祠观，以伸曩怀。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当就功？令太史令薛颐等往宣朕意。”

远智多怪言，论其弟子潘师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将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寝者，遂卒。或言寿盖百二十六岁云。遗命子绍业曰：“尔年六十五见天子，七十见女君。”调露中，绍业表其言，高宗召见，嗟赏，追赠远智太中大夫，谥升真先生。武后时复召见，皆如其年。又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中改谥升玄。

叶法善传

——《新唐书》卷二〇四

【说明】叶法善是初唐道士，所以不喜欢佛教，这同其他反佛的

人往往出于政治因素不同。他作为道士，尚能正告皇帝弄清方士的真假，不要为他们炼丹成仙的谎言所蒙蔽，诚属不易。

唐高宗时，又有一个人叫叶法善，括州括苍人。世代为道士，传授阴阳、占卜、符架的方术，可以镇服鬼怪。皇帝听说后，召他来到京师，想给他官做，不接受。把他留在宫内的斋场中，对他特别优待。当时皇帝大召方士，化黄金做成丹。法善对皇上说：“丹不能很快做成，白白地浪费钱财和时间，请您弄清真假。”皇帝赞许他，共有一百多人被罢免。曾在东都凌空祠建坛祭祀，都城的人都前去观看，有几十个人自己奔向火中，大伙儿非常吃惊，经抢救后才脱离危险。法善笑说：“这些人是被鬼附住了，我用道法治疗他们。”问他们才相信病都已好了。他的神密莫测都象这一类。

法善经历了高宗、中宗的时代五十年，往来于山中，时常被召到宫中。很不喜欢佛教，经常竭力批判。议论的人对他的好恶不以为然，但因为他道术高，终究不可测。睿宗即位后，有人说他暗中有人帮助。先天中，拜他为鸿胪卿，居于员外之位，封越国公，住在景龙观，追赠他父亲歙州刺史，宠爱在当时特别突出。开元八年去世。有人说他生在隋代大业丙子年，死在庚子年，大约有一百零七岁左右。玄宗下诏嘉奖哀悼，赠越州都督。（刘翠 译）

【原文】

高宗时，又有叶法善者，括州括苍人。世为道士，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帝闻之，召诣京师，欲宠以官，不拜。留内斋场，礼赐殊渥。时帝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费财与日，请核真伪。”帝许之，凡百余人皆罢。尝在东都凌空祠为坛以祭，都人悉往观，有数十人自奔火中，众大惊，救而免。法善笑曰：“此为魅所冯，吾以法摄之耳。”问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类若此。

历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来山中，时时召入禁内。雅不喜浮屠

法，常力诋毁，议者浅其好憎，然以术高，卒叵之测。睿宗立，或言阴有助力。先天中，拜鸿胪卿，员外置，封越国公，舍景龙观，追赠其父歙州刺史，宠映当世。开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业丙子，死庚子，盖百七岁云。玄宗下诏褒悼，赠越州都督。

张果传

——《新唐书》卷二〇四

【说明】张果是中唐道士，由于道教以道家为渊源之一，而道家之祖为李耳，与李唐王朝同姓，所以道教在唐朝颇为盛行。对张果道术的神化，也反映出对道教的推崇。

张果，隐居在中条山，往来于汾、晋之间，世上传说他是几百岁的人。武后时，派人召他，很快死了。后来有人又看到他住在恒州的山中。

开元二十一年，刺史韦济将此事报告了皇上。玄宗命令通事舍人裴晤去接他，见到晤便断气倒地，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裴晤不敢逼迫他，骑马回来汇报。皇帝又派中书舍人徐峤带上皇帝的信去邀请，才到了东都，住在集贤院，人抬着进入宫中。皇上亲自向他询问神仙之事，说的什么，密而不传。张果擅长调息养气，可以好几天不吃东西，皇上多次御赐美酒。曾经说：“我生在尧丙子年，当的官位是侍中。”他的样子看起来有六七十岁。当时有个人叫邢和璞，擅长知道人长寿还是短命。又有个人叫师夜光，擅长看鬼。皇帝命令和璞推断张果的生死，却糊里糊涂地不知究竟。皇帝喊张果偷偷地坐着，让夜光看他，看不到张果在哪儿。

皇帝对高力士说：“我听说喝堇不苦的人是奇妙的人。”当时天冷，便拿来给张果喝，喝了三杯，扫兴地说：“不是好酒。”便睡了。不一会看他的牙齿焦缩了，向左右的人要了铁如意敲掉牙，藏在带子

中，又取出药搽在断牙根上，过了很长时间，牙齿长出来了，雪白整齐。皇帝更觉得他神奇了。打算把玉真公主下嫁给张果，还未提出，张果忽然对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说：“俗话说娶媳妇得个公主，平地生出是非官司，可怕。”这两人怪他说得没道理。不多会儿便有使臣来到，传达诏书说：“玉真公主将要下嫁给你。”张果笑了，坚决不听从诏书。有诏书让把他的相貌画在集贤院，他恳求回到山中。下诏说可以。提升为银青光禄大夫，号为通玄先生，赐给他三百匹帛，佣人两个。到了恒山蒲吾县，不久就去世了，有的人说是尸解了。皇帝在那里为他立了座栖霞观。（刘翠译）

【原文】

张果者，晦乡里世系以自神，隐中条山，往来汾、晋间，世传数百岁人。武后时，遣使召之，即死，后人复见居恒州山中。

开元二十一年，刺史韦济以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见晤辄气绝仆，久乃苏。晤不敢逼，驰白状。帝更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邀礼，乃至东都，舍集贤院肩舆入宫。帝亲问治道神仙事，语秘不传。果善息气，能累日不食，数御美酒。尝云：“我生尧丙子岁，位侍中。”其貌实年六七十。时有邢和璞者，善天人知寿。师夜光者，善视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视之，不见果所在。

帝谓高力士曰：“吾闻饮堇无苦者，奇士也。”时天寒，因取以饮果，三进，颓然曰：“非佳酒也。”乃寝。顷视齿雉缩，顾左右取铁如意击堕之，藏带中，更出药傅其齿，良久，齿已生，粲然骈洁。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曰：“谚谓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语不伦。俄有使至，传诏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诏。有诏图形集贤院，恳辞还山，诏可。擢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赐帛三百匹，给扶侍二个。至恒山蒲吾县，未几卒，或言尸解。帝为立栖霞观其所。

释老传

——《元史》卷二〇二

【说明】尽管元朝佛教、道教的兴盛程度远远比不上前代，但还是出现了佛教、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八思巴、丘处机等。《元史·释老传》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元朝佛教的代表人物及道教的重要流派。

释迦牟尼和老子的教义，在中国传播了千百年，但它们在某个时代的盛衰，则取决于当时国君的好恶，所以佛教盛行于晋和南朝时的宋、梁、陈，黄老（道教）盛行于汉、魏、唐、宋代。

元兴起时崇尚佛教，但它们在京师的盛行程度，也不能与过去相比。虽然道家的方士们，常借一些祷告活动，想寻找时机使其振兴，即使这样，其兴旺程度，也不足过去十之一二。宋代旧史中曾记载过释老，为承其意，作释老传。

国师八思巴是土番萨斯迦地方款氏家族的成员，相传从他的爷爷朵栗赤起，就用他的主张辅佐国王称霸西海十余年。八思巴七岁时就能诵读十万字的经书，并能大概通晓其意。国人称他为圣童，所以称他八思巴。更大一些，已是学富五明，所以人们又称他班弥怛。癸丑（公元1253年）年，八思巴十五岁时在潜邸进见世祖忽必烈，通过交谈，忽必烈非常喜欢他，他们的关系也日见亲密。

中统六年（公元1260年）世祖即位后，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让他负责编制蒙古新字，字制成后，仅有一千多个，有字母四十一个，用字母拼和成字，讲究拼音规则，以二、三、四个字母拼合成一个字，也有读音规则，其原则是以谐音为基准，至元六年（公元1270年），世祖下诏书颁布实施，诏书道：“朕以为文字用以记录语言，语言用以记录、叙述事物，这是从古到今都通行的，我们的国家

起始于北方，习俗简单古朴，没有闲暇制作文字，凡使用文字，都用汉楷、畏吾儿字来记述朝廷事物。经考察，辽、金以及更远的各国，都自有自己的文字。现在，治国安邦中，文字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书写运用有限，这对于当前制度的推行，实在是准备不够啊！所以特命国师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来译写一切文字，期望能够顺言达事，从今往后，凡有玺书颁降，要用蒙古新字，仍以各国文字副写。”接着为八思巴升号“大宝法王”，赐了玉印。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5年），八思巴请求告老还乡，世祖没能留住他，便让他的弟弟亦怜真接替其职，至元十六年（1280年），八思巴去世，听到消息，世祖馈赠丰厚的财物为他安葬，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年间又特下诏各个郡县为他修建庙堂祭祀，泰定元年，又给他画像十一幅，发给各省，为他塑像。

亦怜真接替国师之职共六年，至元十九年去世。答儿麻八剌接替，于至元二十三年卒。又有亦摄思连真接替，于至元三十一年卒。后又有乞刺斯八斡节儿接替其职，这时已是成宗继位，成宗特令人制造宝玉五方佛冠给他，元贞元年，成宗又赐他双龙盘扭白玉印，诏书道：“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他卒于大德七年。第二年，辇真监藏接职，第二年去世。相家班接职，皇庆二年去世后相儿加思巴任职，相儿加思巴死于延祐元年。两年后，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任职，他于至治三年逝故，又有旺出儿监藏接替，并于泰定二年去世，后有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接职，也孙铁木儿赐给他玉印，降玺书谕天下。同年去世，天历二年，辇真吃剌失思接替。

在八思巴时还有一位国师叫胆巴，又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坦麻人，小时候跟随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修梵秘，得其要法，中统年间，八思巴推荐他，当时赶上怀孟大旱，世祖让他求雨，马上下了雨，后来又曾口念咒语投食龙潭，过了一会儿，有奇花异果争相涌

出水面，取了花果进贡，世祖非常高兴。至元末年，因他与宰相桑哥不和，极力请求西归，去后不久又被召回，蛰居潮州，当时镇守潮州的是枢密副使是月的迷失，他的妻子得了一种怪病，胆巴就把手里的一串珠子戴给她，她的病就好了。后来，他又为月的迷失解梦，并且说了自己回朝的日期，后来都得到了应验。

元贞年间，海都进犯西番，成宗让他祈祷战神摩诃葛刺，后来果然传来了捷报。后来又为成宗做法医病，成宗的病也很快就好了。并且给他赐了丰厚的财物。还下诏分了十个卸前校作为他的徒弟，成宗北巡时，让胆巴以象舆的身份做前导。路过云州时，胆巴告诉他的弟子说：“这地方有天怪，恐怕会惊吓了卸驾，应该念神咒来镇它。”不一会儿，风雨大作，众人都很惊恐，唯独车幄安然无恙，成宗又赐了一件碧钿杯给他。他于大德七年（1303年）夏天去世，皇庆年间追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其后又有必兰纳识理，原名只剌瓦弥的理。是北庭感木鲁国人，自幼熟习畏兀儿文和西天竺文，大一些就能贯通三藏和各国语言，大德六年，他奉旨随帝师受戒于广寒殿，代皇帝出家，又被赐了后来这个名字，皇庆年间，让他翻译梵语经典。延祐年间，特赐给他银印，授职“光禄大夫”。

当时各番国前来进贡，图表书信所使用的文字，没人认识，都让必兰纳识理翻译，当时有一用金叶刻字的贡物表，皇帝要看，朝内一片惊愕，就让必兰纳识理去看，想看个究竟，必兰纳识理随手取下桌上的墨汁涂在金叶上，审视金叶让左右执笔，他口授供物表上的使节姓名，贡物数目，书写后递上。第二天，有关人员看到物品，与所写的数目相差无几，众人没有不佩服他学识广博的，但却不知他从哪里学到的，有人还以为是神仙所启悟，他被授官开府仪同三司，赐银印三台，让他兼领功德使司事。赐予丰厚的粮食，分派奴婢侍奉他的母亲。

至治三年，改赐了金印，授沙津爱护持，并且受命为各国引导

进见的使者，至顺二年，又赐他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三年后，因为与安西王子月鲁帖木儿等人图谋不轨被杀。他所释译的经文，汉语的有《楞严经》，梵文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文有《不思議禅观经》等若干卷。

元兴起于北方，自古就崇尚佛教，等占领了西域，世祖因此地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想保持他们的习俗安抚他们，郡县内土番人居住之地，设立官方管理佛教的机构，受帝师的领导。在宣政院，职位居第二的，必须由僧人担当，而由国师推荐。但统领内外政务者，帅臣以下也必须是僧俗并有，而军民统受其领导。于是国师的命令，和皇帝的诏书并行于西番，百余年间，朝廷的影响力之所以能在此地得以体现，无不是因为上述原因达到的。皇帝、皇后和妃子们，都因受戒要膜拜（佛祖）。赶上衙门朝会，文武百官列班，帝师也有专门的席位坐在一边，并且每个皇帝即位初始，都要降诏书颂扬他们。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对他们非常敬重，在他们没有到来之前为了迎接他们，中书大臣要通过百余匹驛马前往，接到后所经之处都要隆重迎送。到了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用以开道，诏令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都要穿银鼠质的衣服。每年二月八日迎佛，威仪不凡，又命礼部尚书、郎中专门负责迎接。等他们死了要归葬舍利，又要让朝廷百官出城奠祭。大德九年，专门派平章政事铁木儿专程护送，赠金五百两，银一千两，帛上万匹，钞三千锭。到了皇庆二年，增加到金五千两，银一万五千两，锦绉绸缎一万七千匹，他们的父兄子弟有来往的也会给他们充分的供给。泰定年间，因为当时国师的弟弟公哥亦思监将要来，所以下诏中书省拿了羊、酒举行郊劳之礼，国师的哥哥琐南藏卜娶了公主，封他“白兰王”，赐了金印，佩了圆符，他的弟子司空、司徒、国公也相继佩给了金、玉印。

后来他们的徒弟胡作非为，日益严重，嚣张气焰，延于四方，其

做恶之多不可胜数，有一个名叫杨琏真加的人，世祖任用他为江南佛教总管，他盗掘在钱塘、绍兴一带古时宋赵氏诸陵及大臣的坟墓一百零一座，杀害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数，并且抢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件，玉器大小一百一十一件，各种宝物一百五十二件，大珍珠五十两，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地二万三千亩，私自庇护平民不出公赋的有二万三千户人家，他所藏匿未露的还不论。

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和尚抢市民柴薪，市民告状到了留守李壁那里，李壁正要询问原尾，和尚率领其党凶手持木棒冲入公府，隔案抓住了李壁的头发，把他拉到地上打了一通乱棍后抓走了，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很久后才得以逃脱，逃脱后，他上诉朝廷才得以赦免。两年后，又有和尚龚柯等十八人和诸王合儿八刺的妃子忽秃赤的斤争抢道路，把妃子拉下车来殴打，并且有冒犯皇上的话，事发后，诏书说不问其罪，宣政院大臣奏取旨意：“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当时仁宗住在东宫，听了这件事，立刻停止了这道命令。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说：“在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曾见到有西番和尚佩带金字圆符，络绎于这一带路途，骑马百余匹，传说旅店容不下，就拿民宅当旅馆，还驱逐男子奸污妇女，在奉元一带路上，从一月到七月，往返一百八十五次之多，用马八百四十余匹，与诸王行省的使节相比，超过十之六七。驿户没地方控诉，台察也不知到何处寻求解决的办法，国家制造的金字圆符，本来是为边防报警用的，僧人有什么事动辄就佩带，请求更正僧人通过驿站的办法，最好命令台宪进行纠察。”但没有结果。必兰纳识理被诛后，有关部门调查此事，查获人畜田财、金银珠宝、房舍书画、玩物及妇人用的七宝装具，价值不计其数。

每年到了祝厘祷祠时，号称有专长的人，他们的目术也各不相同。有叫“镇雷阿蓝纳四”，汉语为“庆赞”的。有叫“亦思满蓝”，汉

语为“药师坛”的。有“搠思串卜”，汉语为“护城”的。有“朵儿禅”，汉语为“大施食”的。有叫“朵儿只列朵四”，汉语为“美妙金刚回遮施食”的。有叫“察儿哥朵四”，汉语为“回遮的”。有叫“龙哥儿”，汉语为“风轮”的。有叫“嚙朵四”，汉语为“作施食”的。有叫“出朵儿”，汉语为“出水济六道”的。有叫“党刺朵四”，汉语为“回遮施食”的。有叫“典朵儿”，汉语为“常川施食”的。有叫“坐静”、“鲁朝”，汉语为“狮子吼道场”的。有叫“黑牙蛮答哥”，汉语为“黑狱帝主”的。有叫“搠思江朵儿麻”，汉语为“护法神施食”的。有叫“赤思古林搠”，汉语为“自受主戒”的。有叫“镇雷坐静”、“吃刺察坐静”，汉语为“秘密坐静”的。有叫“斟惹”，汉语为“文殊菩萨”的。有叫“古林朵四”，汉语为“至尊大黑神回遮施食”的。有叫“歇白咱刺”，汉语为“大喜乐”的。有叫“必思禅”，汉语为“无量寿”的。有叫“睹思哥儿”，汉语为“白伞盖咒”的。有叫“收札沙刺”，汉语为“五护陀罗尼经”的。有叫“阿昔答撒哈昔里”，汉语为“八千颂般若经”的。有叫“撒思纳屯”，汉语为“大理天神咒”的。有叫“阔儿鲁弗卜屯”，汉语为“大轮金刚咒”的。有叫“且八迷屯”，汉语为“无量寿经”的。有叫“亦思罗八”，汉语为“最胜王经”的。有叫“撒思纳屯”，汉语为“护神咒”的。有叫“南占屯”，汉语为“坏相金刚”的。有叫“卜鲁八”，汉语为“咒法”的。也有做“擦擦”的人用泥塑了小浮屠，又有做“答儿刚”的。做“答儿刚”的有一所到七所的，做“擦擦”的有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的，有人曾经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座，装上七宝珠玉，一半建在海里，一半建在岸上，以镇海灾。

延祐四年，宣徽使臣赶上每年一度的内廷佛事供奉，其费用用斤来计算，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在至元三十年间，祭神用酒一百零二斤，到了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就增加到了五百多斤，僧徒贪利营结近侍，妄奏经费数目，要求种类繁多，每年费用成千上万，和大德年间相比，不知又是它的多少倍，每年以做好事为由释放轻重

囚徒以此渔利，象大臣阿里，阉帅别沙儿，都是因此而逃脱了诛罚，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贿卖官，只因帝师的一句话便逃脱了，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于此缘故被免罪的很多，至于宣赦为名颁布命令进行任用的，更是泛滥。所有这些都关系到一代执政者，所以现在备注为考。

这样，整个国家受内外宣政院管理的寺院，只有禅、教、律保持了其正业，而所谓的白云、白莲各宗则不免勾接串通，以为互利。

丘处机，登州栖霞县（今山东）人，自号长春子，小时候，有个看相的人说他日后将是神仙宗伯，十九岁时，在宁海의 昆崙山上修习全真教，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师从重阳真人，重阳真人一见到处机，非常器重他，宋、金都派了使者来召他，他都没去。

己卯年（1219年）太祖铁木真在乃蛮派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书前往召求，处机一天忽然让徒弟准备行装，说：“天子的使臣来召我，我们应该去！”翌日，札八儿、刘仲禄二人到来，处机和他的十八个弟子一同前往，第二年，宿留在山北，奏表致谢，表达了自己制止杀戮的拳掌之心。第三年，使者回来了，于是从抚州出发，经过十国，行程万里，一路上“喋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从昆崙山历时四年而到达雪山，常常骑马行走在深雪中，在马上举着赶马棍试探雪的深度，还不到雪深的一半，见到太祖，太祖非常高兴，赐给他食物，架了庐帐让他修整。

当时太祖在西征伐，每天忙于战事，丘处机总是说，要统一天下，一定不要滥杀无辜。等太祖问他治理之法时，他就告诉太祖要以敬天爱民为本，当问到他长寿之密绝时，他说要清心寡欲。太祖深感其言之有理，说：“天赐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记录这些并且来教育他的几个儿子，赐给他虎符，副有玺书，不称其名而唤“神仙”。有一天打雷，太祖问其原因，处机说：“雷是天威，人最大的罪过莫过于不孝，不孝，就是不顺天意，天以震雷表示警告。我听说国

境之内不孝者很多，奉劝陛下向民众阐明这个道理以引导众人，太祖听从了他。

癸未年(1223年)太祖大猎于东山，马拐了腿，处机对太祖说：“天道好生，陛下您岁数也不小了，常这样杀伐，不合适啊！”太祖为此很久不再征战。当时元兵蹂躏中原，河南、河北尤为严重，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回到燕一带，让他的徒弟手持牒牌，在战斗间隙进行召求，使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之地的人至今都很称道他。

乙酉年(1225年)，火星犯尾，经占卜，其祸在燕，处机祷告之后果然退去了。丁亥年间，他又为旱情祷告，请求下雨三日，都得应验，太祖下旨赐了宫名曰“长春”，并且派使者慰问他，郑重地说：“朕常念及神仙，神仙也不要忘了朕啊！”六月，处机在东溪沐浴，忽有两天雷雨大作，太液池岸北的水流入东湖，千里之外，能闻其声，鱼鳖尽去，太液池随之干涸了，东湖北口很高的堤岸也崩溃了，处机看了叹道：“山已摧毁了，池也干涸了，我将和他们同去了！”之后就死了，享年八十岁，他的徒弟尹志平等奉玺书到来后执掌其教，至大年间为他加赐金印。

处机的第四代传人有一位叫祁志诚的，住在云州金阁山，他的道行很高，丞相安童曾在路过时拜访，志诚便告诉了他修身治事之要，他的话感动了安童，所以在他作为世祖的丞相时以清静忠厚事其主，后来辞官引退，一副和世事无争的样子，别人以为他得了志诚的真传，后来安童又被重新召回为相，又要辞去没得到许可，便去与志诚告别，志诚说：“过去与你共事的是谁，现在又是谁呢？”安童立刻醒悟，入朝见世祖，辞谢说：“我过去为相，年纪尚小，幸亏没为陛下做错事，因为同事的人都是我的师友，现在我为陛下做事，同事者都是与我同时进入朝廷的，所以我为政能比从进步吗？”世祖问：“谁对你说了这些？”安童回答说：“祁真人”，世祖听了喟然长叹。

正一天师，始于汉朝张道陵，他的后世第四代叫盛，住在信州龙虎山上，相传到了三十六代传人的宗演，正值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定江南，派使臣召他，到来之后，命朝臣慰劳他，行以贵客的礼节，召见时，世祖说：“我过去在己未年到鄂渚，曾命王一清前去拜访你父亲，他告诉我，后二十年天下当混合为一，神仙之言，应验于今朝。”就让他坐下设宴款待，赐了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让他主管江南道教，又赐了银印。

至元十八年、二十五年再次觐见，世祖曾以他始祖所传玉印、宝剑让他看，对侍臣说：“朝代更易已不知多少回了，然而天师的剑、印传子传孙，还能留到今日，果真是有神明相助啊！”，嗟叹良久，至元二十九年，正一天师去世，他的儿子与棣接替，为第三十七代，承袭执掌江南道教至元三十一年，与棣入京觐见时死于京师。元贞元年，他的弟弟与材接替其职，为三十八代传人，袭掌道教。

当时洪水淹没了盐官、海盐两州，其患严重，与材施展法术进行治理，一天晚上雷电大作，第二看见有鱼头、龟形的东西浮在水面，洪灾随之停息。

大德五年，皇上在上都幄殿之内招见与材。大德八年，授“正一教主”，依旧主领三山符箓。武宗继位时，与材曾觐见，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封为留国公，赐给金印。仁宗继位，又赐给宝冠、特织有金字的服饰，延祐三年死去。延祐四年，他的儿子嗣承接替，为第三十九代传人，继续统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依旧。

他的徒弟张留孙，字师汉，信州贵溪人。年少时入龙虎山做了道士，有个道人给他看相后说：“是神仙宰相啊！”至元十三年，跟随天师张宗演到宫里，世祖和他谈话时对他的思想很称道，随即留在宫里，世祖曾在皇太子的陪同下亲临幄殿祭祀，突然间风雨大作，众人非常害怕，留孙祷告之后立刻风停雨息。又有一次留孙去了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了危险的疾病，留孙被紧急召回做祷告，即而，皇后梦见有一朱衣、长髯的人后面跟着甲士，甲士牵着白兽拉

着的红色辇车行走在草丛中，感到非常惊异，问留孙，留孙回答说：“甲士所牵的兽辇，是我法箴中的施吏，朱衣长髯者，是汉祖天师，行在草中，意味着春天，殿下的病到了春天便可治愈了。”后来取了汉祖天师的画像给她看，果然是梦中所见到的，皇后非常高兴，即要任命留孙为天师，留孙坚辞不肯，于是封号为上卿，命令铸尚方宝剑赐给他，并在两京修建了崇真宫，让留孙居住，专管祭祀之事。

至元十五年授以“玄教宗师”的称号，赐了银印，又特地任命他的父亲在信州路任县府一职，后来又升为江东道同知宣慰司事。当时天下太平，世祖考虑到为民休养生息，下诏书让留孙在尚方等待诏书，在论及黄老治道注重清静，圣人宽恕天下的宗旨时，与皇上很投合，世祖将要任命完泽为宰相，让留孙进行占卜，得到了“同人”之豫，留孙对世祖说：“‘同人，柔得位而应乎乾’是说君臣相合，‘豫，利建侯’，就是说任命宰相的事，非常吉祥，请陛下不要担心。”就拜完泽为相，天下人果然认为得到了贤能的宰相。

大德年间，加号“玄教大宗师”，相当于“知集贤院道教事”，还追封其后世三代均为魏国公，官品都为第一，武宗即位后召见他，赐以坐位，升号“大真人”，官为“知集贤院”，地位在大学士之上。接着又加封为特进，举讲老子推明谦让之道，到了仁宗继位，仍有赞扬的话，仁宗谕告身边的大臣说：“历朝有得望的贤士，只有上卿张留孙啊！”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加号为“辅成赞化宝运玄教大宗师”，并有“玄教大宗师印”的玉篆赐给他，至治元年十二月，他在七十四岁时卒去。天历元年追赠“道祖神德真君”，他的弟子吴全节继承后业。

全节，字成季，饶州安仁人，十三岁时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到了京师，跟随张留孙见过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成宗从北方归来，召见吴全节，赐给他一件古珣玉蟠璃环，准予他每年随皇帝出行一次，配发给庐帐、车马、衣服和粮食，并专门为此下了命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师”称号，赐了银印，以二品官职对待，至大

元年，又赐给他七宝金冠、织金字衣服。三年后，为其祖父赠号“昭文馆大学士”，封他的父亲为“司徒”、“饶国公”，母亲为“饶国太夫人”，给他的乡命名为“荣禄”，里命名为“具庆”。至治元年，留孙卒去，二年后授全节以“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统摄江淮荆襄等地道教和知集贤院有关道教事物，授给他一枚玉印，二枚银印。

全节祭祀山水回来，成宗问道：“你所经过的郡县有没有善于管理民众的？”说：“我经过洛阳，太守卢摯平易近人，人民安居乐业。”成宗说：“我记起这个人了。”随即便召卢摯为“集贤学士”。成宗死了之后，仁宗从怀孟一带回来，有个狂妄之徒以危言攻讦翰林学士阎复，居心叵测，全节在李孟面前尽力为其澄清，使仁宗得以了解真相，阎复得以告老还乡。当时，人们认为朝廷对有功之臣的态度不以闲言恶语使其受害，都是因为全节尽了很大的力。

全节喜欢结交士大夫，与之交往，无所不谈，长者见了他也即亲切又尊敬，举贤唯恐不能尽力，至于救济穷人，同济急用，从来都不因为恩怨而改变心意，当时的人都认为他颇有豪侠之气，全节死时，已有八十二岁，他的徒弟夏文泳接替其职。

真大教，起始于金代，是由道士刘德仁创立，它的教义以苦节危行为要旨，不从别人那里贪取使自己奢侈，经过五代传人，到了酈酈成居住在燕城天宝宫，宪宗知道后，才命名其教为真大道。授予他“希成太玄真人”，主领他的教事，赐给他衣冠，并赐紫衣三十件给他的徒弟。

至元五年，世祖任命他的徒弟孙德福统一管辖各路真大道，赐予铜章，至元二十年改赐两枚银印，又经过三代传人到张清志，他的宗教更加兴盛，授号“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玄应真人”。清志很孝敬父母，很能吃苦，意志坚强，东海的珠山、牢山，过去老虎很多，清志前往，结茅而居，老虎纷纷避开他，但仍为人患，清志说：“是我占去了它们的住所阿！”随即离开了。后来住到了临汾，又出

现了地震，城郭房屋全被摧毁，死伤人数不可胜数，唯独清志的居所一裂为二，没有多少损失，他闻声从废墟中救活了很多，朝廷很看重他的名望，由驿路召请他掌管教事，清志徒步行走到达了京师，深居简出，很少有人见过他的面。达官贵人来见，统统称病，卧床不起，至于德高望众的缙绅拄着拐杖，拖着鞋来见，倒也不困难。当时的人认为他品行高尚，以至画了画像传看。

太一教创始于金代天眷年间，道士萧抱珍因传播“太一三元”法箓之术而得名，其第四代传人为萧辅道，世祖在潜邸听到其名便让史天泽召他到合林，赐封称旨，留居宫邸，他老了之后，请求皇帝准许其弟子李居寿掌管教事。

至元十一年在两京修建了太一宫，让居寿居住，主领祭祀事宜，祭祀六丁[道教中认为：丁卯、丁未、丁酉、丁亥、丁丑是阴（女）神，相对有六甲]，以继承太保刘秉忠的法术。至元十三年被授予“太一掌教宗师”之印，至元十六年十月辛丑日，圆月初升时，居寿受命进行占卜，奏赤章于天，连续五个昼夜。居寿被问时答道：“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与国政。”因为典瑞董文忠也说过同样的话，世祖很高兴，说：“可以照此去做。”此后，凡是下诏书让太子参政，各种事宜先祈问再报请皇上同意，照启示行事，都是因为在居寿那里有了先例。

（殷建中 译）

【原文】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子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

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祈祷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

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也。相传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

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曰班弥怛。岁癸丑，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寔兴，而字书有缺，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遂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

十一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怜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讣闻，赠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云。

亦怜真嗣为帝师，凡六岁，至元十九年卒。答儿麻八剌[剌吉塔]嗣，二十三年卒。亦摄思连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剌斯八斡节儿嗣，成宗特造宝玉五方佛冠赐之。元贞元年，又更赐双龙盘纽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擎真监藏嗣，又明年卒。[相]家班嗣，皇庆二年卒。相儿加思[巴]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儿监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嗣，赐玉印，降玺书谕天下，其年卒。天历二年，以擎真吃剌失思嗣。

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那人。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习梵秘，得其法要。中统间，帝师

八思巴荐之。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至元末，以不容于时相桑哥，力请西归。即复召还，谪之潮州。时枢密副使月的迷失镇潮，而妻得奇疾，胆巴以所持数珠加其身，即愈。又尝为月的迷失言异梦及己还朝期，后皆验。

元贞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祷于摩诃葛剌神，已而捷书果至；又为成宗祷疾，迺愈，赐与甚厚，且诏分御前校尉十人为之导从。成宗北巡，命胆巴以象舆前导。过云州，语诸弟子曰：“此地有灵怪，恐惊乘舆，当密持神咒以压之。”未几，风雨大至，众咸震惧，惟幄殿无虞，复赐碧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庆间，追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其后又有必兰纳识理者，初名只剌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命翻译诸梵经典。延祐间，特赐银印，授光禄大夫。

是时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理译进。尝有以金刻字为表进者，帝遣视之，廷中愕眙，观所以对。必兰纳识理随取案上墨汁涂金叶，审其字，命左右执笔，口授表中语及使人名氏，与贡物之数，书而上之。明日，有司阅其物色，与所贡重译之书无少差者。众无不服其博识，而竟莫测其何所从授，或者以为神悟云。授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饩，俾得以养母焉。

至治三年，改赐金印，特授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三年，与安西王子月鲁帖木儿等谋为不轨，坐诛。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

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饯。大德九年，专遣平章政事铁木儿乘传护送，赠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皇庆二年，加至赠金五千两、银一万五千两、锦绮杂线共一万七千匹。虽其昆弟子姓之往来，有司亦供亿无乏。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王，赐金印，给圆符。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

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

又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壁。壁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发，摔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

妃墮车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

泰定二年，西台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无所控訴，台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為边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台宪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理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

若歲時祝厘禱祠之常，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贊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坛也。有曰捌思串卜，華言护城也。有曰朵儿祥，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儿只列朵四，華言美妙金剛回遮施食也。有曰察儿哥朵四，華言回遮也。有曰龙哥儿，華言風輪也。有曰噉朵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儿，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刺朵四，華言回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儿，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捌思江朵儿麻，華言护[法]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捌，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刺察坐靜，華言秘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朵四，華言至尊大黑神回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祥，華言无量壽也。有曰睹思哥儿，華言白傘盖咒也。有曰收札沙刺，華言五护陀罗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哈]昔里，華言八[干]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阔儿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咒也。有曰且入迷屯，華言无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胜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护神咒也。有曰南占屯，華言[坏]相金剛。有曰卜魯八，華言咒法也。又有作擦

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儿刚者。其作答儿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尝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

延祐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余。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葬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较之大德，不知几倍。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阍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遁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为布施，而任其人，可谓滥矣。凡此者有关乎一代之治体者，故今备著焉。

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亦或颇通奸利云。

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儿时，有相者谓其异日当为神仙宗伯。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崙]山，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同师重阳王真人。重阳一见处机，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

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求之。处机一日忽语其徒，使促装，曰：“天使来召我，我当往。”翌日，二人者至，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盖踰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自昆崙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常马行深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

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於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

岁癸未，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蹏，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岁乙酉，荧惑犯尾，其占在燕，处机祷之，果退舍。丁亥，又为旱祷，期以三日雨，当名瑞应，已而应验。有旨改赐官名曰长春，且遣使劳问，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东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东湖，声闻数里，鱼鳖尽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处机叹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将与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至大间加赐金印。

处机之四传有曰[祁]志诚者，居云州金阁山，道誉甚著。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静忠厚为主。及罢还第，退然若无与于世者，人以为有得于志诚之言。其后安童复被召入相，辞，不可，遂往决于志诚。志诚曰：“昔与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见世祖，辞曰：“臣昔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师友。今事臣者，皆进与臣俱，则臣之为政能有加于前乎！”世祖曰：“谁为卿言是？”对曰：“[祁]真人。”世祖叹异者久之。

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及见，语之曰：“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

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今矣。”因命坐，锡宴，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

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觐。世祖尝命取其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叹久之。二十九年卒，子与棣嗣，为三十七代，袭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觐，卒于京师。元贞元年，弟与材嗣，为三十八代，袭掌道教。

时潮啮盐官、海盐两州，为患特甚，与材以术治之。一夕大雷电以震，明日见有物鱼首龟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见于上都惺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武宗即位，来觐，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锡金印。仁宗即位，特赐宝冠、组织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为三十九代，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如故。

其徒张留孙者，字师汉，信州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为道士，有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从天师张宗演入朝，世祖与语，称旨，前留侍阙下。世祖尝亲祠惺殿，皇太子侍。忽风雨暴至，众骇惧，留孙祷之立止。又尝次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孙请祷。既而后梦有朱衣长髯，从甲士，导朱辇白兽行草间者。觉而异之，以问留孙，对曰：“甲士导辇兽者，臣所佩法箓中将吏也；朱衣长者，汉祖天师也；行草间者，春时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画像以进，视之果梦中所见者。帝后大悦，即命留孙为天师，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之上卿，命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

十五年，授道教宗师，锡银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寻复升江东道同知宣尉司事。是时天下大定，世祖思与民休息，留孙待诏尚方，因论黄老治道贵清静、圣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将以完泽为相，命留孙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孙进曰：“‘同人，柔得位而

[应]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愿陛下勿疑。”及拜完泽，天下果以为得贤相。

大德中，加号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见，赐坐，升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寻又加特进。进讲老子推明谦让之道。及仁宗即位，犹恒诵其言，且谕近臣曰：“累朝旧德，仅余张上卿尔。”进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玉为玄教大宗师印以赐。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历元年，追赠道祖神[德]真君。其徒吴全节嗣。

全节字成季，饶州安仁人。年十三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师，从留孙见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见，赐古珎玉螭螭环一，敕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廩饩、著为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师，锡银印，视二品。至大元年，赐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三年，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曰荣禄，里曰具庆。至治元年，留孙卒。二年，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玉印一、银印二并授之。

全节尝代祀岳渎还，成宗问曰：“卿所过郡县，有善治民者乎？”对曰：“臣过洛阳，太守卢摯平易无为，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忆其人。”即日召拜集贤学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怀孟，有狂士以危言讪翰林学士阎复者，事叵测。全节力为言于李孟，孟以闻，仁宗意解，复告老而去。当时以为朝廷得敬大臣体，而不以口语伤贤者，全节盖有力焉。

全节雅好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推毂善类，唯恐不尽其力。至於振穷周急，又未尝以恩怨异其心，当时以为颇有侠气云。全节卒，年八十有二，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者也。五传而至酆希[成]，居燕

城天宝宫，见知宪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成]太玄真人，领教事，内出冠服以赐；仍给紫衣三十袭，赐其从者。

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锡铜章。二十年，改赐银印二。又三传而至张[清志]，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玄应真人。[清志]事亲孝，尤耐辛苦，制行坚峻。东海珠、牢山旧多虎，[清志]往结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颇为人害，[清志]曰：“是吾夺其所也！”遂去之。后居临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清志]所居裂为二，无少损焉。乃遍巡木石间，听呻吟声，救活者甚众。朝廷重其名，给驿致之掌教事。[清志]舍徒徒步至京师，深居简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於道德缙绅先生，则纳屣杖屦求见，不以为难。时人高其风，至画为图以相传焉。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策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四传而至萧辅道。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以老，请授弟子李居寿掌其教事。

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居之，领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继太保刘秉忠之术。十三年，赐太一掌教宗师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敕居寿祠醺，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事毕，居寿请间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为言，世祖喜曰：“行将及之。”其后诏太子参决朝政，庶事皆先启后闻者，盖居寿为之先也。

张三丰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张三丰，名全一，又名君宝，辽东懿州人。其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在道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民间传说中张三丰先求师于少林寺，后被逐出。传说他武艺高强，为一代

武林泰斗，并开创了武当派。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字叫全一，又有个名字叫君宝，三丰是他的号。因为他不修边幅，又叫张邈邈。高而壮，形状象龟，背象鹤，大耳朵圆眼睛，胡子就象钢叉。不论天冷天热，都穿一件衲衣，戴一顶蓑帽，吃起饭来，一升一斗一下就吃光，或者却是几天吃一顿，或几个月也不吃。看书过目不忘，游历的地方没有一定，有的人说他能一天走一千里路。喜欢开玩笑，就像旁边没有人似的。曾经去武当几个岩壁、山壑游玩，对人说：“这座山，以后有一天一定会大大兴旺。”当时五龙、南岩、紫霄都在战争中被毁，三丰同他的徒弟一道，砍去荆棘，挖掉瓦片，建了个草屋住下，后来又不住了。

明太祖以前就听说过他，洪武二十四年派人找他找不到。后来住在宝鸡的金台观，一天自己说要死了，留下一首颂死去，县里的人一起收埋了他。等到安葬的时候，听见棺内有声音，打开一看他又活了。又去四川游历，见蜀献王。又进入武当山，游历襄阳、汉阳，踪迹更奇幻了。

永乐年中，明成祖派给事中胡濙与内侍朱祥带着诏书和香钱去拜访他，找遍了地方，几年也找不到。便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张信等，督促三十多万人，大造武当山的宫观，花的钱要以一百万计算。建成之后，赐名叫太和太岳山，设了官位，铸了印来守护，这最终应验了张三丰的话。

有人说三丰是金代的人，元代初年与刘秉忠同学一个老师，后来在鹿邑的太清宫学道，但这些都不可考证。天顺三年，明英宗发布诰文，赠他为通微显化真人，始终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原文】

（刘翠 译）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邈邈。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

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於兵，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觅之不得。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殓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乃游四川，见蜀献王。复入武当，历襄、汉，踪迹益奇幻。

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濙偕内侍朱祥齎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餘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

刘渊然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刘渊然，赣县人。从小就入祥符宫当道士。传说他颇有道术，能呼风唤雨。明仁宗赐他为长春真人，宣德初，又进封大真人。刘渊然为人清静，淡泊自守，为多代皇帝所尊重。长寿，死后有异状。

刘渊然，赣县人。小时候是祥符宫的道士，颇能呼风唤雷。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听说了他的名字，召他去，赐号高道，住在朝天宫。永乐中，跟着太祖来到北京。明仁宗即位，赐号长春真人，给予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相等。宣德初，进封为大真人。宣德七年请求归还朝天宫，仁宗画了山水图歌送给他。死时八十二岁，过了七天下葬，笔直地坐着，如同活着。刘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坚持操

守，所以被好多代皇帝所尊重。

他的徒弟有一个叫邵以正的，云南人，以前从刘渊然那里得到道法。刘渊然请求退休，推荐他，被召为道篆司左元义。正统年中，高迁为左正一，统领京师道教之事。景泰时，赐号悟元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顺三年，将要行祝设宴。按老规矩，真人列在二品的末尾，这时，皇帝说：“殿上宴请文武百官，真人怎么能参与呢？”把酒菜送到他那里去。从此便成了制度。

又有一个叫沈道宁的，也有道术，仁宗初年，命名他为混元纯一冲虚湛寂清静无为承宣布泽助国佐民广大至道高士，级别在三品，赐给他法服。

当时有一个僧人叫智光，也赐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赐给他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年时，奉命两次出使乌斯藏等国。永乐年时，又一次出使乌斯藏，迎回和尚哈立麻，于是学通了蕃国的一些经籍，作了不少翻译。在六个皇帝的朝中呆过，受到的宠爱高于众僧之上。与刘渊然一类的人淡泊自守，不失去戒规条例。到了成化、正德、嘉靖几朝，邪恶之人纷纷得势，皇帝的恩宠施予太滥，风气与以前皇帝的时代不同了。

【原文】

（刘翠 译）

刘渊然者，赣县人。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闻其名，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永乐中，从至北京。仁宗立，赐号长春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宣德初，进大真人。七年乞归朝天宫，御制山水图歌赐之。卒年八十二，阅七日入殓，端坐如生。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

其徒有邵以正者，云南人，早得法於渊然。渊然请老，荐之，召为道篆司左元义。正统中，迁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景泰时，赐号悟元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顺三年将行庆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与。”其送筵席与之，遂为制。

又有沈道宁者，亦有道术。仁宗初，命为混元纯一冲虚湛寂清静无为承宣布泽助国佐民广大至道高士，阶正三品，赐以法服。

时有浮屠智光者，亦赐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赐以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遂通番国诸经，多所译解。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与渊然辈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杂进，恩宠滥加，所由与先朝异矣。

邵元节传

——《明史》卷三〇七

【说明】邵元节，明朝道士。明世宗昏愤，喜好鬼神，元节乘机见用，大得恩宠，本传所记，可以反映当时君昏臣奸的状况。

邵元节，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以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为师，学到了他们的全部道术。宁王宸濠召他，他辞绝不去。

世宗继承皇位，被内寺崔文等人的话所迷惑，喜好鬼神之事，每天都要斋醮，谏官经常劝阻，不听。嘉靖三年，召元节入京城，在便殿接见，大加宠爱，非常信任，使他住在显灵宫，专门主管祈祷祭祀。下雪的时期不对，祈祷验证，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管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赐给他金、玉、银、象牙印各一个。

嘉靖六年，他请求还山，诏书准许他。没过多久，又来到朝中。命令分献风云雷雨坛。准备在奉天殿设宴，级别给予二品。赠他父亲为太常丞，母亲为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给元节紫衣玉带。给事中高金有异议，皇帝把高金投进监狱。命令在城西建造真人府，以他的孙子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每年给元节俸禄一百石，让四十个校尉去当佣人，赐给他田地三十顷，免去租税。又派

中使在贵溪建造道院，赐名仙源宫。建成后，请假回山。在中途上奏，说被大学士李时的弟弟员外李旼所欺侮。李时上章承担罪责，李旼被捕下狱，又获释放。等到还朝，船到潞河，命令中官迎接进宫，赐他蟒服和“阐教辅国”玉印。

这之前，皇帝的儿子未出生时，多次命令元节设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每天上两次香。过了三年，皇子叠出生，皇帝非常高兴，多次赏赐元节，拜为礼部尚书，赐给他一品的服装。孙子启南、徒弟陈善道等都升了级别，赠伯芳、太初为真人。

皇帝巡幸承天，元节病了不能同去。不久去世，皇帝为他流了眼泪，赠他少师，赐祭十坛，派中官锦衣护送灵柩回去，官员为他安排葬礼，用伯爵的礼仪安葬。礼官打算谥他为荣靖，皇帝不满意，又拟谥文康。皇帝两个都用，谥号为文康荣靖。启南官做到太常少卿。善道也被封为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隆庆初年，削掉了元节的品级和谥号。

（刘翠 译）

【原文】

邵元节，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也。师事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咸尽其术。宁王宸濠召之，辞不往。

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靖三年，徵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雨雪愆期，祷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神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

六年乞还山，诏许驰传。未几，趋朝。有事南郊，命分献风云雷雨坛。预宴奉天殿，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给事中高金论之，帝下金诏狱。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于贵溪，赐名仙源宫。既成，乞假还山。中途上奏，言为大学士李时弟

员外眭所侮。时上章引罪，眭下狱获谴。比还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赐蟒服及“阐教辅国”玉印。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

帝幸承天，元节病不能从。无何死，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隆庆初，削元节秩谥。

陶仲文传

——《明史》卷三〇七

【说明】本传的记述在客观上为我们记下了明代嘉靖年间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同时暴露了帝王的昏庸与荒唐。越是科学落后的国家越讲求迷信，越是专制的政权越专横，这两点事实贯穿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中，而从本传短短的一千来字中看得便很清楚了。

陶仲文，原先叫陶典真，黄冈人。曾经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与邵元节关系好。

嘉靖中，陶仲文由黄梅县吏当了辽东库大使。任满后，到京师，住在元节的住处。元节年纪大了，宫中黑看不见，治疗不见效，便推荐仲文给皇帝。他用符水喷在剑上，能断绝宫中的妖怪。庄敬太子患了病，祈祷后好了，皇帝很宠爱他。

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元节病了，让仲文代替。经过卫辉停宿，有旋转风绕在皇帝的车旁，皇帝问：“这是什么预兆？”仲文回答说：“这是管火的。”这天晚上行宫中果然起火，宫人死得很多。皇帝更

经、王永宁为高士。

当时都御史胡纘宗被关押在狱中，株连了数十个人。嘉靖二十九年春天，京师灾难怪异频繁出现，皇帝将这事去询问仲文。仲文回答狱中有冤案，下雨才能解脱。不久监狱长官上有关纘宗案件的材料，皇帝全部从轻发落，果然天下起雨来。于是以平定冤狱的功劳，封陶仲文为恭诚伯，一年的奉禄是一千二百石。弘经、永宁封为真人。仇鸾被迫击杀死，皇帝下诏称为是仲文的功劳，增加俸禄一百石，又封其儿子世昌为国子生。嘉靖三十二年，仲文说：“齐河县道士张演升建造大石桥，在河中挖到龙骨一枚，重有一千斤。又鼓出石沙一脉，长有几丈，象有神相。”皇帝即便出钱赞助此事。当时建造元岳湖广太和山，建成之后，派英国公张溶去行安神礼，仲文同顾可学建醮祈福。第二年，皇上生日，再加以恩宠，任他儿子为锦衣百户。

皇帝更求长生，日夜祈祷祠观，让文武大臣和词臣去西苑值班，供奉青祠。四处的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类，都用烧炼符咒来迷惑天子，然而不久都失宠，只有仲文受皇帝的恩宠日渐加重，长久不衰，士大夫有的也靠他提拔。又提出二龙不相见的说法，太子居住的青宫空了二十年。

嘉靖三十五年，上皇帝的父亲的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帝母亲的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皇帝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来又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第二年，陶仲文有病，请求还山，献出皇上多年来所赐给的蟒玉、金宝、法冠和白金万两。回去之后，皇帝思念他不能忘怀，派锦衣官去慰问，命当地负责官吏按时加以礼遇，改让他的儿子尚宝少卿陶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

司右演说道法，供职于真人府。

陶仲文得宠二十年，位子达到了作为臣子的顶点。然而小心谨慎，不敢放肆。嘉靖三十九年去世，年纪八十多岁。皇帝得知，沉痛哀悼，葬礼如同邵元节一样办理，特别谥号为荣康惠肃。陶世恩后来当到太常卿。隆庆元年，因为与王金伪造药物，关进监狱被判死刑。陶仲文的品级和谥号亦被追回削减。（刘翠 译）

【原文】

陶仲文，初名典真，黄冈人。尝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与邵元节善。

嘉靖中，由黄梅县吏为辽东库大使。秩满，需次京师，寓元节邸舍。元节年老，宫中黑眚见，治不效，因荐仲文于帝。以符水咒剑。绝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禱之而瘥，帝深宠异。

十八年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此何祥也？”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监国，专事静摄。太仆卿杨最疏谏，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禱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埈吴淦、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禱功，以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管库，不二岁登三孤，恩宠出元节上。乃请建雷坛于乡县，祝圣寿，以其徒臧宗仁为左至灵，驰驿往，督黄州同知郭显文监之。工稍稍，谪显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趋甚急，公私骚然。御史杨爵、郎中刘魁言及之。给事中周怡陈时事，有“日事禱祠”语。帝大怒，悉下诏狱，拷掠长系。吏部尚书熊浹谏乱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之者矣。

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顾可学、盛

端明、朱隆禧等，皆缘以进。其后，夏言以不冠香叶冠，积他衅至死。而严嵩以虔奉焚修蒙异眷者二十年。大同获谍者王三，帝归功上元，加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荫于世恩为尚宝丞。复以圣诞加恩，给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为高士。

时都御史胡纘宗下狱，株连数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师灾异频见，帝以咨仲文。对言患有冤狱，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纘宗等爰书，帝悉从轻典，果得雨。乃以平狱功，封仲文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弘经、永宁封真人。仇鸾之追戮也，下诏称仲文功，增禄百石，荫于世昌国子生。三十二年，仲文曰：“齐河县道士张演升建大石桥，浚河得龙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丈，类有神相。”帝即发帑银助之。时建元岳湖广太和山，既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仲文偕顾可学建醮祈福。明年，圣诞，加恩，荫子锦衣百户。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祠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又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

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宝、法冠及白金万两。既归，帝念之不置，遣锦衣官存问，命有司以时加礼，改其子尚宝少卿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

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余。帝闻痛悼，葬祭视邵元节，特谥荣康惠肃。世恩后

至太常卿。隆庆元年坐与王金伪制药物，下狱论死。仲文秩谥亦追削。

李清传

——《清史稿》卷五〇〇

【说明】李清，字心水，号映碧，兴化人。明天启年间举人，崇祯年间进士。初授宁波府推官，历任刑科给事中、工科都给事中、大理寺左寺丞等职。南都失守后，退隐田园，不问世事。晚著书自娱，有《史论》若干卷，又删注《南史》、《北史》，编次《南渡录》等。

李清，字心水，号映碧，兴化人。在明天启年间中举，崇祯年中进士，被委任为宁波府推官。政绩考核为优，升任刑科给事中。任职即日就上了两篇疏文：一篇讲的是抵御外侵之敌必须攻战与防守兼有，不应轻易地讲和，防范内；部之盗匪应当清剿与安抚并用，不能只讲安抚。另一篇讲的是修治刑狱不应对应超法律规定的行为置之不理，而只处罚治罪过轻的事件，因而言辞中涉及到尚书刘之风失职的情况。时隔不久，天旱久不下雨，又上疏说这是因为刑法残酷苛刻所造成的，触犯了尚书甄淑，甄淑因此弹劾李清专权，皇上下诏给予降级处分，调到浙江布政司按照有关条款安排职务。未到任，甄淑出事了，李清就被起用为吏科给事中。他痛恨朝廷官员整日间竞相营造私第，就上疏说：“国家的门户有二处：三协如同北边门户的钥匙；两淮之地则如同京城的门栓。朝廷大员对此却不闻不问，只顾自修门户，长此下去，国家有什么安全可说？”疏文递上，没有上报皇上。

京都失陷，福王在南京建立小朝廷，李清被升为工科都给事中。他眼见朝廷政治一天天腐败，官府机构越来越杂乱繁多，就上疏说：“国家大仇没有申雪，凡是乘国家蒙难时而谋得的官职，从道

义上说在临死时不感到羞惭而悔恨吗，应该立即改变以前的作法，大家同心协力，谋求恢复失地。”又愤慨于当时人们以偏安江南感到心满意足作为话题，上疏说：“以前宋高宗南渡，劝说的人还说 he 担心不满足，象陛下现在又有什么可值得满足的呢？过去的黄河，洛阳地区那样重要的地理位置已退到了丰、沛一带，河、洛是恭皇旧有的封地啊，作为恭皇所有的而现在却失去了，这就是不足；把金陵作为象长安一样的京城，长安是高帝所创立的基业，高帝所拥有的而现在却没有，这就是不足。我深深地希望陛下不要忘记这惨痛的耻辱，并以光复神州的志向作为倡导天下人奋起之心。倘若陛下松懈于上位，那么在下的臣子必将懒惰起来。光帝的深仇大恨，又怎能得以申雪呢？况且宋朝偏安江南，尚能使李成逃逸，活捉杨么，内部得到安定，可以一心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内部的情况是，猷、瑶两地战火炽热，两川之地危如累卵，汀、潮、南赣等地，时时发生危险的警报。北方领土已被侵占，南方没有可以放得下心的场所，我内心为陛下深深地担忧。”疏文上了，回报知道了而已。

有关职司起初给庄烈帝以思宗的谥号，李清说他的庙号与蜀汉后主刘禅一样，并要求更改。他又请求给太子、二王以及开国元勋，殉节于国难的名臣和历朝那些以死劝谏皇上的忠臣赐给谥号，当时人认为他太迂腐了，他感叹道：“士大夫的廉耻之心都丧失尽了啊，不在此时显露阐明幽微之事，用以激发忠义之气，国家又会有什么希望呢？”李清事奉明朝两代君王，共三次做谏官之职，呈献过几十篇章奏，都被搁置没有实行。

过不久，李清又升迁为大理寺左寺丞，被派遣去南镇祭祀，将达杭州，金陵就失守了。于是他走小路秘密地赶到松江，又渡过长江在高邮住了下来，很久以后才回到家乡。从此，他闭门不出，不问世俗之事。当时清朝执政官员多次推荐，他都不理会。隐居了三十八年才死。李清忠义的气节大概出于天性，庄烈帝遭变时，他恰在扬州，听说此事，号啕痛哭几乎气绝，从此每逢三月十九日，他一定

要设置灵位哭祭。他曾说：“我家世代蒙受朝廷恩惠，我因是一个外朝官员，而得到皇上提拔，莫大的恩却点滴未能报答。”明灭之后，他坚持自己固有的节操，至死无二心，大概就在于这种心情吧。

李清晚年以写书为乐事，尤其潜心于史学研究，著有《史论》若干卷，又删注《南史》、《北史》，编撰《南渡录》等书，收藏于家。

【原文】

(李剑铭 译)

李清，字心水，号映碧，兴化人。天启辛酉举人，崇禎辛未进士，授宁波府推官。考最，擢刑科给事中。同日上两疏：一言御外敌当战守兼治，不当轻言款；御内寇当剿抚并用，不当专言抚。一言治狱不宜置失入，而独罪失出，因论尚书刘之凤不职状。寻以天旱，复疏言此用刑锻炼刻深所致，语侵尚书甄淑，淑遂劾清把持，诏镌级，调浙江布政司照磨。无何，淑败，即家起吏科给事中。疾朝臣日竞门户，疏言：“国家门户有二：北门之锁钥，以三协为门户；陪京之局键，以两淮为门户。置此不问，而开堂斗穴，长此安底？”疏入，不报。

京师陷，福王建号南京，迁工科都给事中。见朝政日坏，官方大乱，乃疏言：“大仇未雪，凡乘国难以拜官者，义将慚动入地，宜急更前辙，以图光复。”又愤时议以偏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说者谓其病于意足，若陛下于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为丰、沛，则恭皇之旧封也，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则不足；以金陵为长安，则高帝之始基也，为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则不足。臣深望陛下无忘痛耻，以此志为中外倡也。倘陛下弛于上，则诸臣必逸于下，先帝之深仇，将安得而复哉？且宋之南渡，犹走李成，擒杨么，以靖内制外。今则猷、瑶交炽，两川危于累卵，汀、潮、南赣，并以警闻。北有既毁之室，南无可怡之堂，臣窃为陛下危之！”疏上，报闻而已。

有司始谥庄烈帝为思宗，清言庙号同于汉后主禅，请易之。又请补谥太子、二王及开国、靖难并累朝死谏诸臣，或以为迂，叹曰：“士大夫廉耻丧尽矣！不于此时显微阐幽，激发忠义之气，更复何望耶？”清事两朝，凡三居谏职，章奏后先数十上，并寝阁不行。

寻迁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镇，行甫及杭，而南都失守矣。乃由间道趋隐松江，又渡江寓高邮，久乃归故园，杜门不与人事。当道屡荐不起，凡三十有八年而歿。清忠义盖出天性，庄烈帝之变，适在扬州，闻之，号恸几绝。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设位以哭。尝曰：“吾家世受国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简擢，涓埃未报。”国亡后，守其跽跼，有死无二，盖以此也。

晚著书自娱，尤潜心史学，为史论若干卷，又删注《南》、《北》二《史》，编次《南渡录》等书，藏于家。

梁以樟传

——《清史稿》卷五〇〇

【说明】梁以樟，字公狄，清苑人。从小有异才，十六岁补弟子员，崇祯年间进士。文、武兼备，做过太康知县，有政绩，后调商丘住所，被李自成打败而获罪朝廷，系于狱中。出狱后，都城陷落，梁以樟南下金陵，被史可法举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扬州破，可法死，以樟无望，就归隐不出。享年五十八岁。著有《梁鹤林先生全书》。

梁以樟，字公狄，清苑人。与兄以楠、弟以桂一起知名于世，被当时人称作“三梁”。以樟身负奇异之才，八岁时在私塾中读书，正好遇上墙壁开裂，他作了一首《壁裂歌》说：“壁猛裂，龙惊出。”在场的人都惊奇他的才气。十六岁补弟子员，当时的左光斗已知其名。崇祯己卯年参加乡试，得第一，第二年中进士。当即要他试试骑马射箭的功夫，因为那时的进士都是一介书生，素来不学骑射之事。唯独梁以樟能跃马弯弓，射三箭，箭箭皆中目标，观看的人都惊叹他是奇才。于是授予河南太康知县。

中原地区匪寇横行了十多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督抚毫无办法，只好提出安抚的决议，只能暂且不出事，匪寇也时服从时叛乱，

反复无常。并且河南地区连年闹旱灾、蝗灾，出现了人食人的可怖现象，使许多人也纷纷成了盗匪。有人为梁以樟赴太康住所会出现危险，金都御史史可法认为他具有经世的谋略，独劝他赴任。梁以樟抵达任所，探知县境内共有三十六个匪窟。于是，他操练乡勇，修缮城池，严格实行保甲制度，招募死士，深入匪巢，窥视匪寇的出入状况。曾半夜中在风雪里驰驱，率领士卒健儿捣毁匪窟，众盗匪纷纷惊恐逃跑，活捉了匪首，焚毁了匪巢而归，经过半年，境内盗匪平定。后调任商丘，当时李自成进攻开封，久攻不破，就转而向东攻归德。梁以樟率领全城军民血战三天三夜，最终还是陷落，妻子张氏带领着一家三十口人自焚而死。这件事在《明史》中有记载。

梁以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倒卧乱尸中，过了很久才苏醒，商丘县的老百姓把他救了出来，他又迅速急奔淮上，被逮住，系于狱中。闯王军队进入潼关，后又一次渡过黄河东进，京城为之震动。梁以樟在狱中上书：“请命皇太子在南京督抚军队，同时以重臣作为辅佐，借机会从事，收笼人心。倡议号召天下豪杰、忠义的军旅，一齐出动保护京城和皇上。再选择皇室中的贤才，分别在要地建立据点，充分尊重督抚的权力，可以仿照古代方镇的制度，合力抗拒匪兵。”疏文呈上，当权者又拦截了。

及至出狱，京城失守。福王在金陵建立小朝廷，梁以樟从德州、临清南下，与各郡县具有民族气节的文武官吏以及豪俊歃血结盟，人人都为他的精神所感愤，流泪不止，并且整装待命，服从他的指挥。以樟渡过淮河拜见史可法，进一步提出建议：“山东、河北是江南的屏障，若没有山东、河北，就没有中原、江北，没有中原、江北，一个小小的江南哪能自守呢？现应马上在河南北部、山东设立三个大镇，按照唐代节度使、宋代经制招讨使的办法，以大臣中文武兼备的人担任统帅，放宽文法，使他们独立掌握攻战守备之权，而兵部上下应大力治理整顿军队，在中央统率他们。”又说：“北方失地人心向往我朝，应及时安抚为我们所用，否则，忠义之士也不能坚

持长久，狡黠之徒就更容易倒戈相向了。”他前前后后共上了一百几十篇奏记。而当时是马士英专权，买卖官爵，大发横财，又重用奸逆阮大铖为兵部尚书，他们只是竞相营造私府，排斥忠义之士，君臣日夜饮酒作乐。左良玉、高杰、刘泽清等人各自拥兵飞扬跋扈，没有谁能控制得了他们。梁以樟知道大局难以挽回，愤郁得病，要求辞官而去。史可法仍荐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治理开、归两地。

不久，扬州被清兵攻破，史可法战死，金陵城相继失陷。以樟就与兄长以楠去宝应的葭湖隐居下来，买了几十亩田地，亲自耕种以自给。清初，朝廷下诏征用明代遗臣，以樟年纪才三十七岁，朝贵给他写信劝他应征，他不答应。自己又修筑了忍冬轩，每日与张斑、孙尔静在轩中讲论学问，天下四方之士，象阎尔梅、王猷定、刘纯学、崔干城、和尚松隐及他的老乡王世德父子，时时来拜访以樟并一起痛饮，每每慷慨激昂，接下来一个个都泪流满面。晚年，以樟与乔出尘、陈钰、朱克生、刘中柱一起组织文字社。清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端坐写下论学文字数百，掷笔后就死去了，享年五十八岁。王世德之子洁、源，收集他的理学、经济诸书以及诗歌、古文合成编在一起，取名《梁鹑林先生全书》，现在传于世的，只有《耶否诗集》而已。

（李剑铭 译）

【原文】

梁以樟，字公狄，清苑人。与兄以楠、弟以桂，并知名，时号“三梁”。以樟负异才，八岁读书家塾中，值壁裂，作《壁裂歌》云：“壁猛裂，龙惊出。”见者大奇之。十六岁补弟子员，受知左光斗。崇禎己卯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命试骑射，进士皆书生，夙不习，以樟独跃马弯弓，矢三发，的皆应弦破，观者叹异。即授河南太康知县。

中原盗起十余年，所在荼毒，督抚莫能办，率倡抚议，苟且幸无事，盗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蜂起为盗。人为以樟危，金都御史史可法以其有经世略，独劝之行。抵任，探知境内贼凡三十六窟，于是练乡勇，修城堡，严保甲；募死士，入贼巢，伺贼

出入。尝夜半驰风雪中，帅健儿密捣贼垒，贼惊佚，擒其渠，毁巢而归。居半载，境内贼悉平。调商丘，时李自成犯开封，不能破，乃东攻归德。以樟婴城血战三日夜，城陷，妻张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事具《明史》。

以樟被重创，仆乱尸中，死复苏，商民救之出，奔淮上，被逮献请室。贼入潼关，复渡河东犯，京师震动。以樟乃从狱中上疏：“请皇太子抚军南京，辅以重臣，假便宜从事，系人心。倡召豪杰义旅，大起勤王兵。择宗室贤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抚权，行方镇遗意，合力拒。”疏上，执政尼之。

迨出狱，而都城陷。福王立，以樟自德州、临清南下，与各郡邑建义文武吏及诸豪士歃血盟，人皆感愤流涕，受约束待命。渡淮见可法，因建议：“山东、河北为江南藩蔽，若无山东、河北，是无中原、江北，无中原、江北，区区江南，岂能自守耶？今宜于河南北、山东，设三大镇，仿唐节度使、宋经制招讨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资者为之。宽其文法，使自为战守，而阁部大治兵，居中取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顺，宜及时抚为我用，否则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后奏记百数十。而马士英专政，货鬻官爵，用逆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竟立门户，斥忠谏之士，君臣日夜酣乐。左良玉、高杰、刘泽清等各拥兵跋扈，莫能制。以樟知事不可为，愤郁成疾，辞去。可法仍举以樟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经理开、归。

未几，扬州破，可法死，南都相继溃。以樟遂与以楠遁迹宝应之葭湖，买田数十亩，躬耕自给。清初，召用胜国诸臣，以樟年才三十七，朝贵致书劝驾，不应。自筑忍冬轩，日与张璠、孙尔静讲学其中，四方之士，若阎尔梅、王猷定、刘纯学、崔干城、僧松隐暨其乡人王世德父子，时时过以樟剧饮，慷慨激昂，继以涕泣。晚年偕乔出尘、陈铤、朱克生、刘中柱结文字社。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端坐作论学数百言，拂笔而卒，年五十八。世德之子洁、源，集其理学、经济诸书及诗、古文合为一编，曰《梁鹤林先生全书》，今传世者，惟《邛否诗

集》而已。

钱澄之传

——《清史稿》卷五〇〇

【说明】钱澄之，字饮光，桐城人。很小特异不凡。与陈子龙、夏允彝等人结云龙社。以继东林党人事业。阮大铖专权，搜捕党人，钱澄之避逃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桂王称号，经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忌恨之人多而辞归故里。著有《田间诗学》、《易学》，又有《藏山阁诗文集》，享年八十二。

钱澄之，字饮光，原名秉镫，桐城人。从小就以名节自行勉励。有一个御史巡按来到皖中，仪仗随从非常浩大，晋谒孔子庙时，其他生员都在门外迎接。澄之忽地走向前去扳住车辕，御史大惊，停下车来，澄之就高声厉数御史的罪行丑闻。御史原是阉党人物，正庆幸自己得以脱离“阉党叛逆案”，心里惧怕而不敢追究这件事。澄之因此而闻名。当时复社、几社开始兴起，遍郡中主管事务的，有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箕，桐城则澄之与方以智，而钱澄之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合组织云龙社，以继承东林事业。钱澄之容貌魁伟，喜欢饮酒，纵谈治世之策。经常想冒危难，建立功名。

阮大铖已掌握权柄，发文搜捕治罪结党之人，澄之先躲避于吴中，妻子方氏投水而死。事载于《明史》。于是逃命到浙江、福建，进入广东，一路经历崎岖险绝之路，并且为了使自己的名节不损而多次从刀锋箭雨中逃得性命。黄道周把他举荐给唐王，被授吉安府推官，后改任延平府。桂王时，升为礼部主事，经过特别考试，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兼任撰写诰命敕令的官员。他的文章主旨皆切中时弊，忌恨他的人很多，他就请假辞官，从小路回归故里。在先人墓前筑房而居，环绕住室都是田地。自为名号田间，著有《田间诗学》、

《易学》。

澄之曾向道周请教《周易》的义理，依从京房、邵雍说法，对数学考究极深，后又兼求义理。他研究《诗经》，遵照《小序》首句，对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为详知。自认为著《易》、《诗》完成，之所以想要阐释这两部经书的原因，是得之于庄子和屈原，于是就又著《庄屈合诂》。大概钱澄之生活于明末之时，心中忧愤抑郁无处发泄，而把这种情绪寄寓于言辞之中，故而以庄子继于《易》，以屈原继于《诗》。又有《藏山阁诗文集》。死时，八十二岁。

【原文】

（李剑鸣 译）

钱澄之，字伏光，原名秉澄，桐城人。少以名节自励。有御史巡按至皖，盛仪从，谒孔子庙，诸生迎迓门外。澄之忽前扳车，御史大骇，止车，因抗声数其秽行。御史故阉党，方自幸脱“逆案”，内惧不敢究其事。澄之以此名闻。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箕，桐城则澄之及方以智，而澄之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澄之礼貌伟然，好饮酒，纵谈经世之略。尝思冒危难，立功名。

阮大铖既柄用，刊章捕治党人，澄之先避吴中，妻方赴水死，事具《明史》。于是亡命走浙、闽，入粤，崎岖险绝，犹数从锋敌镳支持名义不少屈。黄道周荐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改延平府。桂王时，擢礼部主事，特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兼诰敕撰文。指陈皆切时弊，忌者众，乃乞假，间道归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也，自号曰田间，著《田间诗学》、《易学》。

澄之尝问《易》道周，依京房、邵雍说，究极数学，后乃兼求义理。其治《诗》，遵用《小序》首句，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详。自谓著《易》、《诗》成，思所以翊二经者，而得庄周、屈原，乃复著《庄屈合诂》。盖澄之生值末季，离忧抑郁无所洩，一寓之于言，故以庄继《易》，以屈继《诗》也。又有《藏山阁诗文集》。卒，年八十二。

刘永锡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说明】刘永锡，字钦尔，号膳庵，魏县人。崇祯年间举人。初授长洲教谕，南都陷落，率妻子儿女隐居，以编席维持生计，后生活苦困，妻儿相继不幸死去，永锡终因饥寒而离世，死后弟子友人将其葬于虎丘。

刘永锡，字钦尔，号膳庵，魏县人。崇祯乙亥年的举人，做长洲教谕官。南都（金陵）陷落，带妻子栗氏隐居于相城，清廷大吏造访他家，想强迫他出来做官，永锡赤裸着上身，逼视着对方，说：“我是中原一男子，年纪二十，渡过漳河，登上大伾，跃马横刀，两河豪杰之士，有谁不知道我名的！想要污辱我吗？”取下墙上剑自刎，他的门下士子死死抱住他，才得以解脱，又对他的妻子说：“他们再来，我和你立即自杀吧！”每人撕下一尺布帛握在手中。不久，他一家移居阳城湖畔，与妻及儿子刘临、女儿刘贞编织草席度日。市场中人见永锡携着草席来卖，都叫他席先生。吃食短缺，有时灶上无火，有人赠送给他粮食，不是他性情中人不接受，更加使生活困难。他的女儿已许人，尚未出嫁，时局动乱唯恐遭到凌辱，绝食而死。他妻子痛哭而忧伤成疾，也死了。他的僮仆遇上水灾而没有吃的，也相继饿死，有的失散逃跑了。有一个从魏县带来的老仆人，劝他归家说：“房子还在呀！”永锡说：“我不是不想归故乡，然而当初奉皇上之命而来，从道义上说不可离开这里一步。”就命他儿子及媳妇带老仆人回归故里，说：“祖宗坟墓的保护责任在你啊！”挥手让他们走了。当时年成不好，维持生计尤为艰难，经常掺糠当饭。刘临已回家乡，思念父亲，终是放心不下，借贷了一百钱骑马给父亲送来，途中马受惊，摔下马而死。

永锡容貌很是魁伟，到现在却是形消骨立，既然自伤无家可归，就买一艘破船往来江湖之间。常任船在水中漂流，敲着船桨而唱道：“漂浮于江中啊，采摘苕菜，呼唤国君与父亲啊，没人应声。我身为饿汉子啊，天命难违。心中忧愤啊，眼泪迸流。”又唱道：“白日西沉啊，原野荒凉，追逐野鸭鸿雁啊牛羊做伴，壮士有什么心思啊，归返故乡。”歌声悲烈，听者为之哀伤不已。尚书钱谦益顾念他穷困，要他前往，永锡说：“尚书做了党魁，受到主子宠眷，初选官时天子期望你成为伊尹、傅说那样的人物，你难道忘记了吗？”却不去，最后又穷又饿以至于不能起床。一天晚上，他大呼“烈皇帝”，叫了三声，就死去了，当时正是顺治皇帝十一年秋天。他的弟子长洲人徐晟、陈三岛，朋友常熟人陆泓，操办了他的丧事，把他葬在虎丘山塘，并把妻和女儿作为陪葬。

（李剑铭 译）

【原文】

刘永锡，字钦尔，号膳庵，魏县人。崇禎乙亥举人，官长洲教谕。南都败，率妻乘隐居相城，大吏造其室，欲强之出，永锡袒裼疾视，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跃马鸣鞘，两河豪杰，谁不知我者！欲见辱耶？”取壁上剑自刎。门下士抱持之，得解，谓其妻曰：“彼再至，我与若立决矣！”皆裂尺帛握之。寻移居阳城湖滨，与妻及子临、女贞织席以食。市中见永锡携席至，皆呼席先生。食不继，时不举火，有遗之粟者，非共人不受，益困急，其女已许字，未嫁，乱后恐遭辱，绝粒死。其妻哭之成疾，亦死。其僮仆遇水灾乏食，相继饿死，或散走。有老奴从魏县来，劝之归，曰：“室庐故在也！”永锡曰：“我非不欲归，然昔奉君命来，义不可离此一步。”命其子与妇携老奴还里，曰：“祖宗丘墓责在汝！”麾之去。时岁荒，得食愈艰，每杂糠粃作饭。临既归，思父不置，假贷得百金驰献，中途马惊，堕死。

永锡容貌甚伟，至是，毁形骨立，既自悼无家，买一破船往来江湖间。尝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逆彼中流兮，采其苕矣。呼君与父

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又歌曰：“白日堕兮野荒荒，逐兔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歌声悲烈，闻者哀之。尚书钱谦益念其穷，招之往，永锡曰：“尚书为党魁，受主眷，枚卜时天子期以伊、傅，彼岂忘之邪？”却不往，卒穷饿至不能起。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时顺治十一年秋也。弟子长洲徐晟、陈三岛，友人常熟陆泓，经纪其丧，葬之于虎丘山塘，以妻、女附之。

徐枋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说明】徐枋，字昭法，长洲人，崇祯年间举人。曾欲跟随父殉国，后隐居于灵岩山，与当时沈寿民、巢鸣盛称为“海内三遗民”，擅书法、绘画，不与官府往来，不受外人馈赠，生活困厄，死时年七十三，无钱安葬，高士戴易靠卖字所得才葬于青芝山。

徐枋，字昭法，长洲人。父亲徐汧，明朝少詹事，殉身于国难，事迹见于《明史》。徐枋，崇祯年间的举人。父亲徐汧殉国的时候，徐枋也想一起殉国，徐汧说：“我不可以不为国而死，你长大后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夫也行啊？”从此徐枋隐居山中，身穿粗布衣，脚穿草鞋，终身不进城市。在游灵岩山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非常辽阔空远，他就找了一处山涧边住了下来，终老于此。徐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为“海内三遗民”。徐枋的书法以孙过庭为师，绘画以巨然为师，有时也向倪、黄二家学习，自称秦余山人。曾经寄给王士禛一帧灵芝图，王士禛与金孝章画梅花、王玠草书作《斋中三咏》记下此事。然而徐枋性情孤介，关起门来不与他人交往。睢州汤斌做江南巡抚，屏退随从，独身去求访他，徐枋避而不见。汤斌进入他的屋子，坚持坐等及至太阳西下，写下《白驹》之诗，四处浏览

一遍叹息着走了。川湖总督蔡毓荣从荆州写信求他的画，徐枋写了回信并退回了金钱，竟然不给他作画。说：“明府是殷荆州，我鄙薄顾长康不为。”与他相往来的仅沈寿民与莱阳姜垓、同乡杨无咎、弟子吴江人潘耒及南岳和尚洪储而已。

他家贫穷没有粮食，他宁可忍受饥寒，也不接受别人一丝一粟。洪储看到他困苦如此就周济他，徐枋说：“这是世外人的清净食物啊。”没有不收取的。他养的一头驴子，颇通人意，有时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则用他所作的书画用簋子装上驴背，把驴赶走，驴独自去市场，到了城里市场就停下，不多走一步。看见的人争相赶上来，说：“高士的驴来了！”急忙取出书画卷，用日常所需的物品，按照徐枋的指示，备齐放置簋中，驴就负着回家，习以为常。死时，年七十三。

当时商丘宋荦做吴地巡抚，徐枋预先告戒家里人说：“宋中丞是很了解我的，如果我死后，不要接受他的祭礼。”宋荦果然派人赠送了棺槨财物，家人象徐枋所说的，终于不接受。死后，因贫困而不能安葬。一天，有个高士从武林来吊唁，请任安葬之事，这个人也很贫穷，但特别擅长于篆书、隶书，就在郡中租赁居室，卖字以换安葬所需之物，只得一百文钱。过了两年，才能够把徐枋葬于青芝山下，又因想归家去，就向着徐枋的尸体说：“我想向富人家借点钱来安葬你，担心先生又吐了出来，因而就劳动劳动我的手，知道这是先生你心里所赞同的。”葬完后就离开了，也不向人讲出他的姓氏。有认识他的人，说：“这就是山阴人戴易啊！”（李剑铭 译）

【原文】

徐枋，字昭法，长洲人，父汧，明少詹事，殉国难，事具《明史》。枋，崇禎壬午举人。汧殉国时，枋欲从死，汧曰：“吾不可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自是遁迹山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及游灵岩山，爱其旷远，卜涧上居之，老焉。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枋书法孙过庭，画宗巨然，间法倪、黄，自署

秦余山人。尝寄灵芝一帖于王士禛，士禛与金孝章画梅、王孙草书作《斋中三咏》以记之。然性峻介，键户勿与人接。睢州汤斌巡抚江南，屏驺从，往访之，枋避不见。斌登其堂，坚坐移晷，为诵《白驹》之诗，周览太息而去。川湖总督蔡毓荣自荆州致书求其画，枋答书而返币，竟不为作。曰：“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所往来惟沈寿民与莱阳姜垓、同里杨无咎、门人吴江潘耒及南岳僧洪储而已。

家贫绝粮，耐饥寒，不受人一丝一粟。洪储时其急而周之，枋曰：“此世外清净食也。”无不受。蔡一驴，通人意。日用间有所需，则以所作书画卷置麓于驴背，驱之。驴独行，及城闾而止，不闾入一步。见者争趣之，曰：“高士驴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备而纳诸麓，驴即负以返，以为常。卒，年七十三。

时商丘宋荦抚吴，枋预戒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贻也。”荦果使人赠棺槨，资如枋命，终不受。卒，以贫不能葬。一日，有高士从武林来吊，请任窆窆，其人亦贫，而特工篆、隶，乃赁居郡中，鬻字以庀葬具，纸得百钱。积二年，乃克葬枋于青芝山下，而以羨归其家。语之曰：“吾欲称贷富家，惧先生吐之，故劳吾腕，知先生所心许也。”葬毕即去，不言名氏。或有识之者，曰：“此山阴戴易也！”

冒襄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说明】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十岁能作诗，崇祯年间的副榜贡生。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四公子”。得罪阉党余孽阮大铖，靠友人相救得免。清廷大员多次举荐为官，推辞不就。著述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等，亦长于书法。康熙三十二年去世，时年八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亲名起宗，明朝的副史。冒襄十岁时就能作诗，董其昌给他的诗作序。考上崇祯壬午年的副榜贡生，应授予推官之职，恰逢动乱发生，就没有出门做官。冒襄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四公子”。冒襄少年时很有盛气，才华特高，尤其能够使人倾动。曾经在桃叶渡置酒席，与六君子之后人聚会，一时间名士都来相会。赐酒正酣，则发狂气放声悲歌，指责谩骂怀宁人阮大铖，大铖是原魏忠贤阉党一派的人。当时金陵城的各部歌舞，以怀宁人最盛，所唱歌词都出自阮大铖之手。阮大铖想要与其他社的人员结交通好，令歌者前来，冒襄与客人们一边骂一边称好，阮大铖听说此事更加对他怀恨在心。甲申年党狱案发，冒襄靠人相救才得免祸。家中本有园池亭馆一类胜处，回家后更加喜好客人，没有一天不招致客人的，家道自此衰落，他犹欣然不悔。

冒襄既已隐居不出，名气更加大起来了。清朝督抚荐他做监军，御史因他人才出众也推举他，他都借口父亲年迈而推辞。康熙年间，有人又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举荐他，他也不去。他的著述很多，流传于世的，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他的书法也绝妙，喜欢写大字，人们都喜欢珍藏他的作品。康熙三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私下谥为潜孝先生。

（李剑铭 译）

【原文】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起宗，明副史。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崇祯壬午副榜贡生，当授推官，会乱作，遂不出。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四公子”。襄少年负盛气，才特高，尤能倾动人。尝置酒桃叶渡，会六君子诸孤，一时名士咸集，酒酣，辄发狂悲歌，訾詈怀宁阮大铖，大铖故奄党也。时金

陵歌舞诸部，以怀宁为冠，歌词皆出大钺。大钺欲自结诸社人，令歌者来，裹与客且骂且称善，大钺闻之益恨。甲申党狱兴，襄赖救仅免。家故有园池亭馆之胜，归益喜客，招致无虚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也。

襄既隐居不出，名益盛，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著述甚富，行世者，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书法绝妙，喜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其珍之。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谥潜孝先生。

傅山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说明】傅山(公元1602—1683年)，字青竹，改字青主，别号很多，如公之他、朱衣道人、啬庐等，阳曲(今山西太原市属县)人。明末，因营救袁继咸，名声动天下。明亡后，坚不出仕，朱衣道冠，居土窑。康熙十年举博学鸿词，强征至京，傅山以死相拒，放还。诗文书画都很有名，他的书法奔放不羁，流畅自然，尤以草书见长，他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他的书风正是如此。又擅长医学，长于妇科。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

傅山，字青主，是山西阳曲县人。他六岁时只吃黄精草，不吃粮食，强迫他吃，他才吃饭。他读书过目就能背诵。明朝末年，天下将有大战乱，那些名为士大夫的人，大都迂腐不堪，傅山为此很气愤，于是他含辛茹苦坚持气节，绝不屈节媚时。提学使袁继咸被巡按张孙振诬告，张孙振是宦官魏忠贤的党羽。傅山约同学曹良直等人去通政使衙门，三次上书替袁继咸申诉，巡抚吴牲也认为袁继咸无罪，于是得以昭雪。傅山从此名闻天下。甲申年明朝灭亡后，他改

为道士装，身穿大红道袍，住在土窑洞里，侍奉母亲。袁继咸在九江被俘，押往北京，他把在患难中作的诗寄给傅山，信中说：“我不敢有愧于我的朋友！”傅山看了来信失声痛哭，说道：“我也不敢辜负大人的期望！”

顺治十一年，傅山因河南案件的牵连被捕，他坚贞不屈，绝食九天，几乎饿死。他的弟子中有人想出绝妙的计策营救他，因而得以免祸。但傅山非常悔恨，以为不如早些死了为好，因而他整日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一天也不停止，盼望恢复明朝。等到天下大局已定，他才出门和人交往。

康熙十七年，朝廷举行博学鸿词考试，给事中李宗孔荐举他应试，他坚决推辞。有关部门用强制的手段，让夫役们把他捆在床上，抬着他进京。来到离京城二十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大学士冯溥首先来看望他，公卿大臣全都来到，傅山躺在床上，也不施迎送礼。魏象枢向皇帝上奏，说傅山年老有病，皇帝下令可免他考试，给他加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冯溥强迫他进宫谢恩，派人抬着他去，傅山看到大清门，止不住泪流满面，昏倒在地。魏象枢上前说：“好了，好了，这就是谢恩了。”第二天就要回乡，大学士冯溥以下的官员都出城为他送行。傅山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可以摆脱干扰没有牵累了！”接着他又说：“如果后世人象称许衡、刘因那样称许我，我死不瞑目！”听到的人，都啧啧咋舌，大惊失色。傅山回到家，地方大官都到他家去看望。傅山无论冬夏，都穿一身布衣，自称为“民”。有人说：“你不是内阁中书舍人吗？”他不加理睬。他死后，用大红衣、黄冠来殡敛。

傅山擅长书法绘画，他说：“写字要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人们认为这话不只是在论书法。他的诗文，起初学韩愈，文风倔强，自鸣得意，后来的文章则是信笔写来，民谣俗语，都从笔下流出，但他不希望以此名家。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他的儿子傅眉，比他先死，傅眉的诗作也附在《霜红龕集》

之后。

傅眉，字寿髦。他每天出去打柴时，把书籍放在担子上，休息时就取出诵读。傅山常去各地卖药，他和傅眉共推一辆车，晚上住在旅店里，灯下教儿子读经书，傅眉也刻苦力学，能继承他父亲的学问和志向。他和人谈起中原文献，滔滔不绝。傅山喜欢喝苦酒，自称老蘘禅，傅眉则自称小蘘禅。

（魏连科 译）

【原文】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谷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用坚苦持气节，不少啗。提学袁继威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甌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天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继威自九江执归燕邸，以难中诗遗山，且曰：“不敢愧友生也！”山省书，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粮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于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

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

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愿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

眉，字寿髯。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读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蘂祥，眉乃称小蘂祥。

郭都贤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说明】郭都贤，字天门，益阳人。明天启年间进士。曾主持顺天乡试，得史可法等六人，官至江西巡抚，后弃官入庐山为僧，多次荐举皆坚辞不受，工诗文，书法以硬为特色，绘画以写竹为妙。僧号顽石，又号些庵，流寓海阳等地。十九年后，归故里结草庐桃花江。所著有《衡岳集》、《止庵集》、《秋声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鞋集》、《补山堂集》、《些庵杂著》等。

郭都贤，字天门，益阳人。天启壬戌年中进士，授行人。分校顺天乡试，录取史可法等六人。在朝廷中做过员外郎，外放为四川参议，统管江西学校教育事宜。后分守岭北道，做过江西巡抚。当时张献忠的军队已大兵压境，到处都是敌骑兵。郭都贤日夜谋划守御之事，没有筹措到兵饷，就召集僚属商量，凡官府衙门一应供给之物，全部捐献作为军饷。左良玉屯兵于九江，骄纵观望，都贤很讨厌他的兵奸淫掳掠，发文把他们遣回家乡，同时招募士兵戍守。恰逢有人刁难他，就请了病假，弃官归隐庐山。过了一年，北京沦陷，都贤心中异常悲愤，不吃东西。南都建号，史可法开府扬州，举荐他去做官，他推辞不去。桂王在肇庆称号，召他做兵部尚书，而都贤已削发做了和尚了。在先前，洪承畴因事免职，都贤上奏请皇上起用他，至今洪承畴已统帅西南，因此，特去山中谒见都贤，馈赠给他金钱，

他不接纳；上奏带他儿子去做监军，也坚决推辞了。都贤见到洪承畴时，故意眯着眼睛，洪承畴惊奇地询问他何时得了眼病，都贤说：“是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眼睛本来就有毛病了。”洪承畴听了，默不作声。

郭都贤本性诚笃，悲哀欢乐超过常人，严肃而耿介，风骨峭傲凜然。他博学强记，工于诗文，他的书法风格瘦硬，兼擅长于绘画之事，绘竹尤为佳妙。他僧号顽石，又号些庵。能吃苦，居无定处。当初在嘉鱼依从熊开元、尹民兴，住在梅熟庵；后来，他流落寓于海阳，修筑补山堂，前后十九年。归故乡后在桃花江边结庐而居。最终客死于江宁承天寺。

他有一个女孩叫纯贞，曾与黔国公沐氏订婚。明朝灭亡后，音讯断绝，就终老于家。纯贞能作诗，自名郭贞女。

都贤所著有《衡岳集》、《止庵集》、《秋声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鞋集》、《补山堂集》、《些庵杂著》等书。（李剑鸣 译）

【原文】

郭都贤，字天门，益阳人。天启壬戌进士，授行人。分校顺天乡试，得史可法等六人。历官员外郎，出为四川参议，督江西学政，分守岭北道，巡抚江西。时张献忠已逼境，贼骑充斥。都贤昼夜缮守御，兵饷无措，乃大会属僚，凡官司一应供给，皆捐以助饷。左良玉屯兵九江，骄蹇观望，都贤恶其淫掠，檄归之，而募士兵为戍。会有尼之者，遂乞病，弃官入庐山。逾年，北京陷，悲愤不食。南都建号，史可法开闾扬州，荐授以官，辞不赴。桂王立肇庆，以兵部尚书召，而都贤已祝发为僧矣。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都贤奏请起用，至是承畴经略西南，以故旧谒都贤于山中，馈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都贤见承畴时，故作目昧状，承畴惊问何时得目疾，都贤曰：“始吾识公时，目故有疾。”承畴默然。

都贤笃至性，哀乐过人，严而介，风骨嶙然。博学强识，工诗文，书法瘦硬，兼善绘事，写竹尤入妙。僧号顽石，又号些庵。茹苦，无

定居。初依熊开元、尹民兴于嘉鱼，住梅熟庵；已，流寓海阳，筑补山堂，前后十九年。归结草庐桃花江。客死江宁承天寺。

有女名纯贞，许字黔国公沐氏，变后，音问梗绝，遂终于家。纯贞能诗，自署曰郭贞女。

都贤所著有《衡岳集》、《止庵集》、《秋声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鞋集》、《补山堂集》、《些庵杂著》等书。

李世熊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说明】李世熊，字元仲，宁化人，明代生员。少有才气，好读书，至老不渝，写文章以韩非、屈原、韩愈为师，借文抒发不平之气。顺治初年，辟征为官，坚辞不受，享年八十五。著有《寒支集》、《宁化县志》、《本行录》、《经正录》、《狗马史记》等。

李世熊，字元仲，宁化人。明朝生员。从小很负奇才之气，树立大节；经历危险，但他坚持节操死生不渝。他喜好交游，敢于承担危难之事。他生平喜读怪异之书，博闻强记。年纪已至八十，仍坚持读书到深夜才休息。《六经》、诸子百家之书没有不贯通研究的，然而特别喜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他写的文章，内旨深沉，语意峭刻，文风奥博离奇，时有悲愤之音，对他平生所遇之事，都借文抒发。他纵论古今兴亡之事，儒生出处，以及长江南北的利害之处，并且也论述备兵、屯田、水利建设等大的政事，每当动情时，则慷慨歔歔，泪水涟涟不止。十六岁，补弟子员，很快就中了天启元年的副榜，因兴化司李余昌获得他的文章，在主考面前给他争第一，没有办成，带走他的文章时说：“待以后再做第一名吧！”在闽地参加典试的士子，争相以得到他的文章为重。

甲申后，自号寒支道人，深居不见外客。征他为官的书信连续

不断，他坚决辞谢推却。凡当地的守、令、监司、镇将等官员，到他们上拜访，很少有人能见到他一面的。闽中人推拥唐王监国，因大学士黄道周，礼部侍郎曹学佺、都察院何楷推荐，征拜他为翰林博士，他还是推辞不赴任。曾经写信给黄道周，抒发自己对时事的感慨激愤之情。及黄道周为国而牺牲，他亲自跑到福州请求抚恤黄道周的寡妻孤子。

顺治初年，清军入闽，有人在主帅前绕舌多嘴，郡帅就派某生带信，强迫李世熊入都为官，并且说：“如不出山，就有不测之祸。”世熊回复他说：“生死有命，难道就掌握在权要之手吗？尚且我年纪已四十八了，比诸葛亮鞠躬尽瘁而死时仅少一年，比文山为国而死时已多一岁了。怎能压抑自己的情感，违背自己的心性，再次蒙受耻辱呢！”当时流言蜚语不断，世熊誓死不为所动，怀疑他，诽谤他的言论立时得以消逝。

世熊以文章和气节著称一世，名声大震。辛卯、壬辰年间，建昌溃逃的叛贼黄希孕抢掠经过宁化，有一兵摘了世熊园中两个桔子，黄希孕立即鞭打了那个兵，并立马园旁，以防兵卒摘桔子，一直待兵卒过尽才走。粤地的匪寇来骚扰，烧毁民房，火烧到了世熊的园子，匪首刘大胜马上派兵扑灭了火，说：“怎能毁坏李公的居所呢？”当时的人尽管是平民百姓，无不知道有一个叫寒支子的人物。

李世熊胸中满积抑郁愤懑之气，每当放浪山水时，借机发泄这种牢骚不平之气。曾到西江，结交魏禧、魏礼、彭士望等人，与他们一起泛舟彭蠡湖，登上庐山绝顶处。回想闯王横行天下之时的事情，哀痛如绝，泪下如泉涌，不能控制自己。耿精忠谋反，派遣的使者敦促聘任他，李世熊严辞拒绝。自春至冬，他一直躺在床上不起来，才得避免。世熊在山林居住四十余年，乡人都敬仰他，争着去请他决断事情。有做了坏事的人，说：“不要让李公知道啊！”晚年自号媿庵，给他的书斋取了一个漂亮的名字——“但月”。所著的书有《寒支集》、《宁化县志》、《本行录》、《经正录》、《狗马史记》等。八十

五岁时，在家中去世。

李世熊有三个弟弟，早年去世，遗下的子女，吃饭穿衣所需，世熊派人送去。还馈赠他的亲戚终身。又独自修建祖宗祠堂，祖宗坟墓，编写撰述九代以来的宗谱。凡是祭祀，一定恭谨，必定参加，父母忌日，则减餐停止宴会。到了元旦，就展示先人遗像，泪下沾襟，拜伏在地，许久不起，大概他的孝、友出自于天性使然吧。

【原文】

（李剑鸣 译）

李世熊，字元仲，宁化人。明诸生。少负奇气，植大节；更危险，死生弗渝。笃交游，敢任难事。生平喜读异书，博闻强记。年八十，读书恒至夜分始休。《六经》、诸子百家靡不贯究，然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其为文，沉深峭刻，奥博离奇，悲愤之音，称其所遇。纵论古今兴亡，儒生出处，及江南北利害，备兵屯田水利诸大政，辄慷慨款款，涕泣下不止。年十六，补弟子员，旋中天启元年副榜，以兴化司李余昌祚得其文，争元于主司弗得，袖其卷去，曰：“须后作元也。”典闋试者，争欲物色之为重。

甲申后，自号寒支道人，屏居不见客。征书累下，固谢却之。凡守、令、监司、镇将至其门者，罕能一识面。闋中拥唐王监国，用大学士黄道周、礼部侍郎曹学佺、都察院何楷荐，征拜翰林博士，辞不赴。尝上书道周，感愤时事。及道周殉节，走福州请褒恤，时恤问其孤楚。

顺治初，师入闋，有齟齬于郡帅者，帅遣某生移书，逼入都，且言：“不出山，祸不测。”世熊复之曰：“死生有命，岂遂悬于要津之手？且某年四十八矣，诸葛痒躬之日，仅少一年；文山尽节之辰，已多一岁。何能抑情违性，重取羞辱哉！”时蜚语腾沸，世熊矢死不为动，疑谤旋亦释。

世熊既以文章气节著一时，名大震。辛卯、壬辰间，建昌溃贼黄希孚剽掠过宁化，有卒摘其园中二橘，希孚立鞭之，驻马园侧，视卒尽过乃行。粤寇至，燔民屋，火及其园，贼魁刘大胜遣卒扑救之，曰：

“奈何坏李公居？”当时虽匹夫匹妇，无不知有寒支子者。

世熊积垒块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写其牢骚不平之概，尝诣西江，交魏禧、魏礼、彭士望诸子，相与泛彭蠡，登庐山绝顶。追维闯贼横行时事，痛悼如绝，泪下如泉涌，不能禁也。耿精忠反，遣为使敦聘，世熊严拒之。自春徂冬，坚卧不起，乃得免。世熊山居四十余年，乡人宗之，争趋决事。有为不善者，曰：“不使李公知也。”晚自号媿庵，颜其斋曰：“但月”。所著有《寒支集》、《宁化县志》、《本行录》、《经正录》、《狗马史记》等。年八十五，卒于家。

世熊有三弟，早世，遗子女，抚育装遣之。饬遗其亲戚终身。又独建祖祠，修祖墓，编述九世以来宗谱。凡祭祀，必亲必谨。父母忌日，则减餐绝宴会。元旦，展先人遗像，泪注下沾襟，拜伏不能起，盖其孝友出于天性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 佛道隐逸传

作者=袁大川主编

页数=393

SS号=10326383

出版日期=1994年11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 伯夷叔齐传——《史记》卷六一(刘翠译)
- 老子、韩非传——《史记》卷六三(梁运华译)
- 郑子真、严君平传——《汉书》卷七二(刘翠译)
- 左慈传——《后汉书》卷一一二(刘翠译)
- 逸民传——《后汉书》卷一一三(刘翠译)
- 张鲁传——《三国志》卷八(吴宁欧译)
- 张邈、胡昭传——《三国志》卷一一(刘翠译)
- 葛洪传——《晋书》卷七二(卢仁龙译)
- 隐逸传——《晋书》卷九四(刘翠译)
- 鸠摩罗什传——《晋书》卷九五(刘翠译)
- 佛图澄传——《晋书》卷九五(刘翠译)
- 陶潜传——《宋书》卷九三(倪木兴译)
- 隐逸传——《宋书》卷九三(刘翠译)
- 慧琳传——《宋书》卷九七(吴言译)
- 高逸传——《南齐书》卷五四(刘翠译)
- 处士传——《梁书》卷五一(刘翠译)
- 陶弘景传——《梁书》卷五一(卢仁龙译)
- 逸士传——《魏书》卷九(刘翠译)
- 释老志——《魏书》卷一一四(吴言译)
- 邓郁、马枢传——《南史》卷七六(刘翠译)
- 傅奕传——《旧唐书》卷七九(刘翠译)
- 姚崇传——《旧唐书》卷九六(牛来颖译)
- 贺知章传——《旧唐书》卷一九(刘林译)
- 孙思邈传——《旧唐书》卷一九一(任旭译)
- 玄奘传——《旧唐书》卷一九一(范楚玉译)
- 神秀传——《旧唐书》卷一九一(刘石译)
- 一行传——《旧唐书》卷一九一(刘石译)
- 白履忠传——《旧唐书》卷一九二(刘石译)
- 刘道合传——《旧唐书》卷一九二(刘翠译)

司马承祯传——《旧唐书》卷一九二(刘翠译)
吴筠传——《旧唐书》卷一九二(刘翠译)
李玄真传——《旧唐书》卷一九三(刘翠译)
王远智传——《新唐书》卷二 四(刘翠译)
叶法善传——《新唐书》卷二 四(刘翠译)
张果传——《新唐书》卷二 四(刘翠译)
释老传——《元史》卷二 二(殷建中译)
张三丰传——《明史》卷二九九(刘翠译)
刘渊然传——《明史》卷二九九(刘翠译)
邵元节传——《明史》卷三 七(刘翠译)
陶仲文传——《明史》卷三 七(刘翠译)
李清传——《清史稿》卷五 (李剑铭译)
梁以樟传——《清史稿》卷五 (李剑铭译)
钱澄之传——《清史稿》卷五 (李剑铭译)
刘永锡传——《清史稿》卷五 一(李剑铭译)
徐枋传——《清史稿》卷五 一(李剑铭译)
冒襄传——《清史稿》卷五 一(李剑铭译)
傅山传——《清史稿》卷五 一(魏连科译)
郭都贤传——《清史稿》卷五 一(李剑铭译)
李世熊传——《清史稿》卷五 一(李剑铭译)